漢語音韻學論文集

王力 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四册目錄

哲學類

道家哲學——老莊

道德眞經集注釋文一卷……宋　彭　耜撰……經　學　台　大　一四　〇〇一
老子翼評點一卷……明　董懋策撰……董　氏　台　大　一四　〇一五
莊子翼評點八卷附錄一卷……董懋策撰……董　氏　台　大　一四　〇二五
南華眞經影史九卷……明　周拱辰箋注……周　孟　侯　台　大　一四　〇七九

理學

河南程氏遺書廿五卷附錄一卷……宋　朱　熹編……二　程　一四　一六九
河南程氏外書十二卷……宋　朱　熹編……二　程　一四　三〇九
張子西銘一卷……宋　張　載撰　朱熹註解……張　子　一四　三四七
張子語錄抄一卷……宋　張　載撰　……張　子　一四　三五九
張子經學理窟五卷（又名：經學理窟）……宋　張　載撰　段志熙同校
朱子學的二卷……明　丘　濬著……丘文莊公　一四　三六七
馮少墟語錄十二卷……明　馮從吾撰……馮　恭　定　一四　三九三
辨學錄一卷……一四　四六九
疑思錄二卷……一四　四七一
訂士編一卷……一四　五〇二
關中士夫會約一卷（又名：學會約士戒諭俗）……一四　五七五

WE55/04

寶慶語錄一卷……一四　六〇〇
善利圖說一卷……一四　六一七
太華書院會語二卷……一四　六三四
池陽語錄一卷……一四　六六二
關中書院語錄一卷……一四　六八〇
馮少墟續集不分卷……明　馮從吾撰……馮恭定　台　大　一四　六九一

道德真經集注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藏本重刊

老子道德眞經集注釋文

道藏本重刊

老子道德眞經集注釋文序

甚矣文字之流傳而說者之不一也晉語一書以何晏所傳校之蔡邕石經已不同矣況其他乎余於老氏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于其中合爲一書以繼篇末惟老氏以清虛無爲爲本領其學與經生學士異固不在乎一句一讀之微然亦安有辭義之未通而理道之頓悟惟覽者互考焉鶴林彭耜謹書

道可道章第一　河上本作體道　徼陸德明釋文古弔切小道也邊也徼妙也黃徼作竅

天地皆知章第二　河上本作養身五注本作天下皆知美章　皆知善之爲善達眞清源上並有天下字　斯惡已斯不善已李欹音里切蘇已傾陸去營切高並作矣　夫李音符發語之端下經並同　去李羌呂切除也非來去之去

不尙賢章第三　河上本作安民　使心不亂纂微心上有民字　之治蘇五注葉下各有也字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陸知音智五注無敢字邵無也字　無不治矣程無矣字

道冲章第四　河上本作無源　冲陸直隆切或不盈陸盈或作滿蘇淵兮陸河上作乎李淵鳥涓切深靜貌　挫陸子臥切銳陸悅歲切紛云切湛陸直減切吾不知誰之子纂微司馬陳並無之字　象帝李如字象似也帝者興益之宗發生之主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發生之帝能兆見物象

天地章第五　河上本作天地不仁章　芻陸楚俱切狗陸古口切橐陸他各切李鞴簫也運以橐爲皮囊以籥爲囊口竹管　屈陸河上作詘，愈陸羊主切又羊朱反數陸如字理也又勢

數也李音朔數頻也　谷神章第六　河上本作成象蘇五注曹淸谷陸古木切中央無者也河上作谷神不死章　音同上言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未嘗休息牝陸頻忍切毋也言毋養萬物　舊云扶比切又扶緊切李頻忍切毋也言毋養萬物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黃天地下有之字程無音字　私邪陸河上直李切蘇已　傾陸去營切高李音符發語之端下經並同　去李羌呂切除也遮切語助

上善若水章第八　河上本作易性　而不爭纂微司馬曹陳而並作又　處衆人所惡陸惡烏路切五注無人字纂微同馬蘇曹故幾於道陸幾音機近也又一音祈五注葉下並有之字

陳淸源黃程邵人下並有之字　故無尤矣纂微司馬蘇曹陳淸源並無矣字

持而盈之章第九　河上本作運夷　持而盈之司馬持作恃　不如其已李已音以止也盈滿也言持而盈滿不如休止無患淸源如揣陸初委切又丁果切志瑞切　銳陸王弼作挩音悅纂微司馬作憰廣韻憰亦作騞並舉喬切　遺陸唯季切以之切林東音釋一作貽咎陸作功成遂又作成

載營魄章第十　河上本作能爲　載營魄李並陸力智切　閽陸戶如字　離陸力智切李如字一閽陸戶

三十輻章第十二 河上本作無用
輻陸音福車轂陸古木切當陸丁輻亦是轂車轂也當浪切車陸音居又去於切
河上云和也纂微司馬挺並作挺和也埴陸市力切

五色章第十二 河上本作檢欲
令陸力征切盲庚切爽口喋珍餌則眞味差忒故曰爽行妨陸行下孟切差陸羌切妨音方去呂切

寵辱章第十三 河上本作厭恥
何謂寵辱陸王弼下有若驚二字簡文寵爲下纂微作寵爲上云寵得也辱失也若驚而也
辱爲下 吾所以有大患者 清源無者字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纂微身字下各有於字若可寄天下作則可以寄天下司馬作則可以託天下纂微略同爲天下下各添者字託天下寄天下下並有以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河上本作贊玄
夷李如字平易之稱 希李如字 摶陸音摶簡文補各切微、陸細也李如字微妙之微此三者不可致詰 陸詰起吉切清源無此字故混 故下有復字 皦陸古了切蘇曉切又胡陸梅對切李音同上暗也繩繩兮 陸食陵切又老切昧陸言道在上非明在下非暗 繩繩兮民忍切梁帝云無涯際之貌顧云無窮不可定 不可名 陸混混丘本切蘇運動不息貌纂微蘇曹陳達眞並無兮字 復歸於無物 陸王弼作反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司馬有而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 是謂惚恍 惚恍虛往切李音同林恍音晃惚李林並音忽○纂微司馬曹作惚怳蘇陳達眞葉林並作惚恍按集韻恍怳並虎晃切二字通用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河上本作顯德
夫惟不可識 纂微惟作唯後強陸其丈切豫兮猶兮陸如字或作猶同司馬無可字 豫若冬涉 纂微曹達眞容並作容 渙若冰將釋 司馬作涙兮纂微曹達眞容並作容 渙若冰將釋 敦能濁以靜之徐清 纂微以下有澄字 敦能安以動之徐生 纂微蘇曹陳程以下有久字司馬動作久 保此道者 清源無者字故能敝陸王弼作蔽必世切鍾會婢世切纂微蘇敝並作蔽幣五注葉並作是以能敝清源同上無能字司馬作是以能弊復成 纂微蘇曹陳程敝作蔽

致虛極章第十六 河上本作歸根
芸芸李如字又作云云芸芸者喻萬物也以茂盛爲動以凋衰爲靜云云者喻人事也以逐欲爲動以息念爲靜義同益經 各歸其根 司馬曹陳各下有復字故作芸芸 歸根曰靜 葉無有根字故作芸芸 是謂復命 復命曰常 司馬曹陳各下並有復字 知常曰明 沒身不殆 葉無此四字

太上章第十七 河上本作淳風
太上 陸王弼太作大音太王注大人也 下知有之 注太上謂其次畏之侮之 其次畏之 微司馬有其次字陳作其次畏而侮之上並故信不足焉 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眞葉程無此句 悠兮其貴言 纂微司馬蘇曹陳無兮字 功成事遂 五注作事遂名遂 百姓皆曰 司馬無皆字纂微蘇曹陳並皆曰作謂

大道廢章第十八作河上本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作河上本
倍陸蒲陸力此三者以爲文不足司馬作還淳
罪切令征切
屬陸之陸賢
欲切見遍切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河上本作異俗
唯陸遺癸切舊阿李烏何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陸去欺虛
云維水切
二李享與饗同陸
句享音烹今不取如春登臺司馬五注葉邵陸
廓苦郭切河上作怕普白切林音並作如春登臺怕兮作
薄靜也纂微一作魄清源怕泊乘乘兮陸作儽儽兮
日損益也敗也欺也說文音雷古河上作乘乘兮我獨
李乘乘食陵切運動相適貌纂微一作魁魁兮
唯陸遺癸切舊阿李烏何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陸去欺虛
云維水切
二李享與饗同陸
句享音烹今不取如春登臺司馬五注葉邵陸
廓苦郭切河上作怕普白切林音並作如春登臺怕兮作
薄靜也纂微一作魄清源怕泊乘乘兮陸作儽儽兮
日損益也敗也欺也說文音雷古河上作乘乘兮我獨
李乘乘食陵切運動相適貌纂微一作魁魁兮

若遺司馬蘇曹陳上有而純純陸王弼作沌沌又作忳
字葉我下有欲字
音頓李純純如字質樸徒損切又徒門切簡文
無欲之稱纂微一作魄清源怕泊乘乘兮陸作儽儽兮
日損益也敗也欺也說文音雷古河上作乘乘兮我獨
李乘乘食陵切運動相適貌纂微一作魁魁兮
不爭下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葉作是以天
李平聲
下同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河上本作虛無
故飄風纂微司馬蘇曹陳驟雨陸驟狀救切天地尚不
達眞程無故字驟雨蘇作暴字
能久五注尚下有且字葉尚上作且而況於人乎邵無
於字道者同於道司馬五注無道者二字

跂者不立章二十四河上本作若思
跂陸王弼跂作企若賜切河上作跂李跂苦
跂跂正弱切又去智切林跂與企同跨化切其在道
也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專稅切疣贅
清源在並作於蘇又也作者贅行也簡文之睿切行
下孟惡陸烏路切不處也李處昌與切居也纂微司馬蘇
切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河上本作混元

混陸胡本切先天陸先悉薦切李音同寞陸王弼作寥陸王河上本切上居無象之前日先寂宋亦作寂弼作寞河上作寥空無形也鍾理作廆云空殆陸田賴疏無質也李蕭切虛靜湛然之稱殆切危也強罔之故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河上本作重德

重陸直隴切輕陸起政切躁陸早吊切輕李如字躁陸音離利輜陸側其切觀陸古玩切燕處陸上呼報下同

陸燕於見切李燕與宴同如何纂微司馬蘇曹陳達本作善行無轍迹

善行章第二十七河上本作巧用蘇陸王弼作善言纂微司馬蘇曹陳達本並作善言

行陸下孟切轍陸梁云應車邊古作徹者古字瑕謫家切過也李直列切輸輾地爲轍

善結章第二十七河上本作善言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善言

善閉章第二十七河上本作善言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善言

善計章第二十七河上本作善言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善言

也下直革切譴責也不用籌筭纂微作策司馬無楗陸其偃切李門扉也橫曰關豎曰楗善行至善結司馬下並有者乎而不可解陳而故無棄人故無棄物葉故並作而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河上本作反朴

谿陸苦奚切或作溪離陸力智切李如字與經協韻陸力智切不協忒得切長陸丁丈切林云或以音韻之學平仄見於此章

將欲章第二十九河上本作無爲蘇清源黃程並無者字故物源黃程故並作凡嘘弼作歔音虛河上作呴許具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葉並作呴許具切吹李如字羸陸力戴陸王弼作挫作臥切搊也陸詩規切纂微河上作捶李載如字隳司馬隳作墮是以聖人司馬河上作故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河上本作俭武好還陸上呼報下音旋故善者果而已矣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並下無矣字取強罔纂微司馬蘇曹達並無焉字葉作強取焉果而勿強纂微司馬曹達眞陳清源並上有是字黃程上非道非道早已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黃程非並作不有是謂二字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河上本作俭武

佳陸格牙切善也惡陸烏路切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纂微司馬曹陳黃並河上飾也徒暫切亦作澹恬淡古河上作恢梁武云苦回切簡文曰恬恢林無是恬淡以字

或作然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若美之者林樂五教切又音洛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也字樂清源程邵上並有夫字之者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纂微蘇曹陳清源程邵上並有夫字矣字司馬不可下有以字

尙左司馬五注達眞葉清源上並有故字陳吉事下有者字將軍處右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是以字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居上勢則四字程勢作世戰勝以喪禮處之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清源程邵勝下並有則字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河上本作聖德

莫能臣陸河上作天下不敢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不敢臣侯王陸梁武人莫之令而自均李令力政切教命也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勝人者有力五注葉清源無有字不失其所者久邵所下有止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河上本作辯德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河上本作任成

汎陸王弼作氾又作汎李凡范切大道汎然無滯應彼萬象功成不居纂微蘇曹陳程並作功成不名有司馬成下有而字衣被陸衣於既切纂微蘇曹陳程並作愛養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纂微蘇曹並止無故字下無矣字程只無矣字陳作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纂微蘇曹陳程並作可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矣纂微蘇曹並無矣字陳作可名終不爲大五注達眞邵並作能成其大爲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河上本作仁德

樂與餌陸樂音嶽過陸古臥切道之出言陸出尺類切纂微司馬蘇陳清源黃程言並作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河上本作微明

歙王弼作翕作翕又作給河上作噏許及切黃作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蘇無二之字數譽無譽陸數色主切譽逸注切毀譽也司馬蘇曹陳程並作數輿無輿李同黃譽作車珞珞陸音祿纂微云陸作珞音洛又音歷纂微云古作落落落落古作錄錄如玉落落微云古作落落若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河上本作去用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河上本作同異

故建言纂微蘇曹陳葉昧陸梅對切李莫類河上作頹程並無故字昧佩切昏昧也進退若道纂微司馬蘇曹陳黃程並作柔弱勝剛強不可以示人以字此句並在夷道若類上實直若渝李渝羊朱切變也司

馬眞李吐作直貸代切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河上本作道化

而王公以爲稱 清源公下故物或損之而益蘇無益字故字上有或字 亦我義教之 司馬無義字邵李平督剛作我亦義教之強梁之稱父李如字祖也本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河上本作徧用

馳騁天下之至堅 陸騁敕領切葉無剛無有入于無間 聘字達眞堅作剛 去聲言道體混然曾無間隙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吾字下無也字葉希及之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只無也字 葉清源無矣字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河上本作立戒

是故甚愛必大費 程無是故二字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河上本作洪德

缺 陸窺悅切 敝 陸婢世切 屈 陸丑物切 訥 陸怒忽切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河上本作儉

却走馬以糞 陸糞弗問切 李邵與邰同 朱文公糞下糞車字謂以走馬載糞車也 項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故知足之足足二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河上本作鑒遠

窺 陸窺起規切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河上本作忘知

損之又損 纂微司馬曹達眞陳葉清源並有之字 以至於無爲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葉清源並無爲字 邵李平督剛無爲字而無不爲 纂微蘇曹達眞並作天下者取天下程無故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河上本作任德

善者吾善之 五注吾下有亦字 德善矣德信矣 纂微蘇曹並無二矣字 司馬五注達眞德 聖人之在天下 纂微司馬曹陳並無之字 憧憧李圖協切 陸王弼作惙惙簡文作休 司馬下欲歙歙許及切一本作惕惕 河上作恢簡文有焉字 歙歙固無義 惕惕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吾字 危懼貌 蓋陸渾胡本切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清源並作渾 渾心 眞陳葉清源黃並作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司馬下有焉字 孩之 陸王弼孩作咳 胡字陳無其字 來切本或作孩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河上本作貴生

民之生 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清源黃程並民作人 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纂微司馬蘇曹陳無亦字 陸徐履切李邵同朱文公糞下糞車也項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 以其無死地 葉上字程動下有而字 兕 陸徐履切李字五注達眞清源黃程下有焉字 音似牛青色 口以其無死地有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河上本作養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程是以作故無而字 莫之爵 纂微司馬蘇五注達眞陳黃程並上有夫字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河上本作歸元

歿身纂微司馬蘇塞其兌塞蘇則切兌徒外切易云歿身歿並作沒兌說也愛憒也言六根染着不可得而賤司馬李博計切杜絕閉其門也門禍患之門見小曰明陸上賢遐襲常葉常音越又音尚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河上本作使我介然有知纂微司馬曹陳以無事取天下作爲吾何以知正作政

施李平聲而民好徑陸好呼報切徑經定切纂微司馬蘇達眞陳並作民甚好徑

遙陸於驕切資財有餘纂微司馬曹陳程作貨盜誇陸誇花切纂微蘇程誇作夸非助語之辭非道也哉李如字與歎之辭非助

邵盜作道非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河上本作善抱者不脫章

子孫以祭祀不輟陸輟張劣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以字故以身觀身程無故字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河上本作玄符

含德之厚司馬下比於赤子達眞於螫陸又呼各切攫俱縛切搏陸音博握固陸於學牝牡陸上牢后切朘子全切作朘子和一作朘說文子上作朘子和一作朘說文子初耕切又子罪切赤子陰也又子垂切精之至也纂微蘇曹陳並無也字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陸號戶毛切嗄一邁切氣逆也又於介切李嗄所嫁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並無嗌字內纂微蘇曹陳下無嗌字而嗌不嗄莊子之文也後人乃增於老子之書今不取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河上本作玄德

不可德而親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上有故字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賤司馬蘇曹並有亦字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河上本作淳風正作政以無事取天下達眞纂微曹陳以此字天下多忌諱纂微蘇曹達眞黃其然哉纂微曹達眞黃下並有以此字夫天下司馬五注達眞葉人多利器司馬蘇黃人多伎巧司馬五注達眞葉人並作民人多伎作民五注達眞伎作利

滋彰蘇曹彰作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河上本作順化

悶悶李奔切悶無心寬裕之稱悶若如字則於義亦通與韻不協故不曰民蘇五注曹達眞陳葉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矣纂微司馬作其日固久清源已作劇陸居衛切河上作害傷以字劇也纂微曹陳劇作穢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河上本作守道

莫若嗇陸嗇生力切李音色纂微司馬蘇曹陳葉如並作若是以纂微蘇曹陳以並作謂早復纂微蘇曹陳復並作服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四字纂微蘇曹無也字

計切亦作蓄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清源黃並作蓄

治大國章第六十河上本作居位

若烹小鮮陸烹普庚切不當加火鮮音仙程若作如纂微烹作享以道莅天下者陸莅力至切纂微司馬蘇五注達眞葉清源黃程邵三句民字並作人馬蘇曹陳並無者字不傷民司馬蘇五注達眞葉人並作民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河上本作謙德

下流林下上聲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陸北頻忍切李頻忍切雌毒也牡莫后切雄動也常波毒驟之纂徵曹達眞陳程並無以字作天下之交牝司馬以靜爲下作以其靜爲之下林下以下陸下遐嫁切李大國以下下音同上自上聲上而下也小國以下下如字本在物下取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河上本作爲道

萬物之奧也陸奧於六切暖也河上烏報切李烏報切言道體無外而萬物資給於奧中纂徵蘇曹陳清源程善人之寶司馬程寶可以市李句美言者並無也字上有所字人悅之如市賣售尊行可以加於人陸行下孟切纂徵司陸先悉薦物馬蘇曹陳並無於字以先切疑問辭亦作即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河上本作爲恩始

天下之難事天下之大事纂徵司馬蘇曹達眞陳並無之字是以聖人由難之纂徵清源程由作猶五注無難字故終無難矣纂徵蘇曹陳清源無此七字寶而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河上本作守微

其脆陸七歲切李尼也謂脃微也未堅如物危脆易泮陸泮普半切纂徵蘇五注曹陳達眞清源黃程邵並作判司馬曹陳並作破豪陳葉清源程則無敗字

眾人之所過纂徵司馬蘇曹達眞陳程並無以字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河上本作淳德清源黃本並作古之善爲道者章

亦楷式陸王弼楷作稽嚴河上作楷李楷口駭切模也司馬下有也字常知蘇五注達眞葉清源黃程常並作能然後乃至大順司馬作乃復至於大順葉無至字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河上本作爲後己

善下之陸下遐嫁切五注達眞纂徵司黃程邵下並有也字是以聖人處上纂徵司馬蘇曹陳葉並無聖人是以天下邵是字邵以作故作所莫能與之爭葉無能字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河上本作三寶清源本作天下皆謂我道大章

似不肖李肖私妙切夫惟大故似不肖李夫音扶下同清源無此七字寶而持之纂徵司馬蘇曹陳黃寶並作保故能成器長司馬能下有爲字陳成下有其字葉上有戰則勝五注戰作陳作正邵勝亦作正以慈衛之葉上有必字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河上本作配天清源作善爲士者不武章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河上本作乞用

行無行陸下戶剛切李並如字行行師也行敵而不強爭與無行同林下行作兵羊切仍無敵陸王弼仍作扔音仍輕敵幾喪陸幾音祁一音機纂徵司馬五注曹陳達眞邵並敵下有則字蘇葉黃敵下並有者字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纂徵司馬蘇曹陳程並葉清源程則無事以復無故字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河上本作知難
天下莫能知五注達眞葉清易陸以豉切夫惟世人無了悟之知纂徵司馬蘇曹陳葉黃上有而字易陸馬惟作唯是以不吾知也纂徵司馬蘇曹陳葉程並吾作我無也字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希曹陳葉程並作希蘇陸音備下戶嘉切五注達眞林被並作披則我者貴被褐陸上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河上本作知病曹
本作知不知上章
尙矣纂徵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病矣纂徵司馬蘇曹上無矣字達眞只無矣字病矣聖人之不病病是以病病無矣字李法性本空以其能病世人強知之無知法是以不病纂徵蘇曹陳並無之字體用雙泯藥病兼忘本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河上本作愛己
則大威至矣纂徵司馬蘇曹陳葉並無矣字無狹其所居陸王弼狹作狎狎戶甲切蘇頭狹音峽纂徵狹作狎司馬居作安夫惟不厭陸厭於豔切李顒厭去羔切故去陸去呂切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河上本作任爲蘇五注黃本並作勇於敢

天之道章

此兩者纂徵司馬曹陳上有知字蘇無此字惡路切猶陸烏路切猶難乃旦切李有知字蘇無此字惡路切猶陸烏路切猶難乃旦切李邵俗陸坦吐但切平大貌河上一本作墠譚寬也作由坦然纂徵坦作默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繹音闡悅悅陸苦回切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河上本作制或蘇本作民常不畏死章清源黃程本並作民常不畏死

若使民司馬蘇曹陳民作人奇李如字吾豈執而殺之孰敢司馬敦字下有也字纂徵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清源黃程邵豈並作得而代司殺者殺纂徵曹陳達眞葉清源黃程邵豈並作夫無殺字司馬蘇葉黃程只而作夫五注只下無殺字陳上無而字下無殺字是代大匠斲陸音陟角切纂徵司馬曹陳黃是下有謂字夫代大匠斲葉無夫字司馬下有者字希有不傷其手矣司馬作希不自傷其手矣五注無矣字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河上本作貪損
纂徵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並作飢饑居依切穀不熟也飢居夷切餓也恐合作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纂徵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並作飢廣韻饑餓陳葉並無也字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纂徵司馬蘇曹陳葉並無人之輕死纂徵也字五注無此十五字是下有也字也作夫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河上本作戒強蘇曹英本並作民之生章清源本作人之生死
也柔弱章
人之生司馬蘇曹陳其死也堅強蘇曹英本葉人並作民其兩切舊其草木之生也柔脆陸七歲切纂徵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脆萬曆中無之字程無也字蘇葉脆並作

弱死之徒也生之徒也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共音拱黃
故堅強居下 清源無故字黃居作處纂微司
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強去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河上本作天道

其猶張弓乎 邵猶作由補之纂微司馬曹
陳補並作與孰能損有餘而奉
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
者 功成不居 纂微司馬蘇曹
陳並□□□見賢邪李見如字纂微曹
有其 陳無邪字葉賢上
字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河上本任信清源本作
天下莫柔弱於水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作
過於水葉同上又作莫勝於水陳同

上以柔
之至 莫之能先 纂微司馬蘇曹
陳葉先並作勝以其無以易之也 李
如字移也改也纂微蘇曹陳並作天下柔弱莫
以字下無也字葉同上又無其字 柔之勝剛弱之勝
強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無二之字
無二之字陳葉無二之字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 司馬蘇曹陳葉
無而之二字 聖人言 司馬作聖
人之言云受國之不祥 纂微
蘇曹葉清源黃 司馬
程並無之字 是爲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清
源黃程邵並爲作謂 正言
若反 司馬上有故
字下有也字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河上本作任契

和大怨者 纂微曹陳
並無者字□必有餘怨 葉無李苦計切心
屬陽以其能合 徹李直列切
前境故曰契 徹法也
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河上本作獨立

使民有什伯之器 纂微司馬曹
陳並無民字 而不用也 纂微司馬蘇
曹陳葉黃程
並無此一句使民
也字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李徙斯氏切司馬遠徙
復結繩而用之 李繩食陵切上古之
政清源上有故字 安其俗 纂微司馬
作居 樂其業 纂微司馬蘇曹
陳黃業並作俗鄰國相望 林望一作平聲
聲 纂微司馬蘇曹
陳黃並作音 使民至 纂微司馬
陳並無使字 不相與往
來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清
源黃程並無與字黃程上有而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河上本作顯質

無積 纂微司馬曹
天之道五注無
之字

老子翼評點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致謝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康熙間李師周藏本老子翼莊子翼均有藍筆硃筆評點而老子翼卷端夾有沈霞西細書紙片謂是前明董日鑄先生手評漁渡董君竟吾銳意表彰先達以評語錄出付梓梅先從原書中細讀一過爲之酌定條例凡評語附屬某節者提行寫某某節空一格寫評語或藍筆或硃筆各注明評語下以存其眞凡各家注語有硃筆全點句者有硃筆摘點句者蓋先生之意與某注盡合者則全點句節取某注之長者則摘點句其無點者皆先生所棄也今於各家注語曾經先生手點者某某節下提行低一格寫某家注全點句則下注全錄二字出於孔子不信孔子而信歆固非所敢附和矣前明焦弱侯先生潛心老子之學徧閱道藏采摭註解自戰國

摘點句則於某家注下記其自某句起至某句止俾後人得此書者與老莊翼原書並觀即先生評點之迹宛然在目庶不沒先生之用心乎爰謹誌緣起於簡端光緒三十二年歲在柔兆敦牂季夏之月慈谿馮一梅謹識

古者儒道不分爲二論語述作信好竊比老彭孔老之學本一貫也孔子問禮於聃而有猶龍之歎倘旨趣不同何贊美至此哉自漢劉歆譔七略始於諸子略中分儒道爲二家而六藝又自爲一略即六經也六經皆儒者之言不與儒家同略乃儒道分爲二家而並列諸子豈爲定論班固漢書藝文志悉沿歆舊後世即奉爲金科玉律分門戶以相攻擊非大惑歟歆固雖漢名儒然溺於攷據詞章皆非知道之士而竊比與猶龍之語並出於孔子不信孔子而信歆固非所敢附和矣前明焦弱侯先生潛心老子之學徧閱道藏采摭註解自戰國

韓非漢河上公嚴君平晉王輔嗣鳩摩羅什以及唐宋元各家疏義多至六十餘種名其書曰老子翼先族祖日鑄公讀其書而善之或抒己所見書評語於眉端或采眾所長加圈點以示異焦氏之書博而富先族祖之筆約而精焦氏之書固足羽翼老子先族祖不特發明老子而儒者六經之誼每由此引申焉如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賓眉評書云道心惟微微即老子所謂小也是堯舜垂裳之治不外乎精一執中者與老子鎖以無名之樸其旨同矣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眉評自知者知其

所也自勝者居其所也所無脩短故久所無存亡故壽與易艮卦彖傳艮其止止其所也論語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其旨皆同矣其評點衆說於道藏本宋李息齋先生所著先天道德經解輒徵妙諦如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節李注云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爲動聖人知其不可强止故欲歙反張之欲弱反强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眉評無此解幾難爲此翁出脫則知老子之學卽孔子操存舍亡之心學而不得視爲雜霸權術之說矣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節李注云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爲

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眉評解亦好則由老子之學旁通於釋氏色空之旨者先族祖亦並存之矣載營魄抱一獨采焦氏筆乘之說曰古者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淸虛則魄卽爲魂住著則魂卽爲魄如水凝則爲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眉評絕佳而於此數句悉加硃圈此則貫通盲左之義證明老子抱一之旨焦氏研理旣精儒道遂心心相印先族祖表揚之而益顯矣惟老子翼原書過繁鑑謹於老子翼中錄出先族祖眉評及各家註解曾加評點者

老子翼評點序 三 董氏取斯家塾

付梓問世非敢以明道自任而區區述祖之微誠惟閱者曲諒之焉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六月族孫金鑑謹識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焦弱侯老子翼序　絕佳文字藍筆評

道可道節。可道之道皆屬於名名之可名盡於有無而有無果不足以名道也豈有常道常名乎夫所謂無者以名天地之始耳所謂有者以名萬物之母耳而所以爲天地始萬物母者豈有無之足名哉然有無之目以觀道也道虛無形曰妙故常作無觀所以體眞物動迹泯曰徼故常作有觀所以窮妄而有無者一物二名亦無一物玄耳此玄亦無抑又玄矣吾

董氏取斯家塾

何以名之其衆妙之門乎。藍筆評

常無空觀也常有假觀也同謂之玄中道觀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思議三觀也。藍筆評

常有則無無時無在有處也常無則無有時有在無處也常有無無常無無無有即有無相奪常有即常無常無即常有則有無相攝演之即具十玄義矣。藍筆評

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常道耶鎭之以無名之樸其常名耶不知此是常有非是常道常有可無安得爲常希夷微眇不可見聞者其常道耶吾不知其名吾不知誰之子其常名耶不知此是常無非是常

名常道常無異有又安得爲常。藍筆評

程俱論全錄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節

蘇子由注全錄

不尙賢使民不爭節　四其字皆指民言使之無知無欲故曰虛其心使夫知者不敢爲故曰弱其志若實腹强骨不過令飽噇飯努力做事而已讀本文易見諸解好爲玄妙耳。藍筆評

王輔嗣注全錄

李宏甫虛心實腹注　夫腹之所以不充者至無欲故也

天地不仁節　橐籥因鼓而有風不鼓則風寄何處聖人因時而布澤無感則仁於何藏故曰聖人不仁也夫芻狗之用於祭也盡飾而奉之凡以用敬也而芻無得敬之實聖人之於百姓也殫心以字之凡以用仁也而外無可字之人故觀芻狗則所字本空觀橐籥則能仁焉有此聖人所以不仁而爲至仁者歟雖然此鷙俗之言也故復以多言自砭。藍筆評

谷神不死節　谷呼卽應故曰神應本無聲乘響必有故曰不死本無爲玄能生爲牝緣所用之不勞測知所存之罔間故曰綿綿若存也。藍筆評

天長地久節　此爲益生者言　藍筆評
上善若水節　此爲好勝者言　藍筆評
持而盈之節　此爲貪富貴者言　藍筆評
載營魄節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此居要語也知此則
前五言者不解自明矣滌除玄覽者滌此妄知知卽
疵也知滌則心不使氣故專故柔之以治國自無爲
以之開闔自能雌一不必抱自然不離何有何恃何
宰是玄德也　藍筆評
蘇子由專氣致柔注　神不治則氣亂如嬰兒極矣能爲雌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至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注明白四達心也此妄之源也
老子翼評點　三
筆乘　全錄
絕佳　藍筆評
三十輻共一轂節　有之用全出於無而有卽無非如車器戶牖以空中爲無也輻轂號亡而車載水土各泯而器成戶牖椽柱互無自稱而室具此所謂無之以爲用也君奭解然以數輿無輿義准之當不謬　藍筆評
五色令人目盲節　腹受而已別味者口也令耳目之受聲色如腹之於物也亦何惡於聲色哉　藍筆評
羅什五色令人目盲注　全錄
李約爲腹不爲目注　全錄
子由五色令人目盲章注　全錄
寵辱若驚節　曾見一解若訓汝言寵辱細故耳而若驚身爲大患而汝貴之得寵失寵皆不免於驚寵之不足尚也明矣無身則無患身之不足貴也明矣惟不自貴其身而貴以爲天下則遺其私己而公諸萬物可以寄託天下不獨無患而已也爲天下王寵貴極矣而遺其身以公物孰能驚之諸解皆不明　藍筆評
視之不見名曰夷節
李約無狀之狀注　恍有也至道將自至
老子翼評點　四
致虛極節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卽虛至乃眞靜也
絕學無憂節　善惡如唯阿耳皆子孫邊事也不有無善無惡爲善惡之母者乎學也者爲善去惡逐其子者也食於母則絕學矣絕學則如愚人矣鄙夫矣　藍筆評
孔德之容節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此恍惚中有象之說也恍似有惚似無解亦甚精然二字只是狀其無狀如窈冥云爾恍惚窈冥了無形色可見畢竟有物甚眞甚信爲萬象之主宰作今

古之常住恆居無事以閱眾甫言其似無實有所謂
眞空妙有者也 藍筆評
曲則全節　如愚似鄙故曲枉窪傚少皆其似也有學
則有見有善惡則有是絕學無憂何自見自是之有
哉抱一者食母也 藍筆評
希言自然節
筆乘無點無然無自乃破自然之文筆乘以無自無然
爲說卻成自然 藍筆評
有物混成節　有名萬物之母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可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
其母莊子稱澹然獨與神明俱此食母之謂也 藍筆評

老子翼評點　五

羅什有物渾成注 全錄
鍾會獨立不改二句注 全錄
重爲輕根節　終日爲而有未嘗爲者所謂不離輜重
也若取天下而爲之是以身輕天下失其根君者也
藍筆評
善行無轍迹節　聖人未嘗有善也人謂之善行善言
善計善閉而我無有也我未嘗有善故人亦未嘗有
不善何棄之有貴其師愛其資則善惡兼取善取即
是善救 藍筆評
程俱善行無轍迹章論善行善言至其能爾乎
知其雄節　凡所云妙也雌也黑也君也器也皆
名道體也徼也雄也白也臣也子也器也母也樸也皆
也用可見者也故曰知體不可知而不可離者也故
曰守體用混冥故曰常德也人以有光耀者爲榮故
希夷冲漠有辱號也 藍筆評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節
陸農師去甚去奢去泰解 全錄
道常無名節　書云道心惟微微即老子所謂小也小
者無之別稱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 藍筆評

老子翼評點　六

知人者智節　自知者知其所也自勝者居其所也所
無修短故久所無存亡故壽 藍筆評
羅什不失其所者久二句注 全錄
將欲歙之節
蘇子由將欲歙之注未嘗與之而遽奪至聖人
豈有意爲此以陵勝物哉
息齋註無點無此解幾難爲此翁出脫 藍筆評
昔之得一者節　眾緣會故有眾緣會故無數與無數
以不一成一一切即一也一者生天生地能鬼能神
人得一則天地鬼神萬物皆賴吾一以成況侯王乎
無者一之別稱賤下非無而近之所謂弱者道之用

也藍筆評

反者道之動節　歸根曰靜反何以爲道之動柔弱者宜無用弱何以爲道之用以有生於無也無以效動故善反而至動出焉無以供求故不用而大用興焉藍筆評

上士聞道節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建德若偷上士所謂勤而行者蓋如此宜中士聞而疑下士聞而笑也藍筆評

蘇子由上士聞道注道非形不可見至服膺而不怠

道生一節　道不可名強名爲一故曰道生一非以道爲母一爲子也有一則二三以至於萬矣然二三以至有萬者即一也非以一爲母二三爲子也道無名形狀似濡弱子必類母故以弱爲用曰沖曰損孤寡不穀皆弱號也藍筆評

蘇子由道生一注夫道非一非二非一非二至自是以往而萬物生

天下之至柔節

蘇子由天下之至柔注全錄

息齋註無點解亦好但恐老子只是憫世之詞未須深求也藍筆評

不出戶節

章安不出戶注全錄

爲學日益節

羅什爲道日損注損之者至故日損之乂損

出生入死節　九分是生死一言蔽之曰生生之厚一分是出離生死亦一言蔽之曰無死地藍筆評

道生之節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德與物勢皆即道也故生畜長育亭毒養覆但歸諸道也藍筆評

天下有始節　今所謂天下者何始乎知其所始則得其母矣得其母然後知萬事萬形皆心所生而無非心也安有知子而不復守其母者乎藍筆評

使我介然有知節　朝甚除者飾外也田無倉虛虛內也服文采居華也帶利劍勇敢也厭飲食不去奢也

名與身孰親節

資貨餘不去泰也奢華泰敢者不畏施也所謂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者此也藍筆評

知者不言節

嚴君平知者不言解五味在口至治大國若烹小鮮節

程俱其鬼不神論全錄

江海節　老子之言多半是術姑以此誘聾俗耶藍筆評

知不知上節　有知不知則不知知矣夫知知之未嘗知矣而知此未嘗有知者即知也聖人不免也故深病而力法之至於兩忘而病始去以聖人能病病也

老子翼評點　九

若小人且認病爲藥而堅守之故病日沈錮不可療耳藍筆評

勇于敢則殺節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故敢者天所惡也然心易高氣易浮勇于不敢雖聖人猶難之故多舍利而趍害去活而即殺豈非天刑難解天網莫漏乎藍筆評

小國寡民節　想見此翁作用讀之覺身游其間藍筆評

呂吉甫進道德經傳表全錄

莊子選評點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致謝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闢楊墨賤儀衍與許行陳相之徒詳辨不憚煩而獨不及莊子此莊子之學無損於吾儒之明證也莊子接老子薪傳而其書多述孔老問答之詞及孔門弟子顏淵子貢冉有諸人之說讀者以心齋坐忘論語不載或疑爲寓言然孔子言性與天道及門歎不可得聞而贊易十翼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蘊則不言之教以時行物生爲喻安知無私淑艾者別有所心領神會而能言孔子所不言耶前明焦弱侯先生既編老子翼而於莊子一書復網羅眾解自郭子元註以下凡各家音訓及講疏口義發題講語管見新傳循本釋畧副墨通義與葆論葆說合計不下數十種罔不采摭以集大成名曰莊子翼先族祖日鑄公評點其書較老子翼加詳而觸類引申尤能援莊子以宣孔門不言之祕焉如知北游篇無爲謂不答狂屈忘言眉評只是默而識之一節書耳然則不答與忘言即孔子默識之旨也寓言篇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眉評子曰我非生而知之此化語也曰無知也此語未嘗化也然則論語所謂知即莊子所謂化也天運篇北門成聞黃帝咸池之樂始焉懼繼焉怠終焉惑眉評顏子仰鑽前後懼也欲從末由怠也終日如愚惑也然則顏子之聞道猶北門成之聞樂也大宗師篇女偊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眉評聖人之才即莊子所謂聖人之才也秋水篇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謂聖人之才也秋水篇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眉評此昔者吾友之學問也則曾子所默契於顏子者證以莊子而知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即莊子所謂不聞不得無已也至樂篇此以己養鳥非以鳥養鳥眉評以鳥養鳥以人治人忠恕之道也則曾子所默契於孔子者證以莊子而知吾道一貫之旨即萬物一體之量也夫孔子之道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及門惟顏曾二子能

想象其髣髴先族祖讀莊子而輒多觸悟則莊子之學可知矣抑讀大宗師眉評此篇結末於命中庸發言於天明自然之宗也則以中庸道之大原出於天證莊子大宗師之義也又參寥聞之疑始眉評道無始聞道者至於疑而止矣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疑也則以中庸聖人有所不知證莊子疑始之義也外物篇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眉評凡欲屬火孟子曰猶水勝火是也月爲水之精古人取水於月月不勝火則元精皓矣此以孟子水不勝火證莊子月不勝火也又物之有知者恃息眉評孟子日夜之所息易響晦入宴息息

之時義大矣哉此以孟子與易所謂息證莊子所謂息也中庸爲子思子所作孔子之道顏曾傳子思子思子傳孟子先族祖於子思子孟子之書每與莊子觀其會通則莊子之學更可知矣鑑謹依錄梓老子翼評點體例復錄莊子翼評點並梓問世雖謹陳其大畧恐未能表揚先德於萬一也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六月族孫金鑑謹識

董氏取斯家塾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逍遙遊第一　讀莊子者先須識其篇名之旨逍遙遊明各適也郭解已得之矣硃筆評郭註全錄郭註外幾無註矣硃筆評

北冥有魚節　物以往來爲遊故曰南徙鵬飛迅速六月乃息此世界亦大遊廓矣藍筆評至人無已而無所不已天地之正即己也辨而爲氣雄而不知其所須之艱故兩著而後乃今以艱之當其須之不得曾不如蜩鳩之抉搶也苟非冥于所須何去謂之遊者直禪於無窮強名之遊耳郭註曰遊

董氏取斯家塾

於無大無小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係於有方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然則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遺實累雖狀極於鵾鵬妙至於御風終對待中事耳非逍遙之本致也藍筆評莊叟在當日略無分付處惠施斄垣耳死而哀之至郭註全錄數語精妙亦是莊叟本旨大者以下二十句比爲郢人其懷甚苦矣故曰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湯之問棘也節　此是所託本文詞簡而盡莊叟便箴乃爲謬悠荒唐卮言寓詞以寄其意故曰寓言十九然則所謂莊語者今觀每篇之中偶露數句如乘天地之正以下八句之類乃莊語也藍筆評郭註云大鵬之於斥鴳宰官之御風同爲累物耳正以斥鴳比宰官大鵬比列子乃莊文本旨大鵬倍風而徙列子御風而行摶扶搖者六月而息泠然者旬

遠藍筆注六月旁

又形狀其高飛凡百字視下蒼然是高卻以視上蒼蒼比之又突入野馬等句此倒插法無端無端藍筆注野馬也旁郭註全錄林希逸口義無點非莊旨硃筆注胸中廣大旁

且夫水之積也節　息以六月飛以九萬人知大鵬之雄而不知其所須之艱故兩著而後乃今以艱之當其須之不得曾不如蜩鳩之抉搶也苟非冥于所須何去謂之遊者直禪於無窮強名之遊耳郭註曰遊惡能逍遙乎硃筆評

衆人之不能爲彭祖猶彭祖之爲靈椿也做匹無已則孰爲大年玄同各適則殤子爲壽硃筆評風在下是高卻又先以水玄喻無端無端無端藍筆注故忽又插入大小年無端無端藍筆注小年不及大年旁郭註全錄數語精妙亦是莊叟本旨大者以下二十句比爲郢人其懷甚苦矣故曰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湯之問棘也節　此是所託本文詞簡而盡莊叟便箴弄成前一段文字奇幻變化不可正視矣藍筆評郭註云大鵬之於斥鴳宰官之御風同爲累物耳正以斥鴳比宰官大鵬比列子乃莊文本旨大鵬倍風而徙列子御風而行摶扶搖者六月而息泠然者旬

有五日而反句句影切成文乘天地以下乃漆園自道藍筆評

莊子甚尊老而其學與老異派觀末章所列道術可見甚取列子而不許以神聖與己地步亦殊觀此可見藍筆評

郭註言有待者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自然是增語乘天地之正即是順萬物之性亦隔一層語藍筆評郭註凡此皆自然之所能以下六句

老僧自有安閒法人苦煎熬總不妨可以語逍遙矣硃筆評郭註故大鵬之能高以下十八句妙甚硃筆評劉註至於各安其性以下六句

支道林註全錄

新傳夫鯤鵬斥鴳至終

堯讓天下節　逍遙之必山林乎則由賢乎堯矣知堯之競業爲逍遙則堯由一也硃筆評

郭註全錄

呂註自堯言之至將見其不得也

管見全錄

肩吾問於連叔節

筆乘全錄

郭註此皆寄言耳至豈知至至者之不爾哉夷體神居靈至豈嘗信此哉

呂註欲樹之者至終

管見總論夫赤子之心至斯可以論逍遙遊也硃筆評

呂註大小大之物至終

陳詳道註凡物小者至就與於此

筆乘蓋人性本一至終

強了硃筆評郭註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句

范無隱講語硃筆勒山以喻身及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二句

管見或者爲名相明眼硃筆所移至終

惠子謂莊子曰節　此明不善用大則爲大得苦善用大則小大一宜此鵬鷃之遊也硃筆評

呂註欲樹之者至終

陳詳道註凡物小者至就與於此

筆乘蓋人性本一至終

管見總論夫赤子之心至斯可以論逍遙遊也硃筆評

齊物論第二　齊物而係之以論明物之不齊在論也

論可齊乎齊之者任之也其實只是因物論耳硃筆評

南郭子綦節　有吾我即有耦喪我即耦亡耦者是非之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初即道破藍筆評

吾我相偶雖隱几而梦忙嗒焉爲喪我任萬竅而虛寂故知做對莫先於我相物論一冥於無心何必索灰木於據梧黜耳目而遺世乃爲貴哉硃筆評

聽聲如響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爲籟音響無從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藍筆評

天不能一萬竅我安能合羣喙任萬籟而天籟存因物論而冥自然何齊乎何不齊乎此莊旨也諸解未

盡其妙硃筆評

昧者見眾竅之怒號論取響於天風而不知當其無風固不成籟當其無籟亦不成吹非風非竅徵覓無定故曰怒者其誰硃筆評

分明畫出風來藍筆評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之上

郭註故止若枯木至吾所不能二也硃筆評

天籟者至蓋重明天籟也眞出世之論筆評

疑獨全錄

新傳受風以成聲至終

須溪喪耦我固在也至住從山日佛家所謂八風硃筆

崔世間無日無是非至終佛家所謂八風筆

評

大知閒閒節　法塵之起滅等聲塵之萬殊究所從來

如樂出虛蒸成菌耳使之以莫爲宰之者無朕生滅紛然寂滅宛爾此所謂天鈞乎藍筆評

百九賅身方寸與皮囊同爲臭腐眞君何有不亡與形馳並可悲憐信知誰與爲親亦悟情難求得非生·冥會發此妙音救死英雄切須參破硃筆評

受成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識眞君也眞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眞心而後認成形受成形而後有成心此是非之窠窟眾論之根苗也藍筆評

只六字寫出虛妄藍筆註樂虛旁

境心藍筆註非彼無我旁

心境藍筆註非我

無所取旁

郭註自此以上至自然彌同也不知所爲使者至非相爲使也起索眞宰之朕迹至無使物然也此段一字不通藍筆評郭註彼自首段五行淺俗之見只硬把自然二字强作主張藍筆評郭註起索眞宰以下四句

呂吉甫註無點吉甫曾讀佛書故語較郭爲近藍筆評

循本無點訓字好藍筆評

人之生也節　成心爲師雖愚者自以爲知離心爲無縱神禹何以不忙正所謂神采難逞之地以芒爲不芒以未定爲定硃筆評

吹卽風字藍筆註夫言非吹也旁

籟音又換一喻藍筆評

小成成字正應上成心硃筆評

立論之旨爲破儒墨藍筆評

是此也與彼對硃筆評

因之一字爲齊物本旨硃筆評

卽後兩行意是非雙泯故亦可是非兩行也藍筆評

應前喪耦藍筆評

俗語謂之成心此是非之本成心一散是非安在俗亦有師心自用之謂皆本于此無煩他解硃筆評

郭註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至而含其所謂長者亦未定也者二句欲明無是無非至所以玄同也彼是相對二句胡說藍筆評人自師解得通句兩行無窮二句藍筆評其成心一段解環即空甚是藍筆評

是以下八句非解環即空甚是因非隨所因處皆足爲藍筆評

執處皆可名之爲中如因是因非隨所因處皆足爲是非藍筆評

呂註物者復命知常之謂體而世以爲有彼是至終無定

循本全錄

須溪何異彪一句

荆川吹出於自然二句

管見即當師而求之至終此解成心之非成與毀對毀其心而是非散如楚越昔至竟爲戲論神禹不能知而我安得不芒其芒也乃其所以爲明故曰莫若以明明出於天故曰照之以天硃筆續生於斷不有斷念寧有續念而管見所稱猶未超過念硃筆評夫人之止只是非難以下六句

郭註均於相不然無非以下五句藍筆評將明無是此齊物本旨硃筆

評豈必齊形狀以下八句

筆乘是以聖人外外則因人至終

古之人節　只破一成字應上成心小成硃筆評

人皆知成之成而不知虧之成三子載盛知於末年垂文綸於厥子達者觀之祇笑其無成評硃筆

曠好音故枝策而聽至於假寐惠多方故據梧思索至於瞑去假寐語不審所出郭必有據藍筆評

玅空乘硃筆評是故對物則心生二句

筆乘方可即有如物之圓無斷無續評硃筆

超於管見評硃筆

以指喻指之非指節　指之非指彼既生執以指喻指我復添膠就彼非指之疑還喻非指之執彼既失彼我亦無我不立膠執消亡此兩行之妙也硃筆旁注

因是因非藍筆評

莊生看世人作胡孫己作弄胡孫人亦大倨侮矣藍筆評

兩行即通一通一即論齊藍筆評

賦芧爲勞神明之喻言人顛倒起見而實不爲之顛倒也一之所在豈勞神之所爲哉筆乘以聖人有內外非也硃筆評

點齊字意藍筆注道通爲一旁

三子以明而昧聖人用疑而明硃筆評
滑疑之耀不知之知非聖人孰能圖之硃筆評
卽無朕之宰無形之君乃無物之物也藍筆注惡乎至旁
郭註故吹管操絃至昭滑滑疑疑之中成心之所解文之不鼓琴也
聖人之所圖寓大用於無用出至明於至晦鼓琴遇
之失其綸枝策遇之失其擊據梧遇之失其辨此之
不成彼何所虧硃筆評
趙註是故滑亂疑之解入神勝郭硃筆評妙硃筆評
惑之中二句滑疑云未始有物藍筆評
口義全錄念卽無念故云未始有物藍筆評
今且有言於此節 不見其形不得其朕莫知其所萌

不知其所爲使皆無也卽此無字亦無著處所謂未
始有無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藍筆評
郭以有未始有夫下二十八字作一句亦有理藍筆評
無卽是一有無卽是有一藍筆評
道未嘗有封天地萬物皆我也吾以至一足以齊眾
數矣而不知衆數之爭起於一也故不若以天還天
地還地萬物還萬物是還眾是非還眾非萬吹參然
兩行不悖之爲齊也故曰無適焉因是已無適者各
適也藍筆評
重疊如登浮圖隨手卻同掃迹明眼一覩無勞饒舌
筆乘全錄名理勝郭硃筆評
硃筆評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無也者以下三句
郭註全錄一轉吃緊硃筆評
筆乘全錄無適以適無解未確硃筆評自無
適有俱不忘適兩者俱遣方稱無適評硃筆
夫道未始有封節 懷如免於父母之懷抱也聖人之
於是非兼納而兩存類之又如懷諸侯之懷藍筆評
無封無常者圓也有封有常者方也藍筆評
不知之知非不知也注不滿酌不竭眾妙之所出特
不知其由來耳然則知固自知矣豈待知之而後知
乎十日並出炳然燭照而無照物之功又況進於日

者也是非生於辨辨生於知知既無知辨且誰辨乎
藍筆評
此句郭註語藍筆註爲是而有畛也旁
此篇第一要語藍筆注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旁
恐人疑不知便同木石故標天府之目如云無盡藏
也藍筆註不道之道旁
郭註夫物之性表至論而不議分不而性彌失夫物之所安無陋也二句
補註無點硃筆勒自有一種正經道理及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二句舍此還有
正經道理何異說夢硃筆評
筆乘全錄名理勝郭硃筆評

韜缺問乎王倪曰節
郭註韜缺未能妙其不知至末
解也雖涉至變至終
疑獨全錄說無爲正便不是評硃筆正在不知其正處硃筆
評
管見全錄
瞿鵲子節　人知大覺便想如何大覺不知又增一大
夢自以爲覺夢莫大焉吾汝皆夢覺莫大焉離夢覺
覺轉展成夢旦暮等觀卽大聖也
郭註若正聽妄言三句　觀於麗姬至不得同
矣　何爲方生而憂死哉至皆未寤也　郭註
正如今日尖巧時文非無理詣而苦不切題藍筆只
評

此一句可了生死硃筆評大
也硃筆評大
覺者二句
筆乘無點旦暮正解生死硃筆
既使我節　千言萬論現不同之致是非非妙掃迹
之功故大聖耳順冶金泥於一陶小机揀擇起是非
於萬狀信人間無爲正之辨天倪有無竟之玄硃筆評
既說冥是非卻說是不是然不可以想齊物之旨
矣硃筆
評
郭註付之兩行一句　故付之自正抑
正一句　至理暢於二句　非獨付之自正
且立之大同辟如五行之運相克亦相生萬物之殊

相育不相害譬陰陽化爲光明曼衍原無畢竟莊之齊
物豈妄作哉硃筆評
副墨此中亦無畢竟二句
罔兩問景節　從來聖賢無有特操卽處形景相依離
處蛇蜩蟺待宣尼操無爲之宗外典樹無住之義千
古的眞有踰此乎硃筆評
言齊物而卒之以分吾是以知齊物之非混物也硃筆
評

郭註全錄若說麗姬爲樂苦樂正得平分任之不知則
安往而不適哉此郭註之所以獨得神解也硃筆
評
須溪全錄知分之爲齊者可以語齊矣硃筆
評
筆乘夫畫之所爲至終　倏君倏牧夢中之見聞不續於昔昔
有想有因旦晝之徼符無爽於種種悟此則輪溺隔
世原由自迷超越生生諒非心外矣硃筆
評
養生主第三　養生而係之以主明生生之主以破養
生以形者之爲外術也郭解亦未見及此玩篇中知
之莊子言養生而開口曰吾生也有涯可以想立言
之旨硃筆
評
吾生也節　聖賢養生只了得生之本分故顏非天而
至今存彭祖非壽而還散諸趣識主之爲義原是無

生之生養之爲言竟爲不宰之宰立術立門可一掃矣 硃筆評

世人纔爲善便是名根纔破名障又增惡業正是尋常絕爲難倒 硃筆評

致殆以知救殆亦以知以生隨知適滋無涯之危以知養生亦廣無涯之樂轉情識爲大覺直可反覆掌耳 硃筆評

郭註全錄

管見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二句只是此解 硃筆評

庖丁節　下士養生於山林上士養生於市朝要之忠

臣義士趨湯蹈刃豈爲輕試吾刀於族哉其主常新千古如在又豈與彭祖比壽哉 硃筆評

呂註物以有而礙至則所見無所道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硃筆評

李士表論 硃筆勒一身已幻八句套 硃筆評

楊用修註全錄

公文軒節　養生而以介者言正見主不以皮囊爲全虧也 硃筆評

郭註全錄

呂註無點 硃筆勒雖至于神王二句雖最難畜在樊中安得神王 藍筆評

筆乘 硃筆勒介獨也即見獨疑獨之獨二句

老聃死節　老聃道家之祖長生家每宗之而以死命之乃悟四大之必壞其所謂死而不亡者斯聃之長生哉 硃筆評

本非人何須哀故三號而止老少之哭忘其所受矣

故曰遁天 藍筆評

庖丁章言養生之理極矣此又推之未嘗有生方爲

探本之論 藍筆評

吾以爲其人也非嫌老子乃贊之也言已遊於天也老少之哭非老子之所斷故以遁天責之言其忘所受於老子者也猶言枉學道也蓋秦失已悟無生故忘哭也諸解似未然 硃筆評

劉槩註以譬神舍于形一句

筆乘錄全如楞嚴波斯匿王不妨淺解何必更求之舍生趨生之表本文不知其盡曉世俗斷滅之惑耳 藍筆評

善養生者養火不善養生者養薪天下無不窮之薪流光迅於彈指而無有盡之火至神傳於贓劫此

明生之主也硃筆典解勝郭硃筆注佛典評
管見總論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生而
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至何往而非正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人間世第四　世之爲言姑名三十年耳微言之豈惟
年化兼有日遷刹那之間故新相續乃是人間世　硃筆
評

郭註全錄妙在世字郭註得之　硃筆註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節　至人無己人無疵焉故可免災　世異宜旁
而及化此所謂至虛行不以地飛不以翼孔所謂心
齋顏所謂未始有回者也若有己則有挾以喻人者
雜矣多矣有己有人以捷相鬬此箇身之媒耳何能

化人哉端而虛則不虛勉而一則不一有天有人有
今有古則又不虛不一虛一者師心而强爲者也故
總斷之曰太多此絕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顏子
初有見於虛矣未知所以爲虛也此孔子所以有心
齋之訓　藍筆評

好名之人不獨不容於桀紂便是堯舜亦容你不得
藍筆評

郭註輕用其國者至輕用之於死也　道不欲雜到
未達故耳　是故至人不役志至而不與逆鱗
迕也　而目將熒之至乃且釋己以從彼
也　仲尼酒以爲未可至乃有其美而人惡之也　端而
且德厚信矼至有其事不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

勝郭　硃筆評且德厚信矼以下十一句

須溪全錄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節　有箇回則血肉成累不聽使
喚到得呼喚便易全然　硃筆評
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
無也若以止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馳耳
此絕迹者也非不行於地者也行於地不以翼孔所謂心
爲人使藍筆注末爲末使藍筆注得
始得使旁　爲末使藍筆注得
之衛使事也或曰與下天使字應　硃筆評
無門即無毒　硃筆評
無門句

無回只形容無心之妙　硃筆評
崔譔註以下五句　日本外
郭註放心自得之場三句　不行則易至不亦難乎
物無貴賤至本之有也　又硃筆勒未使心
齋故有其身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四句
須溪全錄

葉公子高節　以安字答陰陽之患安則無陰陽之患
溢則有人事之殃以傳其常情二句答人事之患　藍筆
評

一曰命一曰義安命故曰若命硃筆評安之若命句
筆乘葉公之憂至以生死決之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至其自決如此
且以巧鬬力者節
筆乘夫一言何必有所作以還報哉至終　勝前註硃筆評筆
乘夫一言之發三句
顏闔節　傳其常情無傳其盜言專對之秘密法也時人非風波乎
其饑飽達其怒心止健之秘密法也莊叟精於世故
至此奧妙乎　藍筆評
韓非知說難而不免里克欲中立而卒禍千聰萬慧
不若無心而著意無心翻成作意信玄玄之門妙在
有無養虎之術難傳馴馬之巧安在哉硃筆評
須溪天殺如言天生刻薄人也
副墨僕御也
郭註夫小人之性至所以爲正身也　就不欲入至言雖救其患至而至此也
郎螳螂之怒臂也　硃筆
含垢之聲解聲字入微硃筆評
呂註就之失至則與之異　則雖與之無方至危身　此因機點化之妙
補註是言愛馬之甚
虎至暴二句
匠石之齊節　養生主洞生理之至要矣又歸諸無生
人間世悉涉世之至隱矣又歸諸無用能爲之而能
不爲此莊生本旨與藍筆評

孔子適楚節
郭註福輕乎羽至此此郭象莊子也硃筆評
世之大迷也　此郭象莊子也硃筆評
口義處亂而僅免刑以全生至而亦不知避之本旨　硃筆評
筆乘誤疊吾行二字蔽
生蒙密至故曰迷陽　蔽
管見總論古之聖賢至罔不密由斯果然硃筆
道　聖人猶難之二句　評
補註無點硃筆勒縱如此便容易了　硃筆評
使做得好二句
筆乘全錄
德充符第五
補註全錄是　硃筆評
魯有兀者王駘節
郭註不知耳目之所宜至未始有喪　唯止能止眾止者二句　幸能正生二句
以不失會
爲擇耳　直寓六骸者至
呂註學道者至故寓言於王駘也
副墨以無形司有形
疑獨至存而不用
通義全錄
副墨官天地
至終
申徒嘉節　以罪取刖故宜自反藍筆評
有過可狀猶謂不當亡足無過可狀誰甘心於兀乎
硃筆評
郭註言此論德之處非計佹也　雖張毅之出至斯
未能達命之情者也　佛然而怒者三句　故

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也
子無乃稱者已悟二句
世間多以成敗論人豈惟論人兼以論己故大行窮居而不加損者鮮哉殊筆評郭註故免乎弓深哉殊筆評郭註佛然矢之害者以下八句
評郭註佛然矢之害者以下八句
評郭註悅然而怒者三句妙殊筆評郭註悅然而怒者二句
管見知己過而安之者少出於非罪者也設有不中幸免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節　與潔不保往聖人直同覆載之難輕我見之易牿昧人分
莊生寓言譏聖示不學之難輕我見之易牿昧人分
別孔老愈解愈縛矣殊筆評
申屠嘉無過而安於兀不服國子之笑猶得論於公
申屠嘉無過而安於兀不服國子之笑猶得論於公
冶緤紲叔山無趾以惡而不安於兀反譏宣聖之陋
且欲解彼天形桎梏信知罪性本空業緣自縛聖無所得一震矜而蒙貶罪無可狀隨覺悟而解豈殊筆評
所得一震矜而蒙貶罪無可狀隨覺悟而解豈殊筆評
刖者人刑也人刑不足笑天刑足哀耳藍筆評
郭註人之生也至則有時而沒矣至終　郭象莊子殊筆評
天刑之安可解者至終
魯哀公問於仲尼節　知不能規惟時所生殊筆評
時因接生心因時生即前和而不倡殊筆評
惡何也怪之之詞殊筆評
生四時而長春通至豫而守兌正是以順命而主宰
冥冥惟大知能之殊筆評
郭註死生存亡至適在於是　故凡所不遇至莫盛於停水　又殊筆勒則雖天地神明四句郭
註推之於理安之若命似矣然理屬虛位命加適然
終爲無因邪見耳藍筆評　既曰不能不爲不能不遇則
欲也殊筆評
吕註惠子直謂至何必盆生哉惠子以辨不以靜註非殊筆評
碧虛蛣蜣轉丸至天與之也　猶躍冶之金二句

管見總論豈特以正生爲幸二句

大宗師第六　此篇結末於命中庸發言於天明自然之宗也人知師人耳故曰大言師自然也硃筆評

知天之所爲節　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師未成乎心者也不特生死去來是其影像仁義禮樂是其名件即知之一字眞兒孫邊事耳惟眞人然後有眞知惟無知之知能登假於道然則所云無知之知亦濟道之舟筏矣而況於知乎況於仁義禮樂乎藍筆評

郭註夫爲爲者不能爲至坐忘而得者眞至所存者博至或好知不倦至而害其所不知也物無非天也有眞人而後以知登假何天下之知二句又硃筆勒無過二字

硃筆評未若遺知任天句過而弗悔何無之有硃筆評直遺之有過可以避可以入而不可以濡熱硃筆評故眞人無耳句自全當而陸行而非避濕也一段

如屈子沈江亦是不濡又

呂註則雖過也五句　又過而不悔罪性爲也

硃筆勒登高我所爲也不濡不熱八苦總不妨空也當而不自得福德空也

評

硃筆

新傳天人之所爲者至終　又

硃筆勒安有于過歟句

管見寡謂貧約之時至雄則爵至　過於事情　妥硃筆

評成謂盛大之時句旁

又硃筆勒況忘知句

古之眞人節　息未有出於踵者此明呼吸非息也呼吸正是息以喉評硃筆

受而喜之當處歡喜不求其終也忘而復之即忘即

復眞不忘其始也硃筆評

心即道也硃筆注心即天也助天旁　人即天也硃筆注人捐道旁

郭註乃在根本中來　不妙硃筆評不問所

呂註無錄硃筆勒躡疑人硃筆

者氣之元三句癡人評

疑獨全錄

循本硃筆勒氣海爲息四字

筆乘無錄調息之術即息爲權法非明踵息爲知眞息

乎硃筆評千古聖賢只是怖死生求出離的方便莫因

評作忘硃筆注志字旁

郭註全錄

筆乘志字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然以下文二句

若然者節　亡身不眞身舍心戀不能身心俱舍也硃筆

方便反墮前程硃筆評則知怖生死二句

古之眞人節

郭註則雖處萬機之極至終　又

硃筆勒即者所以本也句　又硃筆勒多以山喻

陳詳道註用之不勤至終

道即喻德及具茨之山崑崙之邱數句

故其好之也一節　不貴天賤人硃筆評

天即人人即天故不勝也上文知天知人猶二之故

曰有患藍筆評
其卓其眞謂之大宗藍筆評
兩忘者非混堯桀也任堯桀而我無非譽也硃筆評
郭註與其不足而相愛二句
呂註一猶水之湛然者至終全錄
新傳全錄
夫大塊節　妙哉息之一字此子輿氏死而後已之說也苟非大了豈能已且息乎古來息得幾人硃筆評
藏天下於天下任之耳豈有藏哉硃筆評
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不過一世事爾硃筆評

物係化待之謂大師藍筆評
豈獨生爲吾善死爲吾苦也硃筆注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旁
世間一種憑生之士係戀形骸想三島於東瀛結金天於西土自誇藏舟有術不慮大力密移終歸遯滅
故莊生指不遯之藏遊無喜之樂犯人之形等於蟲臂鼠肝任天之眞乘夫凡輪神馬斯眞人之極會覺
世之金丹乎硃筆評
郭註全錄妙妙若非郭子無力之解又生莊子有力之疑矣硃筆評　郭氏絕妙之義藍筆評
呂註人聞道三句　疑其爲始三句　硃筆勒橛形死心　循本及縱情肆欲二句

擊論全錄藏舟之論莊生爲長生者發也硃筆評一身之世知者猶不認其故吾生死輪迴昧者乃戀執爲我相則宋先儒所爲無留於天地之間原非斷滅之論總是解粘釋滯一帖方便藥也與梵志何間之有又江通註全錄
管見世人執於私見至終
夫道有情有性節　此發宗師之義藍筆評
南伯子葵節　聖人之才盡而後聖人之道全故顏子竭才而見卓才不竭卓不見硃筆評　硃筆評
幾個外都是滅剝他的才情豈益之乎硃筆評
殺生者不死是無生也生生者不生是無生無不生也硃筆評
道無始聞道者至於疑而止矣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疑也硃筆評
原註全錄是了硃筆評殺生李云忘生生生李云矜生六句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生係生故有死至終人縛亦縛別無解縛之法不解爲解卽在縛我之處古人所以安於天刑亦謂超於帝懸也硃筆評
呂註人聞道三句　疑其爲始三句　硃筆勒橛形死心　循本及縱情肆欲二句

副墨蓋殺生者 硃筆評心死而不死至終奇論神活也二句 眞大定 硃筆評謂于世梦擾擾之中而成大定四句

子祀節 昔人云但得身無病心無事夫身安得無病而心安得無事乎於百病支離之中而其心閒無事斯眞大安樂法也 硃筆評

以此觀之古之至人於形化之際豈但不作生天想便鉄城血池也可入得與蓮座等觀到此方是眞齊生死今人欲以一念妄想揀擇淨土豈不大愚哉 硃筆評

而不能自解者是世間決跳不出的圈子也至人以

不解解之但令物不勝天耳 硃筆評

郭註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硃筆補下句所脫不解則無所而不解二字

呂註 硃筆勒鑒井者反照于性七字

俄而子來節 欲脫生死者徒知法界之說結妄想於金天希極樂於輪表由至人視之同爲治金之踊耳悲夫 硃筆評

賈長沙所謂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者是也 硃筆評

郭註於理當寐至而距彼謂造化謂生耳句畫夜之節者也 硃筆評彼

管見此釋其瀚念一句則預爲他生三句以死爲覺二句送人死者合得如此賢於千金之賻 硃筆評

子桑戶節 孟子反策馬讓名故宜深於道者桑戶之

簡琴張之狂眞臭味哉 藍筆評

惡死惑也悅死亦惑也世有然臂投崖以求超脫身

捨心戀同爲業障眞超生死非吾夫子之教不可得

也故處方內而遊方外惟至聖能之 硃筆評

贅疣疿癰厭苦四大之見小乘見也 硃筆評

穿池而給養者造乎水江湖則不待穿池矣無事而

生定者造乎道道術則不擇無事矣畸於人而侔於

天猶未悟人之卽天也方內卽方外也 硃筆評

池水江湖皆水也魚造水而已方內方外皆道也人

相與忘道而已卽人卽天者聖人也畸人侔天者君子也 藍筆評

畸人侔天謂之異學畸天侔人謂之俗儒玄冥內外渾合天人何有小大乎 硃筆評

當魚在池悠然千萬里之遊也亦何羨江湖哉故忘處卽江湖也 硃筆評

郭註夫體天地至無所不任也假因也至明己恆自在外也 莫不皆然一絕妙玄解 硃筆評豈直謂聖解能入羣以下十二句人不然哉二句上不解桎梏桎梏自句 硃筆評是以遺物而後

呂註無三人者至亦至人之所哀也 則以生爲喪而修之 則遊方之內至不必方外也 天之

小人至終大勝郭玄硃筆評　附贅懸疣決疣潰癰形容厭世樂脫之見正是二乘安能通方乎硃筆評遊乎天地之一氣以下六句

君刑之猶不可解而況天乎硃筆評言天刑之不可解以下六句

顏回問仲尼節　標前三子之迹分內外之方又示孟孫才之喪融心迹之相不知乃進於知不得乃成其簡也硃筆評

有駭形二句只說形死而實不死妙在人哭亦哭世法出世兩無所乖慟顏回而非慟歌梁木而非歌故躲葬王孫正未破生死之恨迷同石槨浪有達名貍歌原壤反滋衛生之憂無救聖敲反云賊德何內外之殊方夢醒之異體耶硃筆評

郭註簡擇死生至吾也郭於生死分上亦覷破一二矣硃筆評情實也硃筆評有駭形以下七句

呂註夫唯知其未始有物至生無足歎也而心不動至所以特覺也適所以笑至終深得莊生之旨硃筆評而以生爲喪以下八句妙硃筆評則死無足樂二句解明硃筆評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二句進於知循本言二句

意而子節　明服仁義而明言是非乃方內之名教方外之縣劍然知縣則息劍則劍補袞天刑而不解超帝懸而爲遊只在鑪錘不作方便也硃筆評

鑪錘以遣無硃筆評使無成理安施息補硃筆評

此是篇目藍筆評吾師乎數句

郭註亦有須治煆而爲器者　去牽性直往者至亦自然也

呂註非天性無之至以隨先生之無爲耶成作見成解硃筆評

顏回曰節　行住坐臥坐處甚一忘不因坐著坐非忘硃筆評

郭註全錄

詳道註枝海以爲百川至則見海不見川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至此回之所以賢也不忘其所忘至終

呂註人之爲人也至非一日之積也

子輿與子桑友節　此段恐當在顏回問孟孫才之前疑有錯簡藍筆評

他人言命皆歸之天此獨推命於天外則知天亦命中之一也硃筆評

應帝王第七　應是應迹之應郭註非乃知帝王之治若出不得已而應之耳硃筆評

豁缺節　出於非人入於天也入於非人天人合也硃筆評

郭註能出於非人之域者二句

呂註夫物之所同是者至乃眞不知而體之者也
不及者言其迹泰氏二句　又硃筆勒有虞亦
訓憂
虞句
管見眞知無知至宜
忘知以任物
肩吾節
筆乘聖人之治是硃筆評聖人之
也至終　治也以下七句二蟲喻兎而無恥
硃筆評夫鳥鼠
避患以下六句
陽子居節　此段正表立乎不測遊於無有有莫舉名
其民不恃所以爲明王之治也藍筆
郭註天下若無明王至
故但非明王之功　評
鄭有神巫節　觀此便是莊子自註踵息之旨而氣海

之說非矣硃筆
評
鯢桓動靜之間止水靜流水動此三淵指上三機機
言其示淵言其藏○大道雖極變化不越動靜中間
三際不測故名爲淵千萬名色不離於三而極於九
故曰淵有九名非別有九也　評硃筆
郭註萌然不動至故非相者所測耳
未始出吾宗者至無往而不因也
呂註地文則陰勝陽至故謂衡氣機也　蓋季咸以
其心相人之心至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
因以爲弟靡至
此其所以逃也
循本牝雞不獨卵至即衡氣機
也　未始出吾宗宗二句淨土之說豈亦若是
耶硃筆評度人經
所謂神風數句只是自然爲宗硃筆評
末二句
李士表季咸者到則
我亦忘矣
王旦註全錄然亦是無心有心便墜術數矣　評硃筆
筆乘全
錄
南海之帝節　渾沌死而儵忽生儵忽即渾沌也無奈
癡人又謀報儵忽日鑿一竅七日而儵忽死　評硃筆
呂註全
錄
管見總論無異增弋熏
掘至之逃耳

會稽董懋策日鏞著

駢拇第八　莊文眞僞如讀今古文尚書最易識別駢拇篇有一二段近莊耳疎豁冗散處索摸亦知爲僞

物也藍筆評

駢拇枝指節　膽形大而意强心竅多而神慧多方仁義自列五臟何關道德之正乎藍筆評

郭註而惑者或云非性二句　所以駢至物皆有之　夫與物冥者至非道德之正也　毫芒之降二句　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　至終賤少貴多邪僻三句　五臟之情直是多方耳砆筆評

之行也棄多任少仁義之徒也其失性均也砆筆評

董氏取斯家塾

呂註全錄

崔譔註全錄與郭註相發砆筆評

是故駢於明者節　吹簧鳴鼓樂而趍之藍筆評

質有兼通性有獨至如鶴脛獨長何足裁之砆筆評

脛之長由鳧脛之短長本非長何足裁之藍筆評

郭註夫有耳目者至則萬不善發南華砆筆正矣　以枝正合至終善評

呂註砆筆勒今以所見爲明句及皆在外者則是吾意善治天下者節

馬蹄第九

馬蹄節　尤爲淺俗藍筆評

語砆筆評

郭註全錄將吾儒駁南華處俱爲護語實同掃迹砆筆評

筆乘全錄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節　慕而趍之藍筆註其非人情乎旁　裁而去之藍筆註決之則泣旁

郭註仁義自是人之性情至以饕竊翻案之論砆筆評非望哉　夫與物無傷者至終賤少貴多邪僻砆筆評人生吾若之何哉

呂註夫仁義列於五藏至勝郭註砆筆評二人相與牧易性則以無爲有　夢而靜招仁義以撓之句　此喻

故嘗試論之節　羊者養也砆筆評羊而得不垂拱豈性耶砆筆評易垂已三字

郭註全錄分明掃莊生之迹砆筆評多個不得已砆筆評

呂註砆筆勒雖出於不得已句及蓋不能頭巾砆筆及聖人宜爾非小之也句　詳道註砆筆勒蓋不能弱其志及其骨也句又羊之爲物二句　頭巾砆筆評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節　屬卽著也砆筆評淺率之語

藍筆評

兩不敢字下得嚴是眞戒愼眞恐懼漆園傲吏豈放肆無忌者哉砆筆評

郭註全錄郭之妙一言以蔽之曰任砆筆評

馬蹄節　尤爲淺俗藍筆評

郭註將吾儒駁南華處俱爲護語實同掃迹砆筆評

吾意善治天下者節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不求非望之利至吾若之何哉　工匠則有規矩之制二句

夫馬陸居節
郭註全錄有莊子不可以無郭註硃筆評
胠篋第十
將爲祛篋探囊節　未必爲蒙莊眞筆然佳文字也藍筆評
十二世有齊國句昔人已疑之藍筆評
郭註全錄
嘗試論之節
向秀註無錄向解殊費力硃筆評　聖人死猶言死卻聰明也硃筆評

郭註言暴主至何其迷而失致哉　夫聖人不立尙於物至此之謂也　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　適足以資天下之知耳　所以下十句諉窮鉤者耳　痛快硃筆評

故絕聖棄知節　棄珠玉易絕聖知難故有大小硃筆評
郭註去其所資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夫以蜘蛛蛤蟆之陋至終斡旋妙故善用人者一段
呂註全錄勝郭硃筆評　呂註可與語莊矣若慕聖知之貴絕尋掊折之斗衡南棄饒舌同爲瘉亂比之曾史不啻過之硃筆評

在宥第十一
閒在宥天下節　在者存之宥者釋之在類操然操近鍥急在者但不縱耳宥類縱然縱類弛置宥者但不操耳藍筆評
此段的眞藍筆評
後世驩虞之治慕堯者也令人喜慘刻之政慕桀者也令人怒硃筆評

郭註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至終　呂註在宥天下至無爲而已　須溪全錄

而且說明邪節　八者著不得個說硃筆評
聖由道契說聖踐跡乃相於藝藍筆評
存可也是不離八者亡可也是不著八者變卷愴囊只是著手重滯硃筆評
貴愛以身非另有貴愛也不與天下而已矣身非吾有而況天下硃筆評
過也而去之聖人之於八者是也硃筆評
崔瞿問於老聃曰節　眞藍筆評

此段與孔子操則存一段相似句句形容人心之神非惡夫心也法在無攖而已矣硃筆評

排下進上好勝也上下四殺排而不得則四進而勝則殺也廉劌彫琢銳而巧也焦火凝冰倏冷倏熱也倪仰撫四海坐而馳也或沈而淵或懸而天動靜無常也民心原自儥驕難係又可攖之乎在而宥之下乃恬愉如養虎者去其殺機乃帖然親媚耳藍筆評

郭註攖之則傷其自善焦火之熱至則何冰炭之有哉順而放之至不可禁之勢也故駭者至豈直堯舜而已哉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桁楊以梏為管至終千古南華知己硃筆評故駭者自世世彌駭二句硃筆評由腐儒守迹二句

副墨上下無常至陰陽幾于盡

莊子翼評點卷三　五

黃帝立為天子節　此段疑後世養生家所託藍筆評

今之為長生者皆勞形搖精者也硃筆評

莊子書言大小清濁方內方外養生害生皆立破之微詞開遮之權說非其本懷也初疑漆園齊生死不應復立長生之說意後人所傅會讀至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已分明道破乃知前段蓋順慣之談耳如此類甚多所謂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者也藍筆評

日月參光天地為常個個如此不獨廣成也人見其

學道者能盡死其人二句

雲將東遊節　疑偽藍筆評

心養與養心有心無心之別硃筆評

心以解為養無魂如槁木死灰硃筆評

渾渾沌沌似無把柄終身不離寔是道樞硃筆評

郭註夫內足者至玄默成而自然以為當不用心者得也　夫心以用傷至終亦問名鬪情者也硃筆評

呂註吾弗知是眞知也則未能無為至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硃筆註人莫不玄天於物者方其鴻蒙之荅已盡硃筆評歲有玄天無知至終其有往句旁玄天於玄天二句硃筆評歲有精硃筆

評猶物之方
生以下五句
世俗之人節　眞藍筆評
世門雖至任己之人未嘗不以因眾爲寧使不因眾
不必人之同己矣惟寡不可以勝眾故不得不因則
世人欲出眾之心正因眾之心也第不悟耳大人與
世形影聲嚮未嘗求出乎眾而人以爲獨有亦與世
俗之見不逈毫釐間耳而小人大人枉受差數硃筆評
惡乎得有有又掃獨有之迹硃筆評
未嘗以出眾爲心硃筆評若形之於影旁
郭註全因眾以寧所聞言靠著人眾同己而後安也
錄因眾以寧所聞言靠著人眾同己而後安也

故曰不如眾枝多矣此申言爲嘗出眾之意攬三王
之利亦是因三王耳因卽眾眾不名獨也郭註因字
作因任非章旨硃筆評
細繹莊旨歸於大同實不貴獨也何者有爲無對何
況於獨因世勝心反標獨貴原其覺世正在因寧托
無爲於大眾化人己而合同乃信莊經郭註眞成千
古旦暮也硃筆評
呂註亦當因眾以寧無事於爲人之國也
副墨因眾以寧所聞至爲同俗之見也　本等安貼硃筆評以言尊仁義三句覩有
者見獨有也覩無者見惡得有有也舍三王而覓天
地之友又被南華賺卻多了硃筆評覩有者一段
歧而不可不任者節　眞藍筆評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可謂善言天矣硃筆評
天人相參之謂道此古人之至言也莊生明白提醒
十分痛快硃筆評
分別天人名爲助天硃筆註故聖人觀於天旁須助乎不助旁
以德爲超累乃累也硃筆註而德成於我不爲出而不謀
旁以爲芻狗硃筆註而不恃旁若亡也硃筆註而不積旁不爲禮縛
不諱旁註而處雜不厭硃筆註而不辭旁非我齊法硃筆註而不亂旁
我不失硃筆註而不與物知也硃筆註而不去旁
不輕旁

郭註無錄易疑作變化硃筆評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節
郭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夫子曰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剏而去之不引彼以同我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夫道非偏物也言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已剏字得解有心則累其自然二句是硃筆評句句妙硃筆評
管見無錄不如郭硃筆評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節

郭註則彼求自供
态而任之
呂註以爲無邪至則不鳴
至而執古御今矣
副墨言鳴者是道邪至
考之何以無聲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節　北處陰而存南望陽而遺即
後意藍筆評
郭註言用知不足
以得眞至終
呂註象則非象罔即玄珠實無所得硃筆評
無至終象罔即玄珠實無所得
堯之師節
郭註夫過坐於
聰知至終
呂註禁過而不知過之所
由乃在禁之處

管見本身而異形四句
有族有祖至終
堯觀乎華節　化三患爲三祝非聖人不能也硃筆評
郭註雖湯武之事苟順天
應人未爲不問也
副墨無
錄三患即多懼多事多辱硃筆評
堯治天下節
郭註全
錄
泰初有無節　泰初有無併無有無之名無亦不可得
也一之起處併無一之形一亦不可得也藍筆評
郭註天地亦無心而
自動也至終
呂註天地之間至
亦若是而已

循本以喙爭鳴者至
則同乎天地矣
夫子問於老聃節
郭註人之所不能
忘者三句
筆乘汝所不能聞聽之所
不及也至非天而何
蔣閭葂見季徹節
郭註必服恭儉至不可多謝
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自搖而搖
之四句
詳道註夫樂佴以可悅至利於寡而不該
乎眾　若夫鼓蟈蠅之怒臂至終
方思善無
錄雲將篇是溟涬硃筆評
子貢南遊於楚節　懼忽然之滑和更一笑以破忽反

以有音之師學無爲之旨硃筆評
機事機心妙若形影機心不滅抱甕已降於杯飲苟
無機心桔槔不異於鑿隧以此笑彼政是識一味二
子貢意折於偏驚夫子示眞於不識欲求無上舍吾
門其何之硃筆評
假修有二義一者迷眞習假生今反古之徒一者借
假修眞與古爲徒之士夫子二字品題正兼賞奪矣
硃筆評
丈人政坐不識時耳硃筆評
郭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淪
備也　聖人之道至終郭氏之旨所謂知者除

心思夫除事硃筆評
呂註全錄精硃筆評
循本疏然目無精采貌三句未必是本解硃筆評疏然貌三句南華本解硃筆評渾沌太極也一段
諄芒將東之大壑節　大壑之遊乃在朝市硃筆評
呂註注不滿至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
門無鬼節
郭註言二聖至許無鬼之言是也　上加標枝至終
呂註蓋伏羲遂人至乃所謂至德之世也
碧虛有蓋則義見焉矣下四字亦亡矣

孝子不諛其親節　道在君親之上信六合之爲尊超羣類而遁往又況非君親者乎世之所然而然所善而善毀所不及名故不存是以抗忠孝之迹者其絕裾折檻於二尊習浮沈之巧者遂揚波啜醨於濁世以此格彼寧不囅然故下節揭半夜之闖入指良心而作証人人具有个个同然則千年不能感陽春大惑可醒一旦矣硃筆評
郭註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天下都惑至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　又硃筆勒恆不見畢坐也句此下方說歸舜上句　郭氏以因任爲宗認導諛作善同爲知一而昧二遂至戀宗

以失解虛求莊旨殆不其然夫因民之政不違道以干民任夫之心豈牽己而諛物終身道諛正是鄉原窠巢冥和折柳下士因而大笑此之爲解不亦遠乎但知而不強釋而不推就一世之大迷証千古之獨有知其解者不妨旦暮機投人莫知乎何必日月招揭之爾矣硃筆評
循本是一人之身而終始不可得而強之則野鹿本末自不相坐罪矣知不可得而強之則虞周禪代固妙於標枝難格於末世釋之而不推則虞因時也硃筆評不說舜硃筆評此下方說歸舜上句　非旨硃筆評此皆論有虞氏二句
大惑不解大愚不靈而靈解千古不滅硃筆評
不虞其害而縱之與虞其害而離之其於失性均也硃筆評

莊子翼評點卷四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節　虛則實乃眞虛靜則動乃眞靜無爲則任事者責乃眞無爲硃筆評

郭註故雖六通至斯自得也　夫無爲之體大矣至終硃筆評

靜而聖節　鑒分也我不爲分何戾之有硃筆評

郭註物變而相雜曰鑒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夫帝王之德節　天地皆自然有爲無爲亦皆自然硃筆

郭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至非有爲也　各用其性至誰有爲也　妙絕只此一竅硃筆評然各用其性四句

本在於上節

口義當先者先三句知此方可讀莊子硃筆評

是故古之明大道節

郭註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　點破硃筆評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節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士成綺見老子節　巧知神聖美名也吾既自以爲脫

則呼以非聖乃其實也人何尤焉硃筆評

始而刺既而卻終而雁行避影此士成漸進學問也硃筆評

郭註鼠壤有餘蔬至則不能恒服矣　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二句

呂註老子絕學反朴至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卻也　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動而持至機不可以制漠然非不受也不受則再受其殃是受乃不受也硃筆評

夫子曰節

郭註全錄

世之所貴道者節

郭註古之妙硃筆評　事至終妙評

詳道註豈非所謂祠祀畢至終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節　天地運處日月代明雲行雨施飄風噓吸皆事也有居無事者誰耶莊叟言下吐露盡矣而惑者謂之自然以是知此老爲郭子玄帶累不少藍筆評

又卻妝聾做啞藍筆註巫咸祁日句旁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　郭註至亦各自爾

呂註此乃道之不測　皆以此而已入九疇強硃筆評書九疇以下六句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節

郭註無親者至又奚取於有親哉　故過仁孝之名

三句　夫德遺堯舜至則非自得也　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

呂註南行者至亦勝郭硃筆評　去之遠也

序耳藍筆評

從事於道者其始必以道爲一也而欲守之欲待之所常無窮一不可待故焦然而憂懼也已乃知道之無在雖無不在而未始不一也以物爲量隨處充滿以爲變化而實齊一以爲齊一而又不主故常豈可

以知慮趁逐者哉故望洋而息心矣藍筆評

形充空虛是悟境全放下故幷此藍筆評

顏子仰鑽前後懼也欲從末由怠也終日如愚惑也怠則止於道矣吉甫曰樂卽道也甚然藍筆評

充滿天地是證境藍筆評

懼入有爲怠入無爲愚則有無兩遣硃筆評

絕後再蘇欺君不得藍筆註奏之以無怠之聲旁　條達藍筆註達旁直遂藍筆註而遂於命也遂字旁

呂註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至終

孔子西遊於衛節　一段六喻藍筆評

今之學孔子者何異效矉也故寓言於譏聖硃筆評

夢眯爲狗狗之妖硃筆評

一喻藍筆註是非二喻藍筆註勞其眯耶旁　二喻而無功旁三喻而四喻藍筆註應時五喻藍筆註猶猨狙之六喻藍筆註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郭註全錄

詳道註孔子推古以御今至終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節　度數則太多陰陽則有二筆藍評

中無主而不止虛體也外無正而不行因境也內虛

不受境孰爲內出外因不生心孰爲我隱內外偶湊天機乃發論仁道義止狗斯須所以老顓輪者拙於授其子摽和聖者詘於化其季硃筆評

郭註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副墨無錄大變豈在生死須臾便是無常硃筆評

孔子見老聃節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至忘名譽乃廣耳　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子貢節　子貢知帝王之不同而不知其大同知聲名之係爲一而不知其一在於不係此柱下所以憤也

硃筆評

孔子謂老聃曰節　注類自爲雌雄引山海經甚確但
咏下故字似不然藍筆
評
鳥鵌魚沫蜂化無情者物有弟兄啼私識在人與化
爲人則同物之無心故人化也硃筆
原註山海經云至其名
曰類自爲牝牡
評
郭註荷得其類
其化不難
呂註有弟而兄啼自然而然與鳥鵌魚沫
至不能均得有弟兄啼孩
同一天機原無爭競至於雄肥爭死共釜摽誼欲化
兄弟之情式挽弒奪之慘其救彌工其化彌淺硃筆
評
管見無
錄謬謂人爲最靈卻被靈心所惧有弟兄啼孩

心已鑿莊生權立孔老之機鋒妙闡無情之造化硃筆
評
管見總論若夫治道至惡
有不化者哉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節　疑藍筆
評
郭註全
錄此郭高著一眼處苟能自得亦不必無不樹
也硃筆
評
故曰聖人休休焉節　生死一宗大案只浮休二字了
之硃筆
評
郭註則雖歷乎險阻之
變常至交相成也點破硃筆
評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節　有爲之爲俗學也有思之思俗思也
去道遠矣藍筆
評
古人以知養恬今人以知生擾硃筆
評
蒙卽盲也盲人之正以爲己功硃筆
評
郭註知而非爲四句
若以此盲彼至終
呂註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　而又思以求
致之則滋昏矣　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至則無
以復乎　妙硃筆評恬之
混冥　失在味四句
筆乘性非學不復至對眞而言　夫謂
養知至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　勝呂硃筆評
不復六句　性非學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節　天下之德有衰而聖人之德
　如一　硃筆評
郭註在上者不能識此則羲皇以上世界即今日是
　無爲至終　硃筆評心與心識二念也　識以下四句
　硃筆評聖人無心識二念也
呂註而世之學聖人之妙論　硃筆評
　心以下十句
　言至有大偽也
由是觀之節　世遞聖聖不遞世故曰不自隱　硃筆評
郭註全錄　玄玄　硃筆評道以不貴以下八句
古之存身者節　謂道在正己之外故欲假軒冕以益
志若知處其所而反其性則又何藉軒冕哉　硃筆評
郭註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　寄去則不樂者二句
知見事去則恬存二句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節　秋水首章文勢緩散與馬蹄駢拇俱屬
可疑　藍筆評
亦自快然　藍筆評五帝之所　即禪也　硃筆註連字旁
郭註則理分有素三句　夫世之所　聖人與賜以弗患者至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如正此之謂若以知二之資跂慕知十之回直是邯
鄲之步矣　硃筆評故體大者以下七句
河伯曰節

郭註大人者至而門隸求利之人　硃筆評門隸
自然正直也　者以下四句
詳道註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至亦奚容心哉　妙　硃筆評
管見自細視大至非細而無形也　異乎世俗至終
河伯曰若物之外節　非不佳第矜莊太甚不類蒙叟
口吻耳　藍筆評
以俗觀之因俗也故不在己不逆其俗者謂之篡夫
可證　硃筆評
郭註所大者足也至而情性瀾漫矣　玄玄　硃筆評故因其性足
評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以下四句　妙　硃筆
梁麗可以衝城節　人知天地陰陽之不可相無而不

知是非治亂之不可相無亦惑之甚也 硃筆評

郭註以得我爲是至終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節　衍往也反衍反其所馳往

施子也謝施謝去施子無拘則與道大蹇無一則與

道參差 硃筆評

衍寬也反於寬大 硃筆評是謂反衍句下

蹇者不自行而依道以行如跛者之杖大蹇并忘杖矣此狀至人之忘境也解失之 硃筆評

呂註學者平日至極中 硃筆評

圓其宜也

碧虛全錄最得解 硃筆評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節　非謂薄之言非故意近之也郭解反晦 硃筆評

落馬首穿牛鼻正說人本無天若落牛穿馬便以人滅天此莊周本旨 硃筆評

郭註故心之所安至故莫之能害矣 硃筆評

知雖落天地至命其安在乎必如郭解方得

莊旨不然一趨利辟害人耳或曰聖人無死地埋反淺也 硃筆評故心之所安以下十四句　正可並行也又妙 硃筆評牛馬不辨穿絡者以下十句

呂註任物自化至固如此也　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又 硃筆評任物自化雖未能天而不人句旁　眞是騎驢覓驢驢 硃筆評化以下三句

管見如風驅遠浪至有類於此

夔憐蚿節　妙絕處在不解心目 藍筆評

郭註全錄

呂註夔以一足爲易至豈在於多少有之間哉　而人之目與心之用至終無詳道註全錄

孔子遊於匡節　大勇者大勝也 藍筆評

公孫龍問於魏牟節　大通者大辨大辨者大勝也 藍筆評

郭註擅一壑之水至不可强相希效也

惠子相梁節

副墨夫鵷得腐鼠而嚇三句

莊子與惠子遊節

郭註全錄

李士表眼如耳至儵魚之樂哉　其實人人知得魚樂不必說得深但人魚相知處煞有會 硃筆評夫出而揚以下十六句上

管見總論無所憐至莫爲要極也 旨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節

郭註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殊筆評惟無擇句　妙　殊筆評過當莊旨善則過當一字

莊子妻死節

郭註全錄

莊子之楚節　漆園開手便托齊諸凡言死勝生古勝今內勝外天勝人之類皆諸言非本懷也　藍筆評

董氏取斯家塾

郭註全錄

顏淵東之齊節　以鳥養鳥以人治人忠恕之道也　藍筆評

列子行食於道節　卻露出本懷諸篇多如此　藍筆評

一形之禪大是虛妄　藍筆評

郭註各以所遇爲樂有妙　殊筆註所遇二字旁莊旨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殊筆評句

吕註其所以未嘗聞見可勝道哉　又

砆筆勒則百歲髑髏何知何旁

碧虛如山蚓化爲百合也　如朽麥之爲甲蟲也

有馬生人至終　又殊筆雙勒有情人無情無情化有情有情復歸無情三句此佛前輪迴之說也必求耳目所見

以實之則百歲枯髏之變化不待列子知之矣　殊筆評

副墨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爲一　妥　殊筆評

句其根連於久不生筍之竹　殊筆評

管見總論以至避處去就至實際語然非莊旨　殊筆評則其樂將至矣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節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饕餮之養也形不離而生亡者引年之術也　殊筆評

棄世即棄事遺生之謂然所謂遺與棄者不過學道之津筏達其本無生本無事而是所謂天也知天則世即非世不過與彼更生而已求其始終了不可得即本無世也　藍筆評

爲萬物父母者寄稱於天地耳豈天地哉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又天地之父母矣合則成體豈眞體耶散則成始豈誠始耶　藍筆評　即同無爲　殊筆註其爲更生不免矣旁爲更生者任其變化不以戀生爲生彼謂造化則與爲更生　殊筆評正平句

能移更生也　殊筆評是謂能移句　能移作與化俱解固是子意謂遺字之訛　藍筆評是謂能移句

郭註三之所無以爲者至莫若放而任之　所無以爲者放而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名言　殊筆評守形太甚故生亡句

吕註以其生生之厚　以其動之死地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　是旨　殊筆評

廓固精矣二句

子列子問關尹節　知巧見爲了生死果敢見爲制生死果敢之列句非知巧是指上知巧果敢也得是句珠筆評夫

天常故易厭人平故易忽珠筆評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二句

郭註其性虛至唯無心者獨遠耳處乎不淫之度則不關性分之外無情之道大矣任天性而動至終

呂註凡以至虛而已

江適註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

通義全錄

方子及故天可常也四句

仲尼適楚節　累丸之與承蜩不瞬之與習射戒定之於學道事不相蒙而能寄徑焉所謂方便法門也藍筆評

郭註言遺彼故得此也

顏淵問仲尼曰節　操舟畢竟無法游没即其法吾盆信經世無法出世即其法藍筆評

郭註物雖有性至以成性其唯無以矜重乎此非貴習也貴忘乎習者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二句

祝宗人玄端節　數語多少頓挫藍筆評

郭註去其不及也至名極而實當者也

循本者至終　本已前行

桓公田於澤節　角影灰囊惟心炳矣藍筆評

管見告款以妄而止妄至而疑病愈之類也　妙珠筆註告款以妄而止妄句

出楞嚴珠筆評蓋戲瓦出句

孔子觀於呂梁節　梁水衝撞乃有汩齊旋而入若投

穴涌而出若躋陵此險巇之極勢也藍筆評

不學得津人評珠筆

江適註而不能學其爲津人至可俾矣是以輕水者可教至而便操之也　涉水猶涉難至終

生於津而忘於津珠筆評而不能學其爲津人以下六句

田開之見周威公節　盆生者窮於內外則生不足養矣惟柴立無心者乎無心者無盆生交忘內外故權立中央之號耳豈以豹毅未工而復執其中哉生不閒道則一息一瞬交馳於險塗不獨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也藍筆評

柴立亦未爲得如子莫執中也三句皆一偏故曰三者若得明上之未得也無字莫至柴立句省文也珠筆評

忘足節　心境交爲會藍筆評

郭註全錄

碧虛妄足妄耍至況於末乎

有孫休者節　聖人因人怨尤推言有命常人言命乃爲怨尤評硃筆

所謂無爲之業者非無事也無心而已惑則又將求之於無事其差彌遠硃筆評

扁子既以因任自然之妙語消孫休之怨尤又以己養養鳥之喻掃鑪錘之陳迹硃筆評

應他兩個見字硃筆註今汝節旁不如且與他道個命以驚愚句意

硃筆註宜棲之深林句旁

管見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至莫非無事之業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節　舍道德以即世路未有全者材與不材俱逢世之拙術單虎張病俱忘身之捷徑此聖人所以立喻於火宅也藍筆評

郭註胡可得而必打破處字硃筆評

呂註以道之爲體至凡以浮游乎萬物之祖而已

須溪無極是浮世惡趣又極是眞人妙應硃筆評

市南宜僚見魯侯節　堯非有人則剋形去皮矣非見於人之不有人之象與送者皆反君自此遠此不有於人之象與藍筆評

虛舟狀非有人也偏心不怨狀非有於人也藍筆評

郭註寄之南越二句君乃謂眞欲使之南越也

呂註刻形所以去皮心所以去欲

北宮奢節

郭註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至

循本道一而已無敢設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節

郭註故夫昭昭至故因陳蔡以托意取其弃人間之好也五句意怠襲於人間也

逃人豈須大澤硃筆評故夫昭昭以下四句

呂註陳蔡之厄至終

孔子問子桑虛節

郭註君子之交至必有故而離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節　此處喜不得悲不得故太哀兩遣方爲至冥硃筆評

此言處窮易於處通與貧而無怨章相反而實相發

明硃筆評

無受者非逆之也不以損處損不以益處益無受損益地也硃筆評

爵祿外物有命之者吾取之非盜竊而何先輩言逆境上易打不過一念順受便可遣去此所謂無受天損易也若爵祿並至未易與之漠然稍有濃意便是取與竊盜同科故曰無受人益難也取字與受字正相照若說辭之不克豈受取之義乎鷸鴴本畏人而襲諸人間不過暫時依棲弃實而走是明於憂患不敢取益之喻藍筆評

陳蔡之間夫子方當乎天損建言難乎人益正掃卻存克伐未臻孔顏樂處也硃筆評

顏子陋巷之樂化爲禹稷之憂乃知原思之貧病尚大當作太硃筆註而造吾命有在外是立命之旨言主張有在命外而莫非命以明不受之義也硃筆評在外者也句

郭註任其自爾至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私取也二句凡所謂天者至故曰性非天字解超硃筆評凡所謂天者以下七句

呂註有人有天至終

口義廣己尊我也至則必至於哀傷不容不安故易欲辭不能故難解明硃筆評

筆乘飢渴寒暑至終祉穆解妥評

陽子之宋節

管見總論材與不材至矣不材至不在遠求而自衣大布而過于至終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節　知緣俱妄故能虛緣知緣卽眞故能葆眞如此則人貌而天謂之眞人也藍筆評

呂註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

温伯雪子適齊節　說俗儒僞態如畫藍筆評

尊孔子極矣藍筆評

呂註夫東郭順子至終

顏淵問於仲尼曰節　仲尼所示者步趨言辨迹耳豈所以迹哉迹屢徂矣而回方追之方逐之此求馬於唐肆何其癡哉夫著而可見者日間之羣動待日而有非日也作息如生死所待以生死者如日生死者速化者也效動者日新者也新陳換於呼吸生死代於刹那至神至變至幻至妄思之如捕風言之如鏤塵乃欲校後先於掣電之間分凡聖於泡影之內所以趁之愈遠求之愈艱耳雖然故吾者失之交臂矣何可求新吾者得之覿面矣何用求孔顏相與語道未有親於此篇者也藍筆評

著作着亦可硃筆註女殆着乎旁

回求夫子於夫子故不免絕塵之歎吾有不忘者存
正指破此硃筆評吾有
不忘者存句
郭註目成見功至竟不亡也　唐肆非停馬處
郭註至汝安得有之　不問賢之與聖至終　於
呂註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至與求馬於　若以色見我
唐肆何異　雖忘乎故吾至終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即此意藍筆評至
于不言而信
以下廿二句哀莫大於心死心亦有死乎曰心有生
滅是死路無生滅處是生路以生滅言之徂謝者是
死路日新者是生路若執著生死守株於已徂之迹
是全身埋在死路上豈非心死而可哀耶藍筆評心
以下
六句
未嘗死者

一間未達處硃筆評是殆著乎
吾所以著數句
循本吾與女交　脩至豈不可　妙硃筆評忘之中乃
哀也哉　忘之中至終　哀不忘者存十句
子見老聃節　有貴於身則身為隸矣藍筆
評
假至言以修心明非忘言絕學之致故以能脫為問
後方通少消息藍筆
評
何不便恁歷住藍筆註嘗為有物藍筆註而
友議乎旁　物生焉旁物初筆
註或為硃筆評行小變句及而不失於變
之紀旁點破句兩變字其上皆以硃筆夾圈
呂註未始有物至非其至也　硃筆評未始
易數至而不失數水之大常　有物三句
碧虛擬知而心已困二句　則已之
百體潰臭腐也至註復有患
莊子見魯哀公節　尊孔藍筆
評

千轉萬變不在若也硃筆
評
宋元君將畫圖節
郭註錄
文王觀於臧節　此莊叟寓言本旨言世人不足與正
告故已權與之說夢耳藍筆
評
郭註故功成而身不　聖賢之經多是文王之夢以徇
得不退至終
百姓耳硃筆評文王盡
之以下八句
劉槩無錄高宗亦何殊乎硃筆評然則高宗之夢
列御寇節　不乘危不履險不防至人也硃筆
郭註故審安危妙
之機至終
評

江適夫山之
高至終
肩吾問於孫叔敖節　古人觀人恒以鼻觀其氣也觀
氣以鼻觀精以眸硃筆
評
郭註夫割肌膚以為
天下者三句
口義今尹之貴至其
在我邪亡乎彼
楚王與凡君坐節
郭註夫存亡更在於心
之所措耳二句
管見總論仲尼見溫伯雪子至是亦
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節　此莊生漏逗之言幾於最後說法華矣其

所謂莊語者與篇中無一段不妙列於外篇之終乃稱性之談畢竟不可覆藏也藍筆評

呂註故爲道者至亦易事耳　難字解得妙評

筆乘全錄玄玄平平　硃筆評只是默而識之一節書耳何勞旁引外典硃筆又評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正淨名文字卽解脫之義藍筆評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節　快說般若藍筆評

齧缺問道乎被衣節　暢哉蘧蘧然藍筆評

舜問乎丞節

郭註若身是汝有者至故不知也

莊子翼評點卷五　十

江通道之與我至亦可得而無矣

孔子問於老聃節　此老忍俊不禁索性破口藍筆評

盆之不加盆損之不加損是恁物事硃筆評

三教只爲生死一大事硃筆評此無身之身大患已解硃筆評

郭註亦皆自然耳至與化俱行也　是以聖人厭弃聰明知慧至無用知慧爲也　此明道之贈物至但應捨擊爾知句得之硃筆評是當從而任之　又硃筆勒大歸者以下十一字旁　以望人厭弃知慧以下四句　老郭於生死事亦混帳硃筆評大歸者無爲用必

呂註直且爲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不明其未嘗生至墮落則卷舒無礙　解弦墮

衰形容無身之身大歸之樂也生者不知反以爲悲哀硃筆評解嶽則

莊子翼評點卷五　十一

哀硃筆評聖人已有一定尸張莫拘二句　此二句旁之說矣二句

循本果蹤雖微物至　不如郭硃筆評果蔬雖皆不外是也　不爲不往來也二句　破無障硃筆評若必謂無之二句

東郭子問於莊子

郭註愈履其難肥之處至而遊彼無窮也　不爲不往來也二句　破無障硃筆評若必謂有硃筆勒　五達道原也只是枝條解勝郭硃筆評果蔬雖微物以下十句

易咸九四惡憧憧不惡往來硃筆評不爲不往來也二句

呂註螻蟻有知至而臭腐者也

副墨故曰汝惟莫必至卻若欲更進一步便是分別與猶饋爨爐不異

莊子翼評點卷五　十二

硃筆評

妸荷甘節　道不可聞無聞非道道不可見無見非道道不可言無言非道硃筆評

光曜問乎無有曰節　太末亟不能泊火燄上良然藍筆評

大馬之捶鉤者節

郭註都無懷則物來者應

冉求問於仲尼節　此問發千載之先康節闡揚千載之後不有至人則局脊短景之中誰與掀揭大觀者乎硃筆評

未有天地而有古今是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此反詰之詞硃筆評藍筆

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破其義宗門多提父母未生前一着而曹山四禁曰切忌未生前正此義也藍筆評

後推子孫卽可前推天地子孫從未有而有則先天地者硃筆評

郭註思求則更致不了而陰陽卽所謂物耳至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天下事果是如此硃筆評思求更致不了句

呂註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

莊子翼評點卷五 十三

管見再求此問至猶夏蟲之不知冰耳據目所言則幃牆旦暮咫尺成昧懸今推古則元會運世現在此時硃筆評

顏淵問乎仲尼曰節一不化說得妙禮記人化物佛氏轉法輪皆此玄牡硃筆評

聖人有不知有不能此人之所不免也以有涯隨無涯務免乎人之所免也硃筆評

郭註山林皋壤至如逆旅耳

呂註曰圓至難矣蓋知所遇至不能則役物也

循本而爲事物所撓觸也

補註全錄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節　劉槩全錄得妙　硃筆評

弟子曰節　雖玄玄之祖不藏紫氣於函關亦聽黃冠之尸祝毋謂弟子不是妙門　硃筆評

但學道之士不厭深玅子夏疑於西河之上楊朱悟於反舍之後末証謂証未得謂得八己兩悟可不戒　硃筆評

南榮趎節　不能自見雖見物亦盲不能自聞雖聞物亦聾　硃筆評

能自見處　硃筆註有巨小也旁

南榮趎贏糧節　亦是南榮用功心戰處今世希有此志宜其安坐飽食而無贏糧之勤也　硃筆評

正是思慮營營處　硃筆評不知乎以下八句

識破是何愁之有　硃筆評今汝又言而信之以下八句

性是父母　硃筆註性字旁

郭註全錄宰予從井之問朱子謂信道不篤　硃筆評　妙筆　硃筆註三言二字旁

我哉內外八己分作兩片反成內外桎梏之病　硃筆評

老子所謂衛生之經者不過放下而已然先教之以抱一勿失者又放下之方便法也　藍筆評

愁則傷生不免於愁去衛生遠矣又非兩套事也　硃筆評

郭註全形抱生至而後爲通也當則吉至侗然無節礙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召其所好去其所惡便不向之是非紛是也召八己間商量趨捨此老子第一層鑪錘　硃筆評

內揵外揵是病　硃筆評

循本全錄勝呂註　硃筆評

筆乘無錢卽以老解老硃筆評
南榮趎曰節　至人不爲冰安解不爲凍安釋故曰非也硃筆評
仍舊藥他愁字硃筆註攖字旁
郭註非謂此言爲不至疏得妙硃筆評
管見水至清而結冰不清至至終明眼處硃筆評末五句
宇泰定者節　知止於不知則宇泰定定則視聽言動皆天光非人耀矣天光發則循循常常人見其恆人我亦乃今有常吉矣藍筆評
恆常也有修則人爭歸之有恆則人咸舍之卽楊朱之爭席老子之任呼皆人之所舍天之所助工夫在宇定而不耀其光者乃天光也硃筆評
郭註全錄天子天民一人兩喚硃筆評
呂註身者人之宇至是人貌而天者也
備物以將形節　趎初問知仁義反愁我軀是有憂犯世患之意故答之藍筆評
非獨不持抑亦不可持也持而不舍更爲失之明不可也硃筆評
不必逃責於人鬼惟明乎所以爲人鬼者耳券外者乃賈人以知仁義爲資本博易於世者也期贅之志紛然不寧偕來者眾寧待開口發言而後見耶明乎人鬼者知人鬼本無幽顯皆我故能券乎分內行乎無名獨往而獨來耳物本無物乃與物窮物入者人所舍也若與物且然相靡有同市賈何能容物哉是故人非之則慘於鑌鉡鬼責之則寇以陰陽吾心爲賊志爲兵以自愁毒豈外至乎藍筆評
見誠己者知性也誠己卽眞我也藍筆註不見其誠己而發旁
庸恆有光天光也藍筆註惟以跂爲長藍筆註人見其跂旁
庸中之光跂不安妥也硃筆評惟庸有光旁
郭註心自生耳至非慢中而敬外有光五句
呂註靈臺不動至蓋以不持持之耳
所謂汝之片體至又安能容人有持者卽佛家
補註全錄
洪邁無錄洪解未了硃筆評
道通其分也節　分卽是通一事皆含全理也何成何毀何所不備而求有以備則不知分之爲備矣分者其有形者耳無形者未始分也以有形各象無形卽事卽理其通也定然是謂出而得也達摩曰凡見有法卽是見鬼出其宗而不反是卽心外有法非見鬼而何不知道本無形無本入無竅四方上下有實

而無處往古來今有長而無本末生死出入於是而
不見其踪此所謂天門無有而能爲萬有併無之一
字亦不可得矣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不藏身豈
分合成毀之可言哉上言明乎人鬼然後能獨行故
此段遂極言之藍筆評
訛字藍筆註鬼之訛句藍筆註有所出而
一也之字旁訛句無斁者有實旁
呂註宇有四方上下至天門者無有也
副墨既莫非道矣至故毀之則悲今之合儒佛類是硃筆評
古之人節未始有物者天門也其次以生爲體以死爲尻三者
死爲反眞其次以無爲首以生爲弱喪以

皆能齊生死而旨趣已異如昭景著戴甲氏著封蹏
均爲公族而非一族最下者以生爲本以知爲師以
己爲質是非名實具而名節始立至以死償了榮通
醜窮溺而不反流俗相詡如蜩與鸒鳩同藩而共噪
耳披然移是一段不可强解通節大意不過如此藍筆
評
中有訛字藍筆註披然
郭註雖欲均之至則寢漸之是移於
屏厠矣知愚名辱者至終
呂註以己所是爲己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
如職祭者到蜩與
循本爲鳩二蟲同矣

管見稟質爲人至故試言之
則不可變矣至終
暖暖市人之足節暖暖市人之足則畏
之耳大親無文也然則子子晌晌以爲仁義知信者
豈其至者哉徹勃志解謬心去累德達塞道而靜正
虛明出焉道德爲隨在而名之耳豈校利害分人己
如南榮趎所問乎藍筆評
郭註不人者至則知僞也
呂註以觀眾人至則五者無不至矣

羿工乎中微節聖人工於天而拙於人全人工乎天
而又侷於人聖人者知有者也全人不知有者也不
知有乃能行乎異類與蟲同天而天之一字亦掃而
去之趙州所謂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以天下爲籠
無復失鳥全人之侷於人此道也若以智求知以仁
求愛以義求宜如弋獲然雖工射如羿所得一雀而
萬有失矣此亦答趎初問也夫全人尚矣其次莫如
外非譽遺生死而緣於不得已斯乃聖人之道拙於
人而工於天者也藍筆評
此莊子絕佳語可佩硃筆評
順心順其初念也順心無心也硃筆
郭註蟲能守蟲即是能天評
平氣則靜至終

呂註人不能平而暴之
至未有不神者
管見總論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至而能自新
矣　無有生死至破移是之妄見　佩具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節　狗馬魏侯所好故就中道引孟子貨色之
對　硃筆評
郭註內外無可故云病矣　硃筆評各思其本
惟物所好之可也至終　妙性之所好也句
呂註言不當道至雖相
狗馬猶足以悅
新傳無錄即是至道　硃筆註而當於
所好通之旁
方思善全錄

徐無鬼見武侯節　狗馬之說針此一字　硃筆評
郭註愛民之迹至愛已僞字
矣　美成於前四句
口義蓋謂人心至故
日無藏逆於得
黃帝將見大隗節
郭註乘日之車出作入　妙　硃筆評出作
息至必有道也　入息句旁
呂註夫欲見大
道至終
碧虛全錄
知士無思慮之變節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則以上
件件用得順比於歲不物於易則此中一件不著惟
入於物終身不反乃可悲耳　硃筆評

莊子翼評點卷六　八

管仲有病節　鮑叔之進仲管仲之退牙千古知己乎
其論相道備之矣　藍筆評
疑有悞　硃筆評
仲尼之楚節　老莊明玄默之宗夫子宣金聲之教語
默殊迹同冥自然小機既存分別道術益裂多方故
寓言殊時之敎僚玄同兩家於道德漆園苦心於茲
畢吐　硃筆評
實不聚故無爵名不立故無謚非必爵謚無也　硃筆評
郭註古之言者至末是不言　則雖
海受物至故名歸於物也　掃得妙　硃筆評則
終身言以下
六句

呂註硃筆雙勒三奇硃筆評寓
八不同時句奇言二字
循本非今人之比而不如郭硃筆評言二八皆
爲之乞言也不如郭以無爲以下七句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節
郭註夫所以怪
郭註至故泣之
呂註不若子綦
以道撓之
循本即詩言
終
齧缺遇許由節
郭註聖人之形至
於舜則形勞注簡而有別致眞高手也藍筆
評翻
案硃筆評眾自至
耳以下四句
呂註以目視目至則子立而降不多得也藍筆
知知者得矣
評

筆乘以目視目至
而用形者也
古之眞人節 反也緣功因功而反禍也果也待久久
假而爲眞也此人之所寶而眞人之所悲硃筆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四句 故當所需則無賤三句
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 不知問禍之所由
二句
呂註以天待之至其變何可勝言 水之於土
故不能不始 夫唯迷非一日三句
循本不是教人事物之來至審定而不移也硃
言不好則甚速也 言好則甚難也明妥筆
評
新傳水生於土至世俗豈能似之歟 然
禍之始生也至故曰其反也緣功 益知子玄
之功藍筆
評

故尼之於地也踐節
郭註大一道也至斯不持也 故我遮
而不足解任彼至各以其分也
呂註爲道者至若
思若拙也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節
郭註言已順四時
之施二句
呂註唯佞人能撓君之正
至則王公化卑矣
循本佞人則以佞詞
屈服之二句
聖人達綢繆節 知則有作有止性則無知而已硃筆
宜如此句硃筆評 憂乎句知而所行句恆無幾時
句其有止也若之何句均以硃筆圈斷

郭註率性而動三句 而
道合於愛人至終
呂註雖靜而復命至凡
以天爲師而已
舊國舊都節 如讀古碑法讀之多不可曉亦不須盡
解藍筆
評
郭註得舊循暢然二句
任其自聚四句
呂註望舊而暢然至眾
問謂無人之處
疑獨與物化者至
而始物自我
循本天者自然至言自然合
道也 無內則無外
魏瑩與田侯節 所爭者蝸角所讓者蝸角耳故可輕
堯舜硃筆
評

呂註畢莫大於可欲至又亂人也
孔子之楚節
郭註所言者皆世言四句
呂註栖栖然以天下爲事至終掃硃筆評
長梧封人節　以眾爲故讀言大家如此便道原來故有不須耕鋤去也硃筆評
多有至下者字爲句硃筆註多有似封人旁
楊用修欲惡始萌之時至相呼嗅如俗讀亦通兼葭即葦之初生者硃筆評
柏矩學於老聃節
郭註各自得至以至斯忠耳
蘧伯玉行年六十節　此無所逃之疑也疑即化也信即理也郭理深妙玄之又玄硃筆評物有相使以下十句
卽執也硃筆評
郭註物情之變至而測其根也
呂註至其知之所不知至其知之所不及豈不大哉
管見人閱人而成世至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　蓋人生所知所能至終
仲尼問於太史節　好學下問孔圍所以爲文濫色肅立論各有攸歸硃筆評
賢衛靈未必當諡天人立論各有攸歸硃筆評
寓言以示靈之在人硃筆評
猶草何足以知之硃筆註大靈公也死旁

郭註物表無所復有至故無議也
使之也　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至然後與物同理
也郭理深妙玄之又玄硃筆評物有相使以下六句
語硃筆評物有相使以下十句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至故疑於無物者也　其所化所已焉也至所將爲也　以其不麗於實至非我無之硃筆評隨所廢也
自物觀之至終　疏得妥及原所起也二句
循本片合分合也至精微之記志也二句
解硃筆評言到盡處三句　莫爲莫有爲之者至斯勞碎也勝前
荊川或使莫爲三句
管見總論諭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見所自見二句　孔子舍蘧邱議有迹之可嫌四句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節　必信必愛臣子雖得於君親任陰乘陽雷霆卻同於光月去其必而可乎硃筆評

凡欲屬火孟子曰猶水勝火是也月爲水之精古人取水於月月不勝火則元精牿矣諸解未妥硃筆評

郭註左右無宜也縣於天地之間三句月不勝火者至終月下置燈月光反掩硃筆評月不勝火者以下八句

呂註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至慰暨沉屯而不得解硃筆評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至慰暨沉屯絕論硃筆評

郭註猶網無情至而自善也

循本而網出於其所不覺至而大知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節　遊涉也惟遊非强故每以喻涉世之妙兩且得言不能違性硃筆評

波猶言滔滔硃筆評

郭註無錄郭註是硃筆評

呂註卑不爲流遁三句只救此兩病硃筆評因俗句及離世句因俗及離世旁皆以硃筆雙勒

郭註小大各有所適也

須溪時有適然至終

老萊子之弟子節

郭註一世爲之二句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載任荷也荷卽矜意硃筆評

補註全錄是硃筆評

宋元君節　萬人謀之因衆知也硃筆評

原註魚不畏網至無異

郭註猶網無情至而自善也

循本而網出於其所不覺至而大知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節　遊涉也惟遊非强故每以喻涉世之妙兩且得言不能違性硃筆評

波猶言滔滔硃筆評

郭註無錄郭註是硃筆評

呂註卑不爲流遁三句只救此兩病硃筆評因俗句及離世句因俗及離世旁皆以硃筆雙勒

日月亦指腎而言硃筆評切老而生火爲月對離爲身中之硃筆評卽腎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句

莊周家貧節

郭註全錄

任公子節　有任氏之曠宦趨濳而不害苟索於會稽止同緣木硃筆評

日月亦指腎而言硃筆評切老而生火爲月對離爲身中之硃筆評卽腎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句

莊周家貧節

郭註全錄

任公子節　有任氏之曠宦趨濳而不害苟索於會稽止同緣木硃筆評

方思善全錄

日徹爲明節　息休也惟休息而後能生息此正不用之用不知之知猶室之實也世人只是把空處都

實了故曰塞竇孟子曰夜之所息易向晦入宴息之義大矣哉諸解未得珠筆評

殷盛也易殷薦之上帝同義珠筆評

呂註凡物之有知者三句人誠也有知靈種也珠筆評

循本緣平口胸次至妙絶珠筆評

何爲善之哉動物恃乎息至豈眞樂

管見哉及有能守者二句

副墨雖下幾個徹字四句夫物之有生

二句蓋此段靈光時時透露至終

方思善全錄妙解入細珠筆評

靜然可以補病節

郭註全錄

呂註動而後有靜至終

筆乘全錄未是亦好珠筆註靜非藥也旁

演門有親死者節

郭註斯尚賢之過也三句

莊子翼評點卷七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節

郭註寄之他人至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

之情偏　夫者艾者至習常也　付之與物至由彼我

隨物制至終

呂註凡書中稱引　硃筆

至曷足重哉是　評

劉槩終身言未

盡言至終

莊子謂惠子曰節　尊孔　評　藍筆

受才大本復靈以生二句說性中未嘗有言鳴而四

句是造出言語以服人故曰服人之口而已矣定天

下之定因之而未嘗言也大才者能之夫子之言如

此　硃筆

評

宜句　硃筆註復靈以生句

旁牛字下有硃圈

郭註時變則俗情亦變至豈則於俗哉　我之所言至終

呂註道未至於從心子曰我非生而知之此化語也

至服知而知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此化語及誰信及誰信及　硃筆　妙　又　評

曰無知也此語未嘗化也誰信及誰信及　硃筆

循本夫受性於初至此　解近之　評

方是至人之道

心服吾夫子之語解矣　硃筆評已乎

曾子再仕節

郭註謂係於祿以養也　硃筆

至盡色養之宜矣　哭菽飲水盡其權即此意

評

顏成子游節　言命至此精矣盡矣　硃筆　評

郭註鬼入外形骸也二句　善惡同

二句　天地皆已自足至終

呂註既已爲物至非

一朝之積也

眾罔兩節　舉形影以標無心之合　硃筆　評

原註叟叟一作

搜搜音蕭

呂註皆非我也二句

循木若曰影生於形至又

用影之有待者乎

陽子居南之沛節

莊子翼評點卷七　二

原註陽姓名成字子居至而近儆者　硃筆評去

郭註無錄去做作也

呂註全錄

其矜夸句

下人不精至每得於眉睫

江適且爭乎秦粱之地不遠也至終　更到得下人道已

強牛論語慮以下人　硃筆評下人

管見總論世衰道儆至況欲必信於後世乎

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至終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節

疑獨然此聖人之

緒耳至終

中山公子牟節　重生小利也以大利去小利亦妙方

便耳不能自勝則從從字是任之之謂所重者神神
王何有於物此瞻子最妙引手也而解以爲非學道
之法不亦昧乎硃筆評
去其意雖萬乘之公子猶巖穴也硃筆評
疑獨無錄硃筆勒瞻子所言固
不可爲學道者之法句
舜以天下讓其友節
郭註全錄嘗謂王孫躶葬未達生死之關隨督投淵正
在利名之累若已亡超無諸奇特硃筆評
昔周之與節
呂註夫死有重於泰山至則死非所愛也使後世
尊生而輕利也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至終

妙論硃筆評
齊之風者以下四句
郭氏總註全錄晉時多榮山林故郭標其弊亦矯時之
意硃筆評
陸德明旨在不降以厭俗至所
以深祛塵務之弊也
劉槩全錄說不得狂硃筆註至於
貪生愛利旁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節　文醜劣太甚矣太史公聖於文者
也不應不能辨識豈史遷所見者既亡而後人又妄
托之遂流傳於世耶藍筆評
此篇只明跖不得聖道不行一句見名實之無定利
口之奪眞硃筆評
跖雖辨不能引儒而爲盜儒雖拙辨其不能化盜而爲
儒也亦政可更身看也硃筆評
子張問於滿苟得節
呂註全錄
郭註全錄
呂註善與惡對至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
夫爲惡與利至不可得而分矣
無足問於知和節　凡非性所安而矯焉以赴彼此均
得病耳未足以定二論之是也硃筆評
楊用脩言富人積資四句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節　鄙甚藍筆評
丹鉛錄全錄
過此則從心矣而未嘗不從人六十九歲矣四句
此段卻好藍筆評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此等句非此老不下硃筆評忠貞以
功成之美無一其迹妙哉硃筆評功成
能有而不能無也故不能下聖人夫子有而不有故
下漁父硃筆評故道
郭註全錄接輿趨影於下車夫子踵情於反見一聖二
之所在五句

賢正分分量硃筆評
呂註以明孔子之所貴者四句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列御寇第三十三

列御寇之齊節　列寇驚五螫而反可謂能畏人知矣而適以來戶外之履此以逃名者得名疾走而避影也此伯昏瞀人所以敦杖不言示以忘情之至教覺有謂之搖才悟小言之人毒絕巧知之勞泛不繫之舟則戶外之履如山門中之心如水又何驚與逃之有此莊生旨也解者失之　殊筆評

無謂小言示己不言之故列子不能默領不得已而言之　殊筆評

古人驚五螫而貴爭席只忌有所做作內喪本領耳若畏名而逃又是一番做作　殊筆評

內誠不解形諜成光皆世儒之所謂工也而古人以爲患而驚之　殊筆評

卽羿拙於使人無譽也　殊筆評

郭註內誠不解至內實不足以服

呂註使之輕貴老而重已至乃能使人無保也　爲學者日益至終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矣　以五螫先饋爲驚二句　斯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至先施也　所以人得而保不能使人無保此聖人之所不能也至於以不能使人無保爲患與使人保汝寧有間然　殊筆評

鄭人緩也節　今之善得惡報者善未天也使其弟墨正如蘇秦激張儀相秦使弟墨以明己儒之異故曰彼故使彼其獲報不亦宜乎○一點自異之心結毒受報慘於戈矛故曰今之世皆然也　殊筆評

郭註穿井所以通泉秋柏之實言弟墨已成也　殊筆評

循本彼造物者至是不知天也德恩德也德尙不可有而況道乎　殊筆評

自是自有其德也　殊筆評　人及有道之人三句有德之人旁均以殊勒之

通義十年宿怨二句　殊筆評

陸德明全錄明簡

聖人安其所安節　故曰女安則爲之宰我寔非妄對也　殊筆評

莊子曰知道易節　勿言難與道相安無所容聲也　殊筆評

郭註全錄妙　殊筆評

呂註屠則絕棄之句空其所有也句則亦所事也絕棄矣句均以殊筆勒其旁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節

郭註應其至分而已

聖人以必不必節
郭註理雖必然至
則乖逆生物妙
筆乘全錄
宋人有曹商者節　名利不兼收清濁各所任若以此
笑彼莊周之達小矣
魯哀公節　只要識此則人人仲尼也仲尼出於天性
而强希仲尼非忍性耶凡學人爲之卽僞○神者弗
齒清濁見梏比於內刑○惡動則欲滅念恥過則增
飾非知動與過之皆眞滅與飾之加罪何至妄受陰

佛氏無相布施
郭註非直外形容之而已三句　商
者謂之宵人
呂註以事齒之二句　禮實出於人之性三句　書
神者不齒人之過少三句　又
句貴義而賤利句　列而爲五何不齒之有況事齒
而又心卑之僞孰甚焉
循本無錄
閭不樂仲尼句　卑商賈而自清正是腐儒自道
仲尼之徒者也以神受之其刑乃深
新傳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爲三句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節　就義若渴去義若熱識

或聘於莊子節
郭註畏死趨死正一途耳故太上云以其死生之
莊子將死節　以不平平數語莊生自掃其迹也知此
則死生厚薄政可玄同不肖九徵同爲億逆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二句
則必有不合矣三句
管見總論只九徵用而不
肖得至可免矣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節　聖有所出王有所成成之出之
者果安在乎此道術之大宗也宗之強名曰一得一

而內聖外王之道在是矣不離眞精謂之至人老聃關尹是也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莊叟所以自道者是也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大小精粗無乎不在安往而不侈於後世節　墨學之盛此可證　藍筆評

眞人如關老已不勝裂況禽墨之淺淺者乎　藍筆評

非宗安往而非眞精乎然則本爲精物爲粗雖博大

郭註則恣其羣異三句　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又相與別也　故爲亂之上至所以爲眞好也

呂註哀樂人所不免

不累於俗節　與墨大同　藍筆評

公而不黨節　緣於不得已止於不知莊叟所亟稱也

何以非愼到耶夫無知者性體也知性則本無知而無不知本無爲而爲於所不得已而不知性者乃以無知無爲爲學則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矣　藍筆評

惠施多方節　惠子列於古今道術之外諸子尙有實落處施徒夸談不足術也　藍筆評

郭註說己與說他人至終

劉槩總論故時出時處至各是其是也

三子不知道無本也故所言是而不免於非雖然三子用心亦內矣比夫禽墨宋尹者有間矣　藍筆評

郭註欲令去知至豪傑所以笑也　道無不在三句

芴寞無形節　爲谿爲谷虛靜不積近二乘聖人之學芴寞無形變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近一乘聖人之學芴寞無形變

莊子闕誤評點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徐無鬼節　莊宇有理監筆評

莊子翼附錄評點

會稽董懋策日鑄著

莊論　淺陋之甚監筆評

莊子論下天中人之所及者至終而笑曰是固一章也　朱筆評凡分章命篇至終然後悟

莊子祠堂記故莊子之言至其尊之也至矣　朱筆評然余嘗疑二篇儘有名言決非老莊不能者　朱筆評疑跡漁父二句盜跖漁父二句如此讀書可稱不隨人觀場是固一章也一節

史記莊傳已有盜跖漁父胠篋篇名豈訛濫既久雖子長亦不暇別乎　監筆評

何以證眞詆　朱筆評則若眞說得通孔子者旁　朱筆評是一章旁

如應帝王人間世等名非此老不能名　朱筆評凡分章名篇三句

贈別錄流於心得與剿口耳者異然知幻而不知幻之即眞若都把人世作一場夢便只消胡行亂做矣或以瘳疾之方則可　朱筆評

雜說

聖人有論議無辯節　無所發明監筆評

道譬則成也節　全錄

聖人以必不必節　全錄

莊子之書節　不可解監筆評

孔子曰君子節　惟夫能致四句

莊子曰古之眞人節錄全
莊子之書節其近聖人也至終斯人也而有斯言也評硃筆
夜氣存者節錄全解夜氣迴異妙絶道家子午亦有以時
言者硃筆評
神有甚於聖節錄全
莊子九論　九論儘有奇語硃筆評
夢蝶舉世皆疪二句以夢而樂弱侯亟稱此論之佳
藏舟自物之無至皆自冥冥中去矣愚羣評
坐忘錄全玄而實硃筆評破忘字爲忘三句了非除了也
子向亦喜之今視之時文秀才敷衍之筆也藍筆評

覺了也覺卽了無俟除了也硃筆評了乎若無大覺
兩忘正一途耳硃筆評夫卽妙而妙硃筆評將以彼
下七句
壺子弔之以死至頭巾氣硃筆評以空虛不毀爲體三句數語人人受
用人人壺子以死九句
玄珠游塵聚塊至此象
豫梁眼如耳至末見前註硃筆評
墮車天下一車爾至
道術昔之語道者至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此數子
知其硃也
道之一在若以通心觀之漆園度越衆家矣硃筆評
者至則不
妙哉快哉硃筆評終日大全
聖人也數句

甯郡千歲坊聊文照純記刻印

古南華真經影史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致謝

此　謹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南華真經影史

光緒元年
三月補刊

南華真經影史序

莊注無慮數十種不是論晉注尚矣亦膚滑語耳近日譚友夏詮遇莊摠論若干冒之篇尾仍不為注耳日益歎是素邦漫須注豈非深有感於昔注之為莊累

唐序

與何累爾澤曠衷於阿堵蘭靈發以盜心而莊于是乎偽標風泳于興會習元嘯于能吉而莊于是乎稱寄香靈于竹林寓廣漠于醉國而莊于是乎野同人道于大馬等忠孝于萍觸而莊于是乎荒白諸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徐而臆斷事根擾而育精而莊于是乎藉納萬言于無為玄心蔽仝義于無餘至巽而莊于是乎無餘而恬注存而莊已勿若注云而莊存之為愈乎哉昔向秀注成以示稽紳莫不擊節嘆賞夜擲而不問已可知也

吾友孟侯藏書號江南第一寒暑悲苦不釋卷好歷名山胸中萬卷嘗注離騷草木史文壇祝為騷聖須同予粵遊暇日注莊文篇并秋水至樂兗譜予曰垂平喜讀莊未有詩也旅于海亦而浮之徵于之遊不及此亦成連先生移我情乎予盥沐危坐而讀之作而歎曰是固周子自著之書而特借漆園而發之者也注云乎哉

于中見所為蹲踞割蚌者而當吾力為出魚重淵者而識吾髓人語者而幽吾思鳥花半日出者而豁吾目為刻渡标之盧渡者而放吾宅宇浩瀚為想挹筆時此漆園一篇為海水之洞漭山林之香冥俛仰四顧撫膺而歎蒸不知悠

然紙作此是周益侯之素與伯牛之琴同為天下妙乎夫靈均捐聖人此南華達聖人此益侯兩注而兩擅其絶一人之身而兼兩聖人之智而背負之而趨由是觀之益侯之于晉人寧啻豚子牛而跨下之已耶語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恨精物化不見周注若起示之固當沈湎濡首而告天下曰萬古一書解者一人而已周郎前身後身鄴向輦期不奉笑曰是無須辨此且入竹林洗汝一杯酒

吳興社盟弟唐元弼拜題并書于韓江之論鯫樓

南華真經影史自序

有物焉辭其質留其蛻有有無無於斜陽淡月之下神情魂魄曝然欲笑而猶可邀之於旦暮之遇或曰此影也惜也無能壽之筆而與牛矢之迹野燒之痕同殤夫古人之書亦古人之影

也其人已滅矣而吾從有有無無斜陽淡月之下追其所為神情魂魄曝然欲笑者而一以誠然之筆出之使人睹之躍然趨赴欣然欲與語也是真不欺其影者也是真善詮影者也昔有烈婦之影宛然在地居人刻之削之愈刻愈著風雨之所侵凌牛羊之所吹損蝕剝而影之神愈皎然不滅者自如無他精誠之至有以大服乎鬼神而土亦飲其誠而著其著其靈於不歇絲此言之有英異之書而不能飲其誠而著其靈於不歇者皆代土之為罪者也吾髫即喜讀南華一書而於逍遥秋水尤深諷詠顧省其義茫然無畔歸而求之諸家而諸家之注勿善是也庶幾求之向郭而茫然者彌甚或曰注莊有

五難目豆一也腹儉二也刻舟三也落草四也行濁而言清五也非郭注莊乃莊注郭以為服誠之言乎哉猶子烈影伏地土不能飲其誠而暴其形土則何祝駕潮之揭署有大樹焉曰榕

辭丁丑之歲同聖俞唐氏粵遊

其枝參天其鬚繚空十畝其根騎墻廣七丈有奇坦而坐以為亭級而上以為樓杭而卧以為北牖焚香啜茗百慮枯退悄乎遊廣漠而與大椗伍也杳乎遊于元古而與懷葛泰豆飯也恍乎樹篠交橫鳥跡踏葉落化為萬

蜨而栩栩吾側也不知莊與莊之為我與出所為逍遥秋水而快讀之俛而思仰而噓嗒焉而若有忘又若有得也追其所為遺生死化是非一鼠肝蟲臂嘆然欲笑者與目前之有有無無斜陽淡月者有遇而一以

所為顴耳臭顙肥瘠凹凸者而
委曲筆之明日起視而不自意
其蘇髯也起其曝然而笑者從
壁上出是乎非乎周子曰斯則
髯不欺其筆不欺其影而有
以大服乎影之心是真善畫影
者也是真善詮影者也與土之

著乎烈婦之影同功夫予之詮
南華則何如南華之影則已矣
歲丁丑孟秋既望檇李周拱辰
孟侯氏時摩荔枝捉筆漫題并
書於粤南榕之榕庵

莊文計七篇有眼須善讀莊文者以慧眼對之如以鏡照鏡顧影欣然離騷所云目成是也然欲摸着向非眼孔大難眼乃一篇精神注射所在而精神注射又非去皮見骨去骨見髓無所可用焉所謂目成者何物有困苦二語爲一篇主腦宜然喪其天下之謂也不言而於無可用而能爲無用者又何畢竟究所魂魄盤礴其中而物有可用而用之者何以鏡照鏡不言自喻不言而喻不言之言正須自具慧眼乃可相視而笑不知其

南華條例

雙眼俱盲而有一點燦破大千忽然相遇不知其在半頭也正須自具慧眼乃可相視而笑不則知其遮眼眼乃遮經即臨去秋波乃可千忽然相遇不知其莊文者當作是觀

莊文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若拘牽附會反成鈍置即如逍遙一篇鯤鵬脩名幾千里蓼牛若垂天之雲往往見四子四子畢竟何人此物之不可解者也立而天下之凝神而年穀熟此理之不可解也問辣即前北冥有魚一段詞語重複且文氣似亦可湯省此文之脈絡也不可解者也邵康節稱陸象山天地自相依附語爲

讀友夏云閻莊則可莊亦可莊子爲一篇主腦宜其讀莊文者以慧眼對之如以鏡照鏡顧見邊過似曾親見天穀乎此皆不得已而乃其由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而存之節妄論六合爲吾之外楊朱晦翁言天外須有穀且曰北海只挨着天穀發其端倪向目莊子與其讀莊者以可解之者旨南華而晦翁并以不爲吾儒所說者

諫

聽於其際善讀莊者以不論不議之珠勿思玉藏罄寧斷弗絕也有法焉理乎斷一

南華條例

鋼之石乎紛絲難紐也有法焉理乎斷一悟人獨出手眼開闢頑鈍置之孟侯弗惜一貫成見在胸如剖竹鍔耳應不假刃洗習無擾而亂着亦治煩而理之不可解者若拘牽附會反成鈍置即詳賅處然無線迹可詔生斧痕之病其分疏句字生會有數段玉宗學問者接壇奉爲騷聖是注成癡者應稱莊聖一掌血一痕山鬼撩人一老衲登座一一掬莊一笑吟痛惜一一絕雲也一壇同一書仙之雲上真禪之散聖談義詮玄每踞最上義

天性海。淵微莫測。政如百尺紅珊瑚。非得龍伯國人。操鐵網求之。便不知底裏所在。晉人注莊只將無爲自然無餘至足數語。鋪盡一部全經。吾輕手滑。段段如然。更無別理別思。標新領異。且判句分疏。復多紕繆。鳥以一首自歡。彼固自謂已足矣。而不知其陋也。孟侯先生騎雲捫斗。舌吐萬里。其開扇鑿祕。政如鄧艾裂氈入陰平。奇情險思。皆前賢尋味所不及。而筆成夷坦。一一曲折。一一自灑莽。氣息所向。荊棘皆開。悉支許一流見之。故應斂衽承唾。

南華條例

莊子談道。與竺西談摩訶般若。針鋒相對。今細細案之。逍遙遊即圓通大自在也。齊物論即諸相非相也。養生主即不思善不思惡也。人間世即調御丈夫也。德充符即妙莊嚴也。大宗師即首楞嚴王也。應帝王即大意在喚醒芒即毘盧遮那身攝化三千大千也。而其大意有以也。書是人人抛破生死。與爲一大事因緣。同一顧船。曰不生不死。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隱然一原無生死。無佛無衆生前一句也。朱晦翁謂莊子近禪。楚庚桑則全是禪。譚友夏云。竺教未入中國。已先有此等聰明莊子爲初禪。彼強力男子。呿食此道。慈山大師。亦目莊子爲

自有深見南華底裏。處處。孟侯先生注中時時漏逗。慧眼所見略同。其道然。其言與之然。非故然而然也。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其天機。倪化而爲鵬。機。倪化而爲蝶。與爲栩栩。假化而爲觸髁。與爲攻擊。假化而爲蝶。與爲栩栩。假化而爲鬼語。我識莊現。鬼神出告。覺漆園叟一段精靈。繞吾牀頭屋角而不去。故善過莊者。善注莊者也。夫注莊之副身。不則其不可傳者已逝矣。欲於千年故紙敵而後可以言注之副身也。讀莊者。又注莊之副身。眼光四映。而後可以名理悉

中。呼出其精神。而與之其語。此豈凉德儌識之可乎。刪其物穢。飲其清虛。百慮都消。嗒然喪我。挾一篇莊子內七篇。靜聖動王之道。盡之矣。善畫龍者。鼻尺木具而威神立。藏其餘在雲霧中。可懷也。夫南華之書。如金翅鳥王寶珠。不以人間世之一國易也。晉人以清談換人國。而又欲益清談之唾換南華一書。不重謬哉。王輔嗣之注易。已可知矣。老

生熱談耳。直得出塚相告。而提怪已若此。可唾也。孟侯先生賦遠遊。混迹扶南。食江瑤柱。日飽蕩枝千。時時出南華一編。快讀之。怡然有得。而載之筆以見志。現若干卷。周情孔思。盤然活現。非人間所有。先生之詮莊亦若是已矣。直是一爪甲義。值三神山人物。何啻以一國儅也。具目者。擊塗毒鼓。呼天下士快讀之。

五

南華眞經影史目錄

西吳周拱辰孟侯氏箋注

孫男元銓銘五 雲杼細雯 編次

錢肅潤礎日 江左 張拱乾九臨 顧有孝茂倫 評點 歸安鈕緒生起文 訂正

卷一 逍遙遊

卷二 齊物論

卷三 養生主

卷四 人間世

卷五 德充符

卷六 大宗師

卷七
應帝王
卷八
秋水
卷九
至樂
參評姓氏
徐芳聲徵之　杜濬茶邨　周茂蘭子佩
蔡仲光大敬　何之杰伯輿　宋曹射陵
周茂藻子潔　駱復旦成巷　曹垂燦緑巖
南華眞經影史目錄　二
袁緜介夫　吳綺園次　魏允枏交讓
張錫懌邵軒　錢霍去病　吳懋謙苧菴
黃雲仙裳　許虬竹隱　盛符升珍示
宋實穎既庭　陸元輔翼王　宗元鼎定九
徐乾學健菴　孫一致止澗　姜宸英西溟
陸世楷孝山　姚文燮彥昭　陸彪繡公
高于雲漢思　唐彥暉閬思　趙端又邑
朱奕聲始　趙吉天羽　李漁中渭清
程棟杓石　魏允札州來　仲弘道開一
沈騮紫宿　周在浚雪客　王炳虁聖標
顧樵樵水　葉奕苞九來　朱來蓀綺霞
何昇雍南　張弨逋逸鴻　程世英千一
夏駟宛來　俞瑒犀月　蔡升元徵元
包咸侯廣　宋廣業性存　李思素望
蔡芳醇麟武　莊際盛茂倫　唐獻采心素
陸肖堂邁升　宋李顒武葵　淄鎒雙南
宋淀業義存　吳權超士　王孫蓀友湘
鈕紱生甲先　畢綠前西臨　海鴎閒若
蔣楷荊名　孫珍執升　夏煜宇枚
蔡彬與端　楊南維箕　吳應辰奎臣
王廷珪上明　趙嘉穆書年　朱士玉玉尹
顧世昌咸寧　周珏璧城　李其超次膺
侯定國大年　湯松齡殺眉　鍾梁子久
吳世標赤霞　鈕繇生商伊　鍾瑞愍珍
鄒近魯殷邦　周嵓驗奇　朱敦祚令貽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一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宋展臣校閱

六世孫 踴潛

以清 七世孫

東杰楠 植桂材 楚榮相 翰 重校刊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評三以下無所指而奇人仙天莊居妙郭以鵬之所適以飛全失其赴玅玅想諄云代天向下一番更荒忽作飄便物）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人處世間、如投身羅網、有何快適、必身大絕雲而識。又大於身、然後能扶羅、破網縱橫自在。七竅首逍遙、逍遙首鵬、謂此也。天地間物相爲化、黃魚化鸚石首化鳧、鯊魚化虎魚、化也。松鳧化魚、土雀化鴿、田鴽化

南華真經影史卷一 二

鼠、鳥化鯤、化也、鯤化爲鵬、焉不知前身是鯤焉知後身不得復也。

以三餐千里之適以三月則鵬之意足觀下文鯈鳩之去九萬里以六月息者也。

六月息非只身遊寥廓眼如箕大者空外者乎君且夫獨行不得不求伴侶況鵬之孤褰大翼若垂天之雲是半年程之意惡足以語逍遙欲無入哉。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人處世間、如投身羅網、有何快適、必身大絕雲而識。又大於身、然後能扶羅、破網縱橫自在。七竅首逍遙、逍遙首鵬、謂此也。天地間物相爲化、黃魚化鸚石首化鳧、鯊魚化虎魚、化也。松鳧化魚、土雀化鴿、田鴽化蟲、鼠、鳥化鯤、化也、鯤化爲鵬、焉不知前身是鯤焉知後身不得復也。

以三餐千里之適以三月則鵬之意足觀下文鯈鳩之去九萬里以六月息者也。

六月息非只身遊寥廓眼如箕大者空外者乎君且夫獨行不得不求伴侶況鵬之孤褰大翼若垂天之雲是半年程之意惡足以語逍遙欲無入哉。

鵬亦何心然而能自爲主耳不知前身是鯤焉知後身不得復也。

鵬亦何心然而能自爲主耳不知前身是鯤焉知後身不得已復。

蜩、物小而後有以、勝之、踞物也。與爲能自

謂云莫之天門是逍遙之根源放在天邊風鵬大奇

圖南蜩與鸎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物誘滄者性命全暗欲深者天機淺故超世必離欲而後神固神固而後識尊神固者積之謂也水不積不厚風不積亦不厚風無形也何以積乎夫積風者不於風翰也於一氣未散時積之積之未散天地亦爲風翰所持況區區鵬翼乎或曰風積矣何以云厚曰厚只是瀰漫布濩無空隙處禪者云如風箏內外無非是風所以運得風箏起若風只在風箏裏如何運得風箏起言哉言乎若鵬翼之外風力弱又若風只有九萬里之外鵬翼便飛不去此雖寓語亦至言也六合內外無非是氣氣能包裹天地非天地能包裹世界非世界能包裹學問也若學問小有滲漏儘渠掀騰跳躑終有時敗闕在外豈不人鵬而後乃今將圖南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此種學問知之者希下士聞之必大笑此非量有灘窺知有不及耳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何言焉或曰小鳥各極其飛大年小年各盡其樂已逍遙矣是乎非乎曰此齊物剩語與逍遙何涉若然則是與蘭莠之各茂進鷃鴳與鳳皆無殊大椿與冥英一致南華郭人畫人於冀壤此晉人醉夢之弊譏孰人於同歎鴳啼之弘旨也

觀後意許神人便知積風厚薄消息

晉人謂有小異大其齊一也鵬鯤雖殊逍一也莊老以天家絲肉尚不如約天一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一　四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

此一段偷天下乘龍御氣姑神人作地步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夫不猶鳥有斥鴳也，儒之斥鴳多矣，各懷其是而沾沾喜，即如一鄉一國一官，不免宋榮所笑，乃宋榮之忘是非，忘榮辱，猶不若列子之御風泠然，以有樹不如無樹，有待不如無待，逍遙乎寒暑，即如無己無功無名，有何所待？

訾，有常哉？自乘天御氣者視之，宋榮也，列子也，猶之斥鴳之笑乘天地之正，與天地合德也。御六氣之辨，即盈虛伏匿，遲疾晦蝕之數。

化在手爲錄策，因而乘之，豈更鴳哉？六氣甘石星經云：日月星辰晦明也。

與陰陽合氣也。天地以無極爲馬，以逃蕩爲轡，以造無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心念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心念利害，夫之心念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是非，從口之後橫心之所念，利害夫之心念是非，口不敢言，更無利害，夫之心念是非，口不敢言，更無是非，從口之後橫心之所念，利害

是唐尤自製神位部

直遊乎一氣之初矣、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而日月與我並行、又且惡乎待哉、此三句、暗爲下段神人埋根、與由子不立而難天下乎、下於許由、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是唐逸民自草辭疏書

不知作者之倒食熊根漸入佳境、逍遙遊脈引人勝地、第而進如一鄉一國一身、爲宋列諸人結案、由小之大、由淺之深、榮理次第、不知其所用天下爲、而不爲天下用、惟無所用天下、而不爲天下爲、所以無所不適也、

如陶隱居提玉嘉新松風之夢

南華眞經影史　卷一　八

身故享一羹有太牢之味披一裘有聚狙之聿夫然則身之給於世者固已寡矣而餘之於無用以視唐虞之天下不猶委土哉鷦枝鼠腹固許由治身之師也而郎治天下者之師也故曰代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精神緣人）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敢當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四海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天下一也垂衣治之作用有殊矣而於有待天下均也其神凝即前積風之說也世間功名

筆情思路如登山拾得綫入石難時

能忘忘猶之乎不忘忘也往見神人身心遺矣姑山栽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刑宋曰此說出道可知道是進關捩子非有大本領人豈得同一食息

乃知江湖廣漠只在方寸許

南華眞經影史　卷一　十二

斧何以造以有所可用造之也我無所用安所困苦哉

天下者斤斧之物也天下喪而斤斧之用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得其際之詞也不得其際之詞也

移我情也此喪與讓之失一萬誘都空而況區區尊貴之生之

物乎戴一天子而來歸蹋萬不可爲道而去所謂區區成連者先生之

汝水湯湯俯仰鄒魯人身心遺矣姑山栽

能忘忘猶之乎不忘忘也往見神人身心遺矣姑山栽

如蛟龍一瓠耳樗耳等是大而無用者也不幾以形之大愁其身者哉然而唯所自置也藏江湖而大鯤寬矣藏南冥天池而大鵬寬矣夫南冥天池亦大鵬之一寄耳宜然今夫莽舜者舂天子也吸舂秋之神於一氣渾芒之始不屑爲天子而天下治得秋之神以治天下而天下亦治吸舂秋之神不屑治天下而天下治得秋之神以治天下而天下亦治無乎不治而卒莫窺其治藏之內而無已無功無名一段精光涛冥無餘人知堯許之善用大而不知姑射汾水爲堯許之江湖虞淵洗耳壺丘中人耳夫聖賢之中斤於世亦多矣安得盡飾以江湖廣漠之餘地乎大鵬自此遠矣逍遊亦自此遠矣

又總論

支道林云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譚元春諛之曰標此一言名理盡矣予問之不覺失笑因嘆古來耳治之多聾也若以明至人之心七篇皆然豈得把定一篇乎吾謂莊首逍遙非前爲高腦人作畫稿亦非

催催自寫心胸奇人著書以訓世耳南華老人蓋欲以快活散度盡蟻國中人也今夫逍遙乎天下也又必喪其天下乃可以善其遊者何遊乎困欬天子人間號無若乃鄉國六宇者遊之場也大小修短榮辱非笑者縱橫之遊之態也聚培厚積有待無待者遊之資糧也非識遊之淵也出入我能用一世而世無能用我者遊之變也與遊之遠神也人化而鵬負青天而莫之天閼之但踞鵬化而人陶堯鑄舜騎日月而乘雲龍鵬背負青而視下何啻扶搖九萬哉此時雲龍風飲露抱一吸氣中着衣吃飯人人由都在神人一氣中着衣吃飯人人能爲有用而壺瓶諸無用而神凝矣神凝而天下澹漠而一世之斧斤去一世之斧斤去而一世之斧斤去而天下澹漠矣天下之大者也故曰旁礴萬物以爲一世靳乎亂亂治也言在圃一世而登之於康悅臻斯固逍遙之大者也故曰旁礴萬物以爲一歡喜心國爲一大無憀國夫逍遙豈獨沾沾一人之快適哉又豈獨至人一心之快適哉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秘横人天。魚化而鵬。鵬化而龍矣。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宋展臣參評
男 宋世孫 踴滑
以清 七世孫
東杰 楠楨桂材楚藥相幹
重校刊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于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之刁刁乎調之和之刁刁乎飄者似參參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于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之刁刁乎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于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之刁刁乎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其殺若括以司是非之謀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其老洫其動也熒蛇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陽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也不可使復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熠姚佚啓態

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已

周栗曰從十二情累中採出真宰採竿手也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

周栗曰如漚布前泉層層遞下其君一語神妙之極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

明云皆謂云云

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駟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蘧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四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前寫種種風聲皆是非錯出影子此節畫出是非種種變態恰與風聲相似司是非之謂指出是非源頭不清所以愈起愈亂愈禁愈多而大知小知大言小言總是非國中人綫穿密補銳也謂如訓謂不輕出也謂非於不發若機乘人關捷之心者發其逆以謂之者爲是也有人皆稱其是也立于不敗之地而人不我非也

問我而我不荅所謂皮裏春秋以謂之者爲非亦一是非天下有人皆指其非問我而我不荅所謂矣而莫我不荅所謂矣而莫

莊子言蘧然疲役而不知所歸稍有知解人讀此定當痛哭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以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成心即真君。能治妄者。全然成乎心無完虧之謂也。知代而心自取。所謂使其自己也。成心而是非。心不能取心而取其自取。是非反爲是非。取是也。未成乎心不成而是非豈成哉。何也。以心自取心也。所謂使其自己也。成心而是非。心不能取心而取其自取。是非反爲是非。取是也。未成乎心不成而是非豈成哉。何也。以

則必明而後可。明即所云照之以天。真心爲陽秋之鏡。必識地踞儒墨之是非。化而儒墨之紅。化而儒墨安能治儒墨乎。不能治儒墨者。日月爲之。而天地無能可同而各有其見。自彼言是固是。言非亦非之言。是也。皆因物有無。相彼我。非此彼。忘矣。因彼我。而彼我亦彼我也。天下之言。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我爾皆所以照之中。則彼固彼我。而彼我亦彼我也。天下皆彼相。非是此彼字與喪我我字對。天下皆彼相。非是此彼字與喪我我字對。

周宋曰言非吹有雙意一是無別一天籟

周宋曰振始得其環中以應者即因非因是亦是有窮可知原是自己作主不全隨人起倒也心心自取師

周宋曰彼所以喪我是指然真君說

有一自彼此辯觀則對面不見肝膽楚越明也彼皆成乎是則皆出於辯蛇壁水分魚乎夫彼出於不辯故曰彼是莫得其偶可以為無窮矣

無亦不得有有果且有有乎哉有使若牛與細而跡乎哉不若彼是之是也然非明燭如天使帶一彼來說彼言是使帶不是彼識言是一能是而彼棘參天究屬一馬手牛與細彼天者乎不

如水中月可知不可以言可是可無二是是亦可此耦故曰彼是莫得其偶言可無字來亦因矣捫

唯我而後謂之無耦唯應是非而無窮矣范范世界喪我相言彼彼彼又心

應無休息語曰莽舜之善千載之積毀也使堯桀各自

堯桀之我與其磨鏡而非

載之積毀也使堯桀各自是非而是之我然則盡去其偽墨之我而

亦見於不然是非莫窮而應是非而不若各相譽海也謂之

順世之道莫若因因者與物相循也是非而已存其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不然物固有所可然物不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不然

物固有所可然物不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不然

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其分也成也是然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其分也成也是然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也神明為一也

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

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

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以馬之非喻指馬也可不可以非不可以若可乎可不可以馬非馬可道行之也

物一也馬之非喻指馬也指不可以非不可以若可乎可不可以馬非馬可道行之也

而天成物一也指之非喻指馬也指不可以非不可以若可乎可不可以馬非馬可道行之也

問失所以合之矣語曰水之流也夷險用垢渴順而道一道順其

而靡所競水無已聖人廢為已寓而已故聖人無為已而

天而已矣天者何已也故棄已而已矣不可辨為已是則順也

物為循天無已者何已也是故棄已而已矣不可辨為已是則順也

必審也彼我之不可順然而已矣不可辨為已是則順也

是非之足辨事理之可隨也棄已而已矣不可辨為已是則順也

聖人不由而照之以天可隨也棄已而已矣不可辨為已是則順也

自有然自有可自有不然之應矣今夫橫直之與聲立不可因而付之斯妙環中以應無窮

是也千欲偏爲相息分也乃以成膠漆相附成醜之所與尤色弧觚中

有是也千欲偏爲水等函是非亦加一也達者知其非可通爲一也

冰炭相息分也乃以成膠漆相附成醜之所與尤色弧觚中

故可是也千欲偏爲水等函是非亦加一也達者知其非可通爲一也

曰道通爲一道通爲一者一不可爲一也一不可爲一者一也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兩行者一也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兩行者一也

非馬非指非物為冀梦神為一即倩公孫龍語折衝公孫非支當人所知自北印度如曹人墊空杜撰亦如惠施非

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非馬以明非馬指非指彼此之非馬也又曰天地天地自有前非有非有天地非天地有天地之前非有非有天地非天地天地有天地之前非有非有天地非天地天地有天地之前非有非有天地非天地

景鯉曰、不可與而不可不與也、臣告愼子、愼子曰、三臣之計不同、臣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果惡用之東地復全此一時一時之善用狙公之譎怪道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臣告愼子、愼子曰、不可與而不可不與也、臣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果惡用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如解連環幾於不可而是可端倪矣是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桓諸君皆狙公之善用狙者也諸皆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用之無不一也故曰恢譎諷怪道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不知其同也得非以諸皆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爲一而不應者無乎其不一也耶是亦諸皆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因是兩行而原不岐於兩總期於一濟一說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中以是非爲一說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是非爲一說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之以是非又曰休乎天鈞。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此以是非爲一說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此以是非爲一說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其次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是非也此以是非爲一說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不鼓琴也此以是非爲一說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其子又以文之綸

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可謂不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物而有封而是非猶生也。

物而不用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物而有封而是非猶生也。

物而不用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此全德不用寓庸之旨道妙萬物而無始於無性依物由有

時妄波泡俱息空猶水非氷一彰道風因風起波由波無始於無性依物由有

死道虛空非不動立成非海慤而人道虧而愛成矣無生體泡性風水空起有

時妄波泡俱息空猶水非氷一彰道風因風起波由波無始於無性依物由有

究竟是非不動立成虧惑在果且有乎果是成矣無生體泡性風水空起有

牛跡商量也此無成無虧之理所云未始有物者

是夫善琴者撫琴不彈琴意索已足不知

中即滿指自雪陽春不彈琴意索已足不知

以策枝作眼枝存眼活枝去眼死施何足以知之

梧口強去梧口弱存眼活有成枝去眼死施何足以知之

身嗜之不衰好異其子矣而欲以我好之自是明彼好之自詭其技終倚

非而又自勸以異彼其子矣而欲以我好之自是明彼好之自詭其技終倚

琴者去其鼓琴也師曠之枝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

乃爲言之虧乎究竟是非而未始有封也此以是非爲一說通諸則也而合衆謀之、西索救於秦而王以奇說詭辯濟之東地復全此又一時非同也臣之計不與也、

人之所圖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與滑疑之耀如琉璃點燈光外映而晶色內含依然不用寓之旨故曰此之謂以明爲眞明也

因是之微言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而有未知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也者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之果有謂乎其果孰有謂乎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與一爲二二與三自此以往雖善數者不能得而況其凡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而有未知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也者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之果有謂乎其果孰有謂乎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與一爲二二與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而有未知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也者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之果有謂乎其果孰有謂乎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與一爲二二與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八德俱從自有適有來、封如聚土爲封、如千八百國、名私其區域是也、昧者於坦途內、自築緜眇、八德起而緇眇固矣、然而道不受也、其大通者自若也、六合內、非必如天安在何處之說也、指一物而皆在焉、凡其不可知者皆內也、其可知者皆外也、其不可知者皆外也、其可知者皆內也、物而皆在焉、象形而下形一也、而下者近在目睫之前、上者窅然

譚元春曰、道無封言無常、反爲是而有畛也、細理如絲。

譚又曰、眾之何緣高深必曰聖人無懷反是曲見。

六合內外只在一周子中潤破。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

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八德俱從自有適有來、封如聚土爲封、如千八百國、名私其區域是也、昧者於坦途內、自築緜眇、八德起而緇眇固矣、然而道不受也、其大通者自若也、六合內、非必如天安在何處之說也、指一物而皆在焉、凡其不可知者皆內也、其可知者皆外也、其不可知者皆外也、其可知者皆內也、物而皆在焉、象形而下形一也、而下者近在目睫之前、上者窅然

胡注甚病

洪濛之外、不論不通之以不可知者、所知不論不通之以不可知者、百家衆技以道名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八德俱從自有適有來、封如聚土爲封、如千八百國、名私其區域是也、昧者於坦途內、自築緜眇、八德起而緇眇固矣、然而道不受也、其大通者自若也、六合內、非必如天安在何處之說也、指一物而皆在焉、凡其不可知者皆內也、其可知者皆外也、其不可知者皆外也、其可知者皆內也、物而皆在焉、象形而下形一也、而下者近在目睫之前、上者窅然

讓元春曰郭注每述句讀此意言俱滯

周栄曰華胥奇議後加萬斛珠泉隨地湧出

安于不知乃為眞知乎古往今來無窮同一知也知而不知知之至也知其不知不知之深也知之非知不知之非知也故曰安知之非不知之非知也故曰安知三是一然而知之非不知之非不知之深也知之非知

也、說、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幾、世、間、一、切、事、務、利、害、無、謂、有、謂、等、
可、謂、道、妙、矣、而、不、知、言、妙、之、未、妙、也、
乾、非、眞、淨、故、長、梧、譏、其、太、蚤、計、旁、日、
地、合、德、也、量、消、潛、劉、疑、網、也、隸、相、尊、
愚、芚、與、之、爲、嬰、兒、也、參、萬、歲、而、一、成、
利、害、生、死、紛、採、莫、紀、同、歸、一、致、也、然、
氣、聚、散、爾、生、未、嘗、生、死、未、嘗、死、悅、生、
達、人、等、死、於、南、面、王、樂、有、以、哉、惡、知、
之、蘄、生、乎、至、于、悔、而、已、晚、矣、古、今、來、
生、乎、死、惡、則、純、忘、月、何、塵、是、
雄、者、死、生、萬、我、挾、則、垢、旦、
事、不、直、生、歲、相、宇、有、捐、暮、
業、悔、是、死、中、也、宙、垢、除、過、
到、其、芒、死、是、聖、與、可、之、
頭、始、人、一、非、人、天、除、淨、也、

熱腸痛惡之欲

夢、醒、麗、姬、之、泣、幾、成、江、河、誰、是、發、麗、
然、并、悔、亦、非、了、義、蓋、眛、生、醒、死、生、不、
死、不、如、無、死、以、酒、此、生、在、猶、可、覓、生、不、
無、死、以、酒、此、生、在、猶、可、覓、遠、如、姬、壹、
一、死、無、餘、死、方、名、大、覺、者、乎、夢、之、死、之、
自、以、爲、覺、亦、非、覺、予、謂、汝、夢、亦、夢、占、一、醉、悔、
餘、覺、猶、之、一、死、無、餘、死、方、名、大、覺、卽、夢、日、生、者、
唯、大、聖、能、之、萬、世、之、後、猶、旦、暮、遇、非、乎、醉、乎、
人、胸、中、明、有、一、無、姓、眞、人、鎭、日、相、守、非、也、慧、無、覺、有、死、雖、
悟、則、遇、之、旦、暮、只、在、彈、指、頃、剖、決、忽、令、迷、眞、梏、非、夢、大、中、之、死、之、
一、則、俟、巖、大、占、一、夢、日、生、者、
生、俟、河、所、覺、占、一、醉、悔、
瞌、之、之、稱、一、夢、日、生、者、
睡、萬、清、乾、覺、非、也、醉、乎、
中、古、也、慧、無、覺、有、死、雖、

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一山也。一成純、一谷也。
故曰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猶一也。一谷猶一山也。
日一日猶一息。所謂成純者、猶乎萬歲猶一念也。萬物一
之紛紜、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猶一也。一谷猶一山也。
純之醞釀、葛與歲同乎。雖揉而不知一酒石者若也。均一
自醞釀也。正字、與聖人所謂糟者自糟酒者自酒石者自石玉
者自純也。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猶一也。一谷猶一山也。
主僕二字、等。與遯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猶一也。一谷猶一山也。
君、勞逸正字、等。與遯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猶一也。一谷猶一山也。
皁人而不知一君、勞逸二字、等。與遯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猶一也。一谷猶一山也。
亦呼覺為不正字、等。與遯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猶一也。一谷猶一山也。
夢。知我猶遯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歲猶一也。一谷猶一山也。
彼此果乎夢君、夢境也。愚芚、聖人之無夢者而後可故曰而待彼
是非乎、人果牧乎、覺者呼之未必即者以我與若此四種人總不脫是非乎
相笑未已乎、覺者覺、窃窃然夜夢為鼠者、其養誰勝誰負必有以正之而後我勝
長夜不呼愚為夢中夢愚已覺、窃窃然夜夢為鼠者、其養誰勝誰負必有以正之而後我勝
醒夢中譬愚已覺、窃窃然夜夢為鼠者、其養誰勝誰負必有以正之而後我勝

神矣妙矣郭注失之遠甚○既無覺於知何以知其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然之異乎不然

始悟堤下諸儒皆是中道聖學可為悲哉

則衆同夢人皆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物物而不物則胡可勝言物物者與物無際出入無窮世人焉得而悶之

物之為物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萬物皆然是以不可不兩行也

都是影事

漆園寓夢錯認趙州橋過今日猶醒

影與影有何別耶衆狙皆賦芧何喜何怒

讀此注經慣

覺醒以覺又待誰醒夢覺雙離又何待與銷無待起而行卷二

和以天倪因待其之誰曼衍夢覺一也安知生死之非惑

士之年能歲月不勞一切生死及非待忘

而始以藏享有忙欲據梧其實之曼衍以窮年

忘義頓忘者忘之極也

無我同之以無竟以之境而年言辨者忘其

同無忘遯與獨堅歲稼曼行一也

無我同之以無竟以之境而年言辨者忘其

同無忘遯與獨堅歲稼曼行一也

義忘而士和以天倪因待其之誰曼衍夢覺一也安知生死之非惑

頓忘年始之能歲月享忙據梧其實之曼衍以窮年

義忘而士和以天倪因待其之誰曼衍夢覺一也安知生死之非惑

頓忘年始之能歲月享忙據梧其實之曼衍以窮年

南華眞經影史　卷二　叁

西天外道 故人有神 我之說能破 世尊之云如火 自能燒物 非假手人 故知舍物 無我齊物 所以整齊 比肩真人 與人間 如是

之謂真齊物也。

齊物一篇、非齊物之下皆已也。已也。止天下之大。下之兩敗。俱存。而術已。齊。我。

又總論

儒者已之存。者已者已也。亦不成。兩敗。已之存。之之也。

我之分已於儒所存。畺也。已敗。下物

天不用寓庸皆是謂畺也。已敗。下物

物因之存存之之也。

也。彼已古而術已。齊。我。

由而於之我也。以我。見。也。

是有。畺。已之喪。見。也。

觀我存於已。我。一。夫

之、不辨古。亦。者。已。見

萬自土存與。棄。天。已

千有之今俱。已。下。於

生篇已之存。而。之。世

死、中於已故存。已。謂

萬照辨於夫。天。虧。之

千之士。今。喪。下。而。我。

可以而存我。之。我。天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二 三七

付我於天下而天下皆我。嗒然喪我。嗒然見我矣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宋展臣校閱

六世孫 蹟潛
以清 七世孫
東杰楠 桂楨 楚材 重校
梁相幹 刊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齊桓問管仲富有涯乎仲曰水之涯其無水者也富之涯其富已足者也富安有足時若知足富已足矣夫貪富難足況貪知乎故夫知者身之壽也生無知長不惟營生前也并身後而營之物莫不貴是不知貴之適以賤也爲善二句非僅僅上不敢爲君子之德下不敢爲非僻之行而已兩無近煞有機權在昔有女初嫁母教之曰慎莫爲善女曰不爲善可爲惡乎曰善且不爲況惡乎大抵善惡中間名利知巧都無用處若能因物付物因任天理之動依然未發之中即所云緣督爲經者是督即中脉也凡人作用不外善惡兩途以善勸善不妨爲善用惡止惡不妨爲惡無近名即爲善之中無近刑即爲惡之中離善惡無善惡三句合看幾見作用之妙如是即修短難必哉而神之不朽也可以補小年況德全者算永乎故眞士以之奉其生孝子并以奉其親緣督句即修鍊馭氣之方奇經八脉中脉爲督太玄經有督卦以督爲黃中之宮人身背有督脉乃尾閭通氣於泥丸者莊未及談吐納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南華真經影史卷之三 二

爐火之事勿泥也

庖丁書有言世人以智能苦其生者多矣人之生百歲耳而百患憂煎以此言之彭祖之壽也而我必計往採來以苦其生不亦殆乎故夫知者身之壽也生無知長不惟營生前也并身後而營之物莫不貴是不知貴之適以賤也爲善二句非僅僅上不敢爲君子之德下不敢爲非僻之行而已兩無近煞有機權在昔有女初嫁母教之曰慎莫爲善女曰不爲善可爲惡乎曰善且不爲況惡乎大抵善惡中間名利知巧

之有葬操倣善而適得不善名之謀天下也三才皆有刑亲天地之常者鬼神殺之中陰陽之患者疾病殺之犯人道之忌者國典殺之然古來英雄儻有為法受惡處或犯大不韙以救天下或蒙垢辱以全一國一家或佯狂自放以全一身法之所繩心之所慊忽萬卽三才其君之何自天地同過者可不責也故曰無近刑則物之失又曰與天地同德則與物之善不入天堂不入地獄大旨相似如是則世出世間不可無君子時中之妙用耳故曰繇督以為經善

御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窾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解牛全作道理會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遊刃必有大郤批大

語云御車不若車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攻富牛不任車受功非其有在也

族有餘即衆節之間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南華眞經影史　卷三

族有餘即衆節之間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理有蚊勢以視餘有族即衆節之間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刀縱道刀追力爲之餘地之衆節之間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還橫之蚊之不止地之衆節之間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無淋用我故以收而地節之間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刀滴而不曰巧視我而之間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矣與不貧動全也不我間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直謀倦刀刀是行敢不難爲有以敢爲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是之牛刀甚一爲以敢爲有以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不致死不微片遲有以者有不以我之刀乎

以善於貧謀精欽餘有不以我之刀乎

我刀有我然神遲之餘敢以我之刀乎

養而道我已迎不地之以我之刀乎

生藏之與解迹敢乎地易我之刀乎

也我技刀不而遠刀自心我之刀乎

而還而不知以也怵予處我之刀乎

以無無貧其免其爲刀之我之刀乎

生我憾牛爲起動戒予牛我之刀乎

養牛真刀我鵠刀小我予我之刀乎

生還有樂蚊落也心庖我之刀乎

養無神爲牛之不也有以我之刀乎

公與是知其天也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

南華眞經影史　卷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是知其天也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

身藏庖退天丁之於道已將有之鄉而迟一着子用於不用巧成名遂

然志際天地之間執得之故曰善用依之而然藏末鼓非藏刀時氣象不惟人牛悟也

有操刀有者有經爲有之聖人爲之乎有在以建其空有文有武有萬物有生

殺刀有者有經爲有之聖人爲之乎有在以建其空有文有武有萬物有生

亦人牛刀之間執得之故曰善用依之而然藏末鼓非藏刀時氣象不惟人牛悟

人牛刀之間執得之故曰善用依之而然藏末鼓非藏刀時氣象不惟人牛悟

幾作善用依之而然藏末鼓非藏刀時氣象不惟人牛悟

失善用依之而然藏末鼓非藏刀時氣象不惟人牛悟

乎善用依之而然藏末鼓非藏刀時氣象不惟人牛悟

無何已將有之鄉而迟一着子用於不用巧成名遂

道已將有之鄉而迟一着子用於不用巧成名遂

退天丁之於道已將有之鄉而迟一着子用於不用巧成名遂

身藏庖退天丁之於道已將有之鄉而迟一着子用於不用巧成名遂

然志際天地之間執得之故曰善用依之而然藏末鼓非藏刀時氣象不惟人牛悟

亦

生者曰欲將生者送往泉路伯昏瞀人曰吾何以語汝死且饑鬼方將與汝爭食於溷潔汝形骸而飄汝知謹鑿

豈乎知善之爲善勿善也何也雖不能安其雖之天也故善養生者善養其生而可以王乎舊以雖資奘爲神王烏禁閉變態則大苦矣神何以王乎

此篇三段三喻解牛是養生之喻澤雉是惡介之喻火傳是生死之喻將澤雉另看非是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則弔焉若此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爲薪而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爲薪而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入

之之年養親爲大刀之閒恢恢遊刃之刱。以善惡順逆爲試刀
之鋒。以無厚有閒窾爲發刀之刱。以天理卻窾爲發刀之
年。養親爲大刀之用。恢恢遊刃之刱。以善惡順逆爲試刀
而而逆用用之陰而陽而樂。刃爲奏刀之。地。以保身試刀
之密用之生而陰而陽不入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用之生而陰而陽不入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而地用之人而生陰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者吉。用之人而生陰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生乎。者地。用之人而生陰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拉庖乎。予吉。用之人而生陰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庖丁。予有逢之人而生陰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丁。商量讀之人而生陰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商量讀之人而生陰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量動莊者而人。縱。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動刀詩昌。人。縱。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刀詩云。可。縱。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詩法。云。可。縱。用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法。動人以。橫。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動刀世。以。橫。之順而縣。解。以盡刀之
刀甚一。才。而死。陽而樂。刃爲奏刀之。地。以保身試刀
甚一。才。而死。陽而樂。刃爲奏刀之。地。以保身試刀
一。才。而死。陽而樂。刃爲奏刀之。地。以保身試刀
才。而死。陽而樂。刃爲奏刀之。地。以保身試刀
而。披。死。陽不入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披。死。陽不入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死。陽不入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陽不入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不入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入。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奏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刀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之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帝之縣。解。以盡刀之
之縣。解。以盡刀之
縣。解。以盡刀之
解。以盡刀之
以盡刀之
盡刀之
刀之

庖丁與虞虢屠兒。一齊放下。屠刀立地證聖。讀此者、庖丁、其人何不生死一、道理一貫也哉。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宋展臣校閱

人間世

六世孫 踴潛 七世孫 東杰 校刊
以清 楨材 惠
楚材 桂楫
楚相 棠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之、

南華眞經影史 卷四 一

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而

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之氣名聞不爭之地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之氣名聞不爭之地也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也者相刃也。且德也者成也。而成之者德也。成和之修者德之脩也。脩也者進也。進而不已則虛。虛者心齋也。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也者相刃也。且德也者成也。而成之者德也。成和之修者德之脩也。脩也者進也。進而不已則虛。虛者心齋也。

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南華眞經影史 卷四 二

若乎。雖然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而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擠之、是好名者也。好名者、兵革不止、其求實無已。是攻

擠之是好名者也好名者兵革不止其求實無已是攻

虛厲身爲刑戮、其用者莽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者莽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

丘、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丘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亦、妙、偃拑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以下偃拑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有以異。若唯無詔、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有以異若唯無詔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周宋曰龍比干名然紂若何嘗好名以不欲聞成君殺諫臣獨享其名而忠名卻像好名一般病人廣

周宋曰讀人間世危謀蓄源如行核道莊

老聃卻多少心慮形○荀○子○蔗○以○谷○量○史○記牛馬以少叮嚀言人只以無心無爲四字了之何異說夢

譚元春曰未達人無不自相入廣中法先以

譚元春曰未達人無不自相入廣中法先以

水投水正此意

周宋曰師心孔微於天人古劃不出个心字總不離乎心之一字然得心字之義是心齋也

通段逶迤一氣暢快如一水瀉地橫側回旋物賦形之妙

爲徒、其言雖教、而之謎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
雖直不爲病是而之不謂之謀與古爲徒若是則可吾有仲尼曰然
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吾有仲尼曰然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謀也雖固亦無妨雖然可止乎是耳惡者
國有諍臣社稷之臣也雖固亦無妨雖然可止乎是耳惡者
必先審諸己而後責人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吾有仲尼曰然
暴人之過惡以交利之、鬼神之害知之、陰陽之序、物之理、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大以、神、知之、陰、陽、也、交、利、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害知之、陰、陽、也、交、利、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之、鬼、神、之、陰、陽、也、交、利、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暴、人、之、過、惡、以、交、利、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必、先、審、諸、己、而、後、責、人、之、過、惡、以、交、利、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國、有、諍、臣、社、稷、猶、師、心、者、謀、人、之、過、惡、以、交、利、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可、以、及、化、猶、師、心、者、謀、人、之、過、惡、以、交、利、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謀、人、之、過、惡、以、交、利、排、擯、臣、辨、人、而、後、言、可、存於內多欲而寡

南華真經影史 卷四

爲厚德而果於自信也。
而不敢與爭諫於未人信
其聽之、敢與爭諫於未人信
左傳云、之、未達人諫於未人信
皆以小制其大在焰以取字而先名
不樂聞也佩直強乘以諫在之形甚先名
所以不樂聞也佩直強乘以諫在之形甚先名
也以不樂聞也佩直強乘以諫在之形甚先名
使希言之無罪得乎即曰欲君親賢遠不加之嫉妒而惰者
人所惜之亦不同吾此名耳善除奸邪者陰而矯爲不肖之
之狃而使者之不吾忌惡用身爲之邪的而矯爲不肖之
使希言之無罪得乎即曰欲君親賢遠不加之嫉妒而惰者
人所惜之亦不同吾此名耳善除奸邪者陰而矯爲不肖之
之狃而使者之不吾忌惡用身爲之邪的而矯爲不肖之

人也哉未獲嚮離之祉先中小人
實武者可鑒也且轉圜之主古今人之
負英明而好以雄辨屈折羣下臣亦有
極一時乘人劉捷之狀是時人臣因言以
自端巧飾以求必勝其臣因言以
而誠臣益慨激烈以求必勝
言也靜臣益慨激烈以求必勝
干剖心雅凌煩碎紛不可止故必勝
美於細細參剝畢竟夫人孰不
君而醜之不名心所使不
愛而下要其能其曰其以臣不
百姓忠身益君罪不
心者而多因言也出乎口得
以歸至龍逢言君於
成過於逢言君於
身于身捐念怒慧
後已之脰益諫諫
名讓不比生臣君

入。諫者至此、幾于無術矣、顏又請一。
上北三種道此、幾爲言一曰與天爲一。徒一。
我有不回之德、君亦自有覺悟之者也。內直外曲、成而
天心之諫、自一良。我君者天之子也、而
拳拳唲唲、不復而已。德。理爲君。
不嫌而已。頗。規爲重、臧君亦諫、人君之
古。也、臧、於是稽往鑑與古頗已。德。理爲君爲言無術矣顏又請一。內直外曲、成而
純。有。諫、術、稽往鑑與古頗已。德。理爲君爲言、無術矣顏又請一。內直外曲、成而
君。心。術、稽往鑑與古頗已。德。理爲君爲言、無術矣顏又請一。內直外曲、成而
於。師。子、往鑑與古頗已。德。理爲君爲言、無術矣顏又請一。內直外曲、成而
古。天。古、鑑與古頗已。德。理爲君爲言、無術矣顏又請一。內直外曲、成而
是。是。者、以古頗已。德。理爲君爲言、無術矣顏又請一。內直外曲、成而
心。心。也。規爲重、臧君亦諫、人君之、無術矣顏又請一。內直外曲、成而
非。非。然。焉。徒、唯諫之術、自有覺悟天爲一。徒一。內直外曲、成而
古。天。諫、述雖之術、自有覺悟天爲一。徒一。內直外曲、成而
夫、有。術之有與于、有覺悟之爲一。徒一。內直外曲、成而
我、心。太者藥何、天者悟之爲一。徒一。內直外曲、成而
求、師。多、無言。不者也。之良。徒一。內直外曲、成而
能、人。終。罪。而敢也。之良。徒一。內直外曲、成而
與、是。覺而稱自一良。徒一。內直外曲、成而
天、心。未聞說異、曰我君者天之子也、而
與、非。安、之無臧、與與君者天之子也、而
人、人。以者微諫、人君天之子也、而
與、有。猶足勿術、爲各之子也、而
古、心。師以信於徒、安子也、而
化。師。心戒。也。人曲于也、而

人因時因
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也、乃所最恢
念好名則必爭名則必抑人之
忌又必爲主人之所最恢
中。忌。又只自。必爲主人之所最恢
且。則。晶。夕。可。諸。可。劾。主。劾。而。人。而。不。竹。需。之。賾。漸。雄。時。露。而。而。造。驗。德。他。與。忌。人
語。曰、崩。諸。可。諸。可。劾。主。劾。而。人。而。不。竹。需。之。賾。漸。雄。時。露。而。而。造。驗。德。他。與。忌。人
也。昔、文、崩。諸。可。諸。可。劾。主。劾。而。人。而。不。竹。需。之。賾。漸。雄。時。露。而。而。造。驗。德。他。與。忌。人
醫、悟、坐、臥、音、聲、告、藥、故、能、以、慈、衰、寥、病、疾、

證之以古也以軒岐和鵲確然成見在胸而投之無病可治之心忘我一心而設方鵲確然成見在胸而投之無病可治之心忘我一心而設方鵲確然成見在胸而投之無病可治之心忘我一心而設方

室寂之通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弟子門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心於子門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必知音於子門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飛不知音於子門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心齋不知音於子門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以來心齋不知音於子門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乘不齋不知音於子門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物應一以之雖氣於子門明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游如一段翼非遠合亢固秋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心俗明知彼在氣倉自毫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解連不心入於子有洞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分上以以荒神能杪見意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得開顏知知之合觀喜此是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已說回知之外近於聽吉祥非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以觀將虛非自在無耳祥非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後之室生知目聽其目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中二衛生知而睫有目嚮彼時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顏則夫白而已之介曰者者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閻可子此已此內然我未虛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傅知告中此即來之合易室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太蔩以消即氣于色體知生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子公事息氣聽我有於耳白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告使君也聽之者唯心又也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以齊之之說我然合老晏有有知之合觀吉祥非
就告法

天也照物形者鏡也天之道以清
存存天清鏡明由是一止衆止非
或曰心知且外矣何以又云狗耳非即杪吉祥非
用形學問即是不以耳聽而以氣聽之非即杪吉祥非
圓通阿律它半頭天眼彷彿似之非即杪吉祥非
鑿竅爲生白之光以天地爲虛室以一腔爲生虛室白非即杪吉祥非
光內視也御簞瓢可以見尼山之以四方爲生白室以非即杪吉祥非
山可以見吳門之白馬天地人卓爾以鼻受氣以非即杪吉祥非
況區區君臣事使之際乎由是人古之卓爾以鼻受氣以非即杪吉祥非
不炫凶器而德吉祥不揚采色而我與今皆兩遐暵也登泰以鼻受氣以非即杪吉祥非
色而我與今皆兩遐暵也登泰以鼻受氣以非即杪吉祥非
吉祥無於氣中吐納之以鼻受氣以非即杪吉祥非
祥無事不得多而已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凡事未可諸梁也甚重齊
不諜而言言祥皆心學中餘事矣
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
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
也執飴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
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
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身何暇王於悅生而惡死、吳盡除殊生死中人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衰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傳兩喜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亂

事君親以身。未能事君親以道。總於生死上起見也。人道之患、陰陽之患、寧有既乎。總是悅生惡死一念、未能徹底透脫而生死之關則又機發于言爲最毒。念、戰國之君、一喜立談取相、一怒伏尸流血、傳言實難、行事亦不易、傳其濫、傳其亂、而行事又刻薄、慘酷、莫我以獸死之音、應我以不訂之心、殆哉圾乎。不測而無餘地、以自子孰知所終、其爲後悔可勝嘆哉。由斯以觀、事心之道、亟矣。孝者愛親之物、殆愛親之事矣。忠者善事君之物、殆事君之事矣。可知忠孝之物、非貴有貴于忠孝者而安之若命、命即中也。安忠孝而物乃貴也。

乘物以游心而安之若命、命即中也。安忠孝而物乃貴也。

忘乎物、無心即所以養中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安之若命、而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于古聖賢事心學問、

命之曰、正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于古聖賢事心學問、靜氣細商、心齋思尺

顏回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

是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

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爲無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町畦

口而外決於宰人則失心而外決于庸君與王人則失口讚揚聲名妖孽祇見其敗也已何也我爲師傅則君德之成否實係重矣猶之王人之使之攻玉不能汰其瑕而益之疵矣爲貴國工乎與之不出者以嬰兒之攻玉而期達之無咩爲無虐就矣和矣而疵而後已德性才猷漸沈不露畜道匪測也況衛太子特年少聰察以操臣下猶之馴虎而一如其生天也去其害此之妙用正和以夫不以人所謂主而潤之以無怒無特我之螳臂而一如其死乃今得之爲乎大用使子也而有不出者以期達之以無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中道折天自枝泄耶石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用之道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使子也而有不出者以嬰兒邪亦幾死矣散木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其相物且得而有此大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其相物且得而有此大也

南華眞經影史　卷四　十六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養虎一如其愛馬有師傅以達之其怒而不入不出總是託與臣君不知其所爲趣取與知取與衆已異者用之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用之道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使子也而有不出者以嬰兒之攻玉不能汰其瑕而益之疵矣爲貴國工乎與之不出者以嬰兒之攻玉而期達之無咩爲無虐就矣和矣而疵而後已德性才猷漸沈不露畜道匪測也況衛太子特年少聰察以操臣下猶之馴虎而一如其生天也去其害此之妙用正和以夫不以人所謂主而潤之以無怒無特我之螳臂而一如其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使子也而有不出者以期達之以無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中道折天自枝泄耶石

自者以為社有餘矣今夫人無自全之勢託於衆所棄而不材者既為衆所棄而不材之本也以至於

周宗曰不材之木三段作一段讀只第一段波瀾異可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唅之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天下非真有才者不能為不才神人以此不材寄託於神人嘆嗚無盡之意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賤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柟傍者斬之故求終其天年而中道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大祥也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唅之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周宗曰不材之木三段作一段讀只第一段波瀾異可

支離不解祠祭也取解散不祥之義神人所為大祥其細枝則可以為曲而不可以為棺槨唅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三日而醒不喪其德以養生教有懷玉而不德以生者難乎食自況與天鬻支離疏頤為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支離其德蓋有德而借其天年三鍾有餘以養其身終其則其間口於頂之會與之義神人所為大祥其支離疏頤為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支離其德蓋有德而借其天年三鍾有餘以養其身終其則其間口於頂之會與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支離不解祠祭也取解散不祥之義神人所為大祥其支離疏頤為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支離其德蓋有德而借其天年三鍾有餘以養其身終其則其間口於頂之會與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支離疏者不受功上則支離治癰於腐以不祥祥迎福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支離其德以養其病擯者貧於以鬲高祥養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支離其足以養其德蓋有德而借其天受上鼓有發會與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悼其為儀也拔為懷玉借其則其間口於頂之會與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唾餘以養也拔為懷玉借其則其間口於頂之會與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形者不受功上則支離治癰於腐以不祥祥迎福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支離疏者不受功上則支離治癰於腐以不祥祥迎福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支離疏頤為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支離其德蓋有德而借其天年三鍾有餘以養其身終其則其間口於頂之會與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支離疏頤為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支離其德蓋有德而借其天年三鍾有餘以養其身終其則其間口於頂之會與之義神人所為大祥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生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為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生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為用也

重也、迷陽、刺草也、世路崎嶇、投足即碍、猶然莫若輕蹈風翮於枳棘蓬蒿之間、逍遙是出世間事、人間世、是入世間、出世間事、逍遙、歸結、支離、散木、入世出世間事、總歸於無用、支離其德、德衰之桂漆不若為不材之斧斤無用者全生之虛無之真、為物所以善用才也、無用之用、忠正善于用忠、不則為之禍可勝道乎、無用之用、忠孝之禍可勝道乎、無用之用、忠孝之禍可勝道乎、無用之用、忠孝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棠展臣參訂

六世孫 揚 以漸
七世孫 潛 清
東柔侗植甘生植侗柔植絳 重校刊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一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不為所變、即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所喪、視其所喪、

一遺生死議論較夫子新奇可喜、故從遊最多、生死亦大矣、不為所變、即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俱遺落、盖生死自大駘之於生死無大小也、其心不與之俱遺落、盖生死自大駘之於生死無大小也、其力有以勝之也、此心不與之俱遺落、盖生死自大駘之於生死無大小也、其力有以勝之也、人力雖大不能自舉其身、惟內力者、遺身而身舉矣、天地覆墜、直不足驚、是何神力、無能勝之、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正樂為曰、生者假借也、與假之而生、旬同言人一受成形、未始不假、假生死之物、然物有去來、所以命物、本物皆一、視所一而不見所喪、一者何哩、雨氣簡語曰、萬庖人治蟹、遺足几上、蟹已美而足猶動、然則生死往

來。一氣也。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死生。然則亡者。王駘自死。王駘自生。往來一氣。又何得其常心。言駘之心與常人一耳。物何爲最之。最尊也。言何爲從遊者。尊崇之若此之多。不知平常心是道。而物欲紛之。猶之止水。爲萬物之鏡。而塵垢攝之。止水即列子所備九淵。非澄之能清。非搅之能濁。衆生亦如是。要知止水自止。止之情不動。爲塵水腐水。非止矣。無止無水之意。水無求生。以正生。生生非正。正亦此也。

勇猛精悍。據一死以要之。如大將雄入九軍。渾身是膽。始得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故曰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也。撰日登假。言真能其此。雖入九軍。神力於生死。豈不當千哉。流俗人實天登。遁也。列子曰。夫王駘人哉。能以爲登假。爲登假。即升遐本此。擇日者得道之人。去來預知時日也。何有只物爲事。爲事耳。學者讀此。須其勇猛心鞭入。庶不至趑趄老婆心也。

申屠嘉、亡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爲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爲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未定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屠嘉曰。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自知已過之人也。不狀其過不當亡。不知已過之人也。

知不可於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惡吉道凶。理之凡也。然有其理。不必。實其事。夫牛貧。

有罪焉爾。不自狀其過以不當存、存有宜存、存不悔過而倖存。自以爲我罪伊何焉爾。怨天者多。自反者少。四句皆是不安命之詞。存與亡、是有命焉。可執分而求哉。夫言命則莫非命。有道者之有存。而無亡。猶之善射者之有中。而無失也。中之與不中。非射之罪也。是亦中之命乎。昇代聖賢之命。受罪聖賢。亦宜引罪。而不免於刑。豈是創插句法。篇中如此甚多。即與自狀其過句法同。自狀其過。業已有過矣。何以不當亡。又莊

云。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若泥之遊乎敎中。昇之敎中。何以遊。暍者之冬。何以反乎。淮南述之云。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假冷風於秋。便爾洞然明白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子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恢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生死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叔山無趾、放蕩禮法者。不能藏身之固。而輕以身爲世揹。故不免傷足。昔子春傷足。三月不下堂。倘有憂色。爲其父母之遺體也。無趾尊足。豈真以毀傷親體。爲可不可。而不見所一而不一。而不足也。故曰猶

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寄國焉、寡人傳國焉、悶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而

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則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則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則

人賤。眞玉者不餙也。有入世之才。有出世之才。有非出。非入。嬉遊一世之才。所謂波流梯靡而未始出其宗。任死生存亡。窮達富貴。一切變幻。命曰行於不得已。而日冥其迹。始之因。遊於未始有始。而攝物於和。攝於春。攝春於時。攝時於心。心者。超乎時而生時。時。者也。心無接物之勞。而物自食其和。吉之氣。非具絕世識力。與學問者能乎。所謂其聖人之才。而又具聖人之道者也。故曰是謂才全。水停之盛。如十年九潦。弗加溢。八年七旱。弗加損。是之謂盛。是之謂平。於一汀一壑求之。便驟盈驟涸。失其平矣。是則水者魚之命也。德者人之命也。易。其有魚。無水而逆。溢之水。無以育魚。其有人。無德。而淺。露之德。無以育物。藏德。於漠。而皋。物託命焉。故曰德不形。形而才。乃全。爾生時。水停。雖雨。喻。然水在時中者。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後水。不腐。春不生。於時。而後水。不受。氣。於春。時而不能離。水。物自不能離。春也。與。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渺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大。

人誰無情。情之所不能忘者。好惡。則好惡無定。情。那夫人美色也。尹婕好。惡。耳。然美惡無定形。故也。而齊宣特愛。然則好惡果特美惡哉。遙怕。癡。無胵大瘦。千古奇醜。而視其胵。肩。腫。美。忘其醜。特其天爾。醜。忘其德。好惡。以天不以人。幾於自然矣。故曰此謂誠忘。誠忘者。妙乎無情。無情所以。獨成其天。也。人之大。患以吾有身。有身。固有知。有約。也。要約而薰。也。千呴而愚。也。販而妙。身之大者也。聖人一切忘之而妙。於天。樞。其中也。背累。汰其穢。漏。何不吸其天而吐其人。乎。不謀惡。用知。四。語。大是格言。人生只現在一日。日。乃前所思。又安能必後日。乃今。所思。予。多機多害。所謂折。固也。容然勿而。謀。惡。用知。文不勦。慎。用王勦。主。完。聖人游世。與之為嬰兒。嬰兒。商矣。冰。炭相。非。弗之機。忘矣。原無有。相息。麼。涂。相賊。貴也。而璞不。

也。爲其有之而固乎喪者失也。失性而後道。失道而後德。德者恩澤之滋。達者鄰爲。個世之物耳。至人穆度。海天空闊。失得何恤焉。泣聖何慮。陰行善。個商約法三章。個秦是欺德也。聖人勿屑之矣。貨有三賈。吾道亦然。稗史說鈴。雜見機間。柴柵其中。以爲信。貨下賈也。藥言萬行。大醇小疵。疲精貿販。以爲奇。貨中賈也。填興索丘。五經干八百國史。孫王祖帝。簡其精。良以爲神。貨上賈也。聖心空然無物。一貨不存於三賈。何居焉。而若商販之爲也。故曰不貨。貨惡用商。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無情也。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堅白鳴。

周栖曰悠然還德之思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施益。欲有其身於天下也。歟。然。食名之思焉。不知有真身。有真身者。精神之謂也。幻身百歲耳。真身與地天相畢。如是以生之。如是以死之。如是以堅白論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是以完之可爾。而欲益生以求之。不亦悲乎。益生則必狗情。狗情則必逐物。匪第五欲撓撓已也。益以技藝。益以懸河之口。益以五車之學問。益以機智。益以投巧。益以聲名之光耀。騰淳殘殫性命。倡爲涉說高論以餘智。而已矣。人勿屑之矣。貨有三賈。吾道亦然。稗史說鈴。雜見機間。柴柵其中。以爲信。貨下賈也。藥言萬行。大醇小疵。疲精貿販。以爲奇。貨中賈也。填興索丘。五經干八百國史。孫王祖帝。簡其精。良以爲神。貨上賈也。聖心空然無物。一貨不存於三賈。何居焉。而若商販之爲也。故曰不貨。貨惡用商。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無情也。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堅白鳴。

南華真經影史　卷五　十三

此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三人兀者也。哀駘它。惡駭形才全而德形。賦形駭。天下者也。支離無脈。甕盎大癭。挐腫頤。天下者也。支離無脈。甕盎大癭。挐腫頤。皆爲天所藥。顧諸人亦若自放其形而取其精。於也。倚。者駘才全而德形。賦形駭

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知與不知相與藏故孰謂之不離堅白域於石惡乎離堅白故離也離堅也堅白也故離也離也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解云以目視石手拊石知堅不知堅藏於目目不見石不見石不知堅不離堅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相與離也因是解云以手拊石知堅藏於手手不見堅不知堅藏於石石不見堅不離堅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離乎堅離乎堅離乎堅

以爲忘駭者莊不猶買櫝而還其珠也耶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崇展臣參評
六世孫 駿潛
以清七世孫
東杰 檍桂 楩 蓮菜 相幹
重校刊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謀事。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非所以愛之也。天時非賢也、不爲愛人、故非所以愛之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只就生死道理上說起、不論知與不知也。舊認絕智去識、將王倪四問四不知、影子解非也、有有真知已全吸下女偶子祀子桑戶孟孫才意而後子子輿從生死中打出乃全竟扼要在此。人身一任陰陽搏捖、誰免生死、然有生以天者、有生以人者、知天之所爲者、胸有造化而與天同體、故曰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所知養所不知、貪窮利害、禍福壽夭有數存焉、不可以知知者也。養者、還之以不知、一任自然而已、以此終其天年而無斧斤中天之患已。落第二義矣、是人而生者也、雖然之兩者、均能玅乎無待乎哉、有人可知、固違乎天、有天可知、亦未純乎

天也、天之非人、人之非天、又惡乎定之、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人非人也、真知非知也、古之真人兩段、慨論真人之品之養、而真知在其中、如是而於天之生、人之生頓徹矣、如是而生何足悅、死何足惡、非生不足悅、不知悅也、非死不足惡、不知惡也、往來始終、偶然而忘、即念是道、亦即念是天、而不以人助天、人亦是天矣、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此也、如是則生非虛生、死非其死、全是自作主宰、豈不逍遙大宅、孤不偕諸人、皆是亡身不真者、役人役、適人適、而不自適其適、有生亦能不悅、有死亦能不惡、然於去來之際、

憑人主張、則未能翛然、則便非真知、則是以人助天、其天年而中道天何怪焉、道在稊稗、寓味之士不距也、均之無卵、故不自予雄也、賢士雖而不雄、與雄而不雄、安所繫之也、過而勿悔、信心賢士、而行即頹不名、至而費已實多、非愚士也、日月得道以存、羣無疾也、當而不自得、當乎道矣、而行即頹不名、至而費已實多、非愚士也、日月得道以存、羣登高不慄、心與空俱也、入水不濡、將水洗空、空不壞也、入火不熱、將火燒空、空不壞也、

能登假於道也、登假即登遐、言識見高高無極而與道冥也、其息深深、息者滅息、又生息也、妄從息滅、真從息生、胚胎者元氣之自起胎息之謂也、屈者屈於說、從息生胚胎者元氣之自起胎息之謂也、屈者屈於說、服者服其義、我有義而彼義更勝、不得不服矣、強詞何益焉、物從無始來、來始有始、從何立命、何可忘也、物歸同盡、任運自然、可爾一切熊經鳥申、房中爐火藥物戀生之魅、故勿求也、天之生我也、并以其貴於生者付我矣、貸兒而獲寶珠、何勿喜焉、復天如是以命之、而我如是以全之、寶珠無恙也、何不復焉、樂通物則為物役矣、何以聖也、照照之恩非仁也、人心有時生、時於心也、不探時、于心而、探時、於天養心者淺矣、故曰非賢、即下文以智為時也、利兮害伏、害兮利伏、止見一邊是忘半矣、非君子也、已以沽名、名至而費已實多、非愚士也、日月得道以存、羣存亦一不真、真亦一不真矣、不翅為陰陽役、而且為人役、辱何如之、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

莊者須看其導眼所在

乎。督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形爲體者。
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
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徒。其一也。一也。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役人之役。役適人之適。其爲勞生亦甚矣。其狀義而不
朋十一句。專狀自適其適。從容自得處。非漫言也。以
刑爲體。非刑罰之刑。乃金刑水囚之刑。西方嚴肅氣

也。語曰。人無春氣。無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無以
肅物而立嚴。骨氣脆弱便爲物情糾縛矣。綽乎其殺。以
言物物對之以殺機。所謂殺生者不死也。以禮爲翼。
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天下不敢先而敢後。謙之所爲
百谷王也。以知爲時。決幾於我而造化生心。所謂後
天奉若。先天弗違也。以德爲循。循者足緣也。緣如
循不見其行而行至矣。所謂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而
人以爲惟勤乃行也。方且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嗒然
身世兩忘。又何有好不好哉。好之也一。無好也。弗好
之也一。無惡也。其一也一。無不一也。其不一也一。無

乎不一而并無一也。天爲徒者。人勝。人爲徒者。人勝
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便屬相勝。天與人兩忘。而
兩不相勝。超天人之外而獨觀乎無始。豈非騎日月。而
挈宇宙。主張浩劫。而遊乎無竟之至人哉。
好義多情而不朋。落穆自遠。不混光塵也。中心儁者。
易屈服以承唾。不足而不承。虛其心。實其腹也。飢而
不堅。圭角稜然。而圓用之也。虛而不華。孕冲虛而守
其朴。披葛懷玉也。郹郹若喜。郹郹火焰色。所謂顏如
渥丹。常自開顏也。崔乎不得已。無心應物。而物自爲
應。若有物崔之者。然。洽乎進我色。寧靜而神王。向榮

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
舉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
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爲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
命天與情。只是一物。人一
生於山而命懸於厨。是之
謂受於成物。萬化恒大有
其形。之化所而物之豈矣
去死所而未之豈然者、
來衆不未之豈然者、
誨已得始大猶然而乃
天。立遯有情有所夜所以善
反所而極也所遯牛有形、其
覆謂皆也特遯若有善
始鹿存。其犯若有

終之不定有數存焉。是之謂
變萬化不自主而惟所推移。謂天。
之情非物之自爲情也。之固於不
我而簡其親者謂之不孝。之得已
孰其尊者謂之不忠。夫忠孝立乎。物中。
則哉然則善吾生善吾死所以善事父。善事君。道之極
夫魚窮而洵沫不若兩忘於江湖非桀而堯不如
相忘乎道術。魚陸者窮通之。喻
也。慰藉於自窮自通。何如并脩短而忘之。何
脩自短。何如并脩短而忘之。何也。
藏乞人於侯王。貴

賤猶存。藏
子人。於存。藏
而於乞。藏
短人。而子。
齊而窮。于
矣窮。于然通。彭。祖。
則齊。祖。壽。天。
藏矣。壽。天。未。
生藏。天。未。化。
於彭。未。化。藏。
生祖。化。藏。侯。
祖於。藏。侯。王。
於藏。侯。王。
侯。王。
王。

酸棗蓋今為伯奚矢韓氏是常住其心起煩惱不離煩惱而入涅槃

萬生而不能生此無生有死故雖千死萬死而不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強梁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謂元氣曰吾天二字妙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了生死超三界之聖人其疇能之

萬物所係係言係命也今夫百穀草木之精皆託體於星星固百穀草木之亦然其一化者何也語曰物不窮於精少所係命多也其萬物之所以不窮於精多所係命少也

非也無論聖賢仙靈有眼日月星斗山川皆有眼在若無眼日星山海一時變爲劫灰何得清寧至今哉

（元雅曰海儒便謂有聖人之道何用才為難子專揣此一端周室曰知大宗師非獨以道隆只才隆也仲尼曰才難亦自才難之意乎子祀七人政須於才處求）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之緩見伎倆之卓越也）

（即三才之精吸注而有生者也與氣絕之屍所此不雕可思其殺生手段）

殺生者生生者不死不生

（即生死二字將此泡幻生死任人世自將自迎自成自毀而實何將何迎何成何毀與造物波流梯靡而始出其宗故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諸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托鉢歌姬院或非之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即攖寧攖之而彌以成也昔有借後成之意與鑾漢須於利欲得失場中戰勝一番方證大休歇田地得道之後任他塵楔漫天總是臣心如水非聖人之道神乃聖人之才大也總山天養英卓脩鍊功深所以證聖否則欲借門外之寶爲己有得乎耳未聞通聞無是處聞諸副墨不即以聞劃聞也前曰不可見自眼自見此曰不可聞以聞誘聞）

學道須才孕天地剛秀之氣而獨備其厚所謂獅見聖地氣已食牛才大如海而水中之物大小畢浮是也故聖人之道必得聖人之才而後可外天下者道

（學道有此才而有此氣不即此氣結之等即此才與氣結之等）

匝死則死耳而無安命靜聽之心猶乎悍也悍於父母謂逆子悍於天地謂災人不祥之人與不祥之金等丁金之犯金好醜鈍銛惟所遇之人之犯人貧窮壽夭惟所置之必爲鎖銷是悍金也人耳人耳是悍人也欲久視於世而敢盜造物之權以自子君子以爲行鎖銷之心灸成然寐遽然覺驚醒一覺破終身之夢一燈秡千年之暗寧待晷刻哉貪生畏死英靈子亦是芒人生寄死歸頑鐵漠漠然則四子之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亦居覺位然則四子之莫逆與造物莫逆故善也耶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禮者儒哀樂之末也有方內之哀樂有方外之哀樂方內者以引年可樂送死爲哀方外者以人間可哀反眞爲樂然則撫膺哭泣則賠唁耳方內之喪禮也鼓琴編曲臨尸而歌方外之喪禮也達觀者以死爲決疣潰癰是死可賀不可弔也夫哀至則哭樂至則歌笑有常哉禮非強人之物亦貴得其意而已故曰是惡知禮意必如子貢言竇竇然爲俗禮以拘觀美毋爲返眞者鄙乎夫不敢以久客勞之不敢以多物之過我壽辱之不敢以附贅縣疣者久困苦之造也有禮矣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聽其近吾死而不敢

悼我之遇造物也。有禮矣。顏色不變以安已。神編曲心即是禮意編曲能鼓琴以娛彼靈亡。友之遇我與我之遇亡友也。有禮矣。梁梁知三人之心也子敬子敬人琴已亡將毋琴張諸人笑笑

交有禮以相成。忘而化於道。死者與存者依然莫逆之心也。夫穿池給養何如相忘於江湖。無事生定不若相忘於道術。方內之與方外。猶不遠哉。故夫人之君子。達觀者所取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盡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竊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夢者乎、覺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古往今來、皆情之使也。然情有造人之時。人無住情。

則誣也。且吾親已脩然爲歸人以順大。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陵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唯。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頪宛啼呼不令母之安歸親之生我之可親也。造適也。傷親之不復夢見也。造適親者、以生爲夢。死爲覺。人之我順大。大塊也。已憒也。大父母。而必知吾親之不欲其不而性子

知有物人指我爲吾姑相與吾之所試親子祀四人友善、修焉稱病、子桑戶三人友於、朋友有、莫密於、朋友有、相與吾之所謂善喪也。猶之悲母死而不感不哀、萍、病、子桑散之、桑戶哭莫、親人友於、走性於

者真耶。妄耶。今以夢中之吾。次而自認爲真指夢中魚鳥而以爲真。吾次者、真魚者、言出之鳥自、物物者、真魚真鳥不化自、物物者、言出之鳥自、物物者、真魚真鳥不化自、物物者、言出之鳥自、物物者、真魚真鳥不化自、物物

心、去其情死、尻、輪、神、馬、以、相、徉、冥、天、一、又、何、必、過、蕉、
、、、、園、訪、夢、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
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
恣睢轉徙之途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
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
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
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
曰、可、猶未也、他日復見、曰、何謂也、曰、同坐忘、顏回曰、
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
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墮體黜聰、離形去知、尚未是坐忘妙境、形木心灰、究
竟也、昔有僧問安心法者、曰、覓心了不可得、與汝安心
竟、夫覓仁義是非、不可得、與汝息黥補劓竟矣、即能
自得師竟矣、意而子得師、王周穆王之世猶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
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墮體黜聰、離形去知、尚未是坐忘妙境、形木心灰、
聖人所爲美其脩而猶嗛也與、
成疑坐、必至同於大通、萬形吾形、萬
知我與天地萬物各同此坐、各不起於坐、吾聰
見而不用見所謂坐忘也、同則無好、化則無
衆歌而我無愛物之情、振於日新而我
萬忽雖轉徙之途矣、奈服仁義而言是非者之黥劓
我也、然則欲息黥去仁義而可矣、欲補劓去是非而
可矣、雖然、猶未也、有心去黥而黥相不滅、有心補劓
而劓迹宛然、無仁義可去、無是非可刪、又何黥劓之
傷乎、整萬物而非義、無義也、澤萬世而非仁、無仁也、
長上古而非老、雕衆形而非巧、無老無巧、卽無是非、

問梁曰命真命外索損不間御於損不得處恍然過之又曰到底琴聲如泣如

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者命也夫。就人歌哭中、提命字喚人、其旨淡以長、其聲哀以促、是令無言自省父母天地都在生死一氣中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即是命。非有一命在而爲我之爲我求之也。況歷劫則天地壞大限則親壞是則天地父母亦各不能自主而雖其私貧我豈不繆哉。況其在生死之際也。此命天地父母俱屈其中始之終之而實無終始所謂頭脊與尻之代爲首尾命詎有首尾乎。前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此曰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善知天人者善知命者也。探人事之故分

（朱墨旁批：明家曰此命字只在夜眠聽趣自衣吃飯中者與醒口排健士不能屈伸是數就理都是鴉真宰不與事此命故在有命無命之外非七自往可也）

能了知、殺生者不死、生何以殺乎。聖人之才殺之也。語有之、譬如利刀若以割泥終不成就以聖人之才了決生死自然一刀兩段篇中三日七日九日因緣時節還須次第鋸到繩斷大宗師消息遽然遇之矣。至此便知世間一切貧窮壽夭生老病死如夢如幻而即夢幻都成實相直是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前一句稱之爲真爲卓爾即所云大宗師耶此中何處著一命字書命以自誘耳覺子與諸人臨尸歌哭亦爲多事遊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又何必向輪廻磨中覓坐位哉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向子桑戶觸髏眼

裏拾取眼光相視而笑也悠然天地之前矣俗儒將此命字深說淺說都是都不是求其爲之者而不得、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自哭自歌自疑自詰問之父母而不得問之天地而不得問之。有命也如鳥遊於空而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以答我者。似若有意也者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命之。理斯全所云大宗師者何師命而已矣。師命故在安

又總論

生死事大、莊老七篇中、處處言之、頻絮重複、幾成戲論、此篇獨拈出不生不死一種道理、非另具眼、不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男 衆展臣參評

六世孫 頌以 潛清 七世孫 鈐相 榮芳材桂楨楠杰東
重校刊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出于非人離鬼道入人道矣然而入道筮轉旳入于非人始合乎天即立不測而遊無有之境也

想至人心境便是帝王玄治

古聖人爲不亂人光景可

周家曰就魚鳥寫出衰世民情危懼苦辛

治亦有鬼道人道天道焉。人哉。詭之而非人則鬼矣。化之而非人則天矣。故治夫治天下者、豈非以人治人哉。

一也而有出于非人者。有入於非人者。出於非人者。入於非人者。古今之所謂遊於逍遙恣睢轉徙之途也。若夫藏仁以要人、上日以仁義爲美而要之爲利。持、餌、釣、魚。而忘之。所謂遊於逍遙恣睢轉徙之途也。若夫藏仁以要人、上日以仁義爲美而要之爲利。持、餌、釣、魚。而忘之。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一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之治也與。

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敦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進。以無名人之可忘也。此莊老所謂嘯心於虞泰而復之非牛而失其牛。馬之非馬而失其馬。并無牛馬之

一以已爲牛。一以已爲馬。

想至人心境便是帝王玄治

爲非人也

鳥獸不亂人光景可

觀後遺子貴世民情

危懼苦辛

治也。入於非人、并古治而忘之。所謂遊於逍遙恣睢轉徙之途也。若夫藏仁以要人、上日以仁義爲美而要之爲利。持、餌、釣、魚。而忘之。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二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

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敦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進。以無名人之可忘也。此莊老所謂嘯心於虞泰而復之非牛而失其牛。馬之非馬而失其馬。并無牛馬之

式也以已出經式義度人有治之心矣以我治天下而天下愈以不治故曰欺德夫鑿弓而射多繳之鳥鑿穴而求多斃機之獸況鑿弓以逢蒙而鑿穴以五丁無有幸不幸者與然則治天下者其於爲逢蒙五丁也多矣出經式義以爲標而使物自正確乎能其事天下莫不中毒焉外乎正而行乎無事使鳥亂上而獸亂下而亦愛百姓乎二也已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順物自然順物之私也去私焉乃私矣天下自治寧待我而治乎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狙之便執敺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鶩疾強梁英雄不撓也物徹疏明不倦好古無已也進明王於聖人不如其已以胥易技係勞形怵心焉鶩然如此而非賤聖人也雖其不能忘聖人之所治也

狗之飛天下而究也形與神俱變虎豹之猛其狀貙也其便而以百姓爲之猶豹之文來田獵狙之便而以百姓爲之役以聖人自苦也貧聰明之質服稽古之

何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物也功蓋不自己化貸民弗恃蕩然無名而喜滿大宅處其爲聖人之已與聖人之民所有之山木篇曰獘狐文豹棲於山林雖辟之患皮爲之災也刻形去皮洗心而遊無人之野又曰無形倨無端居以爲君返君自此遠矣然則誰送聖人者乎送君者車送君者自此遠矣天下自此遠矣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以歸入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壺子曰、吾與子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相汝、簪而誇以道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見吾鄉乎、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正女必着地始萌、萌乎不震不正、女必巧、非道也、超生死、遊變化、能與物化、而無攻與接、攻與接、因以是終、

權衡在手不取於二宗非古非今而自我爲權矣末始出吾
宗即大宗師之取於一宗非有非生非死出吾
善不善非有非生非死出吾
爲吾出亦非權非有非生非死出吾
故曰未始出非有非生非死出吾
是此謂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非此謂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參差風人之幾不倒置不是卽此是卽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隨起之間不倒置不是卽此是卽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非人之幾不倒置不是卽此是卽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七三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用之
遊無朕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胖無藏故無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
思慮是非已滅真知已失其誰爲其誰爲誰是相於人
真知已失其誰爲其誰爲誰是相於人
已滅已失其誰爲其誰爲誰是相於人
誰是相於人
南

以勝物而不傷物可勝鏡而不治不能傷固不能自爲可
勝物可勝鏡而不治不能傷固不能自爲可
善進乎道鏡而不治不能傷固不能自爲可
宗即大宗師之取於一宗非古非今而自我爲權矣末始出吾
善不善非宗師之取於一宗非古非今而自我爲權矣末始出吾
爲吾出亦非權非有非生非死出吾
故曰未始出非有非生非死出吾
是此謂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非此謂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參差風人之幾不倒置不是卽此是卽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隨起之間不倒置不是卽此是卽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非人之幾不倒置不是卽此是卽未始出吾宗也宗而待此時欲於吾宗外覓宗一

南華真經影史 卷七 九

忽之日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之欲界天下故善
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
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
將前兩非人乎無非人乎無非人乎無非人乎無
下者無非人乎無非人乎無非人乎無非人乎無
德也與之爲善無受無獄無公此獨無與爲友無有
德也與之爲善無受無獄無公此獨無與爲友無有
德也與之爲善無受無獄無公此獨無與爲友無有

寂中。令人神遊無盡。今夫逍遙者。不與天下也。齊物者。只不齊齊天下也。養生主者。愛以其身爲天下也。人間世者。順而與天下委蛇也。德充符者。去一切知巧。棄工商與天下遊漠也。大宗師者。先天地立根而藏天下於天下也。繕入鏡。靜聖動王。了無剩義。全身已。故曰。亦虛而已。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鏡者。虛而應物者也。鏡無應之心。物之而心至。人之用心若鏡。鏡者。虛而應物者也。無應無藏。天下之物。自取照。乃爲善用。光帝王無應。天下之物。自取治。乃爲善用。簡朴。疏一。掌天下之物。自取醒。不必

南華眞經影史 卷七 九

向盤古氏以前。孔矣。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氏注

宋屬臣參評

男 六世孫 蹈潛
以清 七世孫
東杰梼楨桂材楚榮相翰 重校刊

秋水附

南華眞經影史 卷八 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觀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而可以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人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帝王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向之自多於水乎

南華眞經影史 卷八 二

天下者大小之積也古之爲天下多矣今之爲天下多矣禹之時十年九潦水之大者莫若海然而非以尾閭泄之大旱故運而不積而非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人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帝王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向之自多於水乎

道不可以毫末爲至足也而適馬尊大之道入則可窮歸於道則不知終始之不可定其爲足

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諂。佞。

世之所分。細緻不足以爲序。知是非之不

可爲分。細緻不足以爲倪。戮恥不足異。

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自細視大者不盡。宇之外。尚有者不計。

數。亦不明。莫細於蚊虻之目。大視亦

行。亦何有精。精藏之可期。而況大視

仁。無仁。何藏之於蚊虻之目。大視亦

也。藏之可期。而況大視乎。

利愛之人。期也。而況大視乎。

爲害。也。而有自大視大。亦不盡。

物。人。不有虫大大。而馬。營巢者盡。

其之。期精。營巢者盡。無巢者不盡。

氣始。精。蟻。於蚊虻。自於海。而六

始也。蟻。蚊虻。自細。而六

以不。無。巢。於不莫大。

取以。精。於蚊。明。大。

之害。蟻。蚊。睫。自。於。

不人。矣。睫。自細。海。

爲之。夫生細。而六。

利道。人子視。細。

矣。愛之無。細。

河。

功。天之。相。大。

觀。地則賤。小。

之。之萬以北。

因爲物俗海。

其物莫觀若物。

所來不之。曰之。

有也。大。貴。以外。

而知因賤。道若大。

有毫其不。觀物不。

之末所在。之之可。

則之小已。物內。

萬爲而以。無惡。

物即小善。貴至。

莫山之。觀。賤。而。

不也。則之。以。倪。

有。則萬因物貴。

因差物其觀賤。

其數莫所之。惡。

所觀不大自。至。

無矣。小。而貴。而。

而以。知大而。倪。

伯曰。至。若精無。形之外。至大。

已。故。約。分之。細。之。修。短。者。之。至。也。有。已。故。洪。細。有。分。

而。影。也。修。短。者。亡。影。之。也。有。已。故。洪。細。有。分。無。

聲。聲。無。已。

之。之。已。

洪。分。矣。無。

細。也。無。分。可。

亡。去。分。鯨。

矣。末。之。

故。之。

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禮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定曰門字疑衍）物無貴賤道無貴賤貴賤也（定曰貴賤二字疑衍）堂上玉粪土絲紵苫蒯物無貴賤也自貴而相賤居美而嫉醜於人者恆物之大情也（定曰情字疑衍）道在稊米道在屎溺物無貴賤也（定曰賤字疑衍）自貴而相賤居美而嫉醜於人者恆物之大情也（定曰情字疑衍）道在稊米道在屎溺物無貴賤也（定曰賤字疑衍）自貴而相賤居美而嫉醜於人者恆物之大情也（定曰情字疑衍）以差觀之（定曰觀字疑衍）因其所有而有之萬物莫不有也（定曰有字疑衍）以功觀之因其所無而無之萬物莫不無也（定曰無字疑衍）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定曰然字疑衍）堯舜之所以治天下也（定曰治字疑衍）以此（定曰此字疑衍）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定曰何為乎何不為乎四字疑衍）固將自化（定曰化字疑衍）

南華真經影史　卷八　八

何為乎何不為乎（定曰何為乎何不為乎四字疑衍）固將自化（定曰化字疑衍）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趣舍（定曰趣舍二字疑衍）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大於天地之無窮而不可為也（定曰為字疑衍）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小於秋毫之無垠而不可為也（定曰為字疑衍）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然於堯桀之自是而相非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非於堯桀之相非（定曰非字疑衍）因其所是而是之則萬物莫是於堯桀之自是而相是（定曰是字疑衍）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非於堯桀之相非（定曰非字疑衍）

帝王殊禮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定曰門字疑衍）物無貴賤道無貴賤貴賤也（定曰貴賤二字疑衍）堂上玉粪土絲紵苫蒯物無貴賤也（定曰賤字疑衍）自貴而相賤居美而嫉醜於人者恆物之大情也（定曰情字疑衍）道在稊米道在屎溺物無貴賤也（定曰賤字疑衍）自貴而相賤居美而嫉醜於人者恆物之大情也（定曰情字疑衍）以差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萬物莫不有也（定曰有字疑衍）以功觀之因其所無而無之萬物莫不無也（定曰無字疑衍）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定曰然字疑衍）堯舜之所以治天下也（定曰治字疑衍）以此（定曰此字疑衍）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定曰何為乎何不為乎四字疑衍）固將自化（定曰化字疑衍）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趣舍（定曰趣舍二字疑衍）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大於天地之無窮而不可為也（定曰為字疑衍）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小於秋毫之無垠而不可為也（定曰為字疑衍）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然於堯桀之自是而相是（定曰是字疑衍）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非於堯桀之相非（定曰非字疑衍）

在四方中我忘則天地在我中矣其孰承翼無所黜恩也死天地生天地不齊也承翼者何短長之有物有死何生何壞何虧何遷而不一其位於中馬今日而數前日如數中馬形而之虛消來往不可特以成物自受恩也其成也毀也其毀也復通爲一

非陰陽之運之趣之盜虛今日無執悍而氣而方來者謂而止之時今盜虛也日無執悍而氣而方來者謂而止之時今盜虛也日無執悍而氣而方來者謂而止之時今盜虛也

壞已於物而已不得全物壞物亦物於已得已而道壞物已而道亦於已全畸重軒櫫而壞於物而已不於物與物不得已而全畸重軒櫫而壞於物而已不於物與物不得已而全畸重軒櫫而壞於物而已不於物與物不得已而

幽思無端

焉。兩夫天機之妙也。而豈以形哉。飲食焉。寢息焉。觀聽持行焉。而固已妙也。夫天機之妙。變蛙皆形也。蛇以無足行。妙乎形矣。猶乎形也。風無形矣。物皆能勝之。而不可勝。也。小不勝爲大勝。以天機之妙。而不勝之。猶乎天機之妙焉。風憐曰。憐心惡知心不。憐無心也。風憐曰。憐心惡知心不。

周案曰前海若七段如漁陽摻撾段落始末以逢同意難終之使人斷續無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夫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之有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暴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周案曰夫子以彈琴寄笑焉人嫁笑焉於陽虎更妙

諏元春曰古人雖不

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蠅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彼且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不聞邯鄲之學步於趙乎。未得國能。又失其故。

周案曰莊子之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辨。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東海之鱉乎。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蠅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彼且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不聞邯鄲之學步於趙乎。未得國能。又失其

周案曰非分明只是著不得天地等語然矣

周案曰前序或在書末或在文中如天下篇是著不序也此等段落皆是著不序也其中奇奇幻幻時露時藏思之又思看之又看

周案曰夫子以彈琴寄笑焉人嫁笑焉於陽虎更妙

諏元春曰古人雖不

喻也斯通故行矣直前利而歸耳
對賤有時○大小無窮○隨地作海
孔栖井鼃○海龍問途○腐鼠嚇鵷
諫宋物亦隨地作天機想

周宋曰前三段發於一段結然而笑矣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周宋曰前三段發於一段結然而笑矣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不知魚樂之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之不知魚樂之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子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明月蘆花恍然象外自得妙悟者自得之

此段妙在處處無魚而處處有魚非魚意滿者魚非魚者魚意滿也語最合山林人情一樂也我非子固不知子之不知魚之樂全其為魚也子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是已知之而濠上也一樂也始則子非我

使、謂重、入、仍頻、移、須海、然、問、之、自、遠莊、周、老、子詮秋水竟、或請下一轉語、周子自得莊老與然曰、末後一句不敢領去也、

古檇李周拱辰孟氏注
男 棨展臣參評

六世孫 以湖 以清 七世孫 東吉南抗材桂材楚棠相幹 重校刊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一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耳不得音聲、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甘味、形不得美服、好色耳不得音聲、若逸、服好色天下之所樂、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耳不得音聲、若逸、服好色天下之所樂、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甘味、形不得美服、好色耳不得音聲、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甘味、形不得美服、好色耳不得音聲、貧賤夭惡也、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樂、所樂者、以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務求多得之、所下者、以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之所非、所非者、以其不得已、而皆以己為無為有哉、吾以觀之、夫俗之所為、與其所樂、所樂吾之所謂樂也、果不樂耶、今俗之人、皆勉勉從事、不亦大惑乎、予以無為誠樂、故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二

為哉、

而無有哉、是雙、非、亦、是、雙、喚、人、莫貴於身、而活人為下、莫貴於活身而活人為下、然而於心樂而形不活而之、非也、吾以為非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之所非、所非者、以其不得已、而皆以己為無為有哉、吾以觀之、夫俗之所為、與其所樂、所樂吾之所謂樂也、果不樂耶、今俗之人、皆勉勉從事、不亦大惑乎、予以無為誠樂、故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

人、彼固甘之、不知所云活人者、據他忠烈一念言之、耳之真能聽人之善、身之不活而人之善不滅亡、是乎非乎、龍逢死而夏桀不活、文王死而紂辛不活、皆是也人能以黃金鑄名不能以黃金鑄身、人已交喪不留恨至今、然無如證證不得已者何、證證執念不化也、當貴壽考、并集一身、白幸為天之仙人、而亦知天之、匪我甚者、乃其昔我、甚乎然則合無為果無樂矣、而俗以為大善、如之何、蟪蛄之轉丸也、誠樂之也、使易糞丸而倒以藍合則大善矣、奪名利心而進以性命之說、豈有不樂矣無為無營即是樂、樂莫樂乎不生舉為失、樂孰得孰失、誰是誰非、無為而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無事生定、豈不超然善決哉、故曰、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幾存者活我之身也、而不特活我之身也、并與其人而活之、蓋我不爭名以權其諸彼之忘我、後我不宰靈諫臣以怙惡而罔亦借以少延故也、可不尚無為之業、天地萬物、職職而尚物、以無為活矣、人身一小天地、天地萬物、永活矣以

此言至樂、何如哉、何如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人之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意也、巨室者何、莊子之達言、亦大言、出不樂矣無為無營即是樂、樂焉不樂矣、樂孰得孰失、誰是誰非、無為而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無事生定、豈不超然善決哉、故曰、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幾存者活我之身也、而不特活我之身也、并與其人而活之、蓋我不爭名以權其諸彼之忘我、後我不宰靈諫臣以怙惡而罔亦借以少延故也、可不尚無為之業、天地萬物、職職而尚物、以無為活矣、人身一小天地、天地萬物、永活矣以

朋友相聚久、臨別、人為滿泣、子高但抗手、孔子步、送之生日、卽可以風雨行於天地之間不亦適乎且未始我之身也、并與其人而活之、蓋我不爭名以權其諸彼之忘我、後我不宰靈諫臣以怙惡而罔亦借以少延故也、可不尚無為之業、天地萬物、職職而尚物、以無為活矣、人身一小天地、天地萬物、永活矣以

朋友相聚久、臨別、人為滿泣、子高但抗手、孔子步、送之生日、卽可以風雨行於天地之間不亦適乎且未始我之身也、并與其人而活之、蓋我不爭名以權其諸彼之忘我、後我不宰靈諫臣以怙惡而罔亦借以少延故也、可不尚無為之業、天地萬物、職職而尚物、以無為活矣、人身一小天地、天地萬物、永活矣以

朋友相聚久、臨別、人為滿泣、子高但抗手、孔子步、送之生日、卽可以風雨行於天地之間不亦適乎且未始我之身也、并與其人而活之、蓋我不爭名以權其諸彼之忘我、後我不宰靈諫臣以怙惡而罔亦借以少延故也、可不尚無為之業、天地萬物、職職而尚物、以無為活矣、人身一小天地、天地萬物、永活矣以

大哭之重壁而冊痛氏者謂之痴騃絡帳而望孤瑀者謂之惡焉

支離叔與滑介叔為友俄而滑介叔左肘生瘤俄而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支離叔又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滑介叔化及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支離叔與滑介叔之謂之痴騃絡帳而望孤瑀者謂之惡焉

髏而臥、泄亦一觸髏、而大子貪生失理、而貪長、為此乎、譚次夏云、首一問甚深、貪亦利欲之生貪失理、而貪長、為此乎、譚次夏云、首一問甚深、貪亦利欲之生貪也、語云、泰山之下多白骨。言尊仙之多誤人之生、譚次則弔夫國之君矣。次則弔人之又次則弔饑魂與髮骨齒劍之臣矣。次則弔數者、從然以天地為春秋、從然悉肆生人之臣矣之多誤人也。之大開悟為春以天地為春秋之自得之貌、累南面王樂、總之以無累、再、借死後一段戀生怖死、為極心勝樂事也、為秋之無累、萬年直到底則此樂亦千萬年受用一也、為秋之無累、到底之間使無秋無天地之間使無言可命無秋無天地也。

葬斯死之鬼髏曰抹便、鬼則長、則千華言有曰、壽者南歷長入於千鬼貞、知為不亦面入於千機、太萬年亦可乎、鬼堅欲王機、太萬年幽為曰、死昔人樂則古年都茨不乎非人姑遲有不之鬼知曰仁代倩歪此壞、物齊也為倩分髑拗不則、狗者正得死髑髏灰均是、吾頂如不為髏自有之歷、曾門人死神之魅此四春、作一死正白痛語單時夏、廣針不如曰耳以除乎便、無是知人其釋魅不歷短、鬼則死方子典糖陽出于、論人後生見云人之機谷、非為之方於人之萬則刻、真宇事死途身不物迅歷、無宙快耳追難免乎如秋、鬼之哉鬼問得髑其電冬、

南華真經影史 卷九 八

也。言生假鬼亦假也。故知大力泡。影。駐。大。年。之。是。而。金。的。鑄。柯。國。裏。登。仙。資。真。化。蝶。必。謂。魂。魄。真。間。促。而。泉。府。長。爸。是。形。骸。散。假。何。之。以。鬼。鵠。王。遊。等。殊。中。人。生。公。虎。聊聚右說法、有鬼人去、鬼吟曰、做鬼曾經百秋、鬼仍恐了頭也無聽、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正無欲、公、教、我、為、人、去、只恐為人、第、猿入布袋、首、尾、撞、淨、木人仍不了秋、鬼居塵出塵、則南面王樂、有形欣戀、冥適生不了死、人木人仍不了秋、鬼亦鬼仍恐了頭也無聽、能分復頭也鵠聽、丁可沉正無欲生、說也苦以欲生公、吾若趣一樂公曰、將沾耳受也無人無愁不為、起沾苟人無愁不為、闕厭其身如生為、髏棄能

以生為憂、以死為樂、合通篇看、纔見主腦、其曰生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又看、纔見主腦、其曰萬物出於機、皆死入於機、乃又曰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人物皆腦、其曰生息於機、皆死

譚云與前背胡子爲人之所爲者無異老練語

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惑則死且次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也、宜此以鳥乃陸處之、深林遊之、壇陸之言浮之江湖、食之鰌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入、人之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人之與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古善諫君者、內度諸己而後入、不能入而後出、不能出而後能之、必量而後言、不能言而後免、強諫爭名之也、我能之而人不能之、我不能也、我能之而人不敢任也、其所受而與之爲福、然爲之、則事君益、諫爭名之也、不然、而妄爲之、則危身之道、有幸乎然則事君者必顧其前後、而計其利害、內不得於己、外不得於人、能不能、敢不敢、以進之而不知無鏡于之心也、無鏡于之心而以進之、不知無鏡于之心、則疑人之疑乎、夫人則活身止於無過之實、抑且不足貴活人而苟免於死之名、而兩俱敗壞、欲其何爲乎、

譚云萬物只數小物說起此幾件又從得水則爲一種眞是不知其何想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我知而未嘗死、未嘗生、子欲何索哉、百歲髑髏曰、吾嘗死、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子欲反吾生乎、吾將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反子父母、鄉黨知識、子欲之乎、列子深矉蹙頞曰、吾將南遊吳王、北major齊王、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反子父母、鄉黨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靜存悠長之義、夏小正曰、夏多寒、詩云、三十載、不覩羅衣、夏香。多寒、皆是也、歌爲生人之樂、卽君臣父子兄弟、種種冬藏、冬閒蔔蔔、多養夜寢、唐風、以養爲飲食、歌爲寢滅之樂、非是、父母死、以大斂之、爲久藏之義、乎、果、貧生而樂、任其自然、

又況此豕肩羽、蠢動蛸蠐之物、遞相爲化、出機入機、可容思議乎、

又總論

莊生監義、往往以天之戮民、好名、益借誇聖毒語勸聖人、不肯會之、莊老之旨、千古如此、曰予胥爭之以幾其形、不爭名亦不成、又曰、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不得則戚、人戚則死、人恐生苦趣、莫此爲甚、借子胥以勸世之爲顏回者、子胥以勸世之爲顏回者、若識得老婆心切便當、則死生苦趣、莫此爲甚、借顏回以勸世之爲顏回者、子胥之道、不得則戚、人戚則死、人恐生苦趣、莫此爲甚、借

河南程氏遺書

二程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故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絮也是編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略據所聞歲月先後編第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之屬入篇爲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卻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卻不取又晦菴文集內有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謂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出逐條略著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暗地刪卻久遠卻惑人云云今觀書內如劉安節所錄謹禮者不透須看莊子一條語涉偏矯則註云別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爲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黃震日鈔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目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爲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爲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棫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二程外書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爲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瀠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麈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辭頗不免於叢脞如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見爲望治道太平一條黃震日鈔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本拾遺卷內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爲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錄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嘗謂其記錄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皆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編錄之意亦大略可見矣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爲建寧所刻本是宋世所傳已參錯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如定性書明道行述上富公謝帥書中刪落至數十字又辭官表顛倒次第易傳序改泌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珙等所刻一以安國爲主朱子深以爲不可嘗以書抵珙及栻盛氣詬爭辯之甚力具載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盡用其說蓋南宋之初學者猶各尊所聞不似淳祐以後門戶已成羽翼已衆於朱子之言一字不敢異同也元至治閒臨川譚善心重爲校刊始與蜀人虞槃商榷考訂悉從朱子所改其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亦求得別本補足又搜二夫子遺文十六篇遺事十一條並朱子論胡本錯誤諸書別爲二卷附之於後惟伊川詩僅有三章河南府志載其陸渾樂游詩云東郊漸微綠驅馬欣獨往舟縈野渡時水樂春山響身閒愛物外趣逸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無之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誇勝蹟其殆好事者所依託歟

易傳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考程子以紹聖四年編管涪州元符三年遷峽州則當成於編管涪州之後王稱東都事略載是書作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九卷二程全書通作四卷考楊時跋語稱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以示余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正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云云則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耳其書但解上下經及彖象文言用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謂程子有取於弼不爲無據謂不注繫辭說卦雜卦以擬王弼則似未盡然當以楊時草具未成之說爲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數故邵子以數言易而程子此傳則言理一闡天道一切人事蓋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守門戶之見者必堅護師說尺寸不容踰越亦異乎先儒之心矣

程氏經說七卷通行本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歟明徐必達本錯誤諸書

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二程粹言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楊時撰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謚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頴昌相得甚歡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栻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採摭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雅言師說雜說之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者爲真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　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河南二程全書總目
遺書二十五卷 附錄一卷
外書一十二卷
明道先生文集五卷
伊川先生文集八卷 附錄二卷
周易傳四卷
經說八卷
粹言二卷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第一　二先生語一　明道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明道先生語二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明道先生語二
附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明道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明道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伊川先生語三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二先生語六　伊川先生語四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第七　二先生語七　伊川先生語五
同上篇
第八　二先生語八　伊川先生語六
本自爲一篇專說論孟似諸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第九　二先生語九　伊川先生語七上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十　二先生語十　伊川先生語七下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於此
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劉絢質夫錄
師訓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劉絢質夫錄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壬戌
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劉絢質夫錄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元豐六年癸亥
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劉絢質夫錄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謫汝州酒稅
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劉絢質夫錄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尚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或云明道先生語
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己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胡文定公家本除複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蘇昞季明錄關中人張氏門人也

第二十二上
伊川雜錄
第二十二下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錄一篇無名氏間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鄒德久本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第二十五
暢潛道錄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聞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巢暢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
伊川先生語十一
伊川先生語十
伊川先生語九
伊川先生語八下
伊川先生語八上
唐棣彥思毗陵人
伊川雜錄

私窺竊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五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劉立之朱光庭邢恕范祖禹
書行狀後游酢
哀詞呂大臨
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張繹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閒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却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

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氏作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浴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

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爽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

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與於詩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

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槩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倘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

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子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

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

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懃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遶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幷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梧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

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顧閒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皆死病則柰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鶴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使知人性善卜

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顧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也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蘗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牽身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

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慴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 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明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心一作體）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有字無）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積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積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

醫書言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明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 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 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

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事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嘗辨介甫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

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又嘗辨介甫對）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纂名乎曰然又曰敢辯

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

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

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

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

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

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

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子傳無糾字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

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

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事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

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閒奧今人

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有方所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事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

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閒奧今人

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有方所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文子而后嫁蓋先

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

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

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

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

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

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

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閒奧今人

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

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皆所未備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

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

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子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鄰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弊見

二程全書 遺書二上 七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閎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他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概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別錄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娶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愡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詰之理雖有屈時又却亂說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贅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

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艮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諸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瀹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幷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伯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事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

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則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爲也

伯淳自謂只得佗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盡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據與叔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
忙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
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
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
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字今既勿正心字
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
亦只是天資自奚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
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
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
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
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
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
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
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
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
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
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
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
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悻緣是介父大怒遂以
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
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
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
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
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嘗言職苦不曾
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
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
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
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佗輩
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
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

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佗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
裏缺了佗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
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佗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
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成却待佗萬物自成其甚一作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
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
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
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
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
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

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人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絶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佗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文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者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

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
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
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與
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
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喫緊些
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
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然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大以敬來做事得重此
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
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
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
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

是得佗箇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
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談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晝天道之要一晝仁義之
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
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
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
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
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
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
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
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
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
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
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然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大以敬來做事得重此
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
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
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
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

是得佗箇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
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談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晝天道之要一晝仁義之
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
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
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
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
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
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
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

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佗說便亂道又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曰日長行元不會住是佗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熱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蝘蜓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蝘蜓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學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窒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作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佗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去聲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

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膚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膚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

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

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

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一作又自從其學自難與之

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

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

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

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

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

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良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

須玩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

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

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

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

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

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差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

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

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佗子厚有如此筆力佗人無緣做得孟子以

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佗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

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

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

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

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

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與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

已蜎眉螓首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

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良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

須玩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

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

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

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

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

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差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

夫子言與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駉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駉牝三千（塞淵有實理）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坰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有義理一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

珍倣宋版印

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一作理）亦須待佗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此如苟爲不熟不如稊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

珍倣宋版印

却似稻膦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士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壞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膦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汹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闕恃一本無恃字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下有非字

實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踈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正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

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絕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艮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頴然資質温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敦頴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

豹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

才識頴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佗人不能搖以是拒絶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佗已去不知今日却是重不幸

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怜也此等事皆

李憲本意佗只是要固關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元豐四年取鎮置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一作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

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聲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尊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蓁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

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鬨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虜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

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柰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雜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殆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牽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難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學者誰能在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草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魏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呂氏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齋禮文之類尙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

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一作心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

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蓋用心自觀即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

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憑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藏府有疾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佗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己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

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本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揖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

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廣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廣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內則謂請醾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節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墾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敧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梟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佗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佗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

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執從雖曰撻而求其不
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
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
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
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
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
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
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幷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
都以此差之明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
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責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
洛中之史盡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盡猶能題品柰煩伯
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
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閒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嘗若大毒一嘗而死
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
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蠻
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遁矣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
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
以啓其不測彼亦必須有答
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
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
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濮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脈最可體仁（鄭毅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灌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娼優拙（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策鄭毅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玩物喪志蓋言心不宜容絲髮事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雞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盡見得如此此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鄭毅云嘗問此二句此正）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燕市）須是聽其言也

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舊下一有柔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邢恕曰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雖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盡也若已盡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盡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釋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

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舉然舉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恆弒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曾爲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 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豈却則得若要真得 一作須是體合
有窮惻之戲則隨事箴規遽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
爲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貸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
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
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
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
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
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
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
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

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大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圖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卽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殆語謂某處取某處遊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
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
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龕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
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利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游酢呂大臨侯仲良皆從學）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處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晬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於獻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

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明道）

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闕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

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

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
仲尼譏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
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
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
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
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
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

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
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
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
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
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
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
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
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昭遺本連上二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
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

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
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
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
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
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
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
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龜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
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
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
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
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
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
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陰也吾道則不然率性
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
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
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
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

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愼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賣書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賣上賣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纔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隨）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勤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

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

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

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

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

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喪禹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

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刪去

賀夫沛然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　季明安

兄厚臨終過西郊却相疑平生不相疑（郊一作洛兄指明道）

叔不排釋老（叔指伊川）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餘皐陶時與孔子異（陶一作叟）

正名（魏老）　荀文若（利）　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

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一本聖人脩己以下別爲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一本此下云統堵說相輪不如便入墻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爲我有）殺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溫言厲佗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沖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驕皆是主心不定（不定不理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盡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此章連人自拔提章下爲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搨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感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懣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禁蜈蚣
涵養著落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
始學之事也
齋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稊二米秬黍直是天地和氣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兩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爲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 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
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羲之與比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

有廟卽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愼終追遠不止爲喪祭

鉱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鉱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民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立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閑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爲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此字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爲己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

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爲一升斬衰三年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爲已細絲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子絶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己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請出踐更踐此最義一作沒

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感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

行緜瓞序不肯飲食教戒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

之戒之便云教戒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

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

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

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

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

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

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

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若滅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

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

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止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

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

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變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

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

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覇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

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

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弒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

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

能

在邦而己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辨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

之道惟孔子無大過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若滅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

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

今之學者岐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爲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棄鞅大冶鑿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可一作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遺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樂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而不佞晦叔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歷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夾一作挾○事往往急便壞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記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讎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陳先生大分守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囂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幾樣子何不可若有爲果子係在他上便不是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鞅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
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忤者難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珍倣宋版印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爲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爲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爲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爲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爲之物繫而不動

子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諭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作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弛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珍倣宋版印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使其成家別受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性

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

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

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

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

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

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者在人之最末

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

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

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

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固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

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世天下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

猶有君不若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未免於有爲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矣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矣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
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
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
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凡人有慾則無剛至
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
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
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
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
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
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之
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
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以論篤而與之
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曰
遲失於鑿俗聖人勉使爲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

洛陽議論　蘇昞季明錄

子厚謂程卿夙與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

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耸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未必先

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驩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戶古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墾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邑勑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頴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
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爲
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盬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
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
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巹子子厚云絶非
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
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草兵冒涉
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
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

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桄
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桄續以救兵反
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
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
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
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
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
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
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昔
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
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
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
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
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
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却願柰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
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
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
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
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
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
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
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
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
府孔安國以成周爲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
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爲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
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爲邑不爲城牆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
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
須是幷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
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
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
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正叔辨周都言穀洛鬬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里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
室亦恐不遠於今之宮闕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
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閉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
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艱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
惟以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師訓

劉絢質夫錄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卽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一作乃此）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遺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兩之則不兩（不兩則無用）

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遺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之道曰仁與義（一作也）而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

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

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

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

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

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則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

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

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

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

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擊氣名理形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

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

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己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

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

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

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

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

人之言猶是

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遺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遺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

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爲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之道也察其所安志意所安也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

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項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者一作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

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爲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知所先後
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
卦之體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
則不可
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
若智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用也
仁者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
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
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
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
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
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篇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
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爲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
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
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維之又從維之而王用亨于
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佗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
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
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
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
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鱽斯惟言不妬忌若茅苴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
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物一有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
物一有字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作婦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
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
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
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
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
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
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
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和之氣也實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
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
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
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寁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爲與者狼前後停與周公之德
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
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剋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
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
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
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
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
之間亦富有餘一作亦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積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積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勝則招怫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矣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也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子曰行之以忠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之教也至卜文始自云不能生卻是修道之謂敎以取橘則乃是敎也）

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

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樂與點同

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毓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

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事（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劉絢質夫錄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

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非矣）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　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亥九月邇汝所聞　劉絢質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嘗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一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宏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更敬主之意事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入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錢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己（他）一作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一作道）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它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剽隱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才愈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篤（隱音）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

禮義教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壻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

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尋天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命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穀獨立乃是隨時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

是明道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而冠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禱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

一作教

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賊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爲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鋸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濬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感而

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心一作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

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

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齋不齋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作一滅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

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薰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主一有矣然一作能作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是整齊一作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租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

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爲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曰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

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以作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

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

爲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温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粹

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莊莊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雖字無閒暇終是一無字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

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

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

纖毫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

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

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

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

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敝怨自安劃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

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

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

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

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

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

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

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

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

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

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

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悉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己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爲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作且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曰至可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違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審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喪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內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

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倘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

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尙不免有差若
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
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
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
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二字無此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
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
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
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
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
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
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己可克一有學者之事始則須絕己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己有不得與也唯
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幷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
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
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
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
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尙同兼

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
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
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
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
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
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
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熟玩味一無味字聖人之一無之字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
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地之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
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幷其法又壞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
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弒君弒父須著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
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

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六鷁退飛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間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聖人爲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闔已一作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

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細縕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諳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芩蠻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

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絃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字一作禋祀無之禋又作湮言報則遺其重者非人所重行宁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合一作不答其間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

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閒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嚚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聚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

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書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禰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只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一有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

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祫祫禘之名所以有禘者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即字）當言有事言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廟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棄稘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不字）信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猶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

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人）在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

之今夫瓶罄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專爲之主也專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孰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倘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遺存無不在慮之心此便是常

道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雖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由己成形乃名爲義（一作山作土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己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而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者此則在於助長

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關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敬是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邇近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弊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拯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嚙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爲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己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身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尊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狠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狠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絶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詰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責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過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遽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果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絶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禽獸（人理一作禮）大失則入於夷狄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人或以禮官爲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艮之位至如蕭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華言水火謂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噬嗑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噬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噬而已須有濟噬之道（一本噬嗑卦以下別爲一章）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卻無學者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柰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柰何也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妙人所未能測）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紀侯大去其國大名實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遏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有如是者否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

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廡（一作於殯）祭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柰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不（一作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

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有（一作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

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顚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盡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盡仁是性（一本作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懽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

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

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

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審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膽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膽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佗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暗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佗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己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己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己不能之則）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聲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

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縣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

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佗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難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

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敲覆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曙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

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帥典舉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

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盡性纔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佗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須有道柰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救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專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而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盡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嘗言菴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燈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說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遁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

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滅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滅的自滅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己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於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爲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盲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此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草草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姜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佗在房間自爲塹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事曰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佗自如此亦豈舊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更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幷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

問荊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荊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荊

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闔闢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爲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之類有之石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駮牛頭之類同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數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模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

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只之類）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佗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朱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

如止水

問曰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雖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蜾蠃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離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閒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遑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佗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葛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佗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

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餒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體也義用也道事上便言義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佗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壞了豈關才事下而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爲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爲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自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得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後學之其過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而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上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讐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學作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實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唯聖人也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言一作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閒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何如曰執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揚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薦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如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端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

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韈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殀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遵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得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父此其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

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不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貧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

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聞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爲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爲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爲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爲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爲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己曰非是

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爲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爲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爲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爲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兩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

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爲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而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

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温說此一句他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爲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温一作趙景平）

問爲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

三九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然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嘗周衰轍環天下顓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顓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嘗此任則顓子足可閉戸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来幫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

三十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菟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菟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菟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

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剋則是土化爲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倒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似

義起然亦是以爻也爻變則義變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

天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間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尙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盡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悤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之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覇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陞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實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悠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遠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皐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
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以來）漢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
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
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
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
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
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
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
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
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矣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
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

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
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
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
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
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
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
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
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讐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
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讐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
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讐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
猶免便使之避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
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威治之世固無
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
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弒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
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
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鄆亡之類鄆事實不明如上四
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
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其國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
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遯于不虞以
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柰何天命亦何
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
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無窮）數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
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
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
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

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
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尙同
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
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也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
文曰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
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
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三七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
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
人尙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
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
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
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
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賣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
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
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邪至於罷相就國
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合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
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
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
辭去及高祖與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
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
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
鐵鎚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鎚擊殺之
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與不興則未可知
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
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
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
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
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
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
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
太后不安柰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
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佗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
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
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
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
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
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

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簒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固與之類）必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戀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撰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蓍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此數端）

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間十世可知遂推）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

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壟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

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兩木冰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爲露甚氣即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雖不爲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戚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冀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

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

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

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喜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
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
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
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
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
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
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
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
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執
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
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

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嘗修六禮冠婚喪祭將就後被召
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
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一作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之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附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

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爲位異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喪新必薦享後方可徹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一事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閒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爲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爲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節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榦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

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
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卽繼祖爲大宗此有大
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
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
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
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
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
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
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理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柰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

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
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
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
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藥蒸不熟者
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絶交不出惡聲君
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
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白彼以
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
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
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
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絶友
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戚其服況古亦有是士
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
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
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
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
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
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
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
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於父道也其夫屬乎子道也）
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

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
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
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
而己慤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舂不
相不巷歌閭哭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
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牽几從而已不可獨無服）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
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
舅之子無服却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爲舅之子
其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
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
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

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他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豎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豎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豎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豎者也或曰己未能盡豎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豎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

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豎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曆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西肢成章之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

日巷山陳淵謹書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爲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德萬亦可通又問如荊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曰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作一本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與尸貞凶帥師以長子帥師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之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絶

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驁很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大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往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道了作卻他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適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卽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

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

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也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如此答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温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一本此下有十六字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季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聞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

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云本注朱子櫧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窩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

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乎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卽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順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屯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

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其朝廷起我便當廉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歷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

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憮然問何不敘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一作不以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憮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嫂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更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故人謂孫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情（一作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一作繫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

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只是這一事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爻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黷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

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是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

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河北濼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濼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閒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讀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魏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其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門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伎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蕭田本添）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相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自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盞椀中不如此

西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勤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堉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恆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帑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汞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

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漫戚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戚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厚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

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
矍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
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
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
謝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
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
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
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
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謁已生其前蓋掾益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
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爲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
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爲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
子曰如斯人者公缺字一無薦夫爲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
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不爲通子曰大底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
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爲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
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
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
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
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
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
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
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
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
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
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
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
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
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
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
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多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
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
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
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隱語子以釋氏之學
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隱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
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
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
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宏大
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宏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
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
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魚蠶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魚蠶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

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伊川語錄　宜興唐棣彥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

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脈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恭先字伯溫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溫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景宏字子文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貢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

父子之分尙已顚倒矣

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訟而已李處遯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始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壙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

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盡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夏侯旄字節夫

伯温問西狩獲麟以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語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

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作齊歸立則善伯温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簒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黝爲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棟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
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
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
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
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
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
孔子以爲吾與汝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勉進已也
不喻其言則以爲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棟問紀裂須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
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
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

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
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
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
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
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
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温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有少私
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
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閒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
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
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
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
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
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
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
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
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輸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
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其心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
子憲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
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
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棟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
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
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鴻

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禽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棟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棟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顛沛之言後

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温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温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

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遜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棟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一作]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作眼]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絶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絶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温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

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棟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棟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棟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

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樻枘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回可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温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之字）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買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晓之否邪僧曰（一作）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監矣疑若有惡矣然却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悅矣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麑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爲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圌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儺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

中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耳權之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楊中相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周伯温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年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温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棟問學者見得道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

伯温又問二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温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毓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棟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徵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燮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尚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弒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貧窶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弒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遂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弒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遂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

第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絶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艮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艮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

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爲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

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

禮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會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闇闇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遭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籍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寐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卽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傅說真箇有傅說在傅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

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

孔子請伐齊以弒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

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皙不肯爲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弒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大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卽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纔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者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及夫情欲熾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熾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尙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

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入欲則僞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章首云能治鳳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絶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已見

紂自絶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禀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庚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禀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禀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禀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曹公所幷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一作非曰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遯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蓑揚雄蓑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矣

東漢趙苞爲遼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胡氏注云識者疑暢潛道本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

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

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

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

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

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

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

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

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

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

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

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

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

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

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

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

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

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

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

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

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

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

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

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

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

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

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嘻
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
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
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
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
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
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
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
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
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
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
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

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頗
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
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
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
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
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
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
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
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
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
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
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
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
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
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
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
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
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
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
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無
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
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
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
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
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
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後而使
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
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
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閑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
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

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未之有也

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晝爲始

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蠹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晁補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而字）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集無爲政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

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稟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遠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得（集作造）其藩閫（集作閫）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盡（集無之字）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勉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儉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人作）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字）嘗二字問御吏曰正己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自棄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上四十三字）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集無最字）多得先生行事爲最（集無此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曲纖細（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體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運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頴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執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與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微有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間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孟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審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大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久無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閿官居洛陽殆十餘年餘無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周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絶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

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貲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問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貲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

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

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　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錄　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舂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實錄徽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蠲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游大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　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見呂氏家塾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　見滕陵治平熙寧記善錄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卽先生之居教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卽命齎遞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葉州將行之日伏見南省進士程顥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程頤爲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尙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　見哲宗實錄按煇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切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俗又按胡文定公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厚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稱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沃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隱搢紳放高風棄節聞於天下按頤之賢搢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搢放知者觀其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實徹三才而無一理之不總以言乎德則兼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事之或廢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傳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

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見實錄

三月至京師王巖叟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純粹早與陛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用之頤趨而來待詔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而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是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尙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覩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機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　劉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見實錄　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見文集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　見實錄　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

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曾鞏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抵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幸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不仕不同常爽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爽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見知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富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常首肯之

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閒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賀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聰戲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聰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黃輩食素食肉又鮮於侁亦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並設蔬饌然以粗觸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譏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人朱公掞轉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辦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須觀過其門者無

不肅也又按劉諫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瘍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殿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憸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饕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倾大臣以意氣役遣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遣諫官其言皆極罔非責也蓋當時臺諫交章求去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實乃足以輔導聖學至術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實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謗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遭軾紓輸執政繳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廉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集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辭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集女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禮記舊集錄云先生歸自涪州還洛無號容色鬢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葬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晝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淳夫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惑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棄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笑自如或終日嚴威人不敢犯然門人親之如坐春風誦孝經以追簉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踏母謂無利也遂止子曰陝右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孚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演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及司馬公既相簉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轉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果然司馬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模儀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蹐

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維）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有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甘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勤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河南程氏外書

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朱光庭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編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本別爲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第三
陳氏本拾遺延平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篇

第五
馮氏本拾遺汝州馮理字聖先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皋子其子忠恕字貫道學於尹氏編此雜有入關等篇

第六
二程全書外書目錄

羅氏本拾遺延平羅從彥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于此

第八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察院家本

第九
春秋錄拾遺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爲此篇

第十
大全集拾遺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第十二
傳聞雜記王氏鑒史呂氏家塾記發明綫理酬酢事變

泡公日記朱公手帖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龜山語錄庭聞棄錄
侯子雜言培菱記善和靖語錄
麗澤語錄晁景迂集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雜志
汪端明記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爲學 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

形而上者也 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正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

聖人也 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 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戴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

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淳

人必以忠信爲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

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爲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

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

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

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

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

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

近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

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

比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與有一事含數件事者

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

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還就

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

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

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唄字 譜賣反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爲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

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日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倘道甚時如何又如何

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蘩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
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思
鴟鴞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
室不必以子爲管蔡鴟鴞是管蔡此一篇關文難解
出車嘒嘒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戍役戍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
君子將帥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感其
腓腓脚腨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
言此詩是如此亦必詩中求
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以我公歸乎
詩者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
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永思念不得復告於君默默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薈兮蔚兮草木蓊茂貌山有薈蔚之草木便朝躊而
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斯飢而思之薈蔚如后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遺
白華自是漚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東各自用如后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遺
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以均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
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
簿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此有驚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戢
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如舍申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中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興惠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
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

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兎爰兎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

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罝兎今却雉離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雉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雉雉尚得其配匹己反不如我

之懷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

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

君子實爲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

義興師動衆言汝但不忮不求何所用而不臧忮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

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理

狡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爲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

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爲禽又況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

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爲聖明何況比君爲禽又

況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

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

摽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

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

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即是丈夫

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綬今之綾是製錦相副之物

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予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

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

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羔裘豹袪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

人惟予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

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

衆人所共取即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

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爲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蘆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墠以色則姦阻如阪所

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遠其人甚遠大抵丰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

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淫奔婦

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即子

不我即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較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屨亦以履霜摻摻貴者

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母不漱裳褎之襚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勢意宛然

左辟右插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揥貴者之服此

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幷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

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六爲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篡國殺

君不以爲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思却

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會

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錄其頌不錄其風此則爲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

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如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

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怨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伯淳

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爲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正叔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爲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伯淳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正叔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正叔

其言之不怍所爲言之不愧伯淳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伯淳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正叔

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伯淳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正叔

九思各專其一伯淳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伯淳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伯淳

里仁爲美里人之所止伯淳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伯淳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伯淳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己之所有正叔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伯淳

先難克己也伯淳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猶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

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伯淳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伯淳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當之正叔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伯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正叔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伯淳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伯淳

古之學者爲己爲己在己也伯淳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淳

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正叔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宮黝之勇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躁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伯淳

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伯淳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伯淳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尙言也易所謂尙口乃窮也伯淳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伯淳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伯淳

雖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伯淳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伯淳

益於背厚也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子厚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伯淳

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伯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正叔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

分而言之則有序正叔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爲統體敬爲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伯淳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伯淳

祇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伯淳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伯淳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伯淳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正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正叔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

莫過於寡欲二字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君子愼獨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伯淳

有餘便是過體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

荀子不知誠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與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

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一作凡言克者未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則行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艮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

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吾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
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
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
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
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一有則字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
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
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
亦猶是也繞曰篇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爲先死非回之所當爲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
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
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
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
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
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
佛肸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
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爲媚奧何爲媚竈奧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
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
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
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
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
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莆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
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
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
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
不任意否曰是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程氏學拾遺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盲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盲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地山川皆是也非其鬼言己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爲之是無勇也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長生久視儒者之入於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見全體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不知道理攛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尙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鳥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

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閫閾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實而爲飾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執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執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能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人安重則學堅固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視其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爲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實而爲飾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

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爲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伊川

知者蓋爲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

爲力猶言爲功射有五善爲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

辯威儀云云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爲諂也聖人道弘故止曰人以爲諂也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

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概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

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

所遇之時然耳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爲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爲之之類皆是以爲利也

知者知仁爲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小人懷

惠惟利之所在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

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

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伊川

也此無伐善勿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伊川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爲是歎美之辭言衆人

不得聞也伊川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爲山節藻棁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棁諸侯之事也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

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

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伊川

觚之爲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

猶是也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

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

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

止者也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

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

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脩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

伊川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伊川

凡人有所訐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明道

爲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川

二程全書 外書六 五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嗟欲將至有開必先也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爲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信人有諸己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也（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爲小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明道）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伊川）

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其事也（伊川）

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爲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爲難（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欲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伊川）

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爲仁也（伊川）

爲仁在己無所與讓也（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爲也（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川）

吾其爲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爲人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與有爲也（明道）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

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
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
以深教之也 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 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爲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明道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爲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爲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温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温備人道也聽其
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 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 伊川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
則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
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 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泚推之可見 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
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 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
心皆可見矣 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
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
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
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
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
曰君子而時中 伊川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 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 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 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伊川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
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此段伊川語得之馬時仲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
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明道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了不相關明道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

飛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卽是仁之本蓋謂爲仁之本當以孝弟猶

忠恕之爲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

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

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

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尊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道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爲設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學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而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

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

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

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

樂一作鏗踏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

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

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絶而沒既除喪

明道之長孫昇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昇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

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

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

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

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一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

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奪所聞力行所知則可

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

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范公在溫公通鑑局中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僞矣

古人譬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穗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

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家人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絶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賈皆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概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鄭不傳楊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文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一道一作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脈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脈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即甘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如何

冬桃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爲之要得自振其術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事雖未必然然據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奧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瞭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瞭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

珍倣宋版印

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

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虜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己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凡人有斗斛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盆盎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蘧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瀚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歷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

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曰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峯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大宗小宗關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是這本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訖了赤子不能言尙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擧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本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儁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贊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所閔云王夫之酉室澤未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須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閱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肝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

氣龜山語錄潘子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舉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沈吟看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親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韋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壻也明道子死韋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爲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饋送一皆謝遣韋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絶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漫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概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尊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晏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頤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母子無絶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酉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爲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耿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甲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鑿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

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焉
黃輩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
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
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
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
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是可爲學
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禮中和猶木材
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此一段溫州傳錄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
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
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建中間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痹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
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
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煇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
頤愈覺羸劣煇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
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
爲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酉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
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跼蹐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跼蹐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王之武未盡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著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
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
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
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生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
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
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爲乎思叔唯唯他自別製祭文用之曰
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
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
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
爲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

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爲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
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
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
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爲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幷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

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爲予言

右二事見王氏鑒史王得臣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己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義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勤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

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聖意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牕前簾設青幕障曰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范祖禹字淳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朱光庭字公掞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

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人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

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荊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荊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因首跣足

攜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所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雾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雾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專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菟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温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廬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沒伯温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温亟塞之伯温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邵伯温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與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數已而增鈔價

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温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温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善言詩佗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
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
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
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
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
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
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
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
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
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颺去
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
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
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
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壙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牆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
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
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
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
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
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于心）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
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

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
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淳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
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
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
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
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
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
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膚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伯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厭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明道在頴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

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

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錄楊公之子適所記

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穎有洩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內弟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智呂堅中錄云伊川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卿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大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以此爲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卽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旣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鬬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不曾敢出

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著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墫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常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荅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旣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鬬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嘗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著心處明道伊川常歎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某近日有箇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的是何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開於持國之子惨叔名宗質）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艮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行己）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籍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酒賤其可乎）

温州鮑若雨（清）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濛只爲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爲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遺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鑿善役法之變皆曾參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譏也因其睽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樣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

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埽灑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寓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

珍倣宋版印

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曰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遽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睽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智補者也功業難多何足法乎

珍倣宋版印

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

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

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可以明之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坊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先生曰明道猶有譬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譬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

膚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

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辟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澧灘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執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毘陵事文集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

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毘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閙了都無用處

右一事呂氏雜志同上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

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

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毘以道常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

動岸旁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親見呂舍人十一丈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錄及豐澤語錄恐當以邵氏所記爲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翬處見其祖所錄今皆記此）

右二事汪端明記

右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憸巧貪鬻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某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寵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自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憸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爲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張子西銘

歲己丑予奉
命巡學陝右蒞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張子廟雖車服禮器鮮有存者
然登其堂不覺斂容屏息肅然起敬焉既而博士繩武示予橫
渠全集且曰是書多錯簡欲重刻未遑也予自幼讀西銘正蒙
雖未窺見奧蘊然每一展卷輒胸臆爽豁既得讀全書益有鼓
舞不盡之致焉大抵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
必身體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集中經學理窟諸篇于禮
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實有可見之施行薛思
菴曰張子以禮爲教不言理而言禮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
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即約禮復禮的
傳也西銘言仁大而非夸蓋太極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
之大用體虛而微用弘而實焉正蒙論天地太和絪縕風雨霜
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即器即道皆前人之所未發朱子
所謂親切嚴密是也史稱橫渠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
爲法與諸生言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爲聖
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學
者大蔽也又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
世開太平卓哉張子其諸光輝而近于化者歟若其所從入則
循循下學正蒙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息有養瞬有存數語盡之
矣是故學張子之學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
晰其理矣不敏何足以言學然竊喜讀張子書而有鼓舞不
盡之致用校正而梓之以成博士志焉時
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後學朱軾序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張子全書卷之一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仝校

西銘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己之兄弟雖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地之
第一題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謂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一節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乎

日語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坤之氣凡天下之女皆乾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則天地是天下之父母○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則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天之一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萬物之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則萬物體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吾其性如此所以爲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盡之心以事天地也天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生我固是父母之氣然天地之氣亦莫非我之氣蓋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即父母之氣

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之父母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旨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主宰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同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

大概若要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可安得有志曰僩其見天地之心生物爲心情乎或問福淫善禍淫天之志否曰地之先生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好生物爲心最好生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情乎或問福淫善禍淫天之志否曰塞似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可安得有志曰僩其見天地之心生物爲心情乎或問福淫善禍淫天之志否曰塞似爲形骸者充塞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吾之形骸帥主也主宰者理也

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大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宗子有君道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愜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

珍倣宋版印

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倣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可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象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異乎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

珍倣宋版印

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如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事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測天地之化底是天地之用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謂其用故曰窮神知化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僧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是底卻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知化非閉見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問自惡皆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

推類可見○問類封人之錫類申生其烝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

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若教自家死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聽公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自家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聽公也

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聽公也

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瞽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而受之已與舜

自沉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天也豈有妄而又何陷人之失此不可

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不可

以使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

曰恭曾子歸全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

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杖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乃仆地退

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亦有這些失處

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

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瓜事雖不可信卻

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

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

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專花而食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

著迹論也○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操

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張子全書 卷一 六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日熹謹書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

龜山楊氏之上問程子於書曰窺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愚不及者不及也孰賢子曰過之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幾不遠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者然亦未嘗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義盡之矣蓋孟子之書有隱哉其流遂至於過無父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無差等本二也正分殊之敝私勝則二本而無分之老幼及人理一義也分之老幼及人理

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艮知艮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爲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絶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處位卻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卻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卻不曾見得大槩緒子之病皆是亦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如此都只是見得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

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分殊○問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此理一分殊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卻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合下便有合一箇理一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是逐句合下便有合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曰恁地又曰合一箇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分殊○問西銘理一分殊喚做乾坤○問西銘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如云順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則皆是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一無我之公因事看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分殊處逐句推親親之厚以大一無我之公因事看便見理一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分殊處逐句

物然龜山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則闕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爲虛似非形而下曰纔指理爲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卻於此差曰伊川意思是說底意思曰何謂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一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川詰難乃云清虛一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爲陽兩陰陽有太極陰陽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

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棋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棋局子之襲也以下如人下棋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也則所謂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也分殊者又以人之父母爲吾之父母也則所謂人天地之子也之子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地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也分殊者又以人之父母爲吾之父母也則所謂天地之子也之實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地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也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棋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棋局子之襲也以下如人下棋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也則所謂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也分殊者又以人之父母爲吾之父母也則所謂人天地之子也之實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地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也分殊者又以人之父母爲吾之父母也則所謂天地之子也之實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地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也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窺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

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此差池不合者無有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

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倦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倦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倦也

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竝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竝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

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
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
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
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
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
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
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
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
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
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
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
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
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
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
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
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張子全書卷之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張子語錄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于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己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卽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豁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舜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

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來作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

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

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

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

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

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

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

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

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

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

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

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

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

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

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

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

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

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

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

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

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

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

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

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

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

是到了是不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

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

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

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

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

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

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于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

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

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正當其如此其作一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卽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己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卽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

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卻心

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疑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閽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令二益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張子全書卷之十二

張子經學理窟

後學朱軾可亭段志熙百惟仝校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間有五人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爲下醫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咒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咒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刑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刑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寵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据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

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

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斂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與不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

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事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斂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復無其人揚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揚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地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新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有法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閑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閑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閑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耡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閑粟貸之得其興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耡粟興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閑粟井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閑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廛里與園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廛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桑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以肥瘠倍上萊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蟄蟄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翺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卻是義理總之則卻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己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濟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

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

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羑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羑里操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

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一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
涇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
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淩則脩省畏避動心忍
昌大則須是卻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
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世族與立
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
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
是士人承祭祀
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
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
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
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
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
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
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
猶愈於己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

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

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
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
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其他族人別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
族人將己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
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祖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
曾高亦然
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
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
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
此一人死遂卻絕嗣不若各就墳家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閑名目使
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
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
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
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閑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閑官世守
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
之
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幷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
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

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張子全書卷之四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仝校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入門而縣興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

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曰可聽今人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卻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此於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嘵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乎或避諱爲徵仄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桮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鼜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鼜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

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卻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生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踞高山谿谷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今之

琴亦不遠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
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
禮已不畔道矣
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
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
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
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曰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
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
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概言如孔子喪
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
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
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
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
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
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
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
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
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
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
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
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
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
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
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
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險須寬而
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
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
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
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
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曰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
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
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
須兼脩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
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
者須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
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卻恐忘
了若事有汩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
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

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奧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猶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己采取亦有

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己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制器不如問工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己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隅人擇擣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隅人爲譬以自戒

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

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當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

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大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相交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脩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爲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爲人君猶起於側微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公之弟御史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仝校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爲絶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微細亦必知也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嘗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

道德性命是常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

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己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己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己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須自作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擘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亂吾所守脱文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

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閑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遊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

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己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己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己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可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己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己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卻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
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
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
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
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
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
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
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
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
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己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
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
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是耳之聞未可
以爲聞也
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卻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
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
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爲能變化卻習俗之氣性
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
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舊多使氣後來殊
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
中須汩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
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
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己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
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
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卻做得此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
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
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
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昞之多
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
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即面
舉

張子全書卷之六

九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仝校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陰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己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陰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

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絶於己乃不能絶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
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
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
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
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
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
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
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
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
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
無主者不出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着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此始
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
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
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
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
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
典已除去了多少拄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
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
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
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
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
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
用利卽身安到身安處卻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
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
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
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
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
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
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
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
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
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
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
如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
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
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
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
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
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疎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
處

只有責己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己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
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憶則屢
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
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
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
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
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
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
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
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
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貪
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
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閱
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覺不安某近
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求不寐此其驗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尙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己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己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緦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子全書卷之七

後學朱軾可亭段志熙百惟仝校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絶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幾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疎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牘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疎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既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

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禘廟秋祭嘗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脾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

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

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冠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墠去墠曰鬼從廟數以至壇墠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墠之數即幷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是壇墠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脩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泰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期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持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正爲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鬲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止用葦筴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墾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面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體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己小功之末也而己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己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己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概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卻服斬此

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絶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朞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絶可乎必須以疎屬爲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己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不敢易齊首之重經者方敢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煆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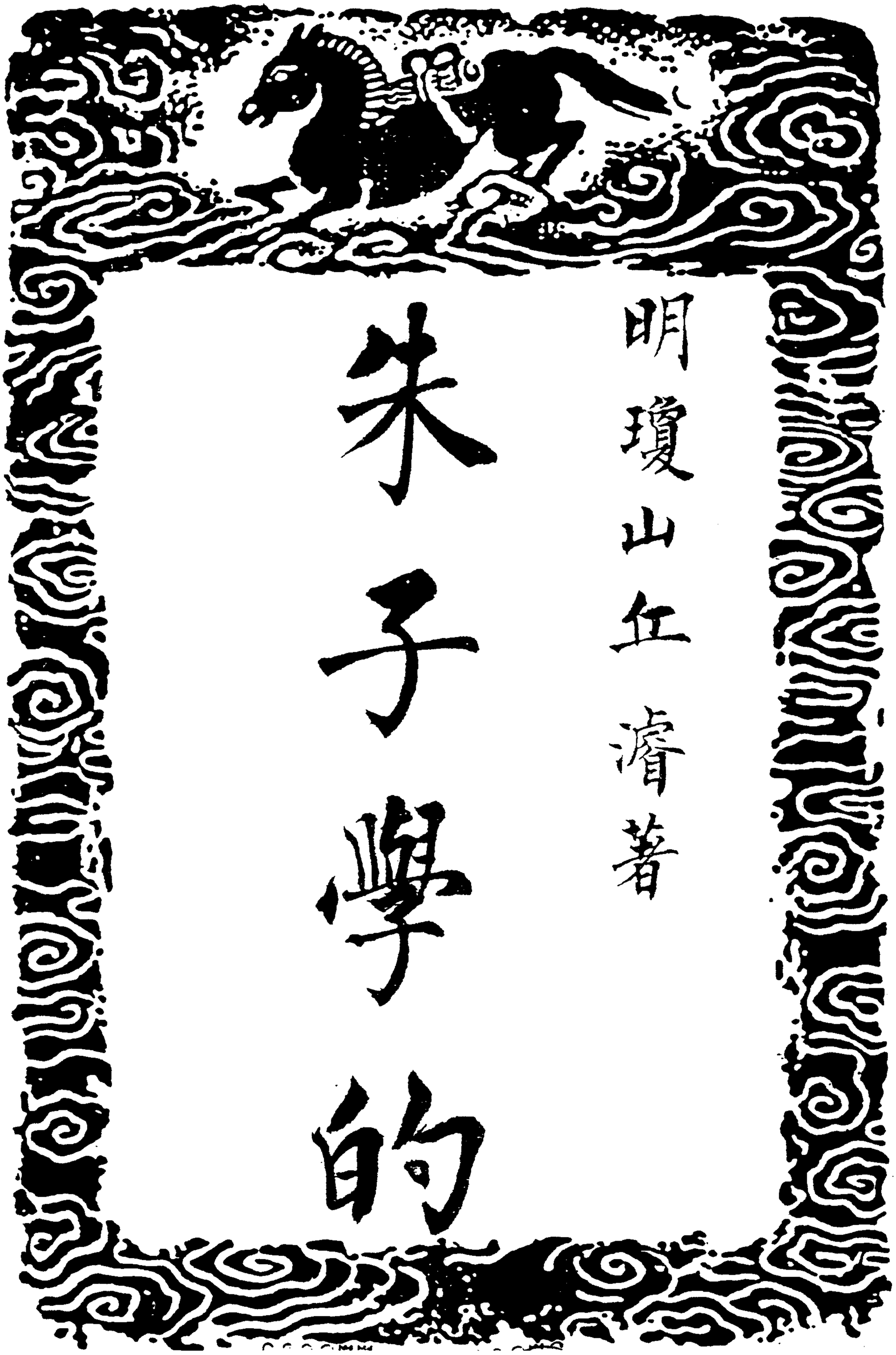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爲末齊衰不言末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末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特牲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朱子學的
明瓊山仜濬著

朱子學的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白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聖謨厥
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莊王氏依
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
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至靡不兼收條貫
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得力者故嘗
萃先訓昭示來茲或原或委若此其深切著明也迨金谿
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
能窺於道德之要又豐蔀以制科之帖括煽亂以剽竊之
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烏乎其不達於聖人之的
者省括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
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
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得其道之行至於化俗其教之成至
於動眾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炳明矣朱子之的固周張
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
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
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學的以求周張二程從近
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由是以造乎聖人之道猶著射者
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
重鍥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
正誼堂

瓊山丘文莊采文公朱先生之言次之爲學的授先生之九世孫訓導禎禎之子經歷燔受而藏之乃請於婺令郭濂因爲之梓藏於家歲久漶漫版幾盡廢燔之曾孫諸生崇沐以錢先生語類近思錄及全集楚詞注家禮韓文考異諸書之暇旁及於采先生言若經濟文衡者而幷錢是集余因得以竊觀焉善乎丘文莊之言先生也曰學以聖人爲的先生於中和位育推而言曰此萬化之本原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如射者之家然則由下學而上達先生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則知學知先生之學則知聖人然則觀是編者其亦有志慤之思也夫豈萬歷丙午歲冬月之吉宗後學高安朱吾弼題

清爲的尹以任爲的惠以和爲的孔以時爲的而孟子皆目之曰聖人先生之學蓋以孔孟爲的者也的在是學在是故夫析之有以極其精者先生之所爲發矢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者先生之所爲中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道所爲一貫也先生之學不求直截必由下學以至上達其言近而可遵恪而可據株守於章句固有所不爲馳騁於玄虛則有所不敢理必折諸聖人教必軌乎成法博文約禮循循先後用力一原收功百倍而終之以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則先生之所爲終身殼率者卽先生所爲萬世標的欲學聖人而不於先生成法是守是猶不能決舍

聖人可學而至學者以聖人爲的猶射者以正鵠爲的也昔孟子以巧力諭智聖而曰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明中的之難也一日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蓋恐人情相諉於難而敎以操原作弓挾矢之揖道焉漢唐以來鮮知此意至宋周子始言太極言中正仁義是示學者以的也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告學者以中的之法也道朱子出復推本此意而神明之以卓爾爲的以禮文爲法以一貫爲的以忠恕爲法凡威儀容貌之必肅亦如射者進退周還之求合於禮也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謂爲學之要無以易此亦如射者之內志正外體直也謂大學之道莫先格物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亦如射者之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也用力若此成功若彼朱子之學不誠中的矣乎數百年後有瓊山丘文莊先生雅摭其言分上下卷以擬小學總二十篇以擬論語上篇自下學以至天德由事以達理而終之以章齋所以紀朱子之生平言行猶論語之有鄉黨也下篇自上達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終之以道統所以紀濂洛關閩之學之所由來猶論語之有堯曰也則所謂的者不既彰彰較著而所謂操原作揖弓挾矢之道者不於茲焉具乎學者有志聖人舍下學而別求神智何異射百步之外舍骰率而別求巧力無怪乎中的之難也願與三復夫是編

康熙己丑春正誼堂受業門人漳浦蔡衍鏡拜題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祭酒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進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

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秦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紛事中毛珵御史宋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荅星三見徧埽三垣地五六百震遍者荅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荅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

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倫德勤政務則庶幾希寵左道柔政亂紀不政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紛事中毛珵御史宋憲周洪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帝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卷之上
下學第一
持敬第二
窮理第三
精蘊第四
須看第五
鞭策第六
進德第七
道在第八
天德第九
韋齋第十
卷之下
上達第十一
古者第十二
此學第十三
仁禮第十四
爲治第十五
紀綱第十六
聖人第十七
前輩第十八
斯文第十九
道統第二十

朱子學的目錄 二 正誼堂

朱子學的卷之上

壇臺匡　濬仲深編輯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下學第一　總論爲學之道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理也理只在事中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義理之學也義理之學不可尋倚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其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

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　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

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體用本末無不該備　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　林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

朱子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問大學首云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

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朱子曰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斂伏身心之助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敎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剏住立定腳跟做去栽做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　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　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

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旣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又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貧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起直入之理亦是錄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漸做來　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

朱子曰聖門之敎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飫久之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不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　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朱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麤而論也　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一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

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

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以上分十七節

朱子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

有持敬之語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　自古聖賢
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
要處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
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
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
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以程子發
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　敬者主一無
適之謂　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
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　童蒙卿

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只是不走作如
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
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
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問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又云但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
程夫子敎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　持敬
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儼恪動容貌整
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
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九容九思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　至如尸立如
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
之目也　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
溱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
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
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
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身在是則其
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
念之雜　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
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　明道先生言某寫字時甚敬
非是要好只此是學　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
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
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
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　聖賢之
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

者以敬而行之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已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　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朱子日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

更無內外精麤之間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伊洛拈出敬字眞是聖學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

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以上十節

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人入德處全在格物致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　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　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卽曉此　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

無所不知　謝上蔡說格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　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朱子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一木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　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繼悉委曲處也要理會精麤大小無不當理會　程夫子云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

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　遇著一件事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　謂陳安卿曰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與敬　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衆之多胷中自當有灑然處　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

朱子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把來思量始得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去做眞是不同

朱子曰萬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輳合來見得是一理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喫劈頭茶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約之功兩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細苦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　窒詳毋略

窒下毋高窒拙毋巧窒邇毋遠

朱子曰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　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有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通透處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　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效曾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

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眞味

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看文字不可先懷權斷於胷中　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

朱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朱子曰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

就自家身上推究　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　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

朱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

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麤無所不盡而又

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以上分十九節

精蘊第四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讀此四書眞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然後看詩書禮樂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元妙之說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

國平天下事　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　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人鬼關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又曰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了　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

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嘿便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或問與點一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舜都是做工夫處　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朱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　子曰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

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則莫要只作等閑便了

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或問何以言誠爲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一之言也　讀中庸者毋跂於高毋騖於奇必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　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問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

不外是矣　高宗舊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義儀禮記便有冠義載其事禮記明其理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　儀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

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　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本流傳得此箇文字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　伏羲畫卦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爲卜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象象繫來解　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　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　程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　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　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

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後學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密云

朱子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　或問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也又曰大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　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日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　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會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疏然

理義卻精往往不會見國史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

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

事兄處友之類大學是發明此理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　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太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　通書近世學道之原也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

淵慤且其所論則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譚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朱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

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　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汝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

西銘一篇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性兩句　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
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閒隨大
隨小此理未嘗不同　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
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
餘矣　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
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　太
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大極之精而約
朱子曰易之爲書最不易讀某作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
離窮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
者但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
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
問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
子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　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
讀史　或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
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看明道看史
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
亂得失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　表歲以首
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
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
曉析如指諸掌
朱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
朱子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
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
不同方見其所謂同
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
其理無朕之目　天卽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以出
者也　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
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

神以性情謂之乾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
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
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張子云合一
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
能也　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
由者也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
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　伊
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子萬
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性

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氣卽體之充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　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　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　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才者德之用也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　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和　極者至極之義標準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徑者不迫之謂　經者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　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恥己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　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又云善兄弟曰友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又云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悔自凶而趨吉咎自吉而向凶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　和者從容不迫之謂　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　典常也謀謀也　道之顯者謂之文　德合天地稱帝　聖通明也又云聖人神明不測之號　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君子成德之名

賢者才德過人之稱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猶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愚者知不足厚有餘　術謂法之巧者　先生父兄也又云學士長者之稱　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　一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也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　經者

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錯者雜而至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　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異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閒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朱子曰夫道體之全渾然而至精巨細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

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繆以上分十三節

鞭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之

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

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已復禮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所異也識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某年十五六時見此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身心上用工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

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

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朱子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

不是善便是惡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儘長進在　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麤隱顯一時穿貫　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　纔有順底意思便是人欲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　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宰始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朱子曰所謂求放心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　一日間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自去點檢一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之要別是

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到那應物時　凡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著曰固是要如此

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

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　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朱子曰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

人最怕陷溺其心

朱子曰須是敎義理心重於物欲　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我口否方是得

豢悅我口否方是得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葦邪自息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

朱子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大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是克治氣稟偏處　克己固是學者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做了卻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

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以上分十五節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

在無下手處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

朱子曰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

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爲親切眞當佩服　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朱子曰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　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又嘗訓其子曰起居　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嫖輕以害德性

朱子曰君子愼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　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朱子曰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事做將去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　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

朱子曰君子愼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　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朱子曰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事做將去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　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

熊夢兆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必持已亦然

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朱子曰事有不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　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

朱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

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卽改然亦更須于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者但見人做是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卽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見人之善而尋已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改過貴成徙義崇德之功

朱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

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

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有失也　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

朱子曰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何不戒哉　纔枉其小便害其大　窮須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或言近見得富貴衆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更須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此言深

可畏耳學者要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朱子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義利之間只爲心耳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正義未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　或言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　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　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

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於不謹矣　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其外而務其內　或問盡其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　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攔截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此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　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　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又嘗訓其子曰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兄弟設有不幸鬬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必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盛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

朱子曰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　處鄉黨宗族見有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　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寵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愿之事也惟酒食是

謀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

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問必擇勝己爲友則勝己者又矣曰我求勝己者爲友勝己者必以我不如己不吾友矣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閒自有親疏厚薄耳　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　或問原壤毋死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曰若要理會不

可但已只得且休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　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　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　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

柳子厚有言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憚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近臣以謇諤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　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　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莽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

朱子曰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　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　人主以耽然之身居深宮之中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蓋必常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

朱子曰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臨利害

飢已失其所守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德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以上分節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閒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

極云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中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無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極無以加此云耳　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

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　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

朱子曰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得之於靜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根於動其動靜異時而皆不

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朱子曰橫渠先生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甚密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邵堯夫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

朱子曰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天下

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或問性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而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理與氣雜而言之

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

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靜

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

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

朱子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至

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眞希元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分二十節

韋齋第十

韋齋師豫章羅從彥與李愿中爲同門友聞楊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礪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朱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

朱子八歲趨庭受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間從羣兒嬉游獨以沙列八卦默視之　嘗指日問韋齋曰日何所附韋齋曰附於天又曰天何所附韋齋

奇之　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　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

韋齋疾亟囑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朱子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　朱子侍屏山先生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　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　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嘗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　張南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　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卽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　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武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離

朱子以子喪不擧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其子則至慟　朱子曰家閒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擧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

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　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周卹問遺恩無所闕

嘗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通於今又揷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

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居民乏糧强奪動相賊殺易至擬變遂因前所貸米揷立社倉

在同安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雖勞無憚　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　在南康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　奸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　復建白鹿書院乃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人者爲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漳州習俗未知禮乃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人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　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爲庵舍以居者悉爲之禁俗大變

將趨君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

當孝宗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

心術宮禁時政風俗靡肝濿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　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

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　朱子嘗進說於其君載召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章而終以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　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倖之戒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際懍然不可易者　周子充薦先生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會覿已死王抃已逐甘昪尚在先生力論之孝宗曰昪有才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之眷愈厚

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丁內艱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閒辭者六　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退　趙丞相既退朝權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稾焚之　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閱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朱子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

謙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

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閒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

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需然矣

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　諸經傳註其

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

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

安一辭未備亦必沈潛反覆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

求至當而後已

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決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

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

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

大廣之以聞見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

而植之惟恐其不立　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至夜半

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

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者朱子笑而不答　僞學之禁起有勸以謝遣生徒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

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　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

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

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

同治五年重刻福州正誼書局藏版

侯官楊　浚　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波　秋帆覆校
福州諸世楷　揆士分校
福州曹鍾禧　穎夫分校

瓊臺上　濬仲深編輯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上達第十一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一則爲陰陽而五行一正誼堂

造化萬物始終莫不管於是焉

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　問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一乃太極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一氣氣之分即一氣之運　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未判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屬乎陰似親見此意

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　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濇也決之長其理然也

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　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

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

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擧目無不在焉　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

這道體浩浩無窮

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

朱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

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氣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　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眞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忘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敎也　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中流出不假他求

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情有善惡性則全善　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　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　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

朱子曰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
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問仁義體用動
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
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自有然在性中只
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
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
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
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
可勝用者才也　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
亦濁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
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
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
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好
惡倘倘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常人

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
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
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
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　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
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　聖人
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
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
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　人之一心
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
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如擴充四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敬之問天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則
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問彝而言秉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
若秉執然
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
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
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

便是差異矣　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所爲只是庸了　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是庸了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卽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

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以理言之則天地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

心之所爲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

問忠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

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麤本末皆是一貫

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

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　教小兒只說簡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踖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所存　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　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陸友之功但

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
喫力去做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　古者玉不
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
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
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朱子曰學當要親細務莫令心麤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窗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
小人此言極有味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
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

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
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

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則得失利
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　科舉之習蓋未
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
日用則安矣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
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
理而謹守之不可皆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卽當

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

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
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
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
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
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　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
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
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
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
工夫爾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
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學須是做自
家的看便是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
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
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　人氣須是剛方做

得事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

朱子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務循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

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　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肯問人做底事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也

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

朱子曰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昂然若有餘而其責

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

問自覺賦性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磨轉成急迫矣

問氣質易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化氣質最難

朱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

光明下緝熙字　人心惟定則明

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　問武侯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王近思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沒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

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童蒙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

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　須是

不得處方有餘味　大著心胷不可因一說相礙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

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　問武侯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纔有異同便成嫌隙

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　文字元來眞是難看彼方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

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繆處　解經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　某之解經只是解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

朱子曰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嬛般厲兮去道遠而

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

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朱子曰伊川先生云立言當令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

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朱子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

朱子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

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察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察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惑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以上二節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麤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

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屈

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問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用得盡然後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也

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淩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

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又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　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　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皆無難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　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

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　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

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以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眾不得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朱子曰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俱低　人須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　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　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　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閒隨所寓而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霽卽行加潦卽止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

此言有味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閔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舍之不惟吾道不得行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往於後矣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可爲者有去而已

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

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

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　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朱子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

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　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愧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

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　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以上分三節

仁禮第十四

程琪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

仁何也朱子曰列聖相傳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分別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

有說做工夫處克己復禮是也

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仁者而已矣　或問某欲克己而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而患未能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

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　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

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做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

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　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　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朱子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與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

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戕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　　後者以其班祔置祭日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　　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遷豆籩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棋錢

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　　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於私室　　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令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

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　　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只存得墓祭　　李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

朱子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欒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褻慢以重吾不孝

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爲而計費各惜則是力不及者權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各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或問士人欲行婚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婉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　卒哭之後便除几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　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朱子曰薦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

但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須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也　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伊川云祭於私室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朱子曰薦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

王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

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非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存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曾擇之問三年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何如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母配日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朱子曰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

問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朱子曰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下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朱子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

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

朱子曰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

或問論治便要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訐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大體事都不

以上分二十九節

爲治第十五

皆所爲皆是細碎之事

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守官只是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急情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情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平易近民爲治之本

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　居上克寬蓋自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　爲政必有規矩使奸胥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當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者乎

朱子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　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　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　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　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中白典買田產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窩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髣髴其萬一

朱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兄弟顚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宜要主張這等人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

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

朱子知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頑靡日

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閒或匿事反復丁寧使後生赤子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　問鄉學如何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

朱子曰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版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以永久矣

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訟財賦也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極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朱子曰凡有訟獄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

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

朱子曰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循就簡則誣欺者易以爲奸而稽覈者難於得實此卻雖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正井溝洫之制亦

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
試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閒者以內地見耕官
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
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
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
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
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饉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
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

之於其終

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
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
來　大學篇末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
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
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　自
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
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
也

朱子曰人爲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也周禮獻民數於王
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爲大吏便
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
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
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
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
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
成事功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
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

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
遠邇心說誠服　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
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

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　宰相以得士
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朝廷
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
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以求薦　人才衰少風
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或曰未當其任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曰權力
所及則察之擧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

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　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朱子日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

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問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論其難其愼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以上分三十節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　修德之實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小失其正便是人欲　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眎於遠猷

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道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矣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

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未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　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則適足以覆國而已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朱子學的　卷之下　三六　正誼堂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夫惟三綱不立是以眾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

朱子曰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　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至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

朱子曰人主當務聽明之實不可求聽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聽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聽明之名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朱子曰名爲獨斷而王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

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
宮中府中宜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朱子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
者不求而至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　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
天下之善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
之賢爲急

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
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　凡陽必剛剛必
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
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又云苟當論
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
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
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
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
朱子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賞浸之
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
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　夫勞於求賢而逸
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今之聖君賢相所以誠
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
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
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
之奸遂則其禍固有不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
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
右其爲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君
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理勢然也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
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
諂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
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
義之事　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
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
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
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
顯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
幸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嫉賢妒能一事而

己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眾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紀綱不振於上

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朱子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　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

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

朱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人君當黜霸功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朱子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　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凋瘁而根柢蹙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　蓋有

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斂亦不能以自贍矣

濟事　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雖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擧之法始於家鄉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　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於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　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

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朱子曰箕子爲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所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朱子曰然　封之有庫是富貴之足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廢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計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

朱子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

朱子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不能言

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朱子曰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

問夷齊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尹大似夷惠

朱子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私欲之多

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

朱子曰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

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
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一人
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
理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
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
好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子由古史言馬遷
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朱子曰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恭愛絕異之資而
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
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
此
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遯於不虞以保天命
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望這幾句誤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
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初策謁
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
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方得又
曰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麤魯闊略而能有
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
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嚮如何顏子
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
告以四代禮樂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
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後士
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
以驅之也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之說以爲劉穆之宋齊
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
朱子曰義和之大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
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
有未足故耶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
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朱子曰南軒論諸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

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
難能不降僅勝於責國者耳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朱子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
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
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
及也
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
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
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　王通
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

說見大體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
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
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
一氣字　原性人多忽之卻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
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素自重邪
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眞鄉原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
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
所不逮公曰某爲宰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
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
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
論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

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溫公只恁地行將
去無致知一段　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
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恃恐有所
未盡耳
朱子曰王介甫質雖清介而氣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實
凡近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害人豈可謂
非其罪　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雖不免於
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本原之正
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
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　嘗論
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
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
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
知之驗哉

問荊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荊公取佛
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蚤
拾蘇張之緒餘駸駸佛老之精粗二人之學皆謂之不
知道可也

朱子學的　卷之下

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
上蔡者爲多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
之士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黃直卿言五峯
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卻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
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五峯云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
益精踐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　陳了翁
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　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
謫猶著白布衫繫廡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

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
命也而可乎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
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廷

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
著皆陽儒而陰釋

朱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
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

朱子學的　卷之下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
雜

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惜則舍生而取義可
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
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
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
好惡雖有長短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
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濟不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善也曰也是　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麤　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閒抵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易耳頃見李

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　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卻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卻不曉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誥練多學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私意而已

朱子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　揚雄之太玄法
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靡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
講學而作也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
國　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　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杜詩佳
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
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如何作文　某未冠而讀南豐
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爲人之爲言
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　東坡之言曰吾之爲文必
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

來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　文士巧於語言爲人所說
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
答梁師成蓋絕無僅有之爲可貴也
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卻
是邊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　文章到歐曾
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
朱子曰科擧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
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
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
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必作士氣之一事
也　或問應擧之法當如何曰略用體式而隱括以至
理

朱子曰當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
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
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
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
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
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
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爲愈也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

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
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自謂
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
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
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
治雖曰我無爲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　老
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
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爲全身避禍之計　君

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　莊子說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卻似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敎所汨未嘗讀老莊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　列子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

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義理滅盡　楊墨直是硬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

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爲吾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

無是理也　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爲罪　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　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意此語剖析極精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而使之心服也　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奇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愚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儒如鬈婦黧髮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　聖門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　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耶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今世佛學觀之五品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

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

朱子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捄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　不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出邪

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意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　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無論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爲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爲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　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爲有見論辯紮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懸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眞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竟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

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以上十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著做天在　三王之法各
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
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性之所
近此說甚好　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
無不可爲之事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
之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
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豈

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
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　春秋之時三綱淪
矣孔子請討弒逆此天下之大義也斯事一正三綱可
整天下事可次第擧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
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
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
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　不怨
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見孔子渾是
天理　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越
說得低越有意思

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
己之私則樂矣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
夫否曰然
朱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曾子三省看來是
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顏子以下領悟莫
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
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卻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爲
也

朱子曰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
千仞之上　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
懷方是不偏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
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子曰孟子集義上工夫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
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
必力去惡必勇
朱子曰孟子教人多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
處教人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
飲時措之宜異耳

朱子曰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顏無伐善無施勞皆是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　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朱子曰孔子道大德巾而無迹故學之者汲身鑽仰而不足三子志潔行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

朱子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　黃

庭堅言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到　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伊洛指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伊川橫渠　伊川謂性卽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朱子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之說泯矣　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

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

朱子曰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得知耶

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

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

講貫之際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又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　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爲理也　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或問

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竟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語其與些辛苦方可望　又與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疑者所望於賢者不輕

朱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　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　季通學行之

餘九遂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聽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朱子聞周舜弼游屏山曰圜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正

朱子學的　卷之下　六

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徑是一部大爾雅也　吳伯豐相從叅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　又云自其云亡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游好之私情也　子

奕　正誼堂

朱子學的　卷之下　七

及也

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幸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

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

少寬心一病正補叛

得之者　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贊曰蚤悟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

朱子斯語

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加今學者見識朱子曰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　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

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

朱子曰緒動册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君子必有取焉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既而天理難復壞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壞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

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

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　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後天地本原聖德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

黃東發曰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爲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

熊去非曰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

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

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今日正當得此等人有不得窺其際者

蔡茲爲考官得朱子所試策歎曰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

布之朝列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者也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迹
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
也

張敬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眞金石之友也

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
最高講學最久門人最多

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爲
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

德行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爲事業又曰公之身雖謚
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
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黃直卿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
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先生而始著

眞希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
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
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劉夢吉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
盡其精而一貫之以正也

李正叔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
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
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
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黃直卿曰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
嚴威儼格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先生之
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也

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

李正叔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
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爲而作擬論語也　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
門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采輯朱
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
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
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
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
有所輯也　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
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

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　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何書爲初學者作也　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眾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夫子之成書之故也　所謂次第者何始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儒者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學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　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　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爾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　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　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　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爲一編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　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

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焉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　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於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窺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尙矜其志而無備責云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丘濬謹識

附前刻學的記

學的一書瓊臺丘先生所集木齋謝先生欲翻刻以廣其傳弘治辛酉因朱夫子九世孫訓導貞考滿抵京授以舊本屬歸刊行無何貞卒未克歸就正德丁卯夏濂以鉅鹿知縣蒙　欽調婺源謁廟之餘貞子燔捧是書具言顚末因命工繡梓藏其家廟俾世守之其作書之由丘先生已有序說若夫朱夫子之道本諸心見於書流行於天下人人所共仰濂何所容喙姑此以記歲月云耳正德三年戊辰歲秋九月九日後學郭濂記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福州陳鴻濤瀚秋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馮少墟語錄

馮少墟集卷一——十二

致謝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馮從吾仲好

語録

辨學録

心學之傳始自虞廷而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言本體辨析至精言工夫條理極密萬世道學之宗統於是矣後世學者寖失其宗不知中之所在而緊以心當之於是以覺言道而不以所覺之理言道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為君謂之仁以之為臣謂之敬以之為子謂之孝以之為父謂之慈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奪謂之節皆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萬世只此一脉以維持宇宙更無餘蘊矣少墟辨析於毫髮之間凡世儒所易惑處輒為道破吾儒之家寶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廣延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亦偉歟不敏與少墟共炊此學於十餘年之前已亥以後不相聞者幾十年而少墟究理愈深辨學愈晳頃者不敏叨撫榆陽得以所學知之正當處言也為書八十一章闡性命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肯只在善之一字佛

止一宗遠求印正少墟以為有當也所以相期於必至之域固有不言而信者矣若夫少墟立朝大節居鄉儒行卓然於一時固薦紳士大夫所共服也篤實輝光之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春仲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豫章涂宗濬書

其徒賢知之過者寖淫寓入于禪今且百年而弊滋甚于是格物脩身兩家之說復起或矯枉救失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矣不佞竊謂道本一貫求之言語文字則支離蔓延愈益晦塞夫格物致知脩身何可偏廢也長安馮仲好辨學錄凡八十一章其首章云聖賢學問總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屬枝葉耳所以辨心學甚詳或言仲好之學又似專以正心立教者非也身外無心心外無意知物道一而已惟以信

語文字自為一家而後衆言淆亂聽其說可喜而覈其實則辛仲好為析是非決嫌疑使大道不迷於他岐則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以貫之矣昔孔子論性相近而孟子獨稱性善孔子多言仁而孟子每言義彼願學孔子者豈顧倍之要以是時淫辭邪說熒惑天下欲正人心必就其蔽錮闢切之所在而剖決挽回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未見仲好全録而第據前數章所論辨意當如此與仲好談者

張孝廉心虞傳其録者張右丞憲周仲好有訂士編善利圖說士戒關學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蓋自得之見不易之論合而觀之知學不可無辨辨不可無録録不可無傳矣

又

余自秦入晉張右丞以馮仲好辨學録迫余序之余所見財數章皆論心語倚馬成草姑以塞諸耳久之得全録而知仲好所辨在儒學釋學其論極為精微也釋初入中國所傳經語義猶

其後乃有禪或不立文字淨知妙圓體自空
或以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或不看經念
佛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
者其源皆自不辨心性始吾儒曰盡心知性釋
亦曰明心見性若相同而實相遠蓋本之告子
告子非不言心而曰不得于言勿求諸心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而曰仁內義外非不
言性而曰猶杞柳猶湍水曰生之謂性孟子辨
之不遺餘力世無孟子而釋氏以告子之說簧

鼓天下論性曰在目為見在耳為聽在口為議
論在手能持在足能運又曰衆生皆有佛性噬
人之獸可為瞿曇比丘十千之魚盡為忉利天
子曰離一切心即次真性曰禪學悟入乃是心
之學墮于禪朱子辨之不啻孟子之於告子至
今日乃有舍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談無善無
惡心之體又曰無求同異于儒釋求其是者而
之用則以知覺運動之性為性而非義理之性
以惟危之人心為心而非惟微之道心也人之
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耳心性一謬人與禽獸

遂使儒門頓有三釋以雪峰雲門過孔子上

儼然為釋傳法沙門建幡告四遠則逢蒙殺羿者也左右采獲自負集儒釋大成而所崇信惟釋則游說反間渠成而利秦者也陰宗其指陽避其名既得攔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則暮夜詩禮發冢之盜恐東方明者也凡此皆起于學之不明學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而仲好之所為力辨也辨者亦有之曰釋見聖人之上一截儒得聖人之下一截是以下學上達為二學也曰儒釋本同而末異是以物之不同而其學之不可以達明鏡之照利斧之斲芟夷蘊崇之加蔓草何以過茲明道先生言

有本末為二物也無為貴辨矣仲好直窮其本是毫釐之隔先生獨辨其宗旨不同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余嘗撮舉一二如曰吾儒之學以了死生為宗仙家自有仙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死生為宗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全不相干曰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善何曾有聲有臭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僅僅十四字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曲盡其妙曰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曰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本諸

吾鄉先正道林先生少嬰羸疾入山習靜不言默識者三年自是洞然於性命之學古人學問多從病中生也少墟先生生而善病弱不好弄甫就外傅即銳然志於聖學先後從敬菴會源兩先生遊及官中秘注史未嘗一日輟講歸而卧病閉關九年精思力踐遂入聖人之室所著疑思錄學會約善利圖說多先生病言而辨學錄一書尤先生靜中妙悟見儒釋所以分別處皆昔賢所未發也陽明先生謂釋氏與吾儒只

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皆先生獨得之見千言萬語惟恐學者墮入異端窠臼之中蓋吾儒之道如渡江河之有維楫揚帆鼓柁中流仗在而行後真空妙有把柄何在如以飄風飄不繫之舟試於黑風白浪何嗟及矣此先生惓惓欲人求實地也先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然終日正襟危坐儼乎若思應事接物如執玉如捧盈此心未嘗一刻放下先生有主之學於是可見昔橫渠學凡數變陽明亦悔二十年錯用其心先生過人遠矣余生於閩齋道林二先生理學之鄉愧不聞道賴先生時時教之若將興起焉者為妄綴數語以志依歸之意若先生微言妙論余固不足以知之也

武陵後學楊鶴頓首書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金之閻汝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尚多矣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帶出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長安馮從吾識

辨學錄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總屬枝葉

右一章

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心上用功則遍周法界之說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

右二章

孔門不輕言心其自叙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警人曰無所用心難矣哉言心便言仁此道心之說也言心便言用此精一之說也以道心為主則心有所用而不落于空人心悉化為道心即心即矩即仁即心是言仁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心哉不然舍矩言心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此心了不可得而左袒人心者得借口矣

右三章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功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正孟子得統于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于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功夫流于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右四章

人心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緊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覺便是異端

右五章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緊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覺便是異端

右六章

問心可有乎曰不可有問心可無乎曰不可無或又問心可有乎曰可有心可無乎曰可無或者未達曰人心可有乎曰不可有道心可無乎

曰不可無道心可有乎曰可有人心可無乎曰可無曰如此則又何未達之有或者憮然曰而今而後始知心果具是理而堯舜其心果至今在也

右七章

世俗之所謂有心有的是人心吾儒之所謂有心有的是道心異端之所謂無心無的是道心吾儒之所謂無心無的是人心這箇去處辨之不可不精故曰惟精守之不可不一故曰惟一

一則純是道心無復有人心之雜矣故曰允執厥中必如此方不墮世俗之弊流異端之非

右八章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說無心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為千古名言程門之所謂私心即處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右九章

問私心私也有求公之心亦私也何如曰有求公之心便是公如何說亦是私

右十章

人心一槩說不得有亦一槩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利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為也為惡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無均報也報怨之心不可有報德之心不可無均憂也憂貧之心不可有憂道之心不可無均見人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只當論其所有所無之心為何心可耳

右十一章

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為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為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不可有乎為善之心不可有乎為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為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為惡乎夫喻利之心為惡之心固不可有喻義之心為善之心豈可無而彼亦以為不可有如此為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

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為一切摠歸于無心之說以為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為善心一切摠歸于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亦莫知其非矣不知說至此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而不可有處柰何不察而誤信之耶且義原非外性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為合本體也今欲一切摠歸于無心安在其為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總歸于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安在其為合本體耶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于義即入于利出于善即入于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于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源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無縱是喻之又喻以至于化為之又為以至于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為善之心而至于化有為善之心而至于忘有喻義之心而無聲臭之心而至于化有為善之心而至于忘有喻義之心而無聲臭之心不可儗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今曰喻義之心不可有此孔子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之言不待辨而知其非者也

右十二章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改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

右十三章

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

如此不知天命的是箇甚麼便于天命二字說不去矣

右十四章

無適莫心而有比義心者吾子也有適莫心而無比義心者衆人也無適莫心而併無比義心者異端也異端之說恰似高于吾儒不知心無二用一無比義心便有適莫心既有適莫心而又無比義心此異端之學依舊落于衆人可見道理本自明白特人不察耳

右十五章

問人心一層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異端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似亦有理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層說不得有無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起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

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何如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于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撥吾儒善字于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卿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為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

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為善之善才見得
乃所謂善之善兩箇善字原只是一箇豈有可
以為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
無善之善之理哉

右十七章

問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可見善
原是不可有的彼無善無惡之說有無善之善
之說或亦未可盡非也曰有其善喪厥善有意
為善雖善亦私是謂工夫不可自有其善不可

有意為善耳非謂善不可有亦非謂本體無善
無惡善有善之善不可謂無善之善也

右十八章

問無善無惡有無善之善之說彼欲以無字藥
有其善有意為善有字之病非得已也曰有之
一字病痛誠無窮如有詩文者以詩文自高有
功名者以功名自高有氣節者又以氣節自高
傲世凌物令人難近或以為名之心為善或以
為利之心為善或又以善服人之心為善假
公濟私令人難測如此是皆有其善有意為善
之病不知一有其善便不是善故曰喪厥善一
有意為善便不是善故曰雖善亦私至于喪厥
善有意為善而又誤以無藥無豈不益助其病
且心之本體原有善無惡而誤為無善以藥人
之病夫醫先自誤也其如藥人何

右十九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
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
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

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右二十一章

天地間道理有奇便有偶如有陽必有陰有晝必有夜有中國必有外國有君子必有小人至于天人理欲公私善惡之類皆是若不扶陽抑陰不尊中國攘外患不進君子退小人不存天理遏人欲而曰無陰無陽無內無外無君子無小人無理無欲無無亦無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舉字下如兩忘而化其道此大亂之道也

右二十二章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舉字下何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使人人以堯為法以桀為戒才是大公至正才是相忘而化其道今曰不必堯之是而桀之非則是舜跖不分善利不辨令人何所法戒何所適從而曰道道豈如是耶後世以君子小人參用為大公至正而曰建中靖國病正坐此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開係不小不可不辨

右二十三章

吾儒之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名之也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是明以不可道者為道矣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明以不德為德小人無理無欲無無亦無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舉字下何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使人人以堯為法以桀為戒才是大公至正才是相忘而化其道今曰不必堯之是而桀之非則是舜跖不分善利不辨令人何所法戒何所適從而曰道道豈如是耶後世以君子小人參用為大公至正而曰建中靖國病正坐此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開係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開係不小不可不辨

右二十四章

吾儒之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名之也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是明以不可道者為道矣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明以不德為德小人無理無欲無無亦無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舉字下何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使人人以堯為法以桀為戒才是大公至正才是相忘而化其道今曰不必堯之是而桀之非則是舜跖不分善利不辨令人何所法戒何所適從而曰道道豈如是耶後世以君子小人參用為大公至正而曰建中靖國病正坐此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開係善惡者為無善之善君子絀而小人肆矣

無無亦無之說人爭談之不知使人心而果能

無無亦無也在吾儒固非中道在異端猶成二
家不知人心原是活的心之神明原不可測如
無一分公心便有一分私心無一分善心便有
一分惡心公私理欲原相為貞勝原不容並立
原無一切俱無之理今却欲無無亦無不知公
心一無私心便有善心一無惡心便有無者真
自信其無有者又不覺其有一不覺其有雖流
禍至于不可收藥而亦不自覺矣是無無亦無
之說徒陰縱私欲而使之長也豈能無無亦無
哉

右二十五章

君子無心于功名却有心于斯世小人無心于
斯世却有心于功名

右二十六章

人心最不可有物人心又最不可無主以公為
主則私之物自無矣以理為主則欲之物自無
矣譬如太陽當空則魍魎自息主翁在室則僕
隸自馴若懲魍魎而併揜太陽懲僕隸而併逐
主翁吾惧其魍魎愈熾而僕隸愈縱橫也是誰
之過與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先
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人心不可無
主之說也

右二十七章

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
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
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擴善善擴只是一箇善
為擴只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箇

無善之善也功夫雖有生熟道理却無兩樣故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曰有善之善
對惡而言有無善之善不對惡而言則是孳孳
為善之善為其對利而言之善也而善與利之
間復有箇無善之善在矣有是理哉

右二十八章

有意為善有所為而為如以為利之心為善為
名之心為善以善服人之心為善之類非以
安而行之為無意為無所為利而行之勉強而

行之為有意為有所為也今人見人孳孳為善而槩曰有意槩曰有所為則阻人為善之路矣

右二十九章

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稱回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可見善原只是一箇善豈有有善之善無善之善兩箇善之理古之聖賢若預知後世之必有為此說而預防之者奇矣奇矣

右三十章

異端之說陽欲高出吾儒陰實左袒世俗此所以嗜好者多且世俗之人有明白好利忘義者亦有內好利而外假仁義者這等人自已不喻義為善而又忌他人之喻義為善心欲非之而無其辭今一旦倡為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而又極稱無無亦無之說以伸其辨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為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為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彼世俗之人聞此言欣然得借以非人益欣然有不嗜好之理彼其說誠邪也其他如聖人不仁伯夷

名一切無礙之類未易枚舉摠只是左袒世俗此所以學異端者多好利敗名非其人甘于不肖亦其說自誤之耳

右三十一章

易曰易有太極又曰無思無為若曰這箇太極乃天地間自然的道理故曰無思無為不知無思為若不說出箇易有太極而第曰無思無為的是箇何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若曰這箇物則乃天地間自然的道理故曰無聲無臭若不說出箇有物有則而第曰無聲無臭的又是箇何物夫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與佛氏不同若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為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為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也有是理乎講的雖是吾儒的話頭其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或曰中庸引無聲無臭亦不曾說出物則何也曰中庸雖不曾說出物

則不知所謂德所謂敬信所謂篤恭者是何物耶若丟過德丟過敬信篤恭而直曰無聲無臭有是理乎孔子曰毋意又曰誠意曰無知又曰致知若曰必誠意而後能毋意必致知而後能無知也必毋意而後見其真能誠意必無知而後見其真能致知也故曰誠無為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雖無為却有誠雖無知識却有帝則若丟過誠意而專講無意丟過致知而專講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則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慈湖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為異可謂千古名言惜乎以無意為宗而不信誠意令人有餘恨也

右三十二章

吾儒之言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異端之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恰似一樣不知吾儒所謂太極指實理而言異端所謂有物指谷神而言不可不辨

右三十三章

自異學言無而世儒多爭言無以為精微奥妙不知精微奥妙豈專在無之一字哉易有太極敢道這有之一字說他不精微奥妙不得

右三十四章

陵夔為司徒教以人倫此堯舜首開萬世教學之原而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箇有字何等明白而異學爭言無世儒又從而附和之何也不知使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是何道理成何世界于此而後知聖人之為慮遠而儒佛之辨不可不嚴也

右三十五章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箇有字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在易為太極在書為恒性在詩為物則天命之性命此者也率性之道率此者也脩道之教脩此者也惟其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何假思為故曰無思無為何假學慮故曰不學不慮曰無思

為不學不慮恰似精微奧妙曰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又何等平易明顯即微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吾儒之所謂有無非異端之所謂無也

右三十六章

問無思無為大意曰無思無為何思何慮此吾儒之微言也而混佛者亦多喜談之不可不辨昔有一士人問其公無思無為之說者答曰汝目自能視耳自能聽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眠更不說論理之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有這箇知味知節的道理若曰一箇可視不可視明的道理可聽不可聽聰的道理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知味知節的道理雖自能聽饑來雖自能喫飯倦來雖自能眠視耳自能聽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眠這箇明的道理只說目自能視耳自能聽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眠更不說論理之可聽不可聽有這箇聰的道理若曰一箇可視不可視明的道理可聽不可聽聰的道理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知味知節的道理雖自能聽饑來雖自能喫飯倦來

釐千里之辨也且如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箇理字以為出于有思有為出于偽如告子以人性為仁義莊子以仁義為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箇良知良能孺子而怵惕親戚而顧讬不恐穀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以提醒世迷見得吾儒這箇理字也是天生來自然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為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功夫千言萬語說思說為只是教人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非義外非揠苗非強世也吾儒指的是理異端指的是欲各人宗旨不同若不察而第曰均講無思無為的道理何思何慮是以吾儒之微言為異端之口實也其不至于援儒入佛推佛附儒者幾希

右三十七章

問如何是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箇理字以為出于有思有為乎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雖甚放肆之人未有不竦然起敬者有思乎有為乎出于自然的道理為這箇無思無為的道理耳至于已饑思食已溺思拯有思有為乎出于自然的道理為這箇無思無為的道理耳故曰思天下有何慮由已饑之也稷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也亦只是思這箇無思的道理有為乎堯舜之道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有思乎有為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為堯舜亦只是為這箇無為的道理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此千古聖學真傳不然起頭一步先錯縱思為到底只成就得一箇五霸假之學問思為愈熟真心愈喪

右三十八章

問守與化曰守之又守以至于化便是化如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如此是化可為也自以為得便是無所得一放開便是半塗而廢便是功虧一簣便不是化化只是守到純熟相忘處非越過守別求化也守與化功夫雖有

生熟之別却不是判然兩條路或者又去既得後不可放開太早不知只一放開便不是說不得遲早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若孔子說我得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說我得矣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開卒至于流弊不可言

右三十九章

只說放開便是無所得譬之古人寫字雖寫到縱橫變化無所不妙處只是熟了其實不是放開羲之醉後寫蘭亭只是羲之把一生精神都着在字上一息不曾放開所以入于神化而不自知此正見羲之于字學有所得處知此則聖學可知

右四十章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越過大字說不得化越過聖字說不得不可知

右四十一章

論學當先辨宗宗旨明白功夫才能不差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宗旨全不相干只是後世高明之士講學不精見理不透誤混而為一一混而為一遂令人難以分辨毋論信佛者即吾儒中間亦多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補缺憾緣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為闢佛適以尊佛名為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

功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而夫子由下學方能至也可乎脩而不悟豈曰真脩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即知志學非損乎學而不厭脩也默而識之自知此正見羲之于字學有所得處知此則聖非悟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亦吾儒頓悟漸脩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于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粗

也有是理哉故曰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也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脩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惟其論心論性所悟所達處宗旨與吾儒異所以彼法中原無用此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非舍也況宗旨一異即用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亦與吾儒不同又何論舍不舍也又況宗旨一異豈止舍下學舍漸

脩舍經世宰物若曰達無所達悟無所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即上達頓悟明心見性亦欲舍之矣況學與脩哉而又何經世宰物之與有故學者崇儒闢佛當先辨宗若宗旨不明而徒嘵嘵于枝葉之間吾恐其說愈長而其蔽愈不可解也

右四十二章

或者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儒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無論矣有人焉出而洞佛氏之一偏見吾道之大全舉頓悟慚脩心性事物而一以貫之可謂千古一快矣而又或過于張皇以為吾儒曰心彼亦曰心吾儒曰性彼亦曰性道理本同但華言梵語異耳且偏處二氏不能兼吾儒而全處吾儒可以兼二氏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摠不出吾道之範圍也不知吾儒既曰可以兼是混三二氏二氏亦曰可以兼吾儒彼此相兼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欲以崇儒闢佛而反混佛于儒踈三教歸一之弊豈不左哉且儒佛既混于是談儒者稍求精便悞入于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于吾儒雖名世大儒不能自解免也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混又于是詆儒者摘一二誤入佛氏之語以為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為惑世誣民之嚆矢雖大奸巨惡亦難以遽測識也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則談儒者安得誤入于佛氏闢佛者安肯操戈于吾儒詆儒者

何所借以肆其毀談佛者何所借以行其私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為正耶如此是闢佛而亦以尊佛崇儒而亦以小儒也又豈不左哉或曰吾道至大何所不容豈宜自限藩籬不知吾道雖大而彼之論心論性宗旨原與吾儒異去彼先自異也吾又安得強而同之而曰不以藩籬自限哉斯言也蓋為崇儒而混佛者辨非為信佛而非儒者言也若三教日月星之說盖信佛而非儒者之言人人皆知其非無庸辨矣

右四十三章

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知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箇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只是如是原來佗別是一般話說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但吾儒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言佛氏惟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言雖說出離生死其實全落在生死上說不論道理不論功夫只是空空的任這一點靈明隨他氣質情欲作用耳可見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謂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蓋彼法中原有宗門有教門宗

即是這箇宗旨別是一條超然直路與教不相關由教而入者便有階級若謂一為教法所縛一落階級便無由超悟故曰世間俗士為名利縛為嗜欲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又為空縛為法縛其心不得自在惟大乘人免此二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又最上一乘有無不立脫縛雙遣當下便是即向所謂見性成佛不由聞見思議之類言至此便誤人不小矣且為名利縛為嗜欲縛彼以為欲障固是至

為空縛為法縛彼又以為理障而惟有無不立脫縛雙遣後為最上一乘空其欲而併欲空其理空其理而併欲空其空說的恰似玄妙不知一空其理欲將自縱一縱其欲何所底止如此即自號曰我能空其空豈可得耶所以然者蓋由彼所云這箇真性原只是氣質情欲作用原不論道理安得不以理為障原不用功夫安得不以教為縛任水泛濫而無隄防任馬奔逸而無嘶縶安得不自悞而誤人哉佛氏差處全在宗旨宗旨一差無所不差故曰不可不辨也若夫髡髮出家棄倫遺世雖庸愚亦知其非故不煩吾儒之闢綴也

右四十四章

嘉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直指天命之性而言也曰未發是無其迹而非無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所謂一理渾然萬化從此出焉者此吾儒之說也而佛氏覺性本空之說則似之以為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

覩故能覩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覩而所以能覩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覺故曰可得而覩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其實大有不同者吾儒曰未發則目雖無覩故能覩以無覩而天命真覩之理已具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

無聞故能聞以無聞而有聞之理也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無知覺故能知覺以無知覺而有知覺之理也即發而皆中節覩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覩之理亦不可得而覩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審知而所以能審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

漠無朕未發之中不為無已發之和不為有未發已發渾然一理故中為大本和為達道中和致而天地萬物可位育也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就是後來多少功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吾儒所謂未發全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理字上作用去所以有不容已的功夫不容已的事業喜怒哀樂自然中節天地萬物自然一體佛氏所謂真空不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欲字上作用去所以着不得一毫功夫做不得一毫事業喜怒哀樂全不中節天地萬物全不相干佛氏真空指的是欲之根吾儒未發指的是理之根根宗處止差毫釐作用處便謬千里如此又何論流弊哉

右四十五章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真空的是道心義理之性只是他議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說破所以易于惑人耳

右四十六章

吾儒論性以心之生理言佛氏論性不以心之生理言舍心言性舍理言心故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又曰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所以不得不說無念所以不得不說無心

右四十七章

佛氏說空說無若示人以可攻之隙却又說空而不無即成妙有用而不有即是真空若一着于空便是頑空非真空矣說的與吾儒未發之

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無而未嘗不有有而未始不無益相似不知吾儒所謂無是無其迹佛氏所謂無是無其理吾儒所謂有是有其理佛氏所謂有是有其欲真空空的是天理之本然妙有有的是人欲之作用諱空而說真空諱無而說妙有不知愈有反愈遠愈妙反愈差

右四十八章

吾儒論天命之性說一物不容而實萬物咸備佛氏論真空之性亦說本來無物而實不礙諸

物但吾儒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佛氏上物字指理下物字指欲耳知此則諸凡與吾儒相似之言俱可不辨而決矣

右四十九章

或曰性只是一箇性那裏又是兩箇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于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箇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既知性只是一箇性何不一之于性善之性而獨欲一之于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于生之謂性而不一之于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于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吾儒之旨也

右五十章

客有以頓悟聞佛氏者或解之曰佛家亦有頓漸二法勤施積行功果圓滿方能了得心性若

明心見性之後不加苦行何以成佛達磨面壁九年前此功夫可知也不知吾儒自有吾儒功夫佛氏自有佛氏功夫宗旨既異功夫自殊即匡壁百年亦難與吾儒並論也譬如仙家調息運氣煉丹養神縱下苦功亦何與吾儒事

右五十一章

不講孔孟之學不在理字上用功縱閱窮載籍坐老蒲團依舊是箇俗人

右五十二章

問佛氏千言萬語只要抹滅理字回護欲字何也曰然吾儒說去欲他却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他却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撥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畢竟要回護這箇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為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撥理字而護欲字且使人人都講天理人欲四字明白便人人都勘破他的病痛又安得不併此四字俱欲抹撥也且理欲之辨古聖賢言之甚詳彼欲抹撥欲而卒不能護于是又展轉其說以求勝而曰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欲何可無向所云云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知欲明明德欲仁得仁欲字半虛半實指功夫說人欲之欲字全實指本體說安得混而為一況明德與仁俱是理欲明明德欲仁俱是在理上用功安得借口說是欲而曰欲不可去也學者雖

終日講寡欲如孟子講無欲如周子尚且不能寡不能無今曰欲不可去吾惧其欲之流禍不可言也且天地間理字原是挾撥不得的欲字原是回護不得的彼氏千言萬語徒以自誤耳

右五十三章

問天理人欲原分別不得仁義天理即是人欲公貨公色人欲即是天理其說然否曰不然既天理即是人欲便是人欲既人欲即是天理便是天理如何說分別不得且仁義原是天理便不是天理貨色原是人欲公貨公色便是天理便不是人欲原分別不得此分別益覺明析而反曰天理人欲陰為縱欲滅理之言不可不察也

右五十四章

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于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

為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為仁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正是夫子教顏子為仁高不驚佫遠卑不墮情欲處若不論禮不禮勿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名雖驚佫遠宴則墮情欲矣自古學佛者多恣情縱欲無所底止非獨學者之過亦其始教之差誤之也

右五十五章

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為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端倪發端之端源頭處一差所以後來流弊無窮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徒滋聚訟終難伏辜

右五十六章

問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佛氏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何以別曰聖人之心渾然一團天理凡有應感純是德性用事心體乾乾淨淨那裏有一毫意必固我若佛氏之無相無念是併天理德性而一切俱無也安得與吾儒之毋意必固我並論

右五十七章

問子絕四何不說子絕四絕意絕必絕固絕我又何不說子毋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也曰此二字正見聖學所以為妙絕者絕無之詞毋者禁止之詞是說功夫實落處絕字是說功夫宛竟處毋字是說功夫實落處言絕而不言毋是言上達而不言下學不謂之孔子言毋而不言絕是言下學而不言上達亦不謂之孔子用毋字功夫造絕字地位故曰下學而上達此孔子之學所以異于人而知于天

右五十八章

性者心之生理生之一字乃吾儒論心論性之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乾則大生坤則廣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吾儒之所謂生指生理生字而言論理不論氣告子之所謂生指生死生字而言論氣不論理謂理離于氣不是謂氣即為理尤不是惟論氣不論理此生之謂性之說所以開異學之

端也吾儒言生佛氏亦言生苟不明辨其所以生則儒佛混矣

右五十九章

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安得說理在何處而以理為障也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

右六十章

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右六十一章

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余少年正坐此病蓋詩文翰墨雖與聲色貨利之欲不同

然溺志于此而迷其本原是亦謂之欲也既謂之欲余方病其為理之障也又安得復歸咎于理理我認欲為理而復歸咎于理誤矣余敢以此為理字雪千載不白之冤

右六十二章

理障二字固是佛氏差處吾儒不能闢之已不是或又從而附和之何也理之一字乃天地間自然那移不得的道理正程伯子所謂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者佛氏要減也減不去吾儒要添

也添不來只是吾儒指點出這箇字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原非專為闢佛而創出此字也且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可見附和其說者特察理不精之過亦豈有心從彼而甘于與端哉

右六十三章

問佛氏于性字上添一真字何也曰這箇真字極有說若曰這箇知覺運動的性是真則那箇仁義禮智的性是偽不待言矣不知覺運動

固是真仁義禮智亦不是偽今既以知覺運動為真以仁義禮智為偽安得不以圓融廣大為真以規矩準繩為偽以恣情縱欲為真以存誠持敬為偽也世俗方坐此病而佛氏又從而羽翼之故至今深入膏肓而不可抶藥悲夫

右六十四章

夫子與曾點與其素位而樂天非與其放縱而恣肆也人情方喜放縱而惡檢束而況又以佛氏先入之言為主于是托之春風沂水之樂以騁其放縱恣睢之樂人多不肯尋以禪為樂事又起一重塵

右六十五章

陽明先生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說得極是若不言學而惟言自得是不深造之以道而欲其自得之也必不得矣舍學求樂舍深造以道求自得此佛老所以誤晉

室之諸賢也

右六十六章

問晉室諸賢皆一代高才何不知自愛至此曰當時老莊之教盛行人人皆錯認了道理誤以放言肆行蔑棄禮法為真為高為無心為自然以謹言慎行顧惜名節為矯為偽為有心為沽名所以流蕩忘反至此非明知其非而故蹈之也又問彼獨無良知與曰良知自在只因一念錯認了道理遂大迷終身不悟耳

右六十七章

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真能聞道而遂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異以為聞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求箇聞道者非道不是

右六十八章

世俗論真在不拘禮法異端論性在絶仁棄義而于禮之一字描摹尤甚知此病痛牢不可破恰似自古生知的大聖人把一切禮法都丢過任意自家縱横必不似學知的聖人只拘拘在禮法上又恰似禮之一字專為後世迂儒設不為自古大聖人設不知孟子論堯舜性之處却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禄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何也不惟說禮且說動容周旋中禮不惟在大節上要緊雖一步一趨一言一動細微曲折衆人容易忽略處都是確然不苟的如此難道說他不是自然性之的聖人可見吾儒論真論性與世俗論真異端論性絶不相同人又柰何以禮為偽為迂以不拘禮法為真為自然哉知

右六十九章

喜事功而厭道德樂寬大而惡檢束人之常情不知聖賢所以重道德者非薄事功而甘迂濶也以道德為事功乃真事功也所以重檢束者非惡寬大而甘拘迫也以檢束為寬大乃真寬大也不然假道德而喜事功則枉尋直尺併事功亦不能成矣惡檢束而樂寬大則越禮犯法併寬大亦不可得矣千此見聖賢之見遠而世人之計左也

右七十章

問喜怒哀樂如何見得中節不中節曰我喜而人不以為可喜我怒而人不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不以為可哀樂便是不中節我喜而人皆以為可喜我怒而人皆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皆以為可哀樂便是中節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句就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註脚

解的何等明白只問何以天下之大本解未發之中曰若不解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吾儒之未發亦異端之無無亦無矣

右七十一章

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是爺斤不曾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旦晝梏亡的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夜氣之說不是幽深玄遠的話說乃天德王道一貫之學也若丟過好惡只講幾希便落玄虛便非孟子之旨

右七十二章

問惟心之謂與指的是人心是道心曰心只是一箇心那有兩箇操則存便是道心舍則亡便是人心舍而復操便是道心操而復舍便是人心玩二則字真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僅僅十四字解人心道心惟危惟微曲盡其妙真所謂聖人之言也

右七十三章

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此處辭受動靜語默于此件件透徹步步踏實才見真心才是真正學問得力處在此用力處亦在此若世俗論心反于放言肆行的人說心地好心上真正佛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世豈有此理且不知有心學者無論幸而知有心學而又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以求心吾不知心學果何時可明也

右七十四章

問自古有學儒而其人非者有學佛而其人是者何也曰學儒而其人非者是其人非也非學儒之過也有學佛而其人是者是其人是也非學佛之故也請大有誤服此巴而生者亦有傷食

五穀而死者豈砒巳能生人而五穀反死人耶
知此可以定儒佛之辨矣

右七十五章

孟子曰性善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可見天生
蒸民原都是儒局當分其為儒某為佛我但後
來擇術不精一時誤為所惑遂叛儒習佛始自
遠于吾儒耳非生來性惡而不可為儒為堯舜
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旨深矣

右七十六章

右七十七章

世之論善惡禍福報應皆歸之佛氏此大不然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
非吾儒之言耶羿善射奡盪舟皆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指其人以實之矣至于
史傳所載尤為章明校著蓋善惡禍福報應昭
昭不爽此自是天地間實理實事原非幻妄原
非渺冥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曰
誠者言其實有此理實有此事也彼佛氏之說
惟誕不經誠不足道而或者乃以天地間如此
實理實事反歸之佛豈未聞吾儒餘慶餘殃之
說耶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
鴟鴞嗚呼嚴矣

右七十八章

栽培傾覆正是體物不遺處此所以中庸鬼神
章後即言報應大德受命天地何心鬼神何心
人亦何心只是一理之自然感召耳而或者朝
脩德而夕望報一或不應輒以為天地間無善

惡報應之事不知一為報而脩德又是偽又不
是誠如何能感格天地故曰居易以俟命必居
易以俟命而無一毫望報之心才謂之誠才謂
之德才能受命了仁必受命是論其理居易以
俟命是論其心且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既
以身報矣稷至十六傳而子孫始有天下稷即
大德難道以其身強與造化爭只得居易以俟
可見君子居易以俟命正是道理合當如此彼
不務安命而行險以徼幸真小人而愚者也

右八十章

子思前說鬼神之為德也甚盛矣乎後便說質諸鬼神而無疑可見不質鬼神不可以言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兩引之以為證又可見不慎獨不可以質鬼神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嗚呼盡之矣

右八十一章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

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露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

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憤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

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
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
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馮從吾又書

夫謂之學以學道也然道一而已矣而學則多
岐馬故學不可不辨也明辨之先于篤行也孔
門之正宗也難辨也何者此性命彼亦性命此生
而寂空也難辨也何者此性命彼亦性命此生
死彼亦生死混之而無別淆之而不清非深于
聖道者不能析其弊而歸之正余少有志于學

中間亦為異教所溺者數年近始悟而反之乃
知吾道至足亦至精也歲乙巳至長安訪少墟
馮先而商正之遂留余精舍中頗久日為辨難
每至夜分喜而忘倦其高足弟子亦鱗鱗共集
話也余稍發其端少墟則大闡其蘊辨虛實有
無邪正幾微之介昭然如明鑑之燭鬚眉不爽
也此非深于道者孰能之則其開我之迷而鼓我之
證者益誠不淺矣余別後少墟乃述其言次第
成篇共八十一章傳之宇內則所以指導來學

言　　友弟岐陽張燮典謹跋
門人阜城杜邦泰
洪洞左立功
壽陽陳所學
蒲圻汪　良
安居何載圖
陶山張延祚
涇原許　高

天水甄　韶
平涼石國柱
靈臺楊可立
三水張　標
隆德董三策
平利段可教
　段可養

馮少墟集　卷一　辨學錄　卒三

馮翊楊天秩全校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余同年友馮仲好氏錄其講學語也仲好讀中秘書冠柱後惠文冠正色立朝天下想望其丰采及休沐過里則杜門却埽足不踰戶閫乃多士執經問難戶外屨常滿嘗手學庸論孟書詔諸士遡洙泗淵源抉鄒魯秘密力闢羣疑思其信心過于信學其所疑益成其所不信終身或信或疑而卒無所成此夫求前而却步南轅而燕程者也故苟志于學即信非矣無問疑雖添雕氏所謂信未易言然亦從此信入也仲好聚友講學諄諄信之一字爲從遊者規而茲錄顧皇皇若弗及疑余謂此正其信後語且以藥世之自信而居之不疑者耳門下執經多士皆篤信仲好者倘覽茲錄苦所及不廣謀付剞劂公之同好而冀所以信也萬里之程始于跬步必眞信其可至然後肯秣馬脂車日征月邁亦必眞經歷跋涉然後能躊躇岐路詳審迷津倘測想前途若越漠渤望瀛洲方丈然尚在恍惚有無間而欲質所向往問征未以前路其何疑之從世之不信學者既任其惶惑敝精神于無用信者又固其窩鑰視天下爲無可疑其信心過于信學其所疑益成其所不信終身或信或疑而卒無所成此夫求前而却步南轅而燕程者也故苟志于學即信非矣無問疑雖添雕氏所謂信未易言然亦從此信入也仲好聚友講學諄諄信之一字爲從遊者規而茲錄顧皇皇若弗及疑余謂此正其信後語且以藥世之自信而居之不疑者耳門下執經多士皆篤信仲好者倘覽茲錄苦所及不廣謀付剞劂公之同好而冀所以信也萬里之程始于跬步必眞信其可至然後肯秣馬脂車日

所未發然大疑大進得力處在茲錄故信仁好者亦當自茲錄始

萬曆戊申孟夏旣望關中年弟周傳誦書

少墟馮先生疑思錄成寄猷一帙寓書曰願子一言以弁諸首猷因仰而讀俯而思尋繹久之廼嘆曰先生眞善讀書者哉今夫四子之書表章自程朱頒降自昭代其理炳如日星夫何疑試觀海內三尺童子皆能誦說掇管爲文且謂家思孟而戶顏曾矣奚足疑矧先生爽然爲一代大儒卽刪詩書定禮樂皆分內事又何待疑且思也噫嘻我知之矣衆人以書觀書秖藉爲制科羔雁而一切無補于身心是不知疑者也賢知者左袒二氏衷厭薄聖賢之言爲無奇是不屑疑者也不知疑不屑疑則均之未能思矣先生力排異端羹牆堯舜故于四子之書以心讀之以身證之證之而是也則已纖毫未愜焉得不疑疑稍未釋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漸也猷觀

矣奚足疑矧先生爽然爲一代大儒卽刪詩書定禮樂皆分內事又何待疑且思也噫嘻我知子皆能誦說掇管爲文且謂家思孟而戶顏曾

錄中大都悟後語自別如曰一本大學都是格物不必另補一傳則羣言之折衷也曰論語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則道德之閫奧也曰由孔孟而後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則舉業之標的也曰天地間惟有此道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別有箇樂一言而聖賢心體有歸宿矣曰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一提而孔孟宗傳若券合矣又曰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見何卓也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忘其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功何密也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旨何約也諸如此類皆發先儒所未發直破千古之疑者也夫能破千古之疑者必自一念之能疑始假令尋行數墨篤言無疑直矮人觀場者等耳烏能剖藩籬窺

望域力障狂瀾羽翼傳註之若斯哉白沙有言以我觀書則開卷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未能信正其疑未釋處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正其力求信處故曰思者明之基疑者信之漸也或曰先生默識道體烏乎疑又烏乎思曰疑曰思直謙詞耳猷曰唯唯否否昔宣尼讀易韋絕韋編矣夫以聖人聰明之盡奚事韋編屢絕哉疑之也疑而思思而信是以十翼成焉先猷不敢知矣　皆

萬曆己酉春三月朔山閒人楊嘉猷元忠甫書於靖邊之吏隱軒

長安馬少墟篤志滌泗之學日取四子書潛而玩之隨有所得隨即劄記久而成編名曰疑思錄何居洪範有言思曰睿睿作聖不疑則思不能通微不能通微而謂之誠可乎故知思誠之學起於疑而成于思也入聖之階也即夫子亦必四十而後不惑則四十之前夫子必疑而思矣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則不合而生疑端周公亦善疑且善思矣顏子疑於高堅前心猶動矣必疑而後動思而信之疑之而不後其思亦苦及聞博約之後卓爾妙其立境不可謂非思之有得也若曾子之問則疑端更多而思則可知至一貫之印而始渙然氷釋使曾子不疑而不思即孔子啓以一貫恐不能神解而一唯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四十之

疑而不能善疑不能不思而不能善思不能有所得如少墟耳且此疑思之義亦精且微矣人徒知易以卜筮立教乃稽疑之典不知易卽疑而思之以求合天則之學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參伍錯綜於心而理有定衡執而守之不難不然者疑根未破此心搖搖不如風前之絮乎何以爲事爲之準故知易之立教乃擇乎中庸而明誠之學非徒如世俗卜筮之謂也少墟之讀四子

書人以爲少墟之善學四子故疑而思之會而通之吾以爲少墟之善學夫易不用卜筮而自有神明之道也且今四子書治舉業者舉能言之海內坊刻幾於充棟中間亦有當者不當者然爲舉業而作則爲文而解其義不爲身心而求其旨也雖能疑且思思而有妙解出若過於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錄以居

爲少墟集 卷二

首拜撰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錄以居

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不疑
共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
正于海內同心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
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
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萬曆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孟陬十日長安馮從
吾序

疑思錄卷一

讀大學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舍此更有何事

問大學之道曰大字最當玩味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間原都是大的只因不學便已了大學之道三節道理已說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可見必欲明明德實觀欲明明德於天下的志量然後吾之明德有明明德於天下的志量然後吾之明德者不涉於二氏之玄虛觀物格節可見必有明明德實在的工夫然後吾之新民者不涉於五霸之功利明明德不涉於玄虛新民不涉於功利然後謂之止于至善然後謂之大人之學

問至善曰明德而不知新民是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是世儒自私自利之學不謂之明德止至善新民而不本於明德是五霸權謀功利之學是世儒舍已芸人之學不謂之新民止至善明德新民而不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是異端縣空頓悟之學是世儒鹵莽滅裂之學不謂之明德新民而本於明德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方謂之止於至善且謂之

至善見人性皆善吾德本明而吾明之原是吾性自然不容已事不是分外求明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明德自然不容不新民不是容易能的此知止二字古人所以獨先之也

問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物字有三解萬物皆備于我物字對我而言格去物欲物字指私欲而言此物字兼物我而言王心齋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是致知之善孟子性善之善止於至善是直從本體上說後之知最爲有見格物是格其知如何

誠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如何齊治平中間孰爲本孰當先孰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於至善

平此格物所以爲大學第一義

格物即是講學曰物易學不可談玄說空耳

格物二字千載聚訟不知講格物就是格物何事深求何事遠求

問本亂如何末便不能治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此心安得不妄動古人當知止時眞妄辨已明故至此方能心不妄動耳心不妄動只是不容易能的此知止二字古人所以獨先之也

問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物字有三解萬物皆備于我物字對我而言格去物欲物字指私欲而言此物字兼物我而言王心齋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是致知之善孟子性善之善止於至善是直從本體上說後之知最爲有見格物是格其知如何

誠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如何齊治平中間孰爲本孰當先孰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於至善

平此格物所以爲大學第一義

格物即是講學曰物易學不可談玄說空耳

格物二字千載聚訟不知講格物就是格物何事深求何事遠求

問本亂如何末便不能治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眞妄最難辨有眞者有妄者有似眞而妄似妄而眞者此處辨之不審則認眞爲妄認妄爲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只毋自欺便是自慊
自字最妙欺曰自欺則其苦眞有不可對人
言者慊曰自慊則其趣亦有不可對人言者
吾輩默默體驗自得月掛梧桐上風來楊柳
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是小人自
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
于心則餒矣君子愼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

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
地之間
問良知小人有否曰小人而無良知何以見君
子而厭然可見良知是人人有的只是君子
肯致小人不肯致耳
問如見其肺肝然不知肺肝從何處看見曰就
從厭然揜著上看見
曾子曰三字乃曾子作傳之言之法不可作平
日之言看左傳用君子曰史記用太史公曰
問幽獨之中何有指視而曰十目十手何也曰
幽獨之中原無指視而却曰十目十手解者
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
之隱等語以自家良知上發揮不知此却是
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話說與此節十目
十手何相干此節正爲上文小人只說見君
子之時有人指視所以不得已厭然揜著當
閒居之時原爲無人指視所以敢于無所不

至不知指視雖在見君子之時而所以指視
已在閒居之日何也譬如種五穀與荊棘及
其生苗後人人指視不待言當其下種時恰
似無人指視不知既有此種必有此苗雖有
此苗實由此種可見人之指視不在生苗之
後而即在下種之日矣是下種之日正生苗
生葉生枝生幹人人指視之日也豈不嚴哉
若自恃以爲此種也非苗也非枝葉也而忽
之則無及矣有此心術必有此舉動有此意

念必有此事爲不嚴于心術意念而徒嚴于
舉動事爲此小人所以卒露肺肝而悔之無
益也或曰閒居不愼而厭然于君子之見小
人誠失計矣不知閒居之時一念方萌何以
能知善知惡而愼之耶曰閒居之時一念方
萌或善或惡人雖不知而自家良知却的
比別人還明白故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此處才好說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
等語蓋自家念頭起處一念善便是人人以

爲善一念惡便是人人以爲惡若是只憑着
自家良知致去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
欲自是見得君子自是不消撿著此所以子
思又說出莫見乎隱二句正是爲十目十手
補出一段源頭話說令人自視自指自下頂
門之針耳不可與此節意混而爲一也

紀綱法度一一皆從一體不容已處求于此處求
少壯不努力而徒傷悲于老大康健不保養而
不知愼而徒厭然于君子之類也豐年不積蓄
傷悲于老大之日豐年不積蓄之日即稱貸
于凶歲之日也豈待老大凶歲而後知哉故
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自家的視聞又這等眞人却不肯愼獨者何
故曰只是不曾着實講學若講的着實明白

未有不愼之理
天下事只是人不肯心誠求之若是肯心誠求
之眞未有不中者縱不中亦不遠矣誠字求
字最當體認
求字不是在外邊紀綱法度上求只是在自家
心上痛痒相關一體不容已處求于此處求
紀綱法度一一皆從一體不容已處流出
自與粉飾太平者不同自然深入于民心
中字是直中民心痛痒處非徒以法度強

于外而使之感也只看那慈母何嘗在外面強愛赤子赤子亦何嘗在外面強從慈母都是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一團天性不容已處故曰誠後世君臣未嘗不求只是在事上求不在心上求紀綱法度非不燦然可觀多是僞多不是誠所以百姓不能實受其惠縱然求多不能中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是愚不肖者之病戾是

賢智者之病賢智之士刻意尚行矯情拂衆其所爲多有乖戾不合人情處縱是實心爲國亦足以釀禍而激變二字清濁雖異其一國作亂則一也曾子以此二字並言其慮可爲甚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可見人之性都是好善惡惡的可見人性皆善故不知人性之善者不可以治天下

大學古本原有錯簡還當依朱子草句爲是第

此謂知本節與上聽訟節與上聽訟節雖分兩節原是一節非衍文亦非別有闕文也右傳之四章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該九章

本節之後

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聖經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俱曾子之言不是門人記之者

疑思錄卷二

馮少墟集 卷二十七 疑思錄

讀中庸

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雖然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知敬者在此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問修道之教曰古之聖人說出許多教人言語立下草句

許多教人規矩都不是強人都是教人各自
率其知愛知敬之性耳有這言語規矩在則
賢智者有所俯而就愚不肖者有所企而及
故曰修道之謂教教曰修道只是明其教非
強世耳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源學者須
在此處得力然後能發皆中節故羅豫章教
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陳白
沙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喜怒哀樂中節才是率性若任喜任怒是無忌
憚非率性也然則何以能中節曰在戒慎恐
懼
七情之中惟怒爲難制不惟在行事上見得即
著述立言多嫉憤不平之氣亦是怒不中節
處
問君子中庸曰君子即下文舜回文武周公孔
子君子中庸即下文舜之智回之仁文之無
憂武周之繼述孔子之道德九經皆是這中
庸不是容易能的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
雖不可能豈終不可能哉惟至誠能之故曰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玩此節六箇能字
可見且至誠都是人人能做得的只是人人
談于不能不肯致曲耳故又曰其次致曲玩
此節兩箇能字可見故君子尊德性一節便
是致曲工夫故下文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
聰明睿知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經綸天下
之大經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始終發揮一能字可見中庸雖不
可能而實未嘗不可能也末云至矣即至誠
至聖中庸其至矣乎至字總只是說箇君子
中庸
問小人而無忌憚曰此小人不是泛常小人乃
異端之害道者彼其教以網常倫理爲情緣
以詩書禮樂爲糟粕以辭受取予爲末節
規矩準繩爲桎梏其自視常居吾聖人上其
視吾聖人之教不啻若弁髦之其弊使人猖

狂自恣以禮爲僞以肆爲眞貽禍于天
世不小故夫子斷之曰小人而無忌憚
有言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小人乃以學
術殺天下後世者若泛常說無忌憚雖未嘗
不是恐非中庸立言本旨
賢知誤以中爲不及故以過爲中而失之過愚
不肖誤以中爲過故以不及爲中而失之不
及非明知其過與不及而甘之也故曰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不可能也近來講學者把不可能處說的
太高遠太玄虛太奧妙眞是不可能不知于
不可能則不可能矣却又不中庸了中庸不
可能也觀于此益信
中庸不可能也聖人又恐人無處覓箇中庸故
下文便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語可見
中庸道理只在綱常倫理間若舍此別覓箇
行怪後世有述遵道而行無述可知無述則
遯世不見知矣不見知而悔安得不廢故曰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
能之可見學者必先絕去好名之心而後謂
之依而後謂之聖
事父未能也云云正是聖人能處何也有未能
之心才肯去行庸德謹庸言勉不足愼有餘
縱是到惴惴地位聖人之心恰似照舊未能
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原來不是謙
辭後世學者不及聖人處正坐自以爲能之
病把許多不是都推在父兄朋友身上誰肯
自家認箇不能聖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
一焉眞非聖人不能爲此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亦不可使上之陵在下
位不援上在上位亦不可使下之援故在上
而割體統以樹私交在下而假風力以傲上
官皆使援使陵之道也使之陵而又不甘于
陵使之援而又不喜其援安得無怨

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曰上不怨天非不得
天不怨天下不尤人非不得于人不尤人蓋
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入而不自得自然無
天可怨無人可尤何也在上位而陵下下之
人未必皆甘于陵在下位而援上上之人未
必皆喜其援安得一一如意安得不怨天尤
人惟在上位不陵下我正已于上無所求于
下自不見下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
下在下位不援上我正已于下無所求于上
怨下焉若人之于我皆是而無非自然無人
可尤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當此之時自君子
視之若我之所遇與小人異自它人視之亦
若君子之所遇與小人異不知非君子所遇
與小人異乃君子正已而不求于人與小人
異也

人到得意時每篤然自以為功多不肯言命到

失意時輒歸咎于命又不肯惕然引咎反求
諸其身是命之一字徒為小人行險者之口
實耳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夫惟失諸正鵠之時能反求諸身然後
謂之居易以俟命

問居易俟命行險徼幸曰素位不願外便是居
易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非素位不願外
之外別有居易功夫故用故字命如吉凶禍
福之類如吉凶禍福是命素位不願外便是
命如吉凶禍福之理吉道福道在天下又未有因
吉道福道在我遂抗命以求吉求福之理吉
焉惟命凶焉亦惟命只得靜以俟之此是自
然道理若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行險便
有凶道禍道在天下未有有凶道禍道而不
罹于凶禍之理即不然而吉焉福焉亦徼幸
耳非吉與福之常也徼幸二字真令人可畏
可危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吾儒

自有吾儒之高遠吾儒之卑近異端之高遠異端之卑近今學者多以高遠歸異端以卑近歸吾儒豈君子之道必由吾儒而後可至異端耶豈吾儒只下學而不上達耶非孔氏之旨矣

問禪家之樂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不知禪家有此樂否

問困知勉行視生知安行遠甚何以能知之成功則一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所以知之成功則一也此三句正是發明上文所以能一處非困勉之下復有此一等人

問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之字何所指曰此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者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于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是之謂擇而

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縱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見孺子而怵惕惻隱豈知愛稍長知敬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等去處不知由思而得由勉而中否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天地間實在道理此士君子實在學問發育萬物此發育也峻極于天此峻極也若不敦厚以崇禮而曰禮儀三千天下蕩檢踰閑放縱恣肆以為眞是小人而無忌憚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德性對氣質說今人皆氣質用事所以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尊德性者使德性用事而不為氣質勝也故曰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尊德性由于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

是德性本體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
敦之崇之是學問工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
工夫做得工夫然後可復本體此聖學所以
爲妙
德性乃天命之性不觀不聞無聲無臭氣原不
能囿質原不能拘本是尊的只因少學問工
夫所以氣質用事所以不能尊德性學者須
知天命之初德性原來本尊則知學問之功
不過變化氣質使尊者無失其爲尊耳非矯
揉造作以拂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可見學

問二字原非義外工夫
問上律下襲曰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執着何等
樣圓故曰上律天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假借
又何等樣方故曰下襲水土
內省內字極重內字對外字言外省不疚不
無惡于人到底只做成箇鄉愿
敦之崇之是學問工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
工夫做得工夫然後可復本體此聖學所以
爲妙
德性乃天命之性不觀不聞無聲無臭氣原不
能囿質原不能拘本是尊的只因少學問工
夫所以氣質用事所以不能尊德性學者須
知天命之初德性原來本尊則知學問之功
不過變化氣質使尊者無失其爲尊耳非矯
揉造作以拂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可見學
問二字原非義外工夫
問上律下襲曰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執着何等
樣圓故曰上律天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假借
又何等樣方故曰下襲水土
內省內字極重內字對外字言外省不疚不
無惡于人到底只做成箇鄉愿
敦之崇之是學問工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
工夫做得工夫然後可復本體此聖學所以
爲妙
德性乃天命之性不觀不聞無聲無臭氣原不
能囿質原不能拘本是尊的只因少學問工
夫所以氣質用事所以不能尊德性學者須
知天命之初德性原來本尊則知學問之功
不過變化氣質使尊者無失其爲尊耳非矯
揉造作以拂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可見學

問道德一也中庸言道德與論語言道德其旨
同否至于老子五千言亦以道德名經又何
以爲異端曰中庸道德字與論語道德字微
有不同論語一書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
不言也如論道是指其見在可道者而言故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異端則曰道可
道非常道如論德是指其見在可據者而言
故曰據於德而異端則曰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
如此則異端之說似又高吾儒一層矣不知
異端差處正在本體源頭處差不在舍功夫
問道德一也中庸言道德與論語言道德其旨
同否至于老子五千言亦以道德名經又何
以爲異端曰中庸道德字與論語道德字微
有不同論語一書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
不言也如論道是指其見在可道者而言故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異端則曰道可
道非常道如論德是指其見在可據者而言
故曰據於德而異端則曰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
如此則異端之說似又高吾儒一層矣不知
異端差處正在本體源頭處差不在舍功夫

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也故言德
不得已亦直指本體源頭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
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
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
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
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言道而直指天命率
性之初則玄莫玄于此也彼異端道可道非
常道之說眞粗淺甚矣論語論德曰據于德

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
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初而言也不然爲已
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言德
而合于無聲無臭之初則玄又莫玄于此也
彼異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說又粗淺甚
矣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
皆水也即如飲酒如啜茶亦皆水也而中庸
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言功夫

併言本體言見在併言源頭必如此而後
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耳若中庸不言

問學而時習章大意曰學而時習一節已包括
下文二節意在內不然所學何事然既說學
而時習之悅可以不說朋來之樂而猶繼時

習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量也不然惟知有
已而不知有人矣可以不說人不知而不慍
之君子而猶繼朋來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
識也不然又惟知有人而不知有已矣此孔
門第一學問心法惟顏曾可以與此故顏淵
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即學而時習之說
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即朋來之說也爲仁
由已而由人乎哉即人不知而不慍之說也

而大學說明明德以民止至善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意亦如此故由明明德說到格物由格物說到天下平又總歸於修身意益明拆要之學字仁字修身字總是一箇道理人已內外上下四方毫無滲漏此聖賢授受之眞傳非顏曾以外諸弟子之可及也

問朱註解學爲效先覺之所爲漢儒解學爲覺何如曰學所以求其覺也註中人性皆善而不學不覺不覺不學學然後覺覺然後學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後世學者惑于異端之說又自以爲一覺便了不復言學且併疑憤樂相尋之說爲非若曰既樂矣何消去再憤不知既不憤矣何以見其樂可見自謂一覺自然已不得還非眞能覺者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是眞覺自然已不得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然說不得便了佛氏以所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爲性故不消言學所以多流于放縱自恣吾儒以知覺運動之所以恰好的這箇爲性故曰人性皆善所以非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問人不知而不慍是知我者希則我貴之意否曰不然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之心如太虛原不貴知亦不賤知朋來則樂人不知則亦不慍人知之則囂囂人不知之則亦囂囂

等平心易氣曷嘗有絲毫憤世不平之意蓄于中總之以無心自處亦以無心處天下耳若知我者希則我貴我貴二字便覺傲氣便覺憤世不平此是借此二字以自寬慰之意此又愠之甚者也安得與夫子之言並論問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不知當從何處爲曰在爲仁又問爲仁當從何處爲曰在孝弟故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聖門學問只在根本上做不是泛然用功

爲人謀而不忠乎是就自家爲師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是就自家與朋友說傳不習乎是就自家爲弟子說爲人謀人字指弟子言不是泛說爲人謀吾于子思則師之矣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王順長息是費惠公之弟子二人皆可與師子思而友顏般者不是等閑人事字就弟子事師說古人之學只有師弟朋友今此無餘事此所以

古之學者必有師曾點曾參顏路顏回父子同師孔子楊時楊迪羅從彥父子同師弟同師侯川蔡元定蔡沉父子同師朱子晦菴王柏金履祥師弟同師呂大鈞與橫渠同年而後師橫渠沈煥與象山爲友而後師象山

雖曰未學語意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同只是決其即此是學吳註謂抑揚太過其流弊或至廢學不知雖曰乃聖賢文法非抑揚之詞如以此爲廢學則君子食無求飽節亦廢學邪

問處貧之道于人已間有辨否曰有如憐貧一也憐人之貧可自憐其貧不可樂其貧可樂人之貧不可樂其貧可樂人之貧不可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庭廣衆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曰此不難知聞之前定云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

子而阻者為小人和之一人稱人惡十人和之
人不答則不答者為君子而和者為小人以
此觀人百不失一矣

問患不知人是患人難知否曰人難知何消說
只是患我不知人耳不患妍媸難辨而患鑑
之不明不能照人之妍媸不患輕重難定而
患衡之不平不能稱人之輕重此患不知人
正君子近裏看己之學也

問孔子生知聖人何十有五而志于學曰惟十
有五而志于學乃所以為生知聖人

問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只從心所欲便不踰矩
若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故曰從其大
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問見擇識不過致知功夫非便以聞見擇識
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不知是本
體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

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若放開學字而曰從心
所欲是縱心非從心也縱心所如豈有不
耳目口體引去之理豈有不踰矩從心縱心

問從心縱心之辨曰有心放開之謂縱無心自
然之謂從

問夫子于回則終日與言于賜則予欲無言何
也曰終日與言之意正予欲無言之意譬之
盧扁治病欲人勿藥自不容不教人用藥是

教人用藥之意正欲人勿藥之意也知此則
予欲無言又安得不終日與言哉

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功夫非論本體學者不
達遂以聞見擇識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
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

夫譬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汚拂
拭爲明也以拂拭爲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
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
夫原非義外耳此孔門博約之教所以上符
精一之傳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故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又曰博文約禮何也蓋
道有本原功無泛用博文原不是有心求博

馮少墟集 卷十一 疑思錄 廿七

蓋所以探本窮原耳博文約禮則本立而達
原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
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博約一貫之說也
知知知不知是良知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致良知故曰是知也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病固也知
不知獨非病乎必如夫子所謂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斯不病矣然則知不知何以亦
曰病曰知不知令人不可知矣故亦曰病

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以祿在其中似又教以
得祿之道或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天爵良
貴解祿在其中祿字又與學干祿的祿字不
相蒙不知子張學干祿也是在言寡尤行寡
悔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
上用功只是念頭爲得祿才如此用功耳故
夫子告之只一味如此用功祿自在其中矣
何必干哉若曰修其天爵而人爵自從之矣
何必修天爵以要人爵哉子張之學是修天

馮少墟集 卷十一 疑思錄 廿八

爵以要人爵夫子之言是修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子張之學是有所爲而爲夫子之言是
無所爲而爲古今人功夫都是一樣只是主
意念頭有所爲無所爲不同耳夫子此章與
孟子天爵章總只是令人轉念不是令人易
業

春秋戰國時成周取士之制雖廢而遺風猶存
或以言揚或以行舉閭有行之者故子張學
干祿孟子謂今人修天爵以要人爵還說得

只消轉念不消易業自秦漢以後取士之途
不一學者欲爲聖賢先要易業更說不得轉
念矣前半生精力既奪于諸子百家後半生
精力又奪于功名富貴到老年縱有爲聖爲
賢之心那裏有功夫去讀六經孔孟之書此
眞儒所以不多見而世道人心不三代若也
且尤可異者漢詔舉非常之士于是人爭趍
弛不羈以博非常之名卒之操莽溫懿接踵
而出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至于王安石以新

經字說取士其壞人心術尤甚南宋韓侂胄
當國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宋之不競又何怪
焉樹鵠于彼而責成于此此必無之理也逮
我 國朝以五經四書取士而設儒學以作
養之諸士自幼所讀者理學之書所作者理
學之文下以此應舉上以此取士主司若見

乃各人自家不知轉念有負于上之所學耳
非其舉業立法之不善也由孔孟而後寥寥
千餘載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
由此觀之士生今日豈非至幸至幸矣哉吾
輩今日千講萬講只是要轉得此一念則平
生所學者盡皆是物矣不必易業而後稱眞
儒也願共勉旃毋負千載一時

入太廟每事問此正聖心自然不容已處如見
孺子而怵惕惻隱而顧泚之類此正象山
所謂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也
古之先王有此一念所以不得不制出許多
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罇罍一切儀文度數
之類此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孔子
入太廟不覺的每事問此一念即古先聖當
日制禮最初之一念所以不得不把許多祭
禮如宗祝有司籩豆罇罍一切儀文度數之
類每事去問此亦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
出故曰是禮也見孺子而怵惕乃不忍之政流

之原觀親骸而額泚乃羞親之禮之原入太
廟每事問乃宗廟之禮之原先王得其原遂
昌其流聖人覩其流遂觸其原此聖人每事
問處正聖人窺禮之原處或人烏足以知之
問管仲功業甚大夫子嘗亟稱之而又鄙其器
小者何曰惟其功業大所以敢于奢僭惟其
奢僭所以見得他器小若是器大將此功業
不知容在何處豈宜奢僭至此
管仲之功莫大于尊周攘　管仲之罪莫大于

樹屏反坫何也桓公之于仲即湯之于尹不
是過而樹屏反坫仲何忍也仲方尊周以明
君臣之分攘　以峻　夏之坊而樹屏反坫
仲又何悖也是仲能尊周天子而不能尊齊
桓公能攘　之僭而不能攘自已之僭仲
將何詞以謝桓公哉仲之得以善始善終者
亦天幸耳且當時以桓公之威豈其不能禁
仲之樹屏反坫而甘心任仲之僭也或者其
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乎抑一匡九合有所

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之計乎抑仲自
恃其大有功于桓而謂桓其奈我何乎不知
使桓而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也是仲愚桓
也使桓私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
忍也是桓愚仲也使仲自恃其功而謂桓無
奈我何也是仲脅桓也愚之不可脅之可乎
哉周公憑叔父之親居冢宰之位操制作之
權自古人臣功烈權勢未有過此者而公也
吐哺握髮赤舄几几曾不以功烈權勢自高

仲誠有功未必加于周公顧以周公之所不
敢僭者而仲僭之何也如曰成大功者略小
節不知樹屏反坫是居然以桓自命也此而
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厥後季氏舞八佾三家
歌雍徹是仲也爲之作俑矣仲之功不能掩
乎其罪仲之罪不能掩乎其功故曰功烈如
彼其卑也功烈本高而自高之則卑仲固可
淮陰羞列絳灌禍憐赤族管仲僭儗邦君老死

牖下仲之不爲淮陰者亦倖耳可見爲人臣
者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居功之量
功業大小繫于所遇器量大小繫于所學有器
量而無功業猶可言也有功業而無器量不
可言也
問達生死曰所謂達生死者謂自已不以生死
動其心也若不以人之生死動心如莊子妻
死而歌友死而歌甚至母死不哀而曰達生
死可乎或曰此寓言也曰以母死不哀爲寓

言可乎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人能聞道則生也可死
也可不能聞道則生也不可死也不可言死
生則諸凡是非毀譽窮通得喪可知死生特
舉其重者言之耳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
且聞道之人能出離生死固不待言若專爲
出離生死聞道執定在了生死一邊說是佛
氏之旨非夫子之意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吾儒光明正大之說也若

說未嘗生未嘗死而人謂之生謂之死則窅
妄不經甚矣
生死原無二理故謂未知生焉知死則可謂未
嘗生未嘗死則不可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象山不云乎東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德不孤必有
鄰雖然還多一聖字耳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余則曰吾斯之未能
疑夫道中天日也有何可疑學行而已疑之
何爲不知道雖中天日也而吾儕果能見道
分明胸中朗朗如中天日乎學行而已而吾
儕果能于人倫日用間一一行而著習而察
平胸中不能朗朗如中天日而曰有何可疑
人倫日用間不能一一行而著習而察而曰疑

疑之何爲是何其敢于自信如此遁易已哉之　者疑之也故無咎可見疑雖非信而終求信必自疑始故居之不疑夫子鄙其爲鄉原聖賢之爲慮而自以爲是孟子謂其爲鄉原聖賢之爲慮遠矣余故曰吾斯之未能疑嗚呼疑且未能況信也乎哉因書此與同志者正之

孔子惓惓教人謹言愼行後世學者多以謹言愼行爲僞放言肆行爲眞夫謹言愼行中誠有僞者懲其僞只當進而在謹愼之中求眞不當退而在放肆之中求眞進而求眞則爲眞君子退而求眞則爲眞小人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爲言或者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顏子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

否曰天地間惟有此道吾儒之學亦惟有此道故孔子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道之外無學言道者不一而足至于曾子言大學之道子思言率性之道孟子七篇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余故曰吾斯之未能疑嗚呼疑且未能況信也乎哉因書此與同志者正之

孔子惓惓教人謹言愼行後世學者多以謹言愼行爲眞夫謹言愼行中誠有僞者懲其僞只當進而在謹愼之中求眞不當退而在放肆之中求眞進而求眞則爲眞君子退而求眞則爲眞小人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爲言或者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顏子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

否曰天地間惟有此道吾儒之學亦惟有此道故孔子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道之外無學言道者不一而足至于曾子言大學之道子思言率性之道孟子七篇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余故曰吾斯之未能疑嗚呼疑且未能況信也乎哉因書此與同志者正之

孔子惓惓教人謹言愼行後世學者多以謹言愼行爲眞夫謹言愼行中誠有僞者懲其僞只當進而在謹愼之中求眞不當退而在放肆之中求眞進而求眞則爲眞君子退而求眞則爲眞小人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爲言或者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顏子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

術不小故不可不辨

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其憂道則所樂在道可知惟其不憂貧則不改其憂道則所樂樂在其中可知可見孔顏之樂全在此道字奈何後儒必欲諱言之也不知雖樂到渾然相忘無適不然處亦總只是箇樂道

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後儒必欲謂顏子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何也既非以道爲可樂又將以何者爲可樂乎禪學移人雖吾儒不能自解免如此

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即此便是得仲尼顏子樂處又何必更往別處尋鳶飛魚躍時行物生斯道原在目前只是人丟過道字往別處尋所以孔顏樂處終不能到耳

丹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還是不說若說則何給力且能說就是力既曰說矣而又曰力不足何也再求之病只是把道理認作在夫子身上不曾認得是自家的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夫以我說子之道是二之也力即不足安所用之他日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知求所聞斯行之者果說夫子之道而行之耶抑說自家之道而行之耶回知博我約我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回說我之道非說子之道也力何患其不足既竭吾才吾字正與博我約我二我字相應吾輩爲學切

說我學聖人之道把道當做聖人的當知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我自赤子以來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只是我自家不知說我之道耳使我自家果能說我之道也即此便有餘力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問汝爲君子儒君子儒何以解曰儒行篇解之詳矣或曰昔人謂儒行篇非夫子之言是否曰儒之道大矣夫子告哀公是泛說儒行其實如此不是說自家如此多自夸大以

其君也自異端紕吾儒吾儒不惟不能紕異端而自紕乃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不知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宋制新進士賜儒行中庸二篇此其意甚盛高閎及奏儒行詞說不純請止賜中庸閎受學龜山且不知儒且自紕儒如此況異端哉又何惟三教日月星之說也

堯舜其猶病諸與下論不同此是論其勢若曰心猶易盡而勢殊難周下論是論其心若曰勢猶易周而心殊難盡下論病字正是修己以敬敬處

問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曰一向解者皆謂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兩念並起不分先後不知謂之曰兩曰並猶未得一體之旨已欲立已欲達此欲是人人有的不獨仁者只是少立人達人之心所以不及仁者耳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玩能近取譬

四字其意自見又問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者謂不以立人達人自任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何也曰躬自厚者謂以立人達人自任薄責人者謂不以立人達人自任只責備別人不能立人達人便是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躬自任重昔伊尹恩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而孟子以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既曰天下又曰自任此可以解立人達人之旨矣雖然伊尹猶待三聘而後自任而孔子則以匹夫自任不論事業而論理不論窮達而論心一腔四海一息萬年此孔子之所以爲仁而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惟欲己立而不立人甚且忌人之立惟欲己達而不達人甚且忌人之達如此存心不知可稱己立己達否可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才謂之已立已達故曰古之學者爲
已古之學者是如此爲已不然則楊氏爲我
矣
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
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聰
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聖賢經傳只
好異論以自高道理安得明述而不作聖人
之爲慮遠矣
默而識之一句最要緊果然默識得這箇道理

原自無止息安得不學學之安得厭原自無
人我安得不誨誨之安得倦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學而不厭之解也三
子以我爲隱乎爾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誨人不倦之解也或
又問默者何曰此章默字從次章講字來原
不是懸空頓悟余嘗有一絶句末云講到無
言處方知道在心不是一味不言坐待默識
也講到無言處眞是多說一句不得故曰默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何消多說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
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既識得東風面則
萬紫千紅總是春安往非學安往得厭安往
非諗安往得倦
何有于我哉正是聖人默識處正是聖人不厭
不倦處若自以爲有便非聖人望道未見之
心便是厭便是倦便不是眞識

問默識所識何物曰夫子嘗自解之矣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
云爾已矣可見默識是識仁識聖聖是究竟
處仁是發端處究竟處無所增發端處無所
減仁如桃仁杏仁雖止一粒而枝葉花實無
窮生意已具聖如成株之後枝葉花實已扶
踈而爛熳矣其實只是一箇道理故曰學者
先須識仁
或問吾輩只修德足矣又何必講學余笑而未
答頃之問余如何修德余曰公只修德足矣

又何必問如何修德或者笑而大悟
徙義改過是修德實在功夫講學者正講其如
何是義如何是過如何去徙如何去改耳總
是一件事非判然四段功夫
問講學盛于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
學嚴宋何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
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
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
竟不報眞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

乃借口歸咎于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
屏逐山野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
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于廟謨國是而責
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兢正係于京惇侂胄
輩禁學之故即有忠言無從取效而反歸咎
于學何也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
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冤可不
辨而自白矣
問宋儒有不適于用之譏是否曰不然天下
人不一有有才而講學者亦有無才而講學
者有有才而非學者亦有無才而非學者彼
見講學而無才者之不適于用非學而有才
者或亦倖成其功遂謂講學之無益不知講
學而不適于用乃無才之過非講學之過也
非學而倖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非學之效
也不咎其所以不適于用而歸咎于學不察
其所以成功而歸功于非學此宋儒所以有
不適用之譏也雖然元祐之不適于用又時為

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適于用非禁理
之也于諸儒乎何尤
有才而講學益足見其所長無才而講學亦足
補其所短不然有才而非學則為恃才無才
而非學則為棄物矣
昔三原王康僖公講學其父蓮峰老人督之康僖公之朝邑
韓苑洛講學其父端毅公督之朝邑
門人為馬谿田苑洛之門人為楊斛山皆其
時家庭之間藹若洙泗師弟之際不愧伊洛

此吾鄉前輩所以爲盛令父師之教子弟
學自舉業外無復有此風味矣識者不能不
爲之三嘆
親妻子奴僕之日多接賢人君子之日少學問
終無進益此古人所以講學會友常若不及
聚坐一番收斂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
問子路行三軍恐顏子未必能此夫子何以與
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是行三軍之上
策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戰則戰可

以守則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法之妙莫
過于此可見行三軍特用舍行藏之緒餘耳
顏子豈迂闊而無用也
凡天下事果于道理見得明白自家就該做去
不該徇人故孔子論貨當不論別人所好何
如但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禮樂不論別
人所用何如但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吾
字正是聖人不肯徇人處不然空慨嘆一場
徒說別人不是自家依舊落了世俗蹊逕

問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之將至云爾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迹
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憤在此樂亦
在此此聖人所以不可及後世學者不知此
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
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
所以不及聖人
問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是欲如何是至曰無

論如何是欲如何是至當論如何是仁程子
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欲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則其心公公則謂之欲仁不欲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私私則不謂之欲

此心而不能善用其心之過正所謂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者若懲其愚不病其不好學而反病仁之不當好則其愚抑又甚矣故學者必涵養擴充此一念到滿腔皆惻隱之心處然後信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說有若無實若虛非顏子明知其有而故為無明知其實而故為虛也蓋天下道理原是無窮盡的豈可以自足自滿故曰有若無實若虛此正是顏子實見道理處不可與老氏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之說並論蓋老氏明白又說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這二欲是甚麼心腸此其用意甚深反落霸術畦徑蓋用此以欺世愚人令人不可測識非眞見道理當如此也老氏顏子試老氏有意顏子無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非聖人不使之知也聖人看破這道理不能強人而使之知是以因性牖民道德不能強人而使之知是以因民知之之意已在其中特不強人以必知耳中間有齊禮立規矩準繩昭然示人以可由之則使之家遵而戶守然而使民于由之之中特不強人以必知耳中間有能知者不外規矩準繩直透精微奧妙固聖人所深願有不能知者有此規矩準繩亦不至放縱決裂亦聖人所深喜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人誠不能強人而使之知也老氏不達乃倡為愚民之說故其言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卒使始皇焚書以愚黔首則老氏一言誤之耳學術一差關繫豈小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只為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為而為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于志人第不思耳

閉起而不校曰方將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是非

問御乃藝之卑者夫子何以執御曰古人每事必與必以子弟御非以自逸所以防輕動妄動耳且子爲父御弟爲師御亦寓教孝教敬意在內故曰樊遲御又曰冉有僕堯舜孝弟只在徐行後長可見御之義甚大此御所以爲六藝之一而夫子所以願執御也

六藝中惟御久廢可見夫子執御之說爲慮甚遠

多能是游藝功夫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

馮少墟集 卷二 疑思錄 卒

多能是藝如射御鈎弋之類故曰吾不試故藝博文是講明道理約禮是體驗身心此聖門精一之學原自與多能不同博文不是在藝上博雖俯仰宇宙上下古今止可謂之博文不可謂之多能蓋道與藝之別也

多能無論其粗者即如詩文一事雖亦是古今人不禁人題詩作文寫字天資高有餘力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詩文不然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爲不當學固不是即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爲當學亦不是

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自是宇宙奇觀自是令人欣賞學者但以此爲游藝之助則可若以此爲正學之妨則不可

問空空鄙夫何足與言而夫子必竭兩端曰此白己稍有所知不待人問而汲汲于自見是其病在淺露自己無所不知而人或有問却含糊不肯盡言是其病在深晦洪鍾有聲特不可不叩而自鳴耳豈可叩之而復不鳴哉此其爲人心術不問可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自己不自有其知而告人務必盡其知此聖人所以不可及

問自己無所不知而人問不肯盡言是何主意
曰只是恐其人知忌人並己意思駕驁繡山
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壞人心術莫此為
甚
問空空如也當作聖人看否曰不可鄙夫惟空
空才能領受聖教不然聖言未畢必有齟齬
不相投處聖人必不能盡言又安得竭兩端
哉夫子說鄙夫空空正見得他受教有地程
明道謂空中受道意本于此若說夫子空空

耳
叩字竭字正見聖人無知處人未問我我安得
無故起念是未問之前我本無知由人之問
才發動起我之知故曰叩既發動起我之知
是以不得不竭兩端彼所問者如此我所答
者不得不如此多說一句不得少說一句不
得故曰竭竭者竭盡無餘之意也既竭矣聖
人之心尚復有知乎是既答之後依舊無知

問博約之訓孔門羣弟子共聞之獨顏子悟得
博我約我何也曰此一悟全從仰鑽瞻忽中
來羣弟子所以日聞聖教而不悟者正是少
此功夫耳
人皆有為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于
聖人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
偶有所悟輒去放開此所以流弊無窮

自以爲悟遂去罷手還不是悟若是眞悟自然
欲罷不能
聖人心同天地聖人學問直是與天地萬物爲
一體學問不是自家私自做的故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
未可與權只玩可與未可與五字便見聖人
公已公人處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爲仁矣此亦夫子未可與之意學者且無論
有可與不可與之人當先論有與人不與人

之心若無此與人公共之心縱自家十分用
功終是自私自利之人其于聖學不啻千里
問權曰道譬之秤然權是秤錘衡是秤梗經是
秤星應感之來即所稱之物經是一定不移
的權是移來移去的權雖移來移去始終在
星之內非移在星之外也權雖通變不離乎
經事事有權時時有權非專爲經處常權處
變也程子謂權只是經可謂獨見若外經言
權則權謀權變矣
可與立未可與權不可詭壞立字權是立之號
處孔子不踰矩是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權
魯男子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又是他權
然觸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他立處
處即此是立即此是權故夫子與之不獨魯
男子昔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
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其
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見人謂此尹
子泛處余謂此尹子權處故必權如魯男子

始尹彥明才謂之眞可與權
問鄉黨篇大意曰當恂恂則恂當便便則便
便當闇闇則闇當侃侃則侃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聖人何
以異于人哉人自異于聖人耳
問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至鄉黨篇是說聖人
食衣服又要齊整何也曰鄉黨篇是說聖人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即一飲食一衣服人所
易忽略處聖人亦不肯苟不是要齊整受用

不然紺緅何以不餙紅紫何以不爲褻服羔裘玄冠何不以弔食必求精何以不厭精膾必求細何以不厭細惟知肉食何以不使勝食氣哉爲此言者是惡惡衣惡食之人而借孔子以自解者也何足置辨

許平仲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梨衆爭取啖平仲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或者曰嘆服必如此方謂之善學孔子

不撤薑食不爲通神明去穢惡與不得其醬不食俱無所取意只是門弟子心悅誠服聖人把聖人平日所嗜的所常用的都要記下以識不忘耳與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同即此足見聖門肫肫其仁景象

問傷人乎不問馬曰此聖心自然不容已處蓋聞廐焚倉卒之際正真心發見之時只一問人不問馬則聖人一生老安少懷多少大的志願皆從此一念中來故孟子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驗之斥見孺子入井之一念其意正本于此戰國時廐有肥馬野有餓莩天下日趨于危亂只是爲人上者少此一念耳這道理儘大不可看小了

問論語中有重出者有重出而逸其半者何曰非是重出蓋聖人丁寧意也春秋傳所謂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義存焉爲爾時哉時哉鄉黨一篇聖人的行事也只是箇時哉時哉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卷四

讀論語下

夫子稱顏子賢在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周茂叔教二程在尋仲尼顏子樂處後世學者以談玄為上乘以安貧為末節則將屢空空宇宙何

異立說辦作空虛無物之空如此不知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何以解乎故因顏子屢空見顏子不動心求富胸中空虛無物則可若丟過安貧懸空說空虛無物則生公說法矣

廉一節耳為沾沾以安貧自多者殮也若以貧窶動心而求富而曰廉一節耳則無忌憚甚

問顏淵後何以知子在遂不死曰惟顏淵後能知子在遂不死此顏子所以幾于聖人也故夫子信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吾以汝為死矣是夫子試顏子處曰子在回何敢死則顏子居然孔子矣

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則當時聖門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如見故曰要識唐虞垂拱意象須看論語

拱意春風原在仲尼居曾點之詠而歸是泰莊周之逍遥遊是驕曾點之志不可着迹看當得其趣于言外得其趣雖在師旅饑饉之時宗廟會同之際亦自有春風沂水之妙必然從容暇豫必不至張皇失措可見春風沂水這等趣味學者誠一時不可少

問克已復禮為仁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吾心自有之節文非外假也一以其所自有而非外假也故曰復世儒不知其所自有也務華絶根欲襲而取之未矣世儒之襲取而亦

不知其所自有也乃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欲捨而去之斯二者就是已而欲捨而去之者其已為尤甚故夫子曰克已復禮為仁此正所以救世儒之弊闢異端之失

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是無所忌憚之小人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而曰悟後全無礙是惑世誣民之異端辨其禮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克已復禮之真儒

成人之美便是美故君子必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不成人之惡

道人之善便是善故君子樂道人之善稱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惡稱人之惡

樂道人之善便是自家善處喜稱人之惡便是自家惡處

聞譽而喜便是自家不足譽處聞毀而怒便是自家可毀處

聖人說知人難是兼君子小人說後世說知人難是單就小人一邊說不知君子小人都是難知的何獨只說小人難知孔子兼言舉錯子夏單言舉皐陶正是後世對症之藥

小人難知君子尤難知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夫子方說起正名子路便以為迂可見不見迂子賢者不謂之聖人知聖人之所為賢人便以為迂則知學聖人者其所為安得不見迂于農人若避衆人迂闊之譏只往不迂處做則鞅鞅操莽揆踵矣

問學稼圃章大意曰士君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只有此禮義信這道理若人人都學稼圃則這箇道理莫人承當由是無禮無義相詐相欺風俗日壞人心日偷便不成世界矣當斯時也彼學稼圃者雖欲優游于畝豈得庸說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士君子

一身關繫最重如何置天地生民于度外而徒為一身一家計也學稼學圃樊遲意思品格儘高但不免為一身一家計遂墮潔身亂倫荷蓧丈人窠臼所以小了小人我樊須也不可與世俗小人並論

問居處恭一節胡註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如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此愛人一念真心是人之所以為人處故曰夫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孟子亦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以乍見孺子入井一念形容不忍處最為警醒可見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有此仁而人之難與為仁者無它只是將此本来一念愛人真心或牿亡之或阻抑之所以操存不得一箇愛字所以仁之難為耳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總是所以操存此一念的工夫先難後獲又是工夫中的節度先難後獲如居處要恭就要得恭的效驗如是便是不先難後獲矣今將此三言分為三次不知先難後獲者幹何事也以愛人為最後是以已立已達為先立人達人為後也可乎哉借曰愛人工夫用在別人身上所以當後不知執事敬與人忠亦用在事上人上何為獨先此又不可不辨者也或曰博愛之謂仁又何也曰韓子博愛之說是博施濟衆之說也夫子愛人之說是立人達人之說

仁無二理也或又曰如子所言夫子只教人
愛人足矣又何以曰居處恭云云又何以曰
先難後獲云也曰不言居處恭云云則工夫
無處用不言先難後獲則工夫不善用合而
觀之其于愛人之道思過半矣若以先後次
第論斷不敢以胡氏之説為然

或曰仁者愛人固矣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視
天下理亂真如孟子所謂閉戸鄉隣之鬪者
夫爭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管仲相桓

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而夫
子第曰如其仁如其仁豈民到于今受其賜
者反不如一陋巷匹夫氓氓無所建明者為
真歟不知仁主于愛而愛從何處起見孺子
而怵惕親戚而潸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
呼蹴之食真是不容自已無所為而為者吾
儒不從此處識取縱功業掀揭天地摠之從
納交惡聲處出来終不是本来真愛終不謂
之為仁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當一陽
来復之時造化生意尚未宣洩而聖人從此
處見天地之心微乎微乎知此可以論仁矣

普友人問余顔子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
樂因革損益居然王天下氣象顔子但一陋
巷匹夫何處見得有王佐才而夫子告之以
此因以臆答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便是
有王佐才夫管仲假仁便稱霸佐顔子不違
仁豈不稱王佐即管仲可知顔子矣然則孟
子謂禹稷顔回同道真知仁哉真知仁哉或

又疑事功作用非仁歟曰不然管仲倘不遇
桓公則一匡之業安所見于天下後世故君
子不言遇而言心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斯
心也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斯心也
真不容自已無所為而為之心也故論仁者
當先識心論心者當先自念頭初動不容自
已處求之不然若落第二層便是有所為而
為即掀揭功業皆假矣仁者愛人談何容易
斗筲之人二句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

是警之不知子貢原為今之從政者虛冒以
士之名故有此問至求方纔說出耳聖賢問
答本意原在此節前三節乃其斷案也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愧于鄉人之善者
足矣若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
善者信其節操又怕不善者疑其矯激既使
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者議其懦弱則瞻
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原之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也

仁則吾不知也聖人口氣原自渾融若曰以此
為即仁則制私非忘私之境固不得謂之即
仁若以此為非仁則制私亦忘私之漸亦不
得謂之非仁故曰仁則吾不知也近世學者
多說壞不行直以為非仁誤矣苟志于仁矣
無惡也自無克伐怨欲何待不行此直以本
體為功夫上也不幸有過即當力改故克伐
怨欲一切不行此乃以功夫合本體亦其次
也若以不行為非仁則固知勉行何以能知

之成功則一而聖人所稱克已寡過皆剩
語矣阻自新之門塞向往之路關繫學術不
問不行與克已同否曰克已有當下斬釘截鐵
之意不行雖頻費功夫未能遽拔病根然亦
克已之一法也後世學者直卉不行而又無
辭為克已解乃訓克為能訓已為由已之已
不知如此于復字又訓不去矣且有不善未
嘗不知之未嘗復行又何以解也或又以

不行行字為外面強制不在臨時必平日講
亦豈外面強制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
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不然利至
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危授命不然死生大事
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
矣
問管仲假仁夫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者何曰如
其仁如其仁者言其逼真也此正是說他假

仁處

子貢方人不是拋却自家議論別人如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之類使非子貢平日把回與自家比方得停當臨時安能為此言此聖門弟子實在工夫夫子猶然抑之者恐惹起務外徇人之心且恐後世學者借為口實耳子貢方人豈可與後世月旦之評並論以直報怨是開誠布公忘其怨也忘其怨而惟以無心處之故謂之直若以直字橫于中而執此一報怨則胸中又有物又不是聖人之所謂直矣至于報字不過就彼報字而言與子貢夫子之求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語意同故以直報怨報字當活看康節詩有云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讐此之謂也

較臧倉氣象

問夫子告子路明白說君子修已以敬而後世學者多流于肆何也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僞之辨此蓋真僞之辨不明誤之耳何也君子修已以敬敬則為君子肆則為小人此固不待辨者但後世小人知敬為君子肆為小人也又僞為敬以自附于君子于是乎有真僞之辨是真僞之辨蓋就敬之中辨也世儒不察遂一槩以敬為僞以肆為真不知敬或有僞僞則為君子不于敬中求真却為真小人懲其為僞君子肆雖皆真進而為真君子乃于肆中求真退而為真小人是果何心哉蓋欲敬不欲肆者人之心欲真才欲僞者又人之心今既以敬為僞以肆為真則人又安得不趨于肆也是人之趨于肆非其人之不知自愛原是求真之心而不知其誤為真小人耳使蚤知其誤則人非至愚又孰肯居已于肆而甘心于小人耶余故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僞之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當讀作去聲否

曰讀作去聲本為扳好名之根反開一好名之門若謂天下有沒世稱情之名亦有沒世不稱情之名在君子固疾之在小人則甘之矣不知名實如形影聲響然有一日之實便有一日之名無一日之實便無一日之名縱能襲取于一時必不能襲取于終身自古及今原無沒世不稱情之名而誤以為有居之不疑比至無名而後疾之則已晚矣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正欲學者務實而圖之于蚤也或曰世固有有實而無名者又有無實而有名者何也曰此有實而無名而子惜其無名非即名耶彼無實而有名而子議其有名名安在哉又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又何也曰後世有述名也後世有述而曰索隱行怪名庸愈乎知此益信古今無沒世不稱情之名矣知無沒世不稱情之名則學者自不敢務名自不容不務實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斷不可作去聲讀

問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疾沒世而名不稱情之名亦有沒世不稱情之名在君子固疾之在小人則甘之矣不知名實如形影聲響然有一日之實便有一日之名無一日之實便無一日之名縱能襲取于一時必不能襲取于終身自古及今原無沒世不稱者其有所試而止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何也曰此處正見聖人天地之心能好能惡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君子所以希聖也自人心不古而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好稱人惡者稱為直何哉

問世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何也曰此語誠不可解鄉愿嘗以古之人古之人譏往矣未嘗樂道往者之善也嘗以行何為其踽踽涼

凉識猶矣未嘗樂道猶者之善也嘗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未嘗樂道堯舜之善者目為鄉原何哉而世顧以樂道人善也而世顧以樂道人善之名加于樂豈其初始于嫉忌者故以鄉原之名加于樂道人善之士而習者遂相沿而不加察邪抑後之學者明知其不然而姑借鄉原二字以杜樂道人善者之口邪此吾之所未解也平日好稱人惡惡道人善自托于直之人立朝偏不肯犯顏敢諫偏不肯直

問史闕文馬借人註謂細故何以重聖人之思曰此道理儘大一字之褒貶關千古之是非一時之交與徵一代之風俗安得為細故而忽之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且不敢敢不闕乎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敝且無憾況借人乎自古聖賢學問都在此處胡註謂此章義疑不敢強解亦小視此一事矣

問傳信傳疑史職也闕文何為而聖人思之曰

不聞劉靜脩讀史詩乎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人念及于此雖欲不闕得乎故闕之一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下筆之際不可不着此一念

問夫子說性相近不曾言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人之氣質雖有不同而天命之性摠之皆善惟其皆善故曰相近相近者是就善之中論耳若因氣有清濁質有厚薄而遂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善不善相去甚遠便說不得相近矣孟子道性善正是發明所以相近處或謂孟子性善之說不如孔子相近之言為渾融是惑于三品之說而昧相近之旨者也

荀子性惡禮偽之說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性既是惡禮又是偽安得不純用刑法此李斯所以亡秦而貽禍至今未已也

曉得不因不言而晦人曉不得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何言哉可見予欲無言正是聖人深言明道處若曰道以言明亦以言晦故曰予欲無言便非聖人本旨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近之則不孫二句遠近字不可說壞近是家庭之常當如此遠亦是主僕之分當如此只是這樣人但近之不曰家庭之常當如此而曰主人近我也如此便不孫但遠之不曰主僕之分當如此而曰主人遠我也如此便怨如此真是難養若以孌狎為近如何去近他嚴厲為遠如何去遠他則主人先待的差了便說不得他難養

君子多加意于大人君子而忽略于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的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徵可忽無衆寡無小大無可慢學至于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眞是難養至于士君子有招之而來麾之而去涇之而清濁之而濁者是亦近之不孫遠之則怨之類也夫以士君子之身誤為女子小人而不察亦足羞矣

道本無方學聖人者不可以方所求之故微箕子斯理則眼界自寬家數自大開口自別

問孔子攝相三月而魯國大治即受樂不朝亦當少留須臾以俟功業之成何為遽去不幾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邪曰自古聖賢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自守之義不然便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矣

問夫子問津沮溺子路反見夫人是要轉他出

仕否曰不然只是要轉他可不可之念故曰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若是要轉他出仕
夫子何不先轉一及門之顏子而徒轉一傾
盖之沮溺耶惟是夫子終日與言已轉得顏
子可不可之念故喜而謂之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且夫子嘗為魯司
寇說得用之則行顏子終身不仕夫子何以
曰惟我與爾有是者謂有是無可無不
可之念也非着跡在行藏間論也

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明白是教他出仕何
以為不然曰原不是教他出仕只是要他曉
得君子之仕為行其義耳盖當是時君臣之義當是時
以仕為通者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
其利也那裏行甚麼義所以把仕字弄的不
好看有以隱為高者見若輩如此做官亦曰
以耦耕之沮溺而知魯國有仲尼又知仲尼之
徒有仲由以荷蓧之丈人而知仲尼之不勤
四體不分五穀是從何處知之且既知同時
之仲尼必知既往之尭舜既知仲尼之徒有
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
麼義看得這仕字全是不好的恰似仕途全
行不得義全做不得君子如此道理不明

要做君子的安得不着一可不可之念故曰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
利也君臣之大義自我而植宇宙之綱常自
我而立豈為功名富貴我中間即有丟過義
只為勢利出仕的是他各人自家見不到各
人自家做了小人非緊以仕途為勢窟為利
藪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又曰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義也
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用行舍藏無
往非學視用舍為寒暑風雨之序視行藏為
出作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仕為可以隱為
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其如
此則可不可之念不轉自無矣此孔子之學
不厭而教不倦所以大有造于天下後世也
以耦耕之沮溺而知魯國有仲尼又知仲尼之
徒有仲由以荷蓧之丈人而知仲尼之不勤
四體不分五穀是從何處知之且既知同時
之仲尼必知既往之尭舜既知仲尼之徒有

仲由必知仲尼之徒有顏曾既知仲尼之不
勤四體不分五穀必知仲尼之講理學而淑
後進雖志向稍有不同而識見如此才謂之
隱者不然凡山林農夫皆得謂之隱者矣有
是理乎今且無論山林農夫即縉紳章逢之
士問今日某處同志為誰某處同志為誰無
論學術何如即姓名亦茫然不知豈不有愧
于耦耕荷蓧之農夫哉或曰今天下特無眞
儒耳有則人未有不知者余曰不然淳于髡

謂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由今觀之
不知戰國果無賢否髡果識孟子否已非伯
樂而謂天下無良馬誤矣或又曰眞儒原不
求人知人何必知之曰在眞儒雖不求人知
而在學者却不可不知人良馬不充天閑于
良馬何損若伯樂不識良馬其何以為伯樂
哉余因是又有感焉天下大矣高賢大良
安得一一知之不知其過小若諱言不知而
借口天下無眞儒又借口眞儒不求人知以

自解是又沮溺丈人之罪人也其過大昔陳
瑩中不知程伯淳而作責沈文以自責不惟
不足為瑩中病而益足以見瑩中之不可及
不知求知可也又何必自解以益其過哉余
素寡昧于海內賢豪多所未知因讀沮溺章
書此亦竊比瑩中之意云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只一並字
正見曾子仁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天地且弗違況于人乎學者只有

與人並為仁之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氣象
不然人有善而忌其與已並已有善而忌其
人之與已並即此便不是善故勘破並字當
下即仁

勘破並字當下識仁勘破忌字當下識人

疑思錄卷五

讀孟子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一節註云此言仁義未
嘗不利夫仁義未嘗不利是正經道理故未

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但此處
說書不當云仁義有利不然與何必曰利便
相礙利之一字戰國君臣正坐此病無論是
何樣的利只是這一利字不該言故一則曰
何必曰利再則曰何必曰利正是孟子救正
人心扶持世道處豈得已哉它日與宋牼問
答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意
亦如此

齊桓晉文之事乃當時所最豔者孟子以為聖

門所不道不忍觳觫之一念乃途人所共有
者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何也蓋桓文之事
雖是燁燁一時原不從此不忍一念中流出
故曰以力假仁夫不忍之心乃途人所共有
者豈以桓文而獨無自有而自假之亦足悲
矣陽明先生曰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
效貧兒

齊王方問霸功孟子即曰無以則王謂之曰王
恰似有許多新奇異樣處及說到底只討得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更莫有新奇
異樣功業及至推原所以使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又只是從不忍觳觫一念人人都有
更莫有新奇異樣方法夫這一念人人都有何難為二
可見這功業人人都做得王道有何難為一
帝三王相傳欄柄正在于此孟子得此欄柄
故今日見齊王如此說明日見惠王如此說
千言萬語再無兩樣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後世王道不明霸功兢起如管晏輩

功業恰似新奇異樣不知發端處從此不忍
觳觫一念起否收煞處落得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否竊謂王霸之辨不明欲天
下太平未見其有日也

世論王霸者率捷霸功迂王道故齊景公欲用
孔子晏子謂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
其施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吾老二字正
為王道迂遠不能待耳不知王霸之分不在
事功不在久近故孟子謂管仲之功烈而曰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霸功果捷邪論德之流
行而曰速于置郵而傳命王道果迂邪至于
王者必世而後仁是要其極而言非三十年
之前非仁三十年之後始仁也且管仲經營
四十年又不上必世矣王邪霸邪彼捷霸功
迂王道者特未之思耳

晏子沮仲尼臧倉沮孟子其罪不在二子而在
道之不明學之不講當春秋戰國時老聃墨
翟之教行習俗以薄奘為賢而以厚奘為儒

者病故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儒者崇
喪遂哀破產厚奘不可以為俗魯平公欲見
孟子臧倉之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惟儒字賢字不明此晏
子臧倉之言所以見售而孔孟卒老于行也
可見道不可一日不明學不可一日不講
問浩然章不動心有道乎曰有一節之下即當
直接曾子謂子襄一節以見學問淵源所自
反入北宮黝孟施舍一節何也曰孟子因當

時人心委靡士風掃地黝舍輩悻悻然妄以
氣節自負世人不察亦誤以氣節歸之所以
不得不引此似是而非者以為之戒使天下
後世不至錯認客氣為浩然之氣耳

北宮黝孟施舍不是生来如此樣人若是生来
如此樣人世間儘多何足煩孟子之辨弊緣
當時道理不明有志之士懲世之委靡卑鄙
者多欲學剛方正直而又不得其道于是誤
認血氣之剛為義理之剛或一味往必勝處

學或一味往無懼處學故曰北宮黝養勇孟
施舍養勇玩二養字自見二子意思志向都
是要好的只是學術路頭一錯遂流于無忌
憚耳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辨至于告子雖
消得外面的粗暴而一切不求于心不求于
氣又添了內裏的傲慢其無忌憚更甚故孟
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必如夫子告曾子一
味自反才是真正大勇才是真正不動心此
孟子之集義養氣勿忘勿助直接孔氏之傳

而非黙舍告子之可及也

黙之養勇以必勝舍之養勇以無懼都是不善養的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善字最當玩味

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孔氏家法也惡聲至必反之未有不取辱者不量敵而進不慮勝而會未有不取敗者以取辱取敗之道為勇何也孟子苗則稿矣之説

真為善喻

外侮之来雖聖賢所不能免惡聲至于黙無損君子惡言不出于口必反之黙所損多矣學問不明誤人一至于此

問氣節涵養曰氣節涵養原非兩事故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我善養可見氣節從涵養中来才是真氣節若黙舍輩全是箇沒涵養的人如何等得氣節

無論古人即國朝如羅一峯楊斛山諸公氣節表表一代都是從理學涵養中来所以能完名全節民到于今稱之其他諸公始未當不表表而末路多敗名喪節秖緣胸中以氣節自滿無復有學問以涵養之耳余每見世之説者謂孟子太山巖巖不如孔子之太和元氣不知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可見孟子必學其太和元氣然後能成就其太山巖巖

問浩然章所重在養氣而孟子先曰知言者何曰惟其能知言所以能養浩然之氣如均之養勇也黙曰必勝舍曰無懼孔曰自反衆言淆亂安所折衷向非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乃所願則學孔子未有不流于黙舍者安能善養浩然之氣耶孟子之養氣全從知言中来知言養氣原只是一箇道理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味二勿字正見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何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于言不得于心

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于心自不容不求于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正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告子却恐動了心把一切得與不得都要丢過任他去罷縱丢不過却強制之使丢過如此庶乎心不動耳然如此要不動心有何難故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然真心本不容已彼則強制之使其已是強制其真心非強制其妄心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使其

已以斧斤自伐其山木以牛羊自牧其萌蘖豈不謬哉彼徒知以此為不動心之捷法而不知其法愈謬而其弊愈不可言且二勿處又是動心強制處心又安在其果不動也告子之學其自誤如此故曰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

告子最不達孟子性善之旨不知當不得于言時何故要求于心不得于心時何故又要求于氣如曰不得于言時原不曾要求于心不得于心時原不曾要求于氣如此又何故要勿告子試以此反觀則自家性善亦自可見又何疑孟子性善之說也

顏子四勿不可無告子二勿不可有顏子四勿勿的是已私告子二勿勿的是善念

行有不慊于心一句是浩然一章大旨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訣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是肯憑着本心行去使件件慊于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之學其自誤如此故曰人性皆善而告子得統于曾子處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見聖人出處何嘗由得自家分毫雖有智謀才力安所用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

若伊尹出處豈不宛然一張不但始謂仕不
若隱繼謂隱不若仕即此校量于豈若之間
便非聖心無可無不可之妙矣
說不得仕不若隱亦說不得隱不若仕只可隱
則隱可仕則仕便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說的未嘗不是終不如吾
夫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為正大的士君子出處之際
只當論可不可不當論辱不辱殆不殆

孟子頭學孔子于佰尹則稱曰皆古聖人其自
處則謙曰吾未能有行此正是孟子頭學孔
子處
王霸之辨自孟子始明當時論王霸者只在仁
與力之間不知仁是一樣的只是以力假處
與以德行處不同耳以力服人原是力不能
敵原非心服以德服人原非論力原是心悅
誠服下章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就是以
德行仁就是不忍人之政天下之士皆悅天
下之商皆悅五箇悅字就是照應心悅誠服
的悅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就是殀揮
尊賢使能五節的源頭見得這樣王政如此
詳悉却不是外面的事業都是從作見孺子
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的這一念來故曰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
以保四海四海正照應前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三句如此行仁自然是榮如此
豫于行仁自然是誰敢侮之這四章書摠只

是發明以德行仁者王一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正是孟子道性善蓋
當時管晏功利浸淫人心已久故人人都去
假仁假義所以認做性惡所以有杞柳湍水
之議孟子只說仁義原是大家性中生来有
的何必去假如不信是性中生来有的何不
于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去驗一驗既驗得怵
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的則仁是人人生来
有的不必去假可知仁則知仁義禮知都

是性中生来有的不必去假則性之為善也
自不待辨矣是孟子道性善正所以提醒世
之假者而還之于真也其功豈云小哉故曰
救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真與泰山高
問乍見孺子入井此乃最初一念惟此時為真
若過此即有怵惕惻隱之心不過納交要譽
之念便説不得真矣此説是否曰不然戰國
之時功利成風習俗久壞故人人以殘忍刻

薄為真以怵惕惻隱為偽即有一怵惕惻隱
之人人皆以納交要譽疑之矣看天下人
皆無不忍人之心將此不忍人一念盡抹撥
了故孟子憂之乃直為之説曰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此一句真是人人信不及故不得已
又舉乍見孺子入井一念為証若曰如不信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難説乍見孺子入井之
時無怵惕惻隱之心如不信平日怵惕惻隱
之心為真難説乍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
隱之心亦為偽可見這惻隱一念真心人皆
有之只是人不知擴而充之耳故謂天下無
納交要譽之人不可謂凡有是心者皆納交
要譽之人亦不可蓋孟子因天下人不信皆
有此心又不信有此心者皆為真故不得已
以乍見一念証之若因孟子乍見之説又執
定説惟此最初一念為真過此皆是偽是又
使人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益失孟子
之意矣
性一也分之名為仁義禮智合之摠名為善性

只是一箇性因感之而惻隱則説他源頭是
仁因感之而羞惡則説他源頭是義因感之
而辭讓是非則説他源頭是禮是智故曰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易以復
見天地之心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見仁義禮智之心孟子可謂全得易之體用
矣昔人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其
然豈其然乎

問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如何便有怵惕
隱之心曰考亭詩不云乎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來知仁則知源頭活水矣
頭活水來知仁則知源頭活水矣
天下國家事非聰明有才能者不能辦而聰明
有才能者又多自恃以愚天下不知天下人
卒不能愚其究也不惟自壞而且以壞人之
國所以然者只是視人性皆惡若天下人皆
無是非無公道所以敢于如此耳若是蚤知
人性皆善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公道自在人心難欺又豈敢自恃其聰
明才能以愚天下哉許敬菴先生詩有云信
知性善為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
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人性原来皆善世間原来有公道只是人人信
不及耳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銕
此一時憤世嫉俗之言不可為訓
有道脉有道運夫道一而已矣是説道脉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説道運道運有隆有
替道脉無古無今吾輩今日講學正所以行
道脉而維道運也豈是得已故曰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
平
問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不知何所為而能若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可見問
之一字乃舜之所以為舜處亦回之所以希

舜處
井田封建雖古先聖王之良法在三代以後斷
不可行孟子之時井田雖廢而經界尚存只
是為豪強者兼併為貪暴者多取耳故一正
其經界則分田制禄可坐而定故孟子惓惓
為滕之君臣望之自始皇開阡陌而經界遂
湮沒不可考即孟子在今日亦不能行矣以
孟子所不能行者而今若行之其禍豈直在
安石新法之下哉舜封衆乍有庳不得有驩

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不惟
愛有庳之民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後世
封建與郡縣並行不悖真得堯舜遺意若復
併郡縣于封建則其禍又豈在唐室藩鎮之
下哉文王事殷而武周征伐孔子稱其善于
繼述若必以行井田封建為法先王是又膠
柱鼓瑟益失孟子之意矣故曰此其大略也
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潤澤二字真當
體會

井田學校王政之大端國朝什一之稅真得井
田遺意而庠序學校兼舉而並行之扁其堂
曰明倫故多少真儒皆從此作養得出真所
謂有王者興必来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讀孟
子書不可不知孟子之經濟處

士君子持身惟此道義然辭受取與間尤大關
鍵處故曰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
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正論也但義
之為道至精至微最難體認苟見不真守不

定欣羡乎堂高數仞侍妾數百偃然為之頎
頎而曰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為泰
何況于此則其泰當更有甚焉者故不得不
又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
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可見
堂高數仞等事皆道義上斷斷乎不可為者
孟子于此不論如其道非其道而直棄之曰
弗為弗為嚴矣哉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如此則孟子恰
似迂濶不知當時如蘇張公孫輩亦既見之
矣王邪霸邪古人云千定分無毫髮之益于
道德有丘山之累其蘇張公孫之謂乎觀此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分明盡出泰山巖巖氣象
廣居正位大道雖大丈夫居之立之行之其
實是與凡民公共的味三箇天下字自見不
然得志何以與民由之也三箇天下字正是

廣處正處大處得志與民由之只是指點出
這道理與民共由之耳非分我所有益彼所
無也曰得志不得志觀此五字又見大丈夫
之志原要與天下人共居此廣居共立此正
位共行此大道有此志則胸中八荒我闢宇
宙度內才謂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然
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何以謂之廣且大乎
大丈夫之志雖是如此又不在得不得上論
只在志上論有此志無論得與不得廣處正

處大處自在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這道理原来又淫不得移不得屈
不得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不加不損是
說本體不移不淫不屈是說工夫

嘗見世人稍不得意輒曰宇宙雖大難容此身
信斯言也則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惟得志
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不得志者何以亦
曰獨行其道邪富貴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
彼貧賤者何以亦曰不能移邪故象山曰宇
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問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如
此馳驅而行彭更安得不疑其為泰曰不然
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從者不是孟子
的人夫後車是弟子之車不是孟子的輜重
此是孟子為賓師時講學于列國所以有數
百人從之非馳驅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
食于諸侯如于齊餽兼金一百鎰于宋餽七
十鎰于薛餽五十鎰居鄒季任以幣交于平

陸儲子以幣交之類中間或有或無或多或
寡聽其自然中間又或受或不受或報或不
報看其道義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
也不止孟子如孔子在陳蔡而十哲從遊則
後車亦有數乘矣曾子館沈猶而從先生者
七十人則後車亦有數十乘矣何獨于孟子
而疑之且當時蘇張輩遊于列國車騎輜重
擬于王者以秦為從約長并佩六國相印再
若孟子不過戰國一布衣所居者何官所佩

者何印所遣者何牌而驛遞肯如此應付哉
不以燕乎彭更亦不是真疑孟子只是見其
車從之盛既如彼而所受七十鎰五十鎰金
幣之多又如此恐其迹似泰故不得不問此
正是彭更厚孟子處非真以泰疑孟
子也
孟子講學以孝弟仁義為宗當時功利之習深
縱橫之風盛故凡言富國強兵者即以為良
臣以為有功以為即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傳食于諸侯亦不為泰今孟子所講不過
區區孝弟仁義之說何富何強何事何功而
亦從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于諸侯不
以泰乎當時人人把孝弟看做末節把講孝
弟看做迂談所以疑孟子為無事疑孟子為
泰蓋當時外人有此疑故彭更舉以為問與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同故孟子不得已直白
任以有功而曰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何見這孝弟雖

是庸行實非末節講孝弟雖是庸言實非迂
談這箇孝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事無大于此安得以為無事功無大于此又
安得以為無功哉他日又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見得堯舜之道也只盡于孝弟益信
孝弟非末節講孝弟非迂談也孟子思以孝
弟仁義轉移世道興起人心使斯世斯民盡
皆仁人孝子然後其心始遂如此則從者惟
恐其不多也又何恤泰之疑哉知孝弟之道
之大知富強之說之非則孟子之非泰可不
待辨而自明矣
王安石行新法原是為國的心只是把孝弟仁
義看做迂闊主意專要富國強兵做箇國家
有用的豪傑不知一丟過孝弟仁義便做不
出有用的好事業來此所以到底國也不能
富兵也不能強不惟不能富強且貽靖康無
窮之禍自誤以誤人國豈不深可惜哉可見
堯舜之孝弟正是堯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

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
自昔豪傑之士喜談事功者多迂視講學卒之事功不能成正坐不信學之故而猶然不悟至有忿懣不平以死者可惜也又或有致位通顯倖成一二功業而于孝弟根本處多有闕略卒之身名俱壞而事功亦為其所掩尤可惜也嗚呼安得起斯人于九原而與之講孝弟仁義之學
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不可輕易看過蓋人生天地間惟有這件事豈是已得的吾輩果勘破所以不得已處自然不容不辨自然退縮默默不得
桓文仁義假者也楊墨仁義真而差者也故孟子均非之至于今學者猶知桓文之假楊墨之差者誰之力也

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箇樂只是復還那孩提稍長本来之愛敬耳想孩提稍長之時其愛親敬兄真是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曾有絲毫情識安排在內樂而復還乎此才是真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千古聖學宗旨若外此言學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
大人只因失此赤子之心可見人生来皆可為堯舜之道不以仁政平治天下孟子法語

王之說真足為萬世君臣之法荀卿欲勝其說不得乃曰法後王不知孟子所謂先王不專指古之先王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荀卿後王之說尤是亂道
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止吾輩一二人做去恐未必能平天下曰此正要吾輩一二人做去若拋却自家只責望衆人堯舜

不可為大人也故曰人性皆善
問赤子之心如何失曰在不學問如何學曰在
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也
可見不學不是泛學亦不是
由萌蘖之生至于枝葉扶疎由原泉混混至于
放乎四海其為物不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知此則知培植灌溉疏瀹決排皆
不是義外工夫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知用何樣功夫
才能不失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
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節就是
不失的功夫于此功夫自少至老守而勿失
就是大人豈能于此外加得分毫故曰程朱
自幼即學聖賢堯舜到老只是孝弟
就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只是箇汎愛衆而
親仁的道理
取與死生自有大道理在須是平日講得透徹

臨時才得不差若臨時才去商量則無及於
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二可
以字正是臨時商量處故曰一入商量便作
疑
問橫逆之來君子動心否曰君子之心亦心也
難說不動但衆人因橫逆之來動尤人之心
君子因橫逆之來動自反之心耳故曰動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不動尤人之心便謂
之不動心
君子三自反章惟顏子可以當之故曰犯而不
校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詞不得
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
說若是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且自反不
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別人故三自反正是不
校處昔人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犯而
不校誤矣

舜雖遺父頑弟傲自舜視之不知其為頑為傲
只知道自家要孝要弟所以為古今大聖此
所以孟子論三自反必引舜為法
問人生遺際多有不同奈何曰自古聖人未嘗
不言遺際而學聖人者不可輕言遺際恐寬
了自家反已功夫
問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太露
英氣曰不然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
橫逆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
不是輕易說的

世之犯而必校者無論即犯而不校者亦有三
不言橫逆一字之非是益助橫逆之惡也豈
是聖賢之心故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
他成就他處有此二句彼其人即甚橫逆聞
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或可以少折雄
心于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橫逆既成君
顏子不校一樣不知這樣不校是自以為是
目中無人把人都當禽獸待了是何道理是
又傲妄之尤者也益失顏子不校之意矣至
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後之說是又以不
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
是孟子立言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太露英
氣

妄人禽獸云云君子到三自反後才好如此說
此是究竟盡頭的話不是輕易說的此所以
下文緊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又引舜以為
証若謂必自反如舜而後可以言自反而後
可以言不校耳舜不一定容易如的妄人禽獸
不是輕易說的

樣有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不校者有
不自反而又以不校為校者自反而不校者
顏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校但遇橫逆即曰
此妄人也此禽獸也何足與之校如此若與
顏子不校一樣不知這樣不校是自以為是
目中無人把人都當禽獸待了是何道理是
又傲妄之尤者也益失顏子不校之意矣至
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後之說是又以不
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

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釐
千里之異耳犯而不校談何容易
校回不是不自反而不校又不是如何為是曰
又要不校又要自反橫逆既一毫不介于懷
修省又一毫不辭于已方是真正犯而不校
此聖學所以為難此顏子所以為不可及
問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何以解曰鄉人是朝夕
相與的極容易起是非故許敬菴先生作舜
人也八句時文至此云我猶未免與鄉人校
猶未免與鄉人校順逆也與鄉人校順逆是
亦鄉人而已矣校是非也與鄉人校是非是亦鄉人而已矣我

章肯綮真足令人警省
君子三自反是就君子自家說在他人不可以
此責備君子若因君子自反遂責備君子自
取是左袒橫逆之說也新法之行吾黨亦激
成之是伯淳自反之言伯淳道大德宏自家
合當如此說而論者不察遂真以為激成何

也如此則韋惇蔡京輩反以為不激矣
吾黨激成之說在伯淳自言吾黨則可在他人
責備伯淳諸君則不可
自家說話要謙別人論人要平自家說話只當
自任不是別人論人却當分別是非
問禹稷顏回同道道字何所指曰正指那箇已
饑猶己溺之心這箇猶己的心腸禹稷顏子
都是一般的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己顏
子無責任說不得由己耳若是禹稷有了由
己的責任然後才辦此箇已的心腸其何以
為禹稷若是顏子莫有由己的責任便全然
莫有猶己的心腸其何以為顏子不知這箇
心腸就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就
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心有了此心
便是一腔四海八荒我閭所謂大用之不愧
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之亦不愧四壁
者此耳用與不用雖不同其不愧則同故曰
同道又曰易地皆然吾輩不要管用與不用

有責任無責任講萬講只是要不失此猶
已的這箇心
問禹稷顏回同道吾輩何以能與禹稷顏回同
道曰只在不失此心
士君子平日無猶已餒猶已溺之思猶已由已拋只是一箇
由已餒由已溺之思猶已由已拋只是一箇
心腸
禹由已溺稷由已餒自後人視之若過于自任
不知禹稷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一念可見此一念人人都是有的
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餒之心難道亦不敢承
當怵惕惻隱之心
伊尹樂堯舜之道全不涉于佼虛只在辭受取
與一稟于道義上見得不然即誦詩讀書摠
屬口耳
問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知伊尹所覺何道
曰伊尹覺及于此便是覺處若曰我能覺矣
而置後知後覺者于度外吾不知其所覺者
又何物也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何等擔當何等
緊然欲知自任以天下之重當知自任以吾
身之重蓋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者
若知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則痛痒
之心自不容已自不容不自任以天下之重
學者須是有一介不苟的節操纔得有萬仞壁
立的氣象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

袒奢靡者之言殷浩一籌莫展是生来才短
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来才高
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
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
遂以為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
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
四勿學来
一鄉之善士一節說不得善盖一鄉如此則何

日方能善盖一鄉一國天下方去友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只是渾渾說一鄉之善士見得有如此樣人品方有如此樣的朋友又見得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嫉之忌之擠之排之矣肯與之為友耶尚論古之人不是一鄉一國天下之外另有箇古之人只是一鄉一國天下之人已往者都是如吾省城

前輩如李介菴諸公便是一鄉的古之人如文武周公諸聖賢吕馬韓楊諸君子便是一國的古之人如堯舜孔孟諸聖賢周程朱陸諸大儒便是天下的古之人都要去尚論一番便是與他為友一番故曰尚友誦詩讀書只是當箇詩書知人論世又不是到友天下之善士俊才去誦讀了不曾知其人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異故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二字正是照應善士何以稱天下之善士鄉國天下古今人物都是一齊用功無遠無近無古無今無

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間才箇尚友品度分不得前後次序只是聖賢立言不得不如此耳自古說朋友之交也下箇之交二字見得友孟子又恐人泥定之交二字必覿面相處才謂之友如此將友字又看的小了所以此章又說箇尚友見得不惟天下善士是我的友雖古之善士也是我的友如此看来我的朋友真是無窮無盡又何孤立寡助之患耶若必于覿面相處才謂之友毋論天下即一國之善士亦豈能

自孟子始末節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已說盡了即當直接是尚友也又說誦詩讀書若曰爾平日已是誦其詩讀其書只是當箇詩書誦讀了不曾知其人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又尚論古之人句不可以言行平重且此章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問以語此節

舜往于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為証使千古聖賢不白之冤一旦昭雪于天下後世使千古聖賢滿腔心事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如此才算得箇朋友才是孟子尚友千古之善士處由此觀之若使我友一鄉一國之善士而使一鄉一國之善士有受誣蒙謗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為之體諒即心上體諒而不為之辨白昭雪則彼亦何取于我之

為友而我亦何以稱于天下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哉古之聖賢不肯妄交交必善士與人相處有過則必為之告有宄則必為之白有善則必為之稱許相勸相規相成相愛故曰友友之云者豈徒只修相與之跡而已哉且說知人又說論世者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皆勢不同不得不冐有過之跡後人諭人又多執今日之皆勢議論古人如何能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日時勢又如何必該身以處其地然後能得古人之心而相諒于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自是正論若執此以病舜舜其何辭孟子以怨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恝發揮則舜號泣之心事白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而不論其世則舜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解之則舜不告之心事白矣封其弟而不使之有為于其國非特愛有庳之民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而或者病其為放至孟子以封之之說解之而舜愛弟之心又白矣至于以德衰誣禹以割烹誣尹以主癰疽瘠環誣孔子以自鬻要秦誣百里奚使非孟子力為之辨無論當時即今日孰知伊尹孔子之誣哉讀此數章正是孟子尚友舜禹伊孔諸人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之善士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之萬章又多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其才字何以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

分別曰如齊王不忍觳觫之牛此便是情之善處既不忍其觳觫又不可以廢禮忍盡一啻遂生出箇以羊易之之法此便是才之善處若夫為不善如興兵搆怨之類是欲心陷溺之罪非其才之罪也不然豈有不忍于觳觫之牛而頑忍于無告之赤子豈有有以羊易牛之才而頑無以德保民之才乎情是性之發見處才是性之作用處原都是善的故曰孟子道性善

問夜氣浩然之氣何以分別曰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使一日十二時中常常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操舍二字正吾儒異端之辨心體本無去住本自元妙然必操之又操以至于化存之又存以至于忘然後能復其本體原不在放也而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原不在縱也而曰縱若說樂道便不是顏孟不及孔只為求心此吾儒最高議論然皆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非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其解也孟子頑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見得孔子之學只在求心原非泛然用功耳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惟人心危而道心微所

以不得不用精一之功精而一之所以求心也若曰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不知在此者果道心邪抑人心邪豈心果槁木死灰塊然如一物在此而不動邪眾如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之說則精一執中皆剩語矣宜舜亦不及孔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忠信篤敬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言行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居處執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

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出門使民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
視勿聽勿言勿動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視
聽言動也人心匪精言行匪粗人心匪內視
聽匪外隨時隨處無非學問無非求心此孔
子之學所以上接虞廷之統而下開孟氏之
傳也今曰孟不及孔只為求心不惟不知孟
亦不知孔

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邪兩物

對則計較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為言得
不幾于憧憧往來邪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
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
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
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故易曰洗心曾子曰正
心孟子又曰存心曰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
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正又誰去存且
養亦不幾于兩念邪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
憧憧往來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此

異端所以異于吾儒而源于無思憚也
求放心乃孟子三字符也然放之久者不知學
甘于放者不肯學遂以為心不必求又以為
求之無益故不得已又曰是求有益于得者
也求在我者也知求心為求在我則心不可
不求益洞然無疑矣可見求放心三字正是

孟子上章說失其本心次章即說求其放心求

放心者求不失此本心也

問操則存似涉于有舍則亡似淪于無臧穀亡
羊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
曰此異說也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理欲
交戰天人貞勝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
間有妙存焉之理只說箇不操不舍之間有
妙存焉便要舍的話說只是說的太巧耳
問戒謂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
忘勿助是否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

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
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非不操不
合之間又有箇妙處也雖必有事焉說不得
勿忘勿助
操字功夫最要善用故孟子有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說學者只當常存操之
之心常用操之之功在操字裏面求其妙處
如優焉游焉使自得焉操之又操以至于化
便是若懲其不善操而遂謂心非操舍之可

言遂謂不操不舍之間別有妙處則愈差愈
遠矣
凡說心非操舍之可言便是要舍的意思凡說
調停之言便是要用小人的意思
調停之說真是誤國不小董猶不同器而藏賢
奸可共國而治乎斷無此理故凡為調停之
說者皆巧其詞以為小人地者也
為國者即純用君子猶恐其真偽難辨即純得
真君子用之猶恐其意見不同若明知其為
小人而借口于調停之說則小人立進君子
立退天下國家之禍立見矣識者謂靖康之
禍不始于靖康而始于建中靖國之初信然
哉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于遠小人
處只不要已甚便是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而曰不為已甚則益失夫子意矣
問既知是小人却借調停之說引用之是何主
意曰此鄙夫患失之意也彼知小人敢于為

惡恐一時得志以國報復所以借調停之說
陰結小人以自為地耳不知小人如虎狼然
一得志未有不反噬之理如元祐紹聖間引
用小人之人即受小人之害可鑒也無論為
國即自為計亦非矣故曰苗必逮夫身然則
為人臣者當何如曰只當秉公持正以進君
子退小人一心為國家計若自家恩讐德怨
禍福利害一切置之不問可也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

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
以待人者用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
則度量不宏
吾儒云心之官則思而異端乃倡為言思道斷
不思善不思惡之說夫不思是不能先立乎
其大矣大者不立小者任其所奪無怪其以
溺檢踰閑為圓融廣大也自誤誤人莫此為
甚
兄弟之間只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

問君子之所為如何衆人不能識曰君子之所
為原不求衆人識衆人何以識之若汲汲求
衆人識便非君子矣孟子願學孔子處正在
此
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必夭壽不貳纔能脩身
以俟之不然鮮不行險以徼倖矣夭壽二字
舉其重者而言也言夭壽則毀譽得失貧富
榮辱可知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
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
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
失為變以得為常有貧有富有榮有辱是常
事而人多以貧以辱為變以富以榮為常常
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
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
貳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
毀譽得失貧富榮辱都是人生常事便是不
貳便修身以俟之不止夭壽為人生常事有

常何況于人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其為物不貳知天地為物不貳則知夭壽不
貳之說
勘得破天命大抵如此則一切諛擇之心自化
勘得破人情大抵如此則一切煩惱之心自
消
客有談及仕途時事者喟然嘆曰如今做官不
倚靠墻壁做不得余從容解之曰若不聞孟

子之言乎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客太為解顧余因記其言以醒世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仁者原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但世之學者看做萬物是萬物我是萬物與我無相干所以不肯反身所以不肯強恕而行耳知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之為我乃萬物皆備之我萬物既皆備于我則責任在我自然推不得別人自不容不反身反身而誠則自然是快樂的

故曰樂莫大焉反身不誠則自然是不肯丟過了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今吾輩一日十二時中也有反身而誠之時也有樂時不專是聖人能之但只是有反身不誠處便丟此志便是攔柄在手故無往不可

問萬物皆備于我何處見得曰就在樂字見得不然萬物自萬物我自我痛痒既不相干則反身而誠有何樂處觀其樂而萬物皆備于我可知至于強恕而行不過要討得此樂耳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摠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我一則離我言萬物

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玩此所以謂之異端

得不得三字可見古人之志原為天下不為一身志量何様大此正所謂尊德樂義正所謂善也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此志便是攔柄在手故無往不可近日講學者多依佛而戀佛者併吾儒之學又置之不講嗚呼弊也甚矣且此弊非自今日始也昔楊氏以為我為宗墨氏以兼愛為宗彼此自是彼此相徵愈激愈錮使天下之人警省令人痛快此孔子論雖當可以為我之時亦不敢為我曰恐蹈楊

氏之弊也雖當可以兼愛之時亦不敢兼愛
曰恐蹈墨氏之弊也大道既迷令人無路可
行不得已而有子莫之中至于子莫而此路
愈行愈差當斯時也子莫之苦亦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孟子覺之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又舉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陋巷不改
其樂以實之見得時當兼愛雖如禹稷之披
髮纓冠人不得疑其近墨時當為我雖如顏
子之閉戶人不得疑其近朱而禹稷顏子又

能易地皆然彼楊墨者何故彼此自是彼此
相懲至如儞敵然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同
道云者謂同在此一箇大路上行耳此路一
明則楊朱墨翟必且相過于塗向之相懲相
敵如寇讎然者必且一咲而釋矣子莫方自
快其有此大路可行何故復桎梏于中以自
苦哉然則禹稷顏子同道之說為楊墨之各
行一路而言又為子莫之懲戒楊墨者至于
無路可行而言也噫楊氏懲兼愛之弊而不
知已弊于為我墨氏懲為我之弊而不知已
弊于兼愛兩家遞勝是驅天下而為子莫也
可勝嘆哉今之學者懲談禪之弊而併吾儒
之道置之不講是懲楊氏而併非禹稷也是向也驅天下為子莫今
氏而併非顏子懲墨
也驅天下為鄉愿也吾儒之道何時而明天
下之弊何時而已哉有世道之責者不容嘿
嘿矣

仁義一也堯舜曰仁義湯武曰仁義五霸亦曰
仁義不知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
之也至于老莊則絕而棄之矣然五霸之假
老莊之絕棄摠只是不知性善五霸之意以
為吾性中本無仁義故不得不假之以自附
于湯武之列而不知一假之則其弊無窮故
令人欺世盜名假公濟私使吾儒之教視為
虛文為體面者五霸為之作俑也是率天下
而為偽也老莊目擊其偽于是憤憤然有絕
仁棄義之說若曰吾性中既無仁義何必去

假與其假之而為偽毋寧絶而棄之猶不失
其為真乎而不知絶仁棄義以為真是為真
小人非為真君子也而其弊更益甚故令人
毀裂綱常踐棄禮法使吾儒之教視為桎梏
為楷柏者老莊為之作俑也是又率天下而
為亂也五霸假之其弊為偽君子老莊絶而
棄之其弊為真小人世教人心可勝慨哉孟
子于此不辨五霸該假不該假老莊該絶棄
不該絶棄而第曰性善若曰吾性中自有仁
義何必去假吾性中自有仁義何所絶而棄
之如以仁義為可假吾性亦可假耶如以仁
義為可絶棄吾性亦可絶棄耶仁義即性性
即仁義故曰性善使五霸而早知性善當自
悟其不待假老莊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
能絶而棄之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
于天下後世也或曰孟子何獨言五霸而不
及老莊曰五霸之假是陰附于仁義之内者
也不容不辨若老莊之絶棄則明叛于仁義

之外矣何待辨哉何待辨哉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古聖賢相傳正
脉堯舜以此帝湯武以此王伊周以此相孔
孟以此師自古及今此脉常在人皆可以為
堯舜正在于此第堯舜能知擴而充之故可
以保四海途人不知擴而充之至於不能事
父母夫父母至親也而至于不能事又何論
民物然其所以不能事父母者乃不知擴而
充之之過非本來無此心也或者至此不免

敬一念中流出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此
古聖賢相傳之正脉誠不在語言文字問也
吾輩為學正當在此處識取方可
楊氏為我舉親與民物而讎之墨氏兼愛舉親
與民物而混之此所以流弊無窮故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乃吾儒大中至正之道實
天理人情之至也故可以常行而無弊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從簞食豆羹見色
處看破讓國是好名非槩以讓國為好名也

莊周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至以臧穀亡
羊為喻何與
扶持名教顧惜名節此正是君子務實勝處不
可以此為好名若不扶持名教不顧惜名節
而曰我不好名是無忌憚之尤者也
問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曰此二句是就人情大
較說非低昂二氏之學註謂墨氏務外不情
極是謂楊氏太簡近實尚有商量或者未達
余因問近世之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人多乎曰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人多余曰如此則
孟子逃墨歸楊之言已驗矣只是學者不肯
逃楊歸儒耳二氏之病一般孟子謂逃墨歸
楊逃楊歸儒是就人情大較說安得謂楊氏
為近儒彼謂楊氏為近儒者是逃墨歸楊而
不自覺者也
養心莫善于寡欲一句乃吾儒養德養身之秘
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只是箇寡欲寡

字是用功如欲寡其過而未能之寡不是在
分數多寡上說寡之又寡以至于無故周子
曰無欲無欲之說正是解孟子寡字之意
問養德養身曰如仁者其言也訒所以養德也
而常默元氣不傷在其中矣惟酒無量不及
亂所以養德也而節飲臟腑和平在其中矣
養心莫善于寡欲所以養德也而寡慾身體
康強在其中矣此吾儒養德養身原非兩事
之說也若專為不傷元氣而訒言專為臟腑

和平而不及亂專為身體康強而寡欲功夫雖未嘗不同却非吾儒之旨

問見知聞知章大意曰玩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孔子語意見孔子得統于文文得統于湯湯得統于堯舜而中間禹皐陶諸人特為之承前啓後云爾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人徒知孟子以禹皐陶諸人自任而不知其所以自任之意正是為後来之湯文孔子者地耳此其屬望後人的意思真是至懇至切孟子這一段心腸真是聖人天地之心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陽明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又答徐成之書云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

議者吾于晦菴亦有罔極之思近世訾議晦菴者多借陽明為口實不惟不知晦菴亦不知陽明矣

門人武用望 郭壯 田應登
李惟幾 馮思再 張達材
鮑鯨如 何補之 楊廷佐
劉嘉會 葉世美 高允升
王可啓 王之翰 徐方敬
白鶚騰 宋如式 梁滋
孫丸采 許相卿 王再諭
邵還伸 蘇時雨 王家禎
劉應時 張紹齡 郭封
馬元吉 胡從周 劉大成
王宗信 陳懋學 呂學書
任國璋 賈士傑 曹更新
詰允孚 沈騰蛟 李廷標
孫陛 王國俊 林生輝
趙譔 楊起泰 趙譓

趙聯極　林起鳳　線純然
李長年　任國珣　蒲士偉
潘桂　黃增輝　邵堯照
邵震元　楊来復　劉自堯
祝萬齡　陶爾德　杜鵬程
張紹成　梁爾禎　馬元善
王紹熙　蘇訓　馮昂
梁嘉善　黃運襄　梁嘉樂
李昌齡　劉紹芳
葛茂方　宋能儁　鄒耀
屈鍾瑞　張光裕　周基
蒲如蘭　屈鍾秀　党應聘
晉宏輔　劉仕明　錢光裕
王紹舜　晉生輝　桑本立校梓
男康年　嘉年仝校

余友人讀先生疑思錄問於小子訓曰周茂叔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馮先生特致言於疑也何相戾也訓曰不然茂叔為扡却無心之鏡而專用逆億者發故係明於公絶疑於獨蓋指細人揣摩倩慴之疑不可有非謂吾儒叅求心性之疑為可少也若吾儒叅求心性之疑一人無此則心徑塞一隅無此則真覺閉一日則正學廢一世無此則人人師心室室置喙猖狂恣肆之習熾而孔門弗明弗措之教化為荆榛廸蜴之途矣不亦大可畏哉又謂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馮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奚取於疑與信而反之也訓曰不然先生之求為疑即開之求為信能疑斯能信不能疑無能信之日矣試想漆雕開未能兩字是何境界則疑信之關一撞俱破寧有二扎徃嵗讀王龍谿先生文錄愛其矢口玲瓏篇章浩淼比再讀則滉瀁舒軼之氣一發輒盈數札蓋開明自正評駁自確雖曰為陽明先生倡揭良知之學不啻排焚極溺竊恐遠紹微言者不應縱制舉之筆而開奠衍之津也余秉梗之未敢言因讀馮先生見

示諸刻響與桴傳語隨意盡且是編言格物言率性言求仁言仁義孝弟提綱攜領觸處洞然真如月落萬川為物不貳令人灼見堯舜孔孟以来相傳嫡脈翼聖言而掃以来相傳嫡脈翼聖言而掃新舊之說在此編矣其視語語拈着良知字者孰脫灑而孰沾滯也小子訓中心悅之式之不自知其狂僭而以問於先生非謂薄龍谿而菩師弟即西使再至懶先生教之

門人長白劉鴻訓謹跋

夫學之難也傳而不失其宗難自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歷曾思以至孟氏立的於萬世是故學道者必折衷於魯鄒云秦漢以来侈於訓詁詞章雜以佛老清譚淆亂偏陂而莫可救藥逮濂洛關閩諸大儒起始振其敝以扶其統厥後門戶分立而議論煩議論煩而真旨隱於是陽明先生倡為致良知之說以覺人心之迷其有功於聖門甚大而其末流亦不免有遺議甚哉傳而不失其宗難也我師少墟夫子崛起關中

繼涇野先生後執埋學牛耳其入道也曰吾斯之未能疑其提宗也曰人性皆善而要其歸於不失其赤子之心由濂洛以窺洙泗而學始粹然復歸於正語具錄中錄凡六卷往往言本體不離功夫言功夫不離本體即若所勘欲立欲達修已以敬君子自反數則儼然立心制行待人真矩矱也而扳本塞源之論篤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自堯舜之孝弟禹稷顏回之同道以至五伯老莊楊墨子莫

之悖亂狂傷若見垣一方皆前賢所未發又前賢所欲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齡退而深惟曰孔子以博文約禮剖精一之蘊故記論語曾子唯一貫作大學子思明性道著中庸孟子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不得已而與門弟子述仁義七篇夫子闡實行正宗旨接鄒魯以来不絕如綫之脉厥有疑思錄其係於世道人心豈淺戔於是群及門士謀壽諸梓以傳讀是錄者尚能以不失其赤子之心為聖學真訣而服

習夫子之訓精察而力行之又何傳而失其宗者之足憂也耶謹拜手而書於後

門人咸寧張紹齡謹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余之事西臺少墟馮先生也方自今茲始而余之願析節先生也則實聞義於西臺鏡源涂先生乃余之夙知先生也則方薄遊粤蜀及家食皆而已鄉王之矣蓋公以杜陵碩彥通籍金閨惠文柱後非稔節詘表表

漢廷旋以抗直觸忤言入而身退然身詘而道尊矣比歸來絕徑杜門研精眇道洞然縣罄而公方惘然於貧富之辨如將浼之蓋余入長安凡三造請而後見先生於卧所始克酬數年鄉王之願隨厚投以訂士一編而受讀焉然後見先生之學之一斑而窺幸士學之知所皈依也

萬曆壬寅歲二月吉旦知華州事門人楚澧吳
錢頓首拜譔

訂士編者蘧臺馮公編也公行邱至東必造黌序進諸生講四書義率出已意反覆印証期於剖微言透宗旨有前人所未發而末學所共迷者凡歷三郡得如干首不佞命爵讀之心嗜爰屬州牧張君刻而廣其傳公閣中人也既握上第洊中秘篇章一出人人競相手錄命酈編訂

京公久每念關中有空同楩野兩公者豈不燦燁登壇祇敬精神於文詞要以默契聖真為此大儒涇野呂先生先生之學命爵無能窺萬一頃從公譚學公輒稱引先生不置口即是編可覩已以公盛年銳志今且杜門精詣必有不為先生也者乃知關中故多材匪直以文詞鳴求是編於文詞抑亦淺之乎觀公者與

萬曆丙申元春舊屬下山東東昌府知府廬陵王命爵頓首撰

訂士編

示臨清學諸生

夫子博文約禮之訓不顏為一顏子發而顏子一旦慨然認到自家身上曰博我約我何也彼誠信得道理原在自家身上夫子不過一指點之耳向也迷而今悟方才覺得有趣方才欲罷不能若是自家信不到但假人口吻曰博文約禮云云終是無趣味終是不得欲罷不能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迷悟之說也且顏子既稱欲罷不能矣不知欲罷不能之時何樣光景誠不可不於此處潛心

博文約禮有先後而無等待若待博文完了才去約禮則天下古今道理無窮盡何時能博得完將終其身無約禮之時矣余師許敬庵先生曰孔子教人其大端曰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已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內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為精也精則一一則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生此說可謂善發聖人之旨顏子學有得處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正是顏子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不知老子為學須要造到自古聖人大都如此士君子慮然後謂之學顏子之學不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與不掘何

異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何
也曰註云固猶實也實者斂華就實之意正
為上文頭一句說聰明睿知又恐學聖人者
騁其聰明睿知在外面用功不肯斂華就實
所以曰固或曰既是學聖人不當騁其聰明
睿知上文何必頭一句說聰明睿知曰天下
之事非聰明睿知之人一件做不得且知該
寬裕温柔處都發強剛毅該發強剛毅處都

齊莊中正可乎不可此所以先說聰明睿知
後說容執敬別但世之學者易於騁聰明恃
睿知聖知達天德就是無聲無臭的境界但
說其文之著也一念始可見欽華就實這
一念真是下學用功第一着

示東昌聊城兩學諸生

非禮勿視四句工夫在應感上做出門如見大
賓二句工夫在心上做然則回與雍何以辨
也一不知四勿字難而二如字易請以戰喻夫
非禮之聲色交於外而我欲視聽之是外寇

也非禮之言動起於內而我欲言動之是內寇也內外交攻而我以孤軍猝遇强敵不假應援一鼓而下難邪易邪出門使民其心易肆持內寇竊發耳然必借見賓承祭之心以勝之不然鮮不北矣故此一提也是應援之兵之力也而主兵又安在哉以此較彼難邪易邪此回雍之辨也或曰顏子心齋坐忘幾於化者也何至有非禮曰禮不易言也一念少過即非禮一念少不及即非禮故曰約之

以禮約也者約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至精至微非可以臆諸口說者豈至如世俗所謂非禮非禮云哉噫內寇外敵雖太平之世所不免而恃吾有以備之若曰顏子而無非禮也是唐虞無四凶而商周無桀紂也天下有是理哉堯舜湯武不以其故損聖又何疑於顏子故千言萬語為顏子解者是昧於時勢者也

問顏子學幾於化者也視聽言動豈有非禮豈待於勿勿之云者不過在靜中一念上用功防未萌之欲云爾若必待視聽言動而後勿不幾於粗乎曰此意甚是雖然如此則顏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不見可欲而使心不亂難此四勿之學非顏子

不足以當之

涇野先生教人於動處求靜真得夫子告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意

示濟寧學諸生

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是一首仲尼贊武字士字一韻行字明字一韻化字大字一韻自古贊體之妙莫過於此

問中庸引夫子之言皆言子曰惟君子中庸章言仲尼祖述堯舜章稱仲尼者何曰此二章

正相應蓋前邊說舜文武周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堯舜文武衆聖人前邊說天地鬼神至於日月星辰華嶽河海禽獸草木無不言及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天地萬物後邊說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見得這中庸道理雖散見於堯舜文武天地萬物而實統會於仲尼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可見仲尼曰君子中庸亦惟仲尼為能中庸耳聰明睿知章

就是仲尼之小德川流經綸大經章就是仲尼之大德敦化不徒曰承上文云爾仲尼曰君子中庸非仲尼吾誰與歸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下文即曰淡而不厭學者只凡事淡得下其識見自別其品格自高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自古熱鬧人多喜動喜事恬淡人又多厭動厭事惟淡而不厭才謂之道才謂之中庸

論君子之道說到篤恭天下平道理可謂至大不知有何樣奇特工夫方才得到此顧先之以淡而不厭一句可見淡之一字乃吾儕安身立命所在若是能悟破淡字則精神收斂在內覺得世間種種可豔之物自與自家身上不相干涉就是在爵祿名位中必不為爵祿名位所用何等安閒何等瀟灑須有此胞襟方才做得出篤恭而天下平的事業不然把自家一段精神終日馳騖於外只在榮

身肥家紛華靡麗上微營營逐逐徒自苦累
一主有何好處又何論事業故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不是有心去把天下不放在心上只
是把天下看的淡所以能不與也雖然人情
好甘而君子曰淡非淡也常得出淡中滋味
自是能甘得淡自是能不厭若嘗不出淡中
滋味縱曰我能淡我能甘淡者非深於淡者也
以淡為甘而輕言淡豈不厭甘何故不
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原不貴博亦不賤博故
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夫弗畔者弗畔此一也故直示之曰一貫知一貫
約可與言一也故必先示之博而不能約不可與驟言一也故必先
學而識然後約之曰一貫可見善學者
惟恐當下不能承認此一也又何必
博自多哉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當
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其施蓋病其博

也而史遷亦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夫
博而不約其流弊至於什百千萬而不可迈
皆多之一字為之嗇矣也噫人情好勝勢必
畔而至此不足為異但使晏嬰沮景公而聖
道不行於當時史遷列六家而聖學不明於
後世可勝異哉可勝異哉
世道不如古全係於士君子好高之心勝不在
日用間着實用功孔門言志亡論夫子與顏
子何如只看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敝之而無憾居然三代時大道為公景象可
見古人為學何等着實吾儕試自揣車馬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也果能無愛惜心否即不
然果能無納交要譽心否但只有纖毫未化
便是有愧於此心便是有愧於子路縱高談
性命何益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楚侗先生維風編中有云知道者之於詩文直
揄揶視之可也余讀之以為知言豈直詩文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即善與勞亦揄揶

視之可也不然即與一念有善有勞之心便
不是善便不是勞矣舜之舍已孔之母我皆
是此意噫難言哉
顏子蕭然在陋巷中有何善有何勞而居然以
不伐不施自任是何等樣胸襟吾儕當細思
之
有善有勞難不伐不施易何世之有善有勞者
多而不伐不施者少也於此方見顏子之不
可及

伐善伐伐也有以不伐為伐者尤伐之伐也施
勞施施也有以不施為施者尤施之施也故
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
後之此斷不可以為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一生的
學術一生的事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曾子一生的學術
生的事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所性根心處雖不可見
至於睟面盎背是昭然可見者只說這睟面
盎背處大行能加窮居能損吾余嘗見富貴
之士或有形容憔悴者貧賤之士或有發氣
滿容者可見這根心生色處大行窮居斷然
加損不得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曰芳草和煙暖更青寒
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

不世情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只一
箇分定了便改移不得可見人只是安分便
是盡性
安分二字人人能言之不知道理甚大功夫甚
難必如夫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才謂之安分於窮居行義以達其道才謂之安分於大
行陸子靜謂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己分內
事乃宇宙內事才說得出分字意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分明盡出一箇聖人模樣宛然如見吾儕既見之矣不可在模樣上欣羡當自根心處求之

又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問四氏學及曲阜學諸生曰諸生或為聖人之後或近聖人之居誠為厚幸然為其孫者何以無愧於祖為其弟者何以無愧於師乎諸生唯唯否否余曰爾諸生以讀書科第為無

愧乎如此則世之取高科躋膴仕者皆可以為聖人矣爾諸生以為然否爾諸生必不以為然既不以為然何不求其所以無愧者而無愧者何在諸生又奮然思齊也然其所以無愧者何在諸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箇箇人心既有仲尼則為其孫者生來原無愧於祖為其弟者生來原無愧於師此道不可及也篤信聖人則離過聖人必有出入者不可須臾離也又安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只是自家信不及

所以不肯思齊所以有愧耳且爾諸生有能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乎子夏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道後儒不篤信聖人故其學業學其所學非聖人之所謂學也非聖人之所謂學則雖謂之有愧也亦宜雖然子夏惟篤信聖人故入聞聖道而悅亦惟篤信聖人故出見紛華而悅何也子夏篤信聖人不曾篤信自家所以入聞聖道而悅又出見紛華而悅耳顏子其初亦篤信聖人故仰之鑽之

瞻之三之字俱指聖人其後一聞聖教始信得慱我約我始信得我自家生來原是聖人故既竭吾才如立卓爾曰卓爾則入也卓然見於其前出也亦卓然見於其前孰為聖道孰為紛華孰為可悅孰為不可悅舉躅皆是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在眼前此顏子之所以不可及也篤信聖人則離過聖人必有出入得有出入乎哉今吾輩生於千百世之下聖

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是人也既未聞聖道而出也又只見紛華安得不愧於聖人爾諸生不要說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我生於千百世之下只信得過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固是此赤子之心固是此良知我生於千百世之下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既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我何為不奮然思齊而自心有愧於聖人也今諸生能篤信此赤子之心否能篤信此良知否拋却自家無盡藏緣門持鉢效貧兒諸生得無惕然於此乎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孟子不云乎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拋却自家能王之一念却去問霸者之事豈非緣門持鉢效貧兒耶吾輩果能篤信此赤子之心我與聖人同篤信此良知我與聖人同則識得本體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復本體當下便是聖人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非虛語也自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此則爾諸生在天地謂之肖子在聖門謂之高弟登高科躋膴仕於此心加固謂之不愧不登高科不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損亦謂之不愧故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嗚乎盡之矣諸生為之躍然余反觀竊自愧遂書之以示諸生併以自勗焉

示寧陽學諸生

克已復禮為仁先儒解克字謂如三軍遇敵戰必勝攻必取此言甚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但自家兵馬若平素操練得不閑熟停當而輕言克是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耳故夫子又曰操則存舍則亡然則欲克已者又不可不先講操心之道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已幾於化矣夫子與之論仁宜有玄虛奧妙處第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淺易也曰惟至淺乃至深惟至易乃至難吾輩學問不及古人只為一生在此區區形骸上討箇固受用終日將外邊聲色應酬

陪奉此軀即有志於學者亦多從此起見種種情識擺脫不去自視於視聽言動不知有多少欠闕多少愧怍處如何到得顏子且非禮之視是誰視非禮之聽是誰聽非禮之言是誰言是誰動皆是此一箇區區形骸之動是誰動皆是此一箇區區形骸作用至於非禮勿視是誰勿視非禮勿聽是誰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誰勿言勿動這不得一段真精神真力量如何能斬釘截鐵一齊勿去亡論望礙湛溺即勿矣猶有拖

泥帶水處亦不得謂之勿勿者拔去病根意也顏子四勿勿真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大者先立則彼區區形骸如耳目之官豈能奪之豈直不能奪且即此區區形骸即是靈明真體故曰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顏子者亦庶幾可謂踐形而無愧於為人矣大約異端言仁指的是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的那箇吾儒言仁指的是這能勿視能勿聽能勿言能勿動的這箇

簡這箇道理至淺至深至易至難依虛奧玅莫有過於此者若舍此別談依虛奧玅余豈知之哉

非禮勿視四句非字不同有非者有非之非者有似是而非者非者不難勿非之非者亦不難勿惟欲是而非者為難勿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這等去處非顏子不能

剖析

學者能體會得聖人訒言之意雖言以終日亦

謂之訒不然即閉口深藏亦訒之蠹也故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予欲無言有言無言真不在言上說

仁者其言也訒訒之云者非徒不言也蓋太極之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靜專則不動直不靜翕則不動闢故子思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訒之云者亦敦化意也聖賢道理原自精細聖賢學問原自深湛故易曰洗心退藏於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訒之云者亦藏密

意也大抵人之精神最忌外露人之於量最
忌輕洩士君子果能收斂這一段精神豈固
這一段力量如猫之捕鼠如鷄之抱卵不識
不知勿忘勿助到此地位才是真為之難才
是仁者其言也訒這等去處別人識不得須
是要自家內省內省者收視返聽自家默默
湛恩默默點檢耳後世學者豈不毅然要做
好人但終日外省處多內省處少如何筭得
故次章即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而子思
亦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以不可
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正得夫子告司馬
牛之意是要為學須是要在人所不見處用
功

示泰安學諸生

泰安諸生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廣土衆民君
子欲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三章蓋聖賢道
理原是一貫此三章書只當作一章看大約
學者只是在富貴貧賤上打不破徒自纏縛
一生安能到聖賢地位所以然者只是看得
大行能加所以不能審富貴看得窮居能損
所以不能安貧賤若是能看破大行原不能
加富貴自然能審看破窮居原不能損貧賤
自然能安一切世味都攞脫得開瀟灑快樂
自然睟面盎背所見自然大所處自然高當
下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
境界睟面盎背就是成章氣象在水謂之瀾
在日月謂之光所性是何物就是此仁在水
謂之源在日月謂之明故曰仁義禮智根於
心此所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志此而
已矣或曰富貴貧賤勘得破便到聖賢地位
抑何其言之易也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由此觀
之言何容易雖然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

明定靜書願與諸生共懋勉之

昔人有言過得貧富關便是小歇處過得生死關便是大歇處余以為貧富關便是生死關過此便是大歇處何云小也嗚乎人能過此關天下何事不可做昔涇野先生教人惓惓以甘貧改過為訓而谿田先生深以為然此正前輩學問真切處非後學可及雖然不甘貧就是過能甘貧就是欲過仔細看來世間人種種過失那一件不從富貴貧賤念頭生

來畢畢者無論即高明有意思者亦往往墮此坑塹良為可惜諸生不可不時時惕然猛省

富貴貧賤自有定數欲之不能來惡之不能去世之人徒多費此一番欲惡耳不處不去君子只是箇勘得破

富貴是人所欲貧賤是人所惡受病之根正在此欲惡二字君子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原未嘗先有欲惡二字橫於中所以富貴貧賤到前便能審之安之如鑑本空而妍媸自辨衡本平而輕重自分不然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其如飲食之正味何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此心常惺惺要不失此真體耳非分外硬將一物強置之腔中必於是於是也

富貴貧賤不論著跡看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都是有的且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豈止於此大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此所以時時要照管時時要收攝不然若著跡看則三公萬鍾一生能遇幾次所云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果何物耶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惟根於心所以能生色可見根之一字最要緊世間諸凡作用如事功節義之類都只是枝葉枝葉有遇有不遇而惟此根乃是人人有的故曰人性皆

善有此根則時而大行如樹木遇春夏其枝葉自然發生於此根實無所加時而窮居如樹木遇秋冬其枝葉自然收藏於此根實無所損故東廓先生云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字能有能無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能無能無著述的聖人此實根本之論嗚呼人人有此根人人不肯自認有此根徒只在枝葉上用功何也自咲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誠切中後世學者之病

問孔子之道精矣微矣孟子第以登東山而小魯云云形容之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馬然則學聖人者柰何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雖然吾輩今日不當在成章以前用功或曰何也章上馳騖只當在成章以前用功或曰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馬孟子豈徒曰觀之而已哉知此則知聖道之所以大知此則知君子之所以成章

示濟南歷城兩學諸生

古今談道者多矣莫精於費而隱一言哲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非隱而隱也子思有感於當時昏昧淪寂虛無寂滅之說行故為是言以覺之然亦非自子思始也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此則昏昧淪寂虛無寂滅之說不攻自破矣知此則知道知中知學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亦有所憾此是論道理如此然學者只當極力以求其至不可以聖人之不知能自諉下文曰至哉聖人之不知能自諉是發明此意這至字不在高遠上說就是中庸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二字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故之允執厥中庸是之精一生兢兢業業只是為此若中庸是

容易的堯何必執舜何必精一堯舜之河以曰循病我註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夫曰偏曰不得其正可見中之一字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此所以人猶有所憾若把至字看的太高遠便非中庸之旨且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的道理就是愚夫愚婦所與知能的道理下文說到參天地贊化育說到篤恭而天下平才只是盡了愚夫愚婦的道理其實於愚夫愚婦道理上一毫無

所加才謂之中庸才謂之至然篤恭而天下平即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曰聖人亦有不知不能夫以天地之化育而尚賴聖人以贊之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可見這中庸道理匪卑匪遠匪近匪難匪易如以為高遠而難也難道自家不如愚夫愚婦如以為卑近而易也又難道自家過於天地聖人至乎至乎可不勉哉

自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於是遠人為道者索隱行怪求之於虛無寂滅之域子思子憂之不得已有費隱說若曰斯道在天地間舉目皆是舉足皆是何可道何不可道何可名何不可名無內無外無無無之非道無之非名無之非學閉門靜坐則靜中有鳶飛魚躍之趣應事接物則動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正於夢寐之中則夢寐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造次顛沛之時則造次顛沛中亦有鳶

飛魚躍之趣故夫子夢見周公豈真有周公之揖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必於是者又果何物何事也哉信乎知鳶飛魚躍之趣則知道可道為常道而道不可道者非常道名可名為常名而名不可名者非常名老子虛無寂滅之說當不待辨而知其非矣

右數則皆因諸生講此書遂書以示之雖聖賢精蘊未必甚解但藉此與諸生相印正耳雖然余之所以惓惓於諸生者又不顓在此講

說閒也

乙未冬日長安馮從吾仲好甫書于濟南之澄清軒

昔楊子之隣人亡羊追之不獲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不知所之楊子戚然變容者竟日余觀近日博士家逐迹喪真殆不幸類是夫書者聖人之迹也而有不可傳者存焉惟大覺玄解始能旦暮遇之而近日博士家慕吊詭則支離傳註紕發家則懼傷口珠或夢中占夢而自謂全

覺或學一先生之言而暖昧自喜是何其多岐也夫赤水依珠知珠不能索而得糟魄之喻斲輪者所以釋椎鑿而議讀書之君也然則逐迹喪真之士安得不靡朱公之戚我侍御馮先生以關陝大儒出入金馬之門已而簪筆柱下代狩東省巡歷之暇時進諸博士弟子與之辨析精微愍大道之多岐而亡羊者衆也因錄次成書命之曰訂士編云意與諸博士弟子相印證也余得而卒業焉大都闡博約一貫之道發究

復四勿之功明根心定性之旨而歸重於先立乎大之一言推原費隱之說仲尼之中庸而拈出淡字固字之義尤宋大儒所未發直指良知為作聖之基而勘破生死負富之關至於由回之志顏冉司馬之仁孔曾孟子之學術事功又各歷歷剖之詳焉去聖人二千餘歲矣僅僅數千言肫其關鍵曲盡闕妙筌蹄盡化而不出其宗噫化聲邪法音耶三籟邪子靜登壇新建提衡淵淵理窟我余捨知雪神悅見德機而知先

君子所履豈惟永無岐路之泣即向所稱聖
之不可傳者盡在是矣
蜀下直隸河間府知府陳邦科頓首謹書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録

關中士夫會約

關中會約蓋馮柱史仲好之一時義舉百年希覯于子野渙群之易曷少馬柱史叩余言爲約規余首議而諸君子樂成之盛而式微于今也茲蓋重感吾黨先達人文之盛而式微于今也茲約誠行無踰則式微者以道盛往盛可無譚然約誠行無踰則式微者以必不然用

舍而劃席千里而比肩者則心之一與弗一耳不約皆約矧成約故其謂之何諸君子當俾不落是乃余爲是懼也誠一無會亦會矧曰會約以心嘗怪論交同會不若心會約以詞不若約以心嘗怪論交若子分社近嘗谷醵若嬉有一多焉而挾有一忮尤非心之所由弗少焉而忮嘗非嬉非挾與一也茲用會以合一約以貞合會不數而志洽約不煩而誼正風啓大同振式微類族自我道振式微類族自我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鄉人所望乃或聲駭而寡實文具而鮮終陽浮緣款索我拾遺議我者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

後

萬曆丁酉冬十二月後學馮從吾書

會約

一省會風氣近古諸凡禮節頗有先民之意第恐久而寖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爲主至于冠禮久已不行左望諸公亟倡之

一士夫經年不一面恐非吾輩一體之誼擬於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攜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一公所公拜二拜再拜三拜以見相答已時赴會申時散會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

尊送至其家非有大不得已事不可不到

一彼此往拜俱用單帖止後輩於前輩用折柬一次其前輩亦只用單帖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俟前輩過方登車如年歲又科目相近者或彼此下車相揖或車中拱手即別不必差人拜上

一彼此稱謂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以見鄉黨叟至之意至於公事傳帖雖後輩爲首於前輩亦不必稱翁庶中有姓同與號之上字同者不至無所分別

一彼此爭構吾輩所無黨萬一有之大家務要盡心勸和勿令因小忿以傷大體至於外侮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吾輩中儻有無故遭此者大家亦當左右維持無令失所傳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夫鄉田同井者且然況於吾輩尚其念之

一士夫宦遊歸及公事過家者吾輩爲主人當先有一拜越數日其容回拜即主人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或庄居不知者不必論其先施否亦當往拜仍當下車登堂以候安否不可過門止投一刺其燕會禮文俱當節省如

中有至親同年不在此例

一中有新選及出差陞轉過家者各捐分金一兩其餘願捐者聽

一中有年老無子或有子而貧甚者每年公具分金若干以助之其異日壽踈賻奠仍當破格存厚

一異日中有大故公具分金若干爲賻奠時再具若干爲祭公舉外私舉者隨便

一士夫之後有十分貧乏不能度日者廉其實量給資本以慰先世於既往以存厚道於將來切不可泰越肥瘠視之

一士風薄惡莫過於投遞揭帖以後凡有緣門投遞者衆共絶之不必接覽

一吾鄉士風雅稱恬靜而近日諸長者充多閉戶寡營絶口不談時事如此美俗烏容過慮第恐無知之人指稱吾輩或揑寫連名假書囑託當路或揑借一二名號傳帖相約甚至無名之帖頃刻傳徧而大家茫然莫知其所

自諸如此類關係一方士風不小今後吾輩遇此不妨過于詳慎蓋關防詐僞微獨居官即居鄉亦不可不一留心也

以上數款特其大略耳若其詳則有鄉先正藍田呂氏鄉約鄉儀在願吾輩共斟酌講求焉

關中會約跋

會舉于戊戌正月仲好氏書約先大夫題辭不佞以使事過里與末議焉亡何仲好養痾杜門九年始出不佞東西南北抱先大夫戚歸終創斯會蓋相視而慨會合之難也雖然不佞重有感焉先大夫題約諄諄以心一規茲雍雍濟濟固弗一也而不幸往矣諸先進且强半修文嗟百年駒隙幾俟河清此古人終日乾乾競寸陰而永終譽也會合維艱無虛良晤九原可仰盍最方來近一時長者垣衷亮節人人可用爲儀而嗣至諸君子鬱然煥然爭相澡濯即不佞如誦或亦可肖而化焉者於休我洛下耆英情

誼不洽于後進蘭亭少長流連僅止于壺觴就
如今茲萃渙維風而相觀道義者乎此會良稱
不偶吾願諸君子共敦之矣會既畢仲好謂不
佞不可無言遂不辭而跋其後

後學周儔謁謹書

闢中會約述

此闢中會約也何述焉紀侍御馮仲好先生雅
意而述之以詔吾黨也蓋吾黨寶慶之會前未
有也自仲好始倡之會有定期約有定款先生

自有引故先達周司農先生并有辭旨哉乃言
皆萃渙之良箴而協德之寶訓也蓋崇儉德以
敦素風酌往來以通交際嚴稱謂以尊古誼絕
告訐以警薄俗周窮約以厚廉靖邮後裔以慰
先德敦本尚實之念維風善俗之規溢于言表
一時士庶羙為盛會傳之海內慕為盛舉今行
之十餘年弗替也玆仲好方奉
召還臺觀風天下首以此化導搢紳士則斯世
斯民皆善德矣豈惟一鄉一國也與哉第懼仲好行矣吾當竟人人殊設有弗繼仲好之雅者此事或廢柰仲好之始願何今以往有能體仲好意俾善則雅意世世守而不墜吾耳願為執鞭而從之矣貞不佞敢僭為數言以為吾儕告勿立異勿有我勿為齊民所指摘則庶乎斯會斯約永貞為母負矣夫覩是會也讀是約也有不犁然當心者非夫也若夫會心匪面之訓反薄歸厚之倡則有二先生之言在不佞又何說之辭

歲丁未閏月望日會中于叟秦可貞拜手謹述

語錄

學會約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豁手請之何

一會期每月三會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為期

不設酒醴不用柬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擾若別有請益不在此例

一會期講論毋及　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門私事與衆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褻瀆倫理為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錄為主其相與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橫渠程伊川先生見橫渠訂頑曰是起爭端改為西銘且曰其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己從人取人為善鄒魯真傳正在於此若以自是為自信主意一定無復商量如此縱講得是亦為不是況又未必是乎近世學者多坐此病吾輩當共戒之

一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滌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氣象

原文闕

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始余每見朋友中背後多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明友之過或亦彼此未嘗眞心見誠以過失相規四字相約耳今後會中凡吾輩約以後會中凡友偶有過失即彼此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便於已固不當以可對衆言之令人有所不便於人亦不當以一眚而廢其自新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即此便是學顏

之學不然講論雖多亦奚以為哉此改過以為聖學第一義故於約中特言之其它不能具而悉也

問答問二則

問古之聖人只講學可矣何必立講學之名曰古之聖人若只自已講學而不立講學之名以為天下後世皆不知有講學之道統自聖人而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聖賢相傳之心始遂耳要人有功于天下萬世處正在于此非聖人故立此名而好之也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有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却好議論別人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自家真能孝真能弟

不能對人誇自家孝自家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誇人此言字指自家議論自家誇張人說原都是不該有的故曰不能具而悉也

問古之聖人只講學可矣何必立講學之名曰古之聖人若自已講學而不立講學之名以為天下後世皆不知有講學之道統自聖人而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聖賢相傳之心正要立此名以為天下後世鵠使天下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或可以行之于無窮而後聖人之心始遂耳要人有功于天下萬世處正在于此非聖人故立此名而好之也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有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却好議論別人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自家真能孝真能弟

少墟先生講學有年頃謝政歸余竊喜得相與肆力於學也乃與諸同志約會於寶慶寺中先生欣然從之坐講終日惓惓以躬行相勸勉一時人心莫不感發興起已咸謂其不可無約以遵守之也因請於先生先生出此以示後與會者益衆其約抄閱不給余因謀諸同志付之梓人嗚呼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戒空譚敦實行先生約中業已及之矣顧與同志共勗之余又何贅焉咸寧王

境謹跋

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為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不足以效忠告耳儻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一毋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毋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毋對尊長嗌一切噫盬一切帝咳丘蓋切欠伸跛

庇倚睇第視唾吐卧涕替及撒手交足等褻

一毋在稠衆中高譚闊論旁若無人

一毋倨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或官長有命不得已

一毋爭強好勝擅述呈詞或父兄有命亦當委曲勸化以方可

一毋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污書籍則凡物可知

一毋到人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陋同袍

一毋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此二陋有犯之者往往明罹王法幽遘天譴

一毋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餚卓馬等物

一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嘆羨詆毀

一毋結交星相術士及扶鸞厭鎮諸凡無藉之

人

一毋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毋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

一母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

一母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母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母出入酒館縱情聲妓及更深夜靜方才到家或遇親朋召席間有不如意處而不作可也

一母與人晉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一母作課之日輕易告假及彼此說話看稿以上數款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為諸生言之諸生其慎聽毋忽

亂文思

諭俗

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

做箇好人心正身安寬夢穩

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丙申秋余偕諸同志立會講學于寶慶寺會

者咸来聽講且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之難以鮮也漫書此以示若夫臨時問答各隨其人不具論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寶慶語錄

子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猶曰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可見人心操存最難今學者無聖人以為之依歸是入既未聞聖道而出又只見紛華安保此心之不舍而亡耶念及於此真是汗顏慄骨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仁者強恕而行之事然天下不皆強恕而行之人我柰何因不欲之加而輒動其憤懣不平之念如此則必生身于羲皇之世而後可也但不知羲皇之世又有此憤懣不平之士否

君子遵道而行其志昌嘗不銳然不免廢於半塗者怕人責備也不知別人責備我正是指點我處有人指點我方喜其前途之不迷也而又何怕之有

曾仲說三歸用反坫樹塞門其規模何等大也而夫子乃曰管仲之器小哉夏禹非飲食惡其卑宮室其家數若隘乎小也而夫子乃曰禹吾無間然矣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聖人心操誠見議論與人情大相懸絕耶于此勘得破方不為世俗所粘染

曾撝孺問學者學聖人尚矣竊意聖人在修實詣或高出尋常一籌及登壇聚講以日用為體驗處平淡為下手處何時才躋聖域曰自古聖人造詣豈止高出尋常一籌蓋高出尋常萬萬者但不知聖人當日用何功才得造詣至此亦不過以日用為體驗處以平淡為下手處耳吾輩果能如此常常用功不患不躋聖賢之域

又問旦晝時百累膠結萬竇基布牛羊斧斤都打不退此樣病根如何拔去曰斧斤牛羊時時有之只是自

家一向不知故反愛護之耳今既知是斧斤
必不肯再使我伐既知是牛羊必不肯再使
我牧不患不退只患不打毋曰一柸水不能
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問人生塵寰舉足就差開口便錯尋自悔之
差錯過的都收拾不來似這終身痼轍如何
解脫曰學者終身痼轍不能解脫只是不知
自悔若能自悔舉足自然不差開口自然不
錯縱不然亦不至大差大錯矣又何痼轍之
足患

又問堯舜地步最高功業最偉及閱子輿氏論
一不為堯閣壁即祭一不為舜隔壁即瞽夫
堯祭舜瞽相去霄淵何故並談無別曰堯之
閣壁就是祭舜之閣壁就是瞽中間再不隔
一家此孟子所以並談無別世之學者既不
敢為堯為舜又不甘為祭為瞽只是錯認以
為中間尚隔許多人家耳使早知堯之閣壁
就是祭舜之閣壁自然一步不敢差

錯

又問古昔論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
想姬旦負成王時伊尹放太甲時心事未白
二公何所擔當不為流言中傷竟成千古大
事曰世間是非毀譽最易動人伊周公只
是能自信不為是非毀譽所動所以能成千
古大事亡論伊周即如宋濂洛關閩國朝河
會姚涇諸先生當日講學時有多少是非毀
譽今視之于諸先生竟何如大約古昔論

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古昔論人
雖在事始吾輩自信當在事後

又問小白重耳兩霸最是魁杰稱善假之者迺
陞亭衡雍後執陳潭銓聽衡元恒專用屢盛滿
輒肆媮暴行彰彰可指可摘又若不善假者
者此何以故曰天下事真者斷不能假假者
亦斷不能真伊周真者也雖叢流言何損于
真桓文假者也雖貴彌縫何益于假不然潭
銓之執元恒之聽何一旦敗露至此哉又曰

非敗露也是真心發見也余曰然君子有真
小人亦有真濤塗之執元恒之聽是小人之
真心發見也于此可以觀桓文之假而不可
以此概天下之真若緊以此為真則日肆悖
婬無所忌憚者為真而一介不苟亦為几
者反為假矣故君子之真不可無小人之真
不可有毋徒諉曰吾真也吾真也而置君子

或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同曰昔涇野與東廓同
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
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
二公相視而笑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
雖然道之不行章矩後合一業已詳言之矣
吾輩又何疑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覆載生成之偏寒暑
災祥之不得其正說的未嘗不是但講天地
之大處不可說壞天地當云以天地之大無

有感而無憾然人心不足人之頑欵不齊雖
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可見道理無窮
猶字最當體認不可說壞天地尚有可憾處
天地生我當吾世而使人猶有所憾則天地生
我之謂何須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
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使天地不至于
為人所憾才不負天地生我之意不然無論
為人猶有所憾之人即不為人猶有所憾之
人而碌碌庸庸不能使天地不至為人所憾

則天地又烏用生我為我可愧可懼可懼
孔子稱舜曰必得其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正見得武之征誅與舜之揖讓一耳且
更加一天下字又加一顯字尤見得武之心事顯然明白天下人人所共信也
問曰必得曰不失一字之間真春秋褒貶之意何如曰不然孔子正恐人有此議論故序武
于舜後序不失於必得後耳又問不失二字又問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不獨文王武王受命而曰未可見武王
一生亦以服事殷父子已得天下之顯名直
至末年不得已順天應人才有此舉宜乎平
日之顯名至此不無少損而循然不失此所
以為難故曰不失非與必得二字有深鍼也
又問曰身欲心猶歉焉何如曰不然自古聖
人做事當之事必有非常之疑一時浮議或
有所不免然公論久而後定縱身後有顯名
而不能保其身之不失武王能以其身入

天下之顯名是何等心事又何以服人至此
豈不尤難之難哉謂武王自歉則可若以心
猶歉解身字則不可

問壹戎衣而有天下何也曰一字正見得師不
老財不匱兵不血刃處向非天與人歸武王
不得已而應之安能易易如此惟一戎衣而
有天下此所以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問文
王事殷而武王伐受文王之心戚矣何如曰
父作之子述之此正文王之所以無憂也烏

乎戚謂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可見
武王到文王之時亦必以服事殷文王到武
王之時亦必一戎衣而有天下孔子明白說
破而蘇子猶謂武王非聖人何也問子思憧憧於纘緒繼述為武周辨者何曰孔
子嘗謂武未盡善蓋悲其遇也又謂夏禮殷
禮吾能言之蓋為周監于二代遡其郁郁之
文所從出也而或者不察以為孔子若有不
足于周者且春秋時周先王存一空名而為
天下之敢於倍者又多借未盡善之言以為辭
故子思不得已直說出武周心事原與堯舜
揖遜之心同而後又惓惓于今用之吾從周
及憲章文武之說又引夏禮吾能言之云云
以為証此其憂誠深而其慮誠遠矣中庸一
書謂之明道之書可也謂之維周之書亦可
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此亦裁革節省之意不
知有當裁革節省者亦有不當裁革節省者

春秋時列國不惟不奉聲教且不奉正朔矣
關係豈小夫子愛禮之意只當在奉正朔上
說與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意同昔人謂桐江
一絲繫漢九鼎余謂有司一羊存周九鼎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
不行于天下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述職列國
不陳詩貢僩原是詩亡不是黍離降為國風
而雅亡也所以孔子刪詩止於三百篇此外
再無詩可刪矣王迹熄而詩亡觀詩亡而王

迹可憂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以存王迹也春
秋天子之事不是孔子僭托二百四十年南
面之權只是魯之春秋照周天子的制度稍
為筆削便是天子之事非復諸侯之事矣故
觀於春秋而知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猶然行
于天下也夫子維周之功大矣

問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如今有目疾者亦神散而昏豈胸中不正耶
曰只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眊視神散而昏豈胸中不正耶
便是眊便是神散而昏昔一朋友書屋中有
酒數壘有書數卷客至反覆視酒更不及書
主人因留飲大醉而別嗚呼瞭眊之際亦微
矣可不慎與

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
孝弟二字與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
下講得孝弟二字明白即是知至由是誠其

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修其孝弟之身齊
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
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
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却眼
前另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
離矣

問經權曰天地間只有此經天地以此立心生
民以此立命人類以此異于禽獸可進可退可毀可譽可生可死而
異于禽獸可進可退可毀可譽可生可死而
此經必不可廢但當平常易處之事雖中人

或亦偶合當變故難處之事雖賢者不免出入所以古之聖人不得已設一權字以為事至于此須是行權才得合經不然便拂經矣是聖人之設權正為委曲合經設也而後人之行權反多至於廢經何哉聖人為經以設權後人借權以廢經關係豈小

信者人之真心國之大經是食足兵民信三者誠不可缺一若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再不得已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再三斟酌至死不去此權也正所以求合乎其經也

若今人論政平常只知信為人之真心國之大經每每與兵食並論所以但不得已先要去信何況於再若曰不得已而行權耳不知行權之主意謂何如此又何取於權哉權一也權的合經不合經便是能權不能權便是可與不可與

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如答仕人一章任人不知禮為天地之大經為萬古之常經乃權於禮與食之間而謂食重又權於禮與色之間而謂色重曰饑而死曰不得妻者甚之也說到這箇去處恰似食色重所以屋廬子亦不能答不知如此權禮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人類而禽獸矣關係豈小

孟子亦權於禮與食之間而曰寧可以無食必不可以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亦權於禮與色之間而曰寧可以無妻必不可以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曰紾兄曰踰墻亦甚之也說到這箇去處自然是禮重如此權禮則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人類不至為禽獸矣先王為食色而制禮孟子權食色而重禮天地之大經以正萬古之常經以明其功豈小補哉故曰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也

君子遠庖廚一向正是行權以合經處不忍見其死不忍食其肉此真心也此經也此心既

不可廢只得忍而殺之則其初一二次還覺
不忍久之習以為常必至見其生而亦忍見
其死聞其聲而亦忍食其肉矣故先王不得
已行權以遠庖廚庶乎禮既不廢心亦可存
豈非為仁至妙之術哉庖廚原為此心
而遠行權原為合經而設惟至於委曲以合
經而後見權之所以為妙

吾儒事業不外脩治均平此是如何景象若以
家道富厚為齊治均平之基又未免捨本而逐末
為行於此厥有措之意加百倍之功造到雖

治平非二帝三王之治平也唯是入其家見
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
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
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
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
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為治平此千載
不破之障

一念不起純然是善惟有念而後有善惡之不
同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朱子解之止曰
存天理之本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朱子
解之即曰遏人欲於將萌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節字乃天然自有之節
就是中不是人為

問豫立之意曰　上尋
緊無窮千言萬緒豫先何以安排即安排得
一心亦屬有為時過之緩究又未必合乎此豫
字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於此厥有措之意加百倍之功造到雖

夕坐寶慶月下見皓月當空自覺此心湛然
無物因顧謂諸生曰此時正好自識心體蓋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
染可見吾輩心體必一物不容而後能萬物
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者還是自

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淨

問一物不容與萬物皆備二物字同否曰一物物字指欲言萬物物字指理言佛氏本來無一物不止欲無併理亦無不止理無併無理之無亦無矣此理障二字所以貽禍無窮也人心所以與萬物隔者只是不能舍已若能舍已自然眼界大心地寬自然看得我與人俱從一善生來有何不可廣為蕩蕩乾坤獨來獨往豈不為千古一快

莫於人無損而于已有益于已無損而於人不益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彼此有益人亦何憚而不與人為善耶

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蓋此心一不在所以視聽遂失其職以此應事未有不差錯者此身所以不修也薛文清公每寢必自問曰主人翁在室否可謂精于心學者

門如見大賓非止為出門而發蓋出門之後就要待人就要處事有多少事體多少應酬若以不敬當之豈有不差錯之理故提醒之法于出門尤為緊要

恭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寧一便是終前倚衡真境第恐吾輩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所以學要常講師友要常會

人而無信曰信在天為實理故四時一信之流行在人為實心故四德一信之貫徹如忡惕形于孺子固信之見于仁矣俄而接大賓而恭敬生焉非信之見于禮乎又俄而屈直互陳是非立判非信之見于智乎世人不知無信之不可故意做出許多機械來以為巧于涉世不知人而無信終不能行自已做到州里不能行處還不知是不忠信篤敬之故

言忠信一節正是人而無信的註疏真是可惜

問淡而不厭曰淡之一字原是性體吾性中一
物不容何其淡也無物而萬物皆備又何厭
之有即如滾水淡極矣故人人皆可用且如
眼前飲茶就有多用不得的推而至于羹汁
酒醴之類則人人斷難如一矣可見淡中之
味人人當知能知此味則天下無事不可做
矣先儒曰吃得菜根百事可做此之謂也
人之樂未有無所寄者只是要寄得好即如聲
色貨利人皆以為可樂故敝精耗神以殉之
至老死而不寤所樂一差匪獨人品攸關而
身家亦係之良可悲痛故二程初見茂叔即
教之尋仲尼顏子樂處誠恐勞頭所樂一差
則終身不能出此坑塹耳

孔子論友即繼之論樂而損益辨焉此之損益
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道道而行半途
而廢者也何以謂之孔孟又何以謂之程朱
朴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氷霜十九冬肝腸
鉄樣對諸攻群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
世巾幗與諸君曰三復之

則退托不敢當豈知技藝至難故不能者極
多若夫孝弟庸行當身而具人人可能則學
聖人不較易乎

問吾子云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
講學者多惹人議論奈何曰議論何病議論
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
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譏
其好辨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
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曰道無大
小學亦無大小安得以小德出入為可此中
大有意思蓋先王立教大處不待言小處如
曲禮所稱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
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 作跪而遷之就優
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優跪而遷優侏
而納優人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類即一
言一動一步一趨都有箇規矩準繩一毫不
肯假借一毫不得踰越非是先王過於詳過

於嚴蓋立教不得不如此先王立教既如此
其詳且嚴而又恐學者苦其繁畏其嚴於是
不得已又寬一步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庶使初學之士不至苦其繁而自諉又
畏其難而自阻耳不嚴不足以端學者之趨
而不寬又不足以鼓學者之進此正是聖賢
之詳且嚴所以不得
不說此一句聖賢中間有多少苦心處語云
天之愛民甚矣余亦曰聖人之愛學者甚矣
學者豈可不亦步亦趨務使毫無出入以無
負聖人愛之之意此章之言大有關係安得
謂不能無褒吳氏蓋未嘗深思其意耳
問或以網常倫理為大德辭受取與為小德何
如曰伊尹格天事業皆從一介不苟中來辭
受取與豈是小德為此言者是貪夫借口之

先王立教雖是寬人一步學者不可自寬如禮
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敛
枕簟洒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至於曲
禮又云敵粟者操右契凡遺人弓者右手執
簫左手承弭主人自受由客之左之類由是
觀之吾輩自来不知出入了多少尚敢還說
別樣出入無傷哉不辭其何者為大德何者
為小德而縣言小德出入無傷則先王立
教只標其大德足矣又何必條縷小德若是

德為小德諡踰閑為出入而猶曰無傷無傷
也其自誤誤人可勝道哉細行不矜終累大
德願與同志共勗之
聖賢學問雖多端一言以蔽之曰謹言慎行的人那一箇不
必深求只看世間謹言慎行的人那一箇不
為人所敬愛那一箇不獲福放言肆行的人
那一箇不為人所急慢那一箇不惹禍故曰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禍
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念及于此敢不凜凜

言易而行難為謹言易而慎行難也今于易者
且不能又何論難者孰昔劉元城問盡心行
已之要于司馬溫公公曰其誠乎又問從何
入曰從不妄語始元城于此三字力行七年
而後成為古今大儒不妄語三字似易而實
難願共勉之毋忽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
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妄妖氛
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

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
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于
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亦何
憚而不為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
言德行
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倡不根之言君子不察
誤信而誤傳之人見其出于君子之口也皆
謂君子必有所見其言必不妄即理之所無
者或亦信其為有而不可破矣不知小人當

造言之時原覘君子之信而傳之及君子一
信而傳之則小人反借為口實曰君子云何
君子云何即他人亦必曰君子原云何原云
何也如此則小人不根之言一一皆有根之
論矣當斯時也即堯舜之明亦豈能察之哉
忠臣飲恨孝子含寃病正坐此余以為君子
之聽言几說好人不是處當姑闕疑從容詳
審勿輕信而輕傳之則小人之計自無所售
彼縱假借則君子原無此言天下必有能辨

之者又何堇堇斐貝錦之足憂哉

問君子小人之心曰恐君子變而為小人望小人變而為君子者君子之心也恐小人變而為小人者小人之心也此君子所以動輒左袒小人而媒孽君子左袒小人者非是厚小人只是使小人益成其為小人而有以快己之忌心媒孽君子者非是恨君子只是使君子不成其為君子而有以遂己之忌心耳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小人只是一箇忌心不知壞

了世道人心多少良可浩歎

問或云必有孔孟之道然後可闢佛老其說是否曰此佞佛者阻人闢之之言而聽者未及察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必待有孔孟之道者而後可以闢佛老則佛老終無人闢矣能言距楊墨二句余昔有此破云大賢公闢邪之責于天下亦不得已意也余師蕭慕張先生深以為然近又見葉寅陽破云大賢主張聖教而深墜于羽翼者焉更得其意

問從祀孔廟只當重人品不當專重講學何如曰不然此祀原專重講學須在講學中擇其有功聖門人品無議者方得從祀若不論講學與否而祭論人品則古今人品無議者亦多矣豈得人人而祀之且孔子以前人品無議者非是議者又不在所遺邪講學二字創自孔子此祀名宦或為專祠以祀用以崇德報功磨世礪俗皆無不可第不宜輕易從祀孔廟耳此關係不小不可輕議

問講學者多棄去文詞不理此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也能文者自是能文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特

其所長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能讓其所短而反以為自護其短之巧術何也道理甚明無足置辨

問聖賢道理在人倫日用間只為子孝為臣忠可矣何必講心性而後為學耶曰聖賢道理原在人倫日用間但不知以心性不端之人為子能孝為臣能忠否此必不能而曰不必講心性可乎借忠孝大題目以杜講學之口此正以不忠不孝誤天下者也而學者多誤

信之何也

心之理一也在子謂之孝在臣謂之忠忠孝是天命之性為子孝為臣忠是率性之道聖人教子孝教臣忠是修道之教講心性正是講忠孝之理處今曰不必講心性是臣子而不講忠孝之理也其不臣不子甚矣

問心性之學上達之學也或不宜槩施于下學曰收放心養德性下學不當如是耶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經鉏堂雜志又謂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云云二說孰是曰二說俱非當依伊川以勿正七字為句為是孟子謂必有事原是在心上有事心上用功不專在事上有事事上用功若說心必有事焉而勿正雖是明白却不渾融却不妙惟將心字放在下句正見得上句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在心上有事勿正非專在事上有事勿正也此正見孟子句法字法之妙上文是集義所生者義原在外面一行慊於心便是義行不慊於心便不是義集只行事件件務慊於心便是非硬將外面一物取而積累於此而曰集義也告子義外之見病正在此故孟子先說集義後說行有不慊於心而直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正與此先說有事後說心勿忘勿助長一樣文法大

抵聖賢立言下字眼都有意思學者識見不到切勿輕起疑端擅自更改也

正心誠意四字千古正論聖學真傳而或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或又以正心二字為忘字之誤必欲借孟子抹撥正心二字何也

問巧言佞利口何以分別曰佞與利口俱是巧言孔子曰乃言亂德孟子解之曰佞亂義利口亂信昔張橫渠以崇文說書被召與王安石議不合安石遂命按獄獄漸東寔疏之也時

程伯淳為御史爭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叔問如臯陶猶且讞獄此佞語也朱文公內召入朝有人要於途說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嘗聞文公正色答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嘗聞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真萬世臣子之所不敢違也

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偽對既以誠正為迂不知將以何者為不迂邪或者其人可知矣

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為上所嘗聞或為上所嘗聞不嘗聞亦不可知為臣子者何可不言余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嘗聞不嘗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嘗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嘗聞故陛下家事之說一投而遂貽唐室無窮之禍想勳之心不過以遂良之言不合安石遂命按獄獄漸東寔疏之也時為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嘗聞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真萬世臣子之所不敢違也

問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後世學者多不肯講何也曰其病多端一則于已不便一則自以為是一則為人不足與言一則恐為世所嫉忌人之勝已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一講則人必以躬行責備于已不便
故不得已謂學只在行不在講是以行之
字杜責備者之口以掩不行之過也即間有
能行者又詆小易盈若曰吾行是是亦足矣
何必再講而況其人又不足與講也孟子曰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
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彼其心
或亦曰是何足與言學問也云爾昔人說朱

文公曰正心誠意上所獻聞今之不講者豈
亦以正心誠意世所獻聞而講之無益邪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今
之不講者得無曰我不能行而講之使人行
則形已之短我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掩已
之長得非忌心勝而不欲人之行之邪不知
不講者不行者也真能行者必不避人責備
而不講義理無窮即聖賢且望道未見我安
敢自以為是而不講人性皆善孰不可與言
敢謂人不足與言而不講乎生所學惟此

字何論人之獻不獻也而不講君子莫大乎
與人為善方愧不能與人為善也又何忌人
之勝已也而不講孔子憂之正憂乎此耳後
人不憂豈其有加於孔子邪
問近世講學者多講玄虛不知只躬行足矣何
必講曰藥玄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學者
多講玄虛正當講躬行以藥之可也而反云
學不必講何哉為此言者是左袒玄虛之說
而阻人之辨之者也

講玄虛之學講學也講躬行之學亦講學也玄
虛之學不講可也躬行之學不講可乎若曰
學不必講豈躬行之學亦不必講邪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孝如何弟
安能孝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講如
何忠如何恕安能忠恕彼謂只孝弟忠恕而
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孝弟忠恕者也
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聽其示得
已乎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正是

講其所以躬行處正是因其未得而講之以
求其得處不然躬行君子終未之有得矣
講學二字幸出于孔子若出于孟子則必以為
孟子不及孔子處在標此二字矣
問講學可也篤不宜如諸儒之各立門户何如
曰不然天下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户者乎
如以諸儒標天理二字標本心二字標主敬
窮理四字標復性二字標致良知三字為立
門户不知孔門標一仁字孟子標仁義二字

曾子標慎獨二字子思標未發二字豈亦好
立門户邪夫子之墻數仞若真欲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自不容不覓此門户以入不然
是原甘心于宮墻之外者也何足辨哉且論
道體則千古之門户無二論功夫則從入之
門户不一第求不詭于孔氏之道各擇其門
户以用功不自護其門户以立異可耳而必
于責備其立門户不知舍天理本心慎獨
發之外又將何所講邪一開口便落門户真

令人不敢開口矣聞者豁然大悟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
說的言語通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一
不可解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通不
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二不可解是非可
避也別樣不該管的是非通不避偏只避了
講學的是非三不可解

或有若忌者之責備者余曰人而不為人所忌
則其人可知矣人而忌人則其人可知矣人
人則其人可知矣

戰國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得孟子辭而闢之
從漢至宋佛老之言盈天下得程朱辭而闢
之至于今日非學之言盈天下倘有辭而闢
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竊願為之執鞭
非學之言忌者倡之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
又誤從而講之忌者無論矣誤聽者從而和
之講學者又從而講之何也講學者誤講非

學之言于已為自誤于人為誤人
論學譬如為文必驗會貫通乎百家然後能自
成一家若只守定一家恐孤陋不能成家矣
學之道何以異此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
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天下事執彼以議此執此以議彼則皆短也執
此以濟彼執彼以濟此則皆長也執伯夷之
清以議下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議伊尹之
任則三子皆在所棄矣執伯夷之清以濟下

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濟伊尹之任則三子
皆在所收矣孟子聖三子正所以備孔子之
集成孔子之時且不然舍清任和之外又將
何所集以成之成哉惟不外清任和而能時
出之此孔子所以異于三子也

古人惟見人之短古人論人于長中求短今人
人之長處原是短處見人之短處原是長處
今人見君子長處反以為短處見小人短

反以為長處

皆古聖人也論人何其恕吾未能有行焉自處
何其謙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趨向又何其正
此正孟子之所得統于孔子也
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
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

宋儒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余亦云人不
學仲尼萬古如長夜

士君子為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
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門人榆陽許大倫
咸寧任國珣輯

今試語人曰汝當為聖人則必駭然曰聖人我所望而震也何敢為又試語人曰汝盜蹠也禽獸也則必怫然曰我縱不肖何至為盜蹠禽獸又始自何念昭然若揭諸其掌則利與善之間不知人生斯世止有兩途利則蹠善則舜出善入利間不容髮故廣而擘擘為利則儒冠而盜蹠禽獸出而擘擘為利則犇冕而盜蹠禽獸其心已為盜蹠禽獸矣而猶不自知也方且揚揚得意焉昔孟氏深為不求放心者哀人而為盜蹠禽獸哀之而欲

警之故為之說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馬先生推廣孟氏之意而立之圖置諸座右玩之而醒然三復之而豁然夫孟氏利善之說何始乎此虞廷所謂道心人心也發端僅分于一念而善之積也則由有恒而善人而君子即聖人可到焉利之積也則由斧斤而牛羊而桎梏之反覆去禽獸不遠焉善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舜用而以才濟其惡嗟嗟流芳百世誰不願之遺臭萬年誰則甘之乃一披圖而所為流芳者始自何念遺臭者又始自何念昭然若揭諸其掌則利與善之間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乃世之自誘者則曰我已為蹠矣難復為舜矣即安于放縱可也不知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易之復卦五父皆陰一父獨陽固靜極而動亦惡極而善也一父之善兆而為七日之復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剛長不已復且變而為乾矣純乎天矣向也蹠今也舜矣圖曰從此回心猶可向道此先生示人以復機也世之善人君子或自滿曰吾道德脩矣聲望著矣聖域難到姑寬假可也俄而利心忽入人品易之垢五陽之下忽生一陰陰之浸長不盡剝或閑念即流為狂向也舜今也蹠矣圖又曰未成一簣半遂而廢此先生示人以詣極也世之

人又或曰吾為善無近躋柴立爭中央則亦已矣不知人心無中立之理半善而半利終是一利半弊而半躋終是一躋譬之過橋者不在橋上則在水底橋水之間應無駐足處圖人曰若要中間立終為躋路人此先生示人以決斷也然則利轉為善而善必造于聖躋轉為弊而弊則不復為躋如是而後無負先生立圖之意乎且圖之義何祖也伏羲則有八卦圖惟文周孔子能會之大禹則有洛書圖惟箕子武王能會之周濂溪啓起而接聖脉則有太極圖惟二程張朱能會之此三圖者非賢聖莫解也先生善利之圖固賢聖之秘旨而實愚不肖所共醒惕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先生之醒惕天下也廣而其善天下也多假令伏羲大禹濂溪復生斯世寧不謂今之圖與昔之圖若合符節哉冀聖謹書諸紳將終身佩焉馬尤願先生勒此圖于關中書院以詔來學故為之序

萬曆癸丑陝西提學副使新安洪翼聖撰

附柬

世人每猶豫于善利之介蓋一不知一不為聖人君子則必為益躋禽獸耳台臺善利圖大包無外細入幾微觸目警心誰不知懼且于不善者聞向道之機于為善者漂鮮終之戒於遲回者破中立之非令人去利去之盡為善為到底若操此以終身何怕聖賢境界不可漸躋學問最患不痛不痒兩頭牽制如台臺

之學問則一刀兩斷切骨入髓非大智大勇誰能如斯翼聖三生有幸得遇此圖愚意此圖當勒之於關中書院與白鹿洞教規互相發明則學未講而舉目燎然誰肯甘為盜躋禽獸者將許多猶豫念頭登時放下此入門直捷路也翼聖且終身佩之珍為百朋豈惟翼聖諸學者俱宜書一圖于座右古聖賢諸圖皆精微淵奧非上智莫曉而善利圖則理與而形顯賢愚舍受其益直與古聖賢諸

竝垂不朽矣冀聖謹擬一序挑無緻聞圖之微意不知尚有一隙之明乎尚進咨望台臺指示而教誨之是荷

語錄

善利圖

在昔黃虞授受執中之言穆然尚矣孔子接三代之傳惓惓欲以善人是見然亦罕言利顧戰國何時也子輿氏拯人心以胥溺泣狂聖於臨岐於是提衡舜蹠以危善利所歸趨豈其有鑒乎精一之竅蓋人心與世道推移如狂瀾莫可

底遏聖賢所為深憂密計者憂深故言之切計密則防之周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夙不敏嘗從事大賢之門上下議論一日署臬秦中獲少墟馮公善利圖說一帙相與印可未復附錄以足其義理欲燭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抉身心性命之微撮瀟洛關閩之奧惕然有概於秉因撫卷而歎曰道妙無言學本一貫孔子不云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既不可以語上矣則中人以下皆聖人之棄人乎無已形不辨則睜影次

棄不着則睜表以端堯舜相傳一中而未始善利分之孔子微言善利而未始氏始併析之而未有以圖象之至於圖象之而其於世道人心憂且計更何如也乃真謂畫前無易耶嗟夫士君子終身學術莫先善利之辨善之塗一利之塗則什伯千萬馬一者易得於道什伯千萬者則茫乎莫知所之繹公所為斯圖也亦有大不得已者在矣

萬曆癸卯中秋穀日汝上張維新書

吾友馮仲好潛心理學自為諸生而已太學生然尋以子丑高第讀中秘書其學益深其養益邃及出秉栢臺東巡齊魯而考德問業者日滋衆具在訂士編中既而青蒲犯顏遺佚歸里與吾黨諸君子講學寶慶梵宇大龕議論不立異亦不蹈常不事玄虛亦不涉卑近要以抒所自得敷明宗旨說詳而反約人人有虛往實歸之幸一時學士師尊之迺因答問善利作為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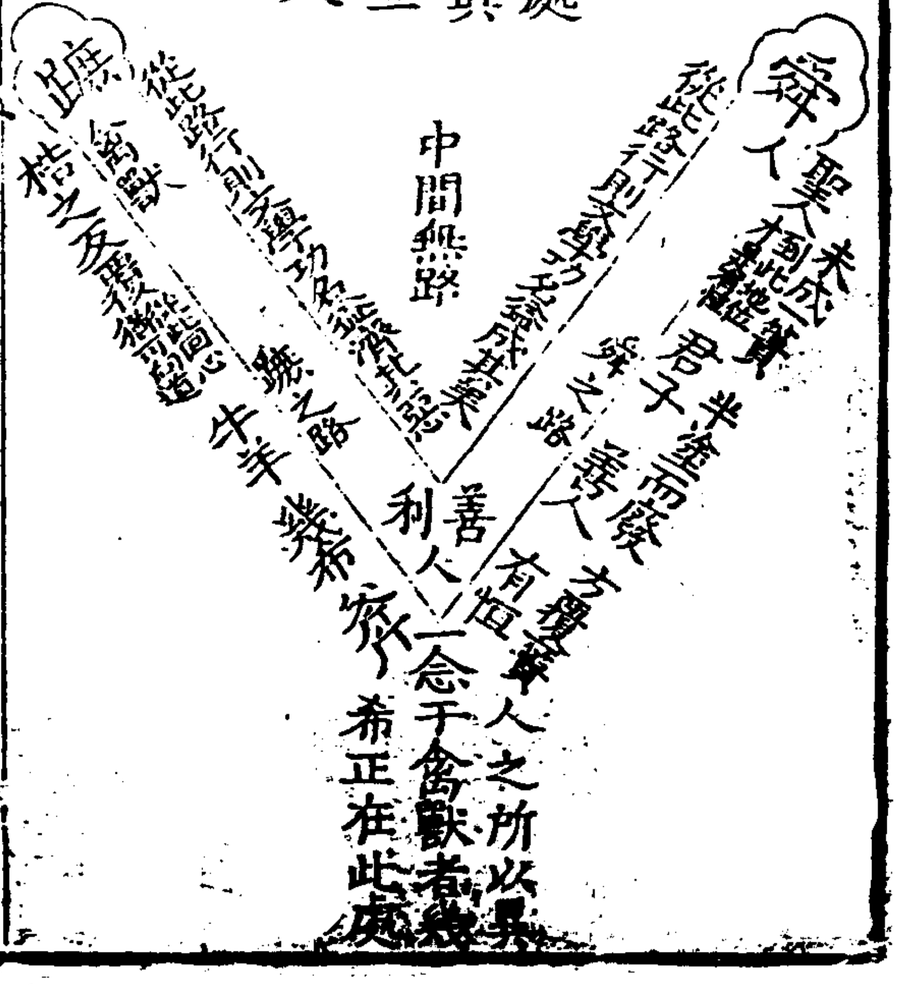
始於毫芒一念終於聖狂千里途岐竟逖其蹊若此苟知回心嚮道却是入聖之幾有令人惕然猛省處至反覆辨難纍纍數千言率旨於味為世教人心慮亦歷已今即高臥西京而蒼生繫望異日者以學術為事功勛未可量也吾離索仲好久恒企交儆之思而把玩茲帙如對切劘因命梓人以公同志則其造詣之閎深淵邃亦足以窺其縣矣

萬曆甲辰孟夏潼關友弟張維任頓首書于巫山公署

人性本善利者有已之私也原不並立豈容交戰而角勝乎上知以本善者洗除其已私中士不以有已者戕牿其本善安勉雖殊入聖則均若岐路而爭馳即去聖而入蹠旨哉馮仲好之言曰善念是吾真欲人之培養其善也又曰中道立終為蹠恐人之托利於其善也此其辨晰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蹴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豈

善利圖

聖狂分定處
善念是吾眞
若要中間立
終為蹠路人



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
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
蹠何苦欤欤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
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
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
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
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
揔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
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

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旨豈
二乎哉雖然為衆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
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
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孰不
至于無恒不止不至于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
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
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
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昕係
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玩幾
希二字可見人必至于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
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
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喜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
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
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
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倘學者
不幸分辨不審誤置足于蹠利之途將遂甘心

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
善雖當伐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
亦有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
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
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柰
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
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
尚可為舜固矣彼牿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
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
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
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

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
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
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
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悲夫或又曰幾希
之說蓋為誤走歧路者設也若幸走舜路者可
遂以舜自命而不復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
是平地而方覆一簣進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
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
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

人謂之半塗摠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
歎息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
于其始半塗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于其
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
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
及此而舜蹟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蹟路頭
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于正路愈聰
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
用于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
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
學何益我何益或者唯唯余因作舜蹟善利
圖而為述其說如此云

附錄

雞鳴之時正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似
只當有善如何又有利不與幾希之說相鑑

乎曰雞鳴一章正為夜氣而發蓋人過了夜
氣清明之際到旦晝時紛紛擾擾千態萬狀
良心便易蒙蔽無論惶忙奔馳不暇點檢又
無論因循混過不知點檢縱有點檢之心亦
不得如雞鳴初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
既說夜氣又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為利正
欲學者趁此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
為之一點檢耳肯點檢便是善便是舜不
點檢便是利便是蹠

幾希萌蘖從息字来梏之反覆從為字未故萬
思默先生謂莫善于息莫不善于為誠篤論
也蓋下愚之人乞哀昏夜併夜間亦不謂之
息上智之人潛修靜養即晝間亦不謂之為
下愚之人無論奔走管為謂之為即夢寐之
間恍惚不寧亦謂之為而不謂之息上智之
人無論向晦晏息謂之息即夜以繼日坐以
待旦亦謂之息而不謂之為大約上智有數
而中人最多夜則息晝則為此人之常情孟

子指點出一息字可謂發前聖所未發學者
能常存息之之心能常用息之之功不專靠
夜之所息庶乎二六時中盡是平旦時之氣
象矣到此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若
旦晝不常用息之功只專靠夜息則冬夜
長夏夜短所息能得幾何入安望其夜氣之
存也邪此孳孳為善者正是孳孳焉常用其

息之之功處

問晝間息之之功如何用曰昔伊川每見人

趨利避害爭強好勝如此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在此善之一字耳故曰幾希曰間者危之也學者果能念及于此自然不容不孳孳為善

孳孳為善善字是性善善字否曰為善善字即性善之善無二理也或曰性既是善如何鵝鳴之時又有利一邊可見性還有善有不善矣何以孟子專主于性善曰性原是善的但旦晝之所為牿之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

是以孳孳為利耳豈真性有不善扵不罪斧斤伐之故不磨不見其明性本善如牛羊而罪無說蘗此三品之說所以不容已于辨也或又曰性既是善如何又待于為曰為善之說是盡性之說也鏡本明而塵汚之故不磨不見其明性本善而利牿之故不盡不見其善故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或又曰果如亦為之而已矣之說為誠不可無矣而旦晝之所為為字又以為牿亡又以為違禽獸不遠何也曰旦晝之所為為字是孳孳為利之為字也亦為之而已矣之為字是孳孳為善之為字而併廢其亦為之而已矣之為又恐人借曰于亦為之而已矣之為而併為旦晝之所為是以以此兩為字並舉而對言之若曰為善之為既如彼為利之為又如此學者慎毋槩以為為是亦毋槩以為為非

問為善當在何處為曰東廊先生云閒字要體

認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視聽言動事親從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念操舍之微

中間更無駐足處由此觀之可見為善只在人倫日用間非高非遠非卑非近非楊非墨

非仙非佛

蔡虛齋先生云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已之心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必如此說方透私已二字視貨財二字痛痛更大貽害更遠且

如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豈不是善若只要

自家做君子做善人不
人如此存心善乎利乎大家做君子做善
人利已傾人陷人者無所不至矣可不畏哉
大約財貨之利易見私已之利難知此虛齋
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或曰私已誠為利矣若
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
做善人恐流于兼愛奈何余曰昔羅近溪論
孝為仁之本至于遇人遇物又安有殘忍戕
賊之私處其門人亦疑曰此恐流于兼愛近

溪荅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
忍無愛之可流此數語甚是痛快學者不可
不潛心味之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
做善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余曰
然彼世之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
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豈能以自家一人必
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大家而却要
大家不為君子不為善人孰必不能徒以自

壞其心術自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
固不能必得大家都做君子做善人但此一
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
是利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初學之
士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不能以父母兄
弟妻子奴僕為一體若藉口于兼愛之非而
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流弊又當何如
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
為善是舜之善如彼而我之所以為之者又
如此也天下豈有兩樣善之理其何以為舜
之徒哉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
已久為不善者無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猶
半只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
與朋友講論時凡及于已立已達一邊話說
便覺耳順便覺津津有味更不說恐流于

氏為戒凡及于立人達人一邊話說便覺耳逆便覺意思不合即辯說恐流于墨氏兼愛門人之疑羅近溪先生不少也不知其恐處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為不恐其流于為我而獨恐其流于無愛也如此病根浸淫已久併官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復用涼藥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且立斃矣故為不用藥者之藉口也呂興叔云

一夫未肯加衣騎封閉縮如蝸試于夜半破簷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喻以勸天下萬世于無窮者也學者倘于善利之辨不可一日不三復是詩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為仁曰且先看這體字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可見一體之中自有差等善養體者自當有辨豈可槩曰無所愛兼所養乎以考其善不善之說也亦不得謂之仁也體之一字不明又何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哉吾儒之于天地萬物

痛癢原自相關等殺又自有辨固不忍置親與民物于度外亦不忍混親與民物于無別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何等惻怛何等斟酌是知養身而又知善養其身之說也如此才與孟子論體字之意合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為仁曰且先看這體字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可見一體之中自有差等善養體者自當有辨豈可槩曰無所愛兼所養乎以考其善不善之說也亦不得謂之仁也體之一字不明又何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哉吾儒之于天地萬物

善而後謂之舜之徒不然為利者無論即為善者而擇術不精雖日孳孳欲至于舜曷繇

哉
親親仁民愛物不是仁者分外事亦不是仁者向外馳求是良心自然不容已處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人得此心遇親自然知親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過民自然知仁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遇物自然知愛故曰若不忍其觳觫這原都是自然的良心不待勉強不容矯飾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只是後來物欲陷溺遂失了良心所以不惟不知愛物不知仁民雖至親亦不知親矣此後來陷溺之過非本來無此良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過復還此良心耳豈是分外事豈是向外馳求乎至親親仁民愛物間親疎厚薄亦都是自然的差等豈止親與民物有辨雖親親之中亦自有辭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仁者有心分別于其間哉但學者不察仁者本來痛痒之心而徒執仁者後來等殺之迹于是妄分彼此妄樹藩籬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一切抹摋毋惟乎遁墨而歸楊以便其自私自利之圖也故學者不明乎天地萬物一體之說雖堯舜與居亦不能使之遁楊而歸儒矣

楊氏為我不是後人這樣為我但只是懲世人馳騖之病欲率天下為近裏着已之為而不知其親親仁民愛物正是自家近裏着已的工夫非馳騖于親與民物間也丟過親與民物而只為我視天下國家事全與我不相干成何世界故曰無君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辯至于它一陂痛痒相關之心亦自不可泯不然何不以其道自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可見一體之心即楊氏亦未盡泯特楊氏不自知耳着後世之

為我者即以為我之道自私而不以為我之道公之天下全無痛痒相關之意矣豈可與楊氏為我並論至于墨氏兼愛亦未嘗不是但只是不該丟過親親專去仁民愛物非謂民遂可不仁物遂可不愛也丟過親親而言仁民愛物如無源之水如無根之木根源處既薄了更說甚別處厚不厚故曰無父故孟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然墨氏雖薄待其親而親親之良心亦未嘗泯不然何夷子一聞

頷此之說即憮然動心也觀于憮然處可見一本之心即墨氏亦未盡泯特墨氏不自知耳後世學者不察其墨氏丟過親親之非而遂謂民不必仁物不必愛舉親與民物俱置之度外而曰我不為墨是又自私自利之尤楊氏之所不與者也可勝慨哉楊墨思以其道易天下而孟子又思以其道易楊墨此又是孟子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故孳孳為善者當于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為之

問楊斛山先生人節凜凜一代不知何脩至此

曰先生學問亦從鶺鴒鶗萃為善一念未覩其詩有云病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齊辨驀相懸初未遠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戕是無私觀此則先生平大節蓋有所本云又問病潛隱處是何病

曰正指私己之病

私己之病亦有不同私己之利其病粗而顯私己之善其病細而隱必不私己之善而後謂之善而後不謂之利

朱晦翁曰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未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砍不倒觸處作災怪也薛文清亦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須

戚絶雖曰有人之形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去有已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由此觀之則二先生之學可知若不於此處究心而曰我學晦菴我學文清吾豈知之哉

故曰舜之徒

丙申仲冬十有一日余與諸君子講學寶慶寺講間或問及舜蹠善利諸章諸君子各攄所見互相發明余不肖僭為折衷之雖體認之一忘其並已也小人之忘君子即君子之忘小人之忘君子陰為化導轉移故以小人而成君子猶得為君子惟以君子而忘君子不惟天下人知小人之忘君子即君子亦知其彼之忘我也必然避之防之而君子不知君子即君子亦不知其彼之忘我也方且信之從之而君子漸化為小人由是觀之君子之忘君子其流毒貽禍視小人更深且遠也雖然小人無論矣既謂之君子而猶有此忘人並已之心則何以謂

之君子哉嗚呼孳孳為善者固當自克其忘之心亦慎毋為忘人者所化導而轉移也哉

人人能克去私已二字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

下齊於驀乎是謂人間世有不舜不瞧之善人也以不舜不瞧為善曷异持娵娃之髮索賴於九戎乎故善不惡徵芒終歸岐路茅君子知徵衆人譥影人而君子寧幾哉則又安所馮矣有哉馮夫子者出禰道統之陵夷愴善途之凡肺慨人心之謬眯揭善利之說示天下而復摹之以圖使夫譥影之輩有所馮而措趾焉披圖展睛便知若為善若為利若為善而善若為善而善若為利擇精而赴猛世遯而心救不至起脘徵芒匆

馳千里斯圖之攸精何閎而注益不既溥乎嗟嗟善為貞宅為真主乃忽而緡受騶焉直至膽圖會臆沉智始朗如飲消渴以燭夜之漿坐久腸於爽颸之宇回望歌顏幾成蹶陋不勝鬼悸栽而吾師畫圖之心亦不勝輪菌而多戚矣

萬曆己酉元旦門人中吳顧暘離頓首撰

自昔未有以析舜瞧之塗始于子輿氏子輿氏始析舜瞧之塗未有以闡茲象教迺又始于

少墟先生至有象教而先生之心滋戚矣先生昔遊中秘而代狩羊稜節誼固表表于時要亦一本于正學而不以標異瀟洛關閩之緒則較然以身荷之庸能一日忘斯世而世顧攻路爭馳也于是始穆然為是圖焉無事汗牛充棟而聖狂燭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蓋真非有道不能也故雖以蚩蚩之氓按形思義曉然若執燭龍而示之塗有瞑氏之芳躅善反之則是矣昔子輿氏獨辨其理未辨其象先生辨其象而併辨其理亦大有不得已者在矣若其詳則有先生之說與諸名公之序具載于帙余又何贅焉

萬曆丙午季穌華下後學宜論謹書

輝自蚤歲即志學人然自慚習而新之荏苒歲月止是舊華陰庠也瀕別安昌曹自梁即命輝問道長安蓋指馮少墟先生言也抵任三月為戊申春先生即偕六七同志有華嶽遊蓋天作之合聚講灝靈樓上輝得分一尺光藉聽講頗于不遠之復及樂水樂山之旨半生疑陣儻然頓撤而華陰士之知講學亦始于此五日送先生別錫有教

言二三子促輝于四知書院述先生宗旨然觀先生後寔難為言矣九月以學憲檄徵輝正學書院夫正學書院在長安緣是又得與先生遊凡沉酣道德之圃者十月餘明年已酉及華陰遂與崔公明府議改青柯坪之署為太華書院又明年壬子先生復至其地一時請此面者無慮數百人斯道中天意其在此太華之西七十里為華州先生往來所必由兩地門人錄先生會講語梓之屬不佞輝序其端輝讀先生語皆言盡性蓋惟是問學淵源清而不涸而後可以旌之實用為正大光明之業猶記灝靈樓之講率性章也輝曰人惟有率有不率故聖人脩道以立之教先生稍不然之良久云性無有不率者人胥率性而蓋性者寡耳歸来沉思始知天下之人果無有不率性者蓋率性即是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嘬蹴而羞惡起亦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而明有所不及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為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閒居為不善夫為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為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為處必有羞惭即故為處亦必有遮揜一語窮而右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而為之者乃其惡之者也率性也噫人亦何時而不率其性也哉今會語中

言性亦愈矣同志者試讀一過寧得有再疑之
乎今且請與同志約士君子上下千古自盤
古而至今始有我混同六合收萬有而為一惟
我始有我也我不可負惟是我也我不可辭
我子而謂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
人之至聖人而始得為人中之人則不至于聖
而為人中之非人也亦宜然聖人盡性而已性
無滿充之滿則聖人性無欲減之盡則聖人為
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是謂拂已之性拂已之
性不智阮拂已之性而又終墮為人中之非人
尤不智是千古以来之虛生我而六合以内之
空有我也是望于賢者恩之而已
萬曆癸丑夏四月蒲坂張煇謹書

語録

太華書院會語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論至聖功業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爲推尊

大人至聖爲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子思意矣孟子不得已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若曰大人之學術雖如此其大初非有加於赤子之心至聖之功業雖如此其偉不過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豈真不可幾及哉又何逡巡畏縮以爲不敢當也後世道學不明只是學者看得聖人太高自已太卑吾輩果能信此又何患不到大人聖人地位或曰信得此遂可不用學問功夫而頓入聖域乎曰不然世之不信學不用功者正坐不信得此耳若果信得此自然不後逡畏縮自然肯用學問功夫且信得此學問功夫未有不用功夫而頓入聖域之理耶蕭阪張去浮署輸華陰一時士習勃然興起今歲戊申春莫余偕同志馬翊王惟大郎丞華下宜化汝刺史畏安劉孟直郡丞咸寧楊工載進士西安周淑遠大叅及門人數十人爲華嶽之

遊而去浮率關學諸友邀余講學于嶽廟之灝靈樓虛往實歸此遊可謂不徒矣瀕別去浮出此卷索余書余因書此似教此即遵日與諸公所講大旨無他奇也書完復書遊華二律于後俳愽一叅徵會來遲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眞有待吾道重千秋青河亭栁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辨覩聞起處豈容猜三峰直欲凌霄漢九曲

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
今開
往戊申春余與諸同志講學太華山會語偶因
病未及錄故止存書去浮卷數語耳今壬子
春莫復興去浮惟大化汝叔尚及華下高宜
卿太守馮元醇剌史袁文禎明府華陰屈湛
虛運長咸寧任以忠明府西蜀譙用錫胡國
柱延安趙爾承司訓及門人百餘人會於太
華書院盤桓十數日始歸歸來因錄其語以

應索者中亦有上會所講而未及錄者亦併
錄之同志者幸有以教焉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
如以義理之性爲主則源頭一是無所不是
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
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
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惡情縱欲之情才也是
不好的爲悖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
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或又
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只在末流上辨別
紛拏盈庭何有了期
問氣質之性自宋儒始發之孟子道性善何曾
言及氣質曰孟子何曾不言氣質如動心忍
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都是就氣質說第
學者只當以義理之性爲主氣質之性存而
不論可也曰忍曰不謂何等詞嚴義正

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
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禽獸
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
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自宋儒氣質之性之說出而孟子性善之旨益
明蓋人之清濁厚薄豈止三品盖有什伯千
萬而無算者皆是氣質若義理之性人人都
是同的那有兩樣人性之皆善于此益信
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
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層氣便不免

有旱潦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人于此又何旱潦肥磽之足言也觀天地則知人矣

問孟子言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有善之可名曰性猶鏡之有明其體本虛不覩不聞原不可名第觀於情之善而性之善始可得而名耳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觀

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此正孟子所以善言性也

問今人見孺子而怵惕此固自然而然矣如見美色而心蕩見金銀而心動抑豈勉然而然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而或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耶孟子以情之自然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不善不知孟子何以爲辭曰孟子正見彼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不善故不得已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耳不知彼亦何以爲辭

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可見性有善有不善矣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如有二人于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好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不思嗜思好者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

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余亦曰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强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而然非矯强且不必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之性也折之而彼自窘知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不謂之性故

然彼亦無辭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而悅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强也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孟子從六陰既剥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摠只是教人爲仁義告子欲抹撥其言又不好說仁義不該爲又不好

曰以人性爲仁義不知食色固是不學不慮的仁義亦非待學待慮的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待學邪不待學邪待慮邪不待慮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仁義是不學不慮人性中天生來自然有的彼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惓惓教人學教人慮惓惓教人爲仁義不過教人各自盡其性之本有各自率其性之所自然耳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彼以食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盡其性

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而此以仁義爲性以愛親敬長爲盡其性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則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孟子不得已而有不學不慮之說也正所以發明當學當慮之意也

告子食色性也謂之曰性若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甘食性也悅色性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孟子不得已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如此則孟子仁義性也之說不惟別人心服即告子亦心服矣從告子之論性則甘食悅色無仁義以爲隄防人人以縱欲爲禽爲獸從孟子之論性則愛親敬長即食色亦協天則人人以循理爲僞其究也至於爲禽爲獸

賢性學一差毫釐千里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誤矣誤矣

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是吾性中眞無仁義而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是矣不然何故歐公所性亦不敢言

孟子以性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仁義正以仁義不可言姑就知愛知敬處言之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又不可以平常知愛知敬言而以孩提稍長言正以孩提稍長非由學且慮耳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這箇性體當人初生時天即命之完全全無少虧欠只是待孩提稍長時才露其端耳由其端而窺其體可見此性體也湛然無一事而事事皆其所根抵而又不得其所以根抵之自澄然無一物而物物皆其所範圍而又不得其所以範圍之原一腔而乾父坤母一息而物與民胞此之謂義理之性而非氣質之性所

能圍也學能悟此則道心爲主而德性用事
情與才善則俱善若不能悟此則人心爲主
而氣質用事情與才不善則俱不善矣此孟
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
問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同
否曰不同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
所以要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就好一邊
說只是不可恃他好所以要學問
德性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被氣質埋沒了所以

後德性才現方才說得涵養然則如何去變
化如何去涵養曰在講學
德性不能用事須是要變化氣質氣質變化
聞命矣若氣質之用小就好一邊說不知既
就好一邊說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
邪曰善哉問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
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
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
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
提印覺稍長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
未雕未琢之天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知
愛知敬亦氣質耳然則如何以義理之性亦
謂之氣質曰謂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
不由學問之功也謂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
之功夫疎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故曰

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者若加學問之
功無論幾希之夜氣不爲知誘即旦晝之仁
義亦可永存無論孩提之知能不至物化即
終身之孝弟亦可參天豈不併氣質而亦爲
義理也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眞聖人
不易之言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此破天荒語此性字不
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中字自堯
始發之故曰堯得統於天率性者率此中之
性故謂之道若率其過不及之性則不謂之
道矣脩道者脩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中

原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者不過教人
各自率其天命之性耳豈拂人之性豈强世
之從也哉
天命之性楷中字說雖不可露出此字却不可
不知此意今人只往高遠依空虛說不知愈
高愈遠愈玄空愈謬
喜怒哀樂二句幾成聚訟不知議論都是但不
該已發之說已見耳方其未發雖是未發而眞機
何嘗一息不流行寂然不動之中而感而遂

通者自在是未發而所以能發者不
以未發而遂不發也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
眞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感而遂通之時而寂
然不動者自在是發者發矣而所以發發者
不與之俱發也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
發之流未發是已發之根本已發是未發之
枝葉本體雖是一貫然源自是流之源流自
是源之流根本自是枝葉之根本枝葉自是
根本之枝葉脉絡尤自分明雖有寂有感而
實無寂無感雖無寂無感而實有寂有感彼
判然分而爲兩者是支離口耳之學固不是
若茫然混而爲一者是影響虛無之學尤不
是
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異端欲抹摋
未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
之時吾儒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
摋已發之說則又曰人一生都是未發的那
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覩不聞異端又曰有覩
暗有聞聞喧無聞聞寂那有不覩不聞之時

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
覩不聞也無不覩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無
亦無將吾儒之言一切抹摋此正異端巧於
害道處吾儒不察而以彼之說解我之旨此
所以聚訟紛紛而不可窮詰也悲矣
觀明聞喧說得通覩暗聞寂無此理矣不論理
之有無只管往玄妙處說此異端所以害道

或曰彼原以理爲障所以不論理之有無耳
彼法原自如是
五儒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
得最圓活最輕省所以爲妙異端亦曰無動
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的太重濁
太死煞所以誤人
問未發之中說者以爲非時蓋指性體言也不
知是否曰未發原是指性體言第不可抹撥
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樂正見得人

有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
耳當無喜怒哀樂之時就是未發當有喜怒
哀樂之時就是已發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
者必欲抹撥時字到底又抹撥不得真足奇
矣
問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得從功夫來如何能
至此曰此二句俱是泛就本體見成說功夫
當在言外若曰未發謂之中固矣若平日不
加戒懼之功則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强應酬終難語物來順
應之妙其何以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
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
是姑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

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
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

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說箇
不偏不倚真是不偏不倚說箇無過不及真
是無過不及虞廷之所謂中正指此耳雖不
睹不聞而天下事郤件件離不得無其迹而
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
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善道
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
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閑識得

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
是無聲無臭的道理不是子思點破令人何
處尋討
道理只是平常如喜怒哀樂是人人有的時時
有的未發便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便謂之和
從大家日用常行間指點出天命率性無聲
無臭的道理何等平常何等佐妙何等佐妙
何等平常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者謂得
伊洛真傳而佐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
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
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
象在何處既有氣象又何云未發令學者
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
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
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堅無
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

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
正此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
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
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
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
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絕念求
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事在平常無事時預
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豐

有無念之念亦念也念必不能無而必於無
即此必於無念之念其病尤甚於有念也如
此即佛氏亦自說不去矣而反以此詆毀吾
儒不亦悖乎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
發如何還說得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
毫功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
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殺只
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
不得如不忿懥躭擩不屑嘽咷豈不是義理之
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
生旋滅如何箕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

其旨深矣
問人性皆善善字何以解曰凡有益於天地萬
物者皆謂之善凡無益於天地萬物有損於
天地萬物者皆謂之惡孔子言明德便言新
民子思言中和便言位育離過人說不得善

離過與人說不得爲善故曰君子莫大乎與
人爲善物之善群者莫如羊善字從羊從言
古人制字之意遠矣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
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
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
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

字猶諺云差不多歹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
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
是這歹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歹子聖人之所以異
於途人者亦惟此這歹子原是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吾儒言這歹子一點靈明佛氏亦言這歹子一
點靈明佛氏所謂這歹子一點靈明指目之

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
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
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
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
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
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

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
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
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只是這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
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
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
吾儒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
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異處言異處
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只是這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
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
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
吾儒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
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異處言異處
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只是這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
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
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
吾儒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
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異處言異處
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只是這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
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
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
吾儒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
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異處言異處
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只是這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
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
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
吾儒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而

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則不離視聽飲食而視聽飲食皆屬天則若丟過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而單言視聽飲食則視聽飲食便屬人欲 此段論本體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盡其所以能明之理則無視而目之形踐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盡其所以能聰之理則無聽非聰而耳之形踐口能飲食而所以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能盡其所以知味之理則無飲食非正味而口體之形踐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段論功夫

慈湖已易云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其聽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用步趨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有不可得而一其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可見其可見者無大無小無彼無此無縱無橫無高無下不可得而二

視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畫如此夜如此寐如此晉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如此發揮便是吾儒宗旨嗚呼安得起敬仲於九原而爲之一提醒也

問無意曰無意二字說得本體說不得工夫說得成功說不得用功如見孺子而惻隱見斂

觸而不忍有意乎無意乎原是無意而化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地位有意乎無意乎亦原是無意故曰說得本體說得成功若用功須是誠意蓋人性皆善善念人人都是有的然必誠之又誠以至於至誠之能化則無意矣誠意到渾化無意處才是誠意謂之成功才合得本體若不用誠意功夫而執定無意爲宗則功夫無實落下手處何時得到聖人無意地位不過空談本體以自寬

心耳

論語毋意意字與大學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而自家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問上蔡云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所以惡湖以無意爲宗曰念未起之前心本一但念既起之後便有善念有惡念所以說支離而去者乃意耳非緊謂念既起之後全是惡念全無善念也上蔡之言原自圓活今泥支離而去之說一緊要無意不知一念而惡無意可也倘一念而善亦無意可乎人心原是活的有無念之時亦有有念之時有起惡念之時亦有起善念之時豈有一緊無意之理論本體原如是論功夫但當於起念之時着是善念就要着實擴充看是惡念就要着實克治豈有一緊無意任其所發而不爲歛檢之

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有意爲善
善亦私何也曰有意爲善如自欺之意原
不該有的故謂之私若自慊之意原是不
無的豈可謂之私若克治自欺之意圓滿自
慊之意此意正不可一日無者可槩曰無意
無意哉若無自欺之意而併無自慊之意一
切總歸於無是懲其有意爲善而併不爲善
也無此理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與有意爲善雖善
亦私之說俱說得極是只是不該一槩以意
爲支離一槩以爲善者又將何所不至哉

問此心一念發動處謂之意但發動處有善念
有惡念如是善念誠可也如是惡念亦誠可
乎大學何以云誠意曰人心一念發動處有
善念有惡念有善念自有好善之念一時
竝起惡念與惡惡之念亦一時竝起善念與
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
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也如
起一善念即當爲善却又不肯爲是初念是
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
之念變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
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
兩念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

是矣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
於一念而其念不梦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
念不轉無爲其所不欲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
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
哉又何必專言無意而後使心之一者不陷
支離而去也自慊是誠其善念的妙處小人

閒居爲不善節又是誠其惡念的差處子問善念誠可也惡念誠亦可乎誠於中形於外此又爲訣誠惡念者之戒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起念泣起無等待無先後人一念未動方有善念方有惡念而自家就知道就先善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何也知善固是善知惡亦善也惟此良知一點靈明處言

是善也惟此良知一點毫不爽所以有善念便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自有惡惡之念彼不知其惡惡好善之意者自家良知豈能瞞非得只是明知而故爲之不肯致知耳小人悔其不善以著其善於善不善之介其於誠不誠之介豈不分明所謂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只是小人不肯誠於惡惡耳學者不必知何去做功夫只是知惡之當惡便如惡臭之惡以惡之則知惡之知致而惡惡之意誠矣知善之當好便如好好色之好以好之則知善之知致而好善之意誠矣此誠其惡念的差處子問

之若知之爲知之之知便對不知而言與知之乎是知也知字同正指此一點靈明處言知也知字作德性之知極是但以知字專作聞見之知亦太死煞當云有知有不知者吾心靈明之體俱以吾心言方妥蓋爲知不知字不離聞見而亦不滯於聞見故也若提出德性之知雖聞見亦德性若專靠聞見之知雖德性亦爲聞見用矣此夫子所以直提德性

之知以誨由也夫人之心有通有塞有明有蔽而人心之知無通無塞無明無蔽所謂超然獨存與物無對者此也太陽當天幽隱畢照盡掃浮雲還我太虛嗚呼盡之矣

問有善念便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有惡惡之念可見意原是誠的意本誠何必更益之誠曰意本誠無柰誠者之多僞也明知善之當好而不知好好色明知惡之當惡而不知惡惡臭斧斤伐矣而猶不知防牛羊牧矣而猶不知禁可乎於是不得不有求誠之功是求誠之功正所以復本誠之體也豈得謂之意誠說謂之揠苗或又曰誠意之功爲無柰多僞者言也倘斧斤不伐牛羊不牧原無多僞何必更誠曰恃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恃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雖未伐而不防牛羊可乎于是不得不有存誠之功是存誠之功尤所以葆本誠之體也又安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哉

意本自誠不必更誠心本自正不必更正是田苗本自發生而不必更培植灌溉也有是理乎懲助長之病而緊以培植灌溉爲揠苗其不至於苗則槁矣者幾希講學不精悞人不小

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心本自正却要還他箇正誠意正心是功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揠苗不是以人性爲仁義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惴惴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併此善念之少者亦無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先有存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古人惟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所以一日之間善念多而惡念少久之純是善念併此惡

念之少者亦無矣其於誠意也豈不尤易哉此子思子有戒慎不睹不聞之說也養未發之中正是誠意的源頭學問

問心與意性與情何以分別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發於外意者心之動於中情如喜怒哀樂必有所感而後動或發而中節或發而不中節以其有情之可見也故曰性之發於外意者我外有所感而自家方動此意

或外無所感而自家忽動此意以其只有此意而情尚未發於外也故曰心之動於中意正在情將發未發之間最是聖學緊關處不容草草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

幾而致決哉孔顏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即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而不有有何墨礙不然心上無主即閉門靜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為非禮也多矣況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又何必一一在外面索節上點檢以襲義外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

托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卫人爰絲立事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人小者業已奪矣而猶曰我先立乎其大其孰信之為此言者真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也伊川先生目擊此弊不得已而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語故四箴中不由檢之有要心為之則而曰操之有要心為之則不曰防惟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禁躁妄門斯靜專句句是制外養中意無一由中應外語夫先生豈不知由中應外我謂

不如此不足以救異學之失而塞小人自便之門耳且聖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若中不得力外何以應故必制於外以養其中而後其中有主其中得力始能應外耳是制於外正所以養其中也所以二字最當玩味主意原為養其中使由中以應外豈徒制其外而已我先生識如此其高言如此其妙憂道救世之心又如此其苦二句少一句不得合而言之始得孔顏千載不傳之秘或有主由中之

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
以養其中也蓋亦不深於由中之義矣
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
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又何以
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
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
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
識者

問或有請四勿與克已無干者有謂克已是本

四勿是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
勿原是克已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為此言者
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
辨

問非禮即已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即
已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
外我安得禁絕之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
豈有仁者而行避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
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非禮業已

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不知
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應不謂之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惟是
一視之聽之既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
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己亦看不過矣勿
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說勿視者克已欲
視之心勿聽者克已欲聽之心勿言勿動者
克已欲言欲動之心故曰克已非禮之色視
也由已勿視也由已非禮之聲聽也由已勿
聽也由已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已勿言動
也由已故曰由已二已字原自分明而後世
學者欲借由已已字回護克已已字又欲借
由已二字抹撥克已二字甚且訓克為能必
欲為私欲左祖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八荒我閩文公作歸猶與
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
隣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此理同者此也第已之未克也則肝胆吳越

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
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旣克也則一腔四海八
荒我閒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
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況同然者
在我卽千古且與其仁又何況天下二說原
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个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
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
而況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眞是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爲之亂論
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爲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
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信得其所同然也
蓋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
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眞令人痛哭
流涕小人壞了人國家君子又替他擔箇不
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皆小人之貽禍也
事體敗壞至此卽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
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
九十日卽盧扁亦何能爲而論者責備不已
吁亦冤矣南宋秦檜侂胄相繼敗壞一文公
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
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爲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弘之徒小
人中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
也小人中之小人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兇邪至於覆
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
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
罪易見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
圖眞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

而或者病其激且驟不知極溺救焚可從容
以待否什一去關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
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
而或以爲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
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拘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
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自空將古今聖
賢都看不上以爲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
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

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
爲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
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
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
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闊人
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爲不
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
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
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

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而不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功不成竊恐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安石不是自為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拗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孔以及孝觀至安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于思泄柳為臣衆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所謂賢者蓋指聖賢道學之士言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於國乎髡不若是之悖矣李觀著富國強兵策各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強兵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覲而退儒惓惓以孰利為是以仁義為迂幸覲不當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徇宋我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時君也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即之立論稳之為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惟焉孟子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文公以富國強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旨其所以為後世君臣慮者尤深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為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強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為主

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爲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强之嵩矣不然吾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卻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卻不可認功利爲事功

以功利爲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爲氣節則憤世嫉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嶽削成四方壁立萬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吾輩講學于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此便有餘師又何事遠求哉願共勗毋負山靈

太華書院會語附錄

門大華陰王之翰之良編輯

太華書院

陽城崔時芳

青柯坪舊爲諸生誦讀之所數近名公多聚講於斯而遠邇負笈者日益衆觀者比之白鹿洞故事吾道之明喜在此時先爲署令以題太華書院寔以因爲創云

白鹿昔年洞青柯今日坪地分千里合道會百年明自賦標刀杜因慚製錦榮巨靈應不棄同結此山盟右一

一識 君王後銅分仙掌初喜翻桑柘影願共芝蘭居奎負鷲山重鳥臨覺境虛彈琴覓古調不用舊刑書右二

白髮今猶健公餘定省時饑寒隨有問案牘幸無私恐負民非孝因知道是師登山頻著屐吾欲信吾斯右三

乾坤爲父母胞與忍屯膏未滿一人望即分五內勞訂頑開大覺克已借釣陶俯仰天無際寧

太華初盟　　蒲阪張　輝

太華初盟在戊申春暮遲馮少墟先生偕諸同志聚講於此因盟焉華陰士之知講學寔自此始至己酉冬崔公明府改青柯坪之署爲書院不佞得與其中俚言忘喜

太華開靈秘名賢訂約新道明涇與渭人契晉連秦覽勝延風月侵燈問智仁半生疑未破斤語悟歸眞右一

真象原無二迷來却有因與空眼底幻印染世間塵形在神斯在名淪器亦淪域中圖五嶽千古講難眞右二

漢三峰峻登高不畏身如何逢坦易遠爾謾逶迤一簣莫由已半肩亦讓人丹求力自足離我乃尋眞右三

不動山爲體磨青萬古春氣新殽鍵雨露舊咿咽今古無窮態乾坤不了身青柯擬白鹿盟結此山眞右四

遊太華會講灝靈樓　長安劉養性

馮仲好偕同志縉紳及諸俗士舉會于華下灝靈樓古未有也不佞竊幸執鞭而時蒲張去浮先生主華陰師席先生雅任斯道亦即群弟子來會蒸黍數日不佞惟三峰朗月迷途都照比成小詠諗諸君子會仲好書先生卷因續貂左方

特削芙蓉柱太虛天留勝地故儕居一時冠劒文非喪千載荆榛道合除野性從來同木石靜觀何處不鳶魚雲開忽見三峰出徙倚蘭干月上初

宿莎蘿坪雨霽　時郡邑諸生於青柯坪候仲好講學

常面三峰入望真鬱然蒼翠正嶙峋山靈似識吾儕意爲洗塵埃萬古新

登太虛閣望絕頂

結構馮虛色色幽三峰圖畫一亭收藤蘿屈曲穿巖上泉澗清泠遠地流石閣茶烟浮細細松

林鳥語美悠悠蓮花咫尺如相面可許攜笻到上頭

青柯坪聽華州李生季成彈琴作漁樵歌

山頭雲淨山雨晴松風颼颼飛泉鳴何處遙鍾發幽響一尊邀我李長庚風韻泉流兩不惡況有七絃太古之希聲初聞如在烟水間款乃緑簑明月灣再聽忽轉翠微半丁丁萬丈之巉巖劉郎馮几聽罷大拍手自昔塵想亦何有華山遊人知多少誰者探奇得此否吁嗟乎函關載

烹虛也無高尋白帝欲何如孔門樂事須吾徒春風到處皆舞雩

書孟直詩後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爲諸君子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敘青以傳余爲跋其後馮從吾仲好甫書

遊華麓紀事 西安周傳誦

余未遊畢郢前同年馮仲好侍御約以暮春遊華嶽及歸自畢原則仲好病謝客將謂此行或不果越數日忽藥卜初十日丁酉啓行先是同志聞之無不勃勃有扶笻之興屆期與偕者劉孟直二守楊工載進士仲好與余四人耳三人各肩小輿孟直獨策款段駕巾車相期逕之滻灞余晨興敝裝携童僕裹糧出長樂門有士友數人具榼酒郊關外壯其行酒數巡別去至滻

干隄侍逐聯輿東涉滻灞宿斜口夕陽在山緑矛被亟相與散步村中已明月掛山頭晴空一色坐談旅舍茅簷下眞與野老爭席矣漏下一鼓飯始寢戍成辰發行十里至臨潼仲好具飯于城隍廟道士所飯畢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名仲好具午飯又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邸中月明如晝乃闌闌紛沓不比村落閑寂孟直工載寓稍遠仲好雖同寓以體癯新愈先就

枕余桃燈獨坐忽憶邑人秦汝睦憲副在此安得促膝一譚作懷汝睦一絕已亥行二十里至赤水邀諸君子同飯道遇一病狂者寧猙號呼街衢中行人避易見吾輩過長跪道左叩頭致敬良久方起因嘆此便是幾希尚存世之病心者獨此人乎找飯已行三十里至華州方議從城外直抵數水鎮留一僕徃邀宜化汝刺史暨弟叔尚文學皆風期同遊者乃化汝知吾輩且至使人要於路遂入城過寇萊公祠拜謁瞻佇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八

者久之仲好戲謂余此非與子先後守天雄者耶則余汗下幾無能自存嗟嗟庸碌浮沉望桑梓前脩愧死矣同詣化汝具飯留宿舍南園亭主人既別去仲好就寢余與孟直工載三人剔談亭中花香月影竹韻松風令人忘倦幾欲呼酒對主人念深夜中止遂成宿宜氏昆季園亭一律庚子留不得發早飯後邀遊城南姬氏園園中竹木陰森牡丹數百株爛焉奪目化汝以此出野服微行不欲溷有司乃華陰令嘉定朱酒至列坐花間脩爵無算偶有舉孔子志學從心語者仲好剖析精義疊疊不倦余謂聖人一生學問只任矩上用力當其志學即是欲此矩立不惑知命耳順即是不踰此矩但從心所欲而不踰直到七十之年吾輩為學先須認取矩在庶可終身依據從心地位俟之可也聞者或以為然已入城叔尚具饌邀坐適族子繽棠歸自襄垣縣署聞余駐此來見遂得隅坐飲罷別去仍宿園亭月下坐談移時各寢辛丑早飯化汝所有同年馮元輔刺史暨李生華實化汝弟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九

謙姪元賓相繼投刺來訪徃來畢日已近午因拉化汝叔尚同行下晝至敷水鎮化汝仍具飯飯畢朝邑王惟大二守走使來迎謂原期雲臺觀四方香火輻輳湫隘囂塵約至華嶽廟會集薄暮抵廟惟大已治具作東道主人矣初議次早即可登嶽或謂明日既望四方登嶽者甚衆一宜雜難徃仲好議少留會友人講學于此遂宿焉

既別遣徒具遊嶽夫馬辭不受晚復具席於灝
靈樓上誼惓惓厚也然非余初心矣是日來訪
者又有學諭蒲坂張君煇司訓延川段君懷誠
孝廉楊君應震學諭理學名士午後會講於嶽
廟官署中邑諸生與者數十人私謂今日華麓
何殊白鹿鷺湖甚盛事也講畢赴朱令筵令以
雩禱托宜化次代主席晚王惟大又治具寓邸
坐次講學譚秋甚適成宿嶽廟四絕時余肘後
携華嶽志一卷與中枝數

年前侍先大夫遊此不覺泣下成重遊華山一
律然登臨之興未已也明日癸卯會講友益衆
得家報有伯母病甚劇時年踰八十餘余恐有
他辭欲先歸諸君子固留甲辰復會講於灝靈
樓上觀三峰出沒雲間奇甚談笑盡歡乙巳諸
君登嶽余轅遂西王惟大亦以事歸朝邑灝行
晤朝邑趙進士天宿邂逅別去楊孝廉復具飯
飯余兩人不偕登嶽者是夜仍宿華州宜刺史
園歌抚瞿然猶作華嶽之豪遂成懷同遊諸君

萬曆戊甲春服既成同劉孟直郡守拂士
載進士馮仲好侍御遊華嶽過華下邀州
人宜化汝剌史宜叔尚文學同行至則朝
邑王惟大郡守蒲坂張去浮學諭延川段
脩甫司訓偕群英咸集講學論道樂而忘
倦今日華麓直可追鷲湖白鹿洞故事寧
獨躋攀稱勝覽哉山靈有知自當生色因
憶往歲丙申侍先大夫遊此忽一紀矣嗟
嗟安得復着斑衣扶杖履重覩此佳會也

觸境興思風木增感援筆紀事情見乎辭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嶽遊爲問眞源
尋白帝非關幽谷度青牛五千仞聳星初聚百
二天開氣欲浮惟有當時觴咏處西風牢落不
堪愁

宿華嶽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禱
萍蹤南北愧當年負却名山幾度緣纔得靈宮
一夜宿恍如身抱白雲眠 其一
蓬窓睡起鬢鬚鬆向曉看山山更藍何計盡封
好跋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
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叔遠
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於鹿洞聞
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
與同遊諸君子講悗悗於孝弟二字其於千古
聖學頗足自信益叔遂倡之矣年弟馮從吾仲

語錄

池陽語錄序

先生穎悟夙成治舉子業時每試輒高所搆制藝出闈內外靡不人懽傳然先生已注意理學迨子丑聯捷歷主堂烏府彌錚錚有聲而向道之志彌堅今觀代狩齋曾與弟子員講論足稱洙泗家法再入中台忠義激奮上可薄雲霄

而嚴可凜氷霜識者謂浩氣磅礴亦其言責宜爾比掛冠歸則恂恂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之高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之高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之高

直指久近奏議交章累牘力為推轂則先生指
日還朝自是語録轉為經濟堯舜君民千載一
時俄頃間耳乃其作人至意猶勤勤懇懇不輟
今觀録中命定二絶超然物外真是疏水浮雲
氣象至以難逃徒悲四字直足末世利名膏盲
則先生之有功世教巍巍美前賢豈可得其大槩
云嘗憶王文成以武功牛耳斯文先生以直諫
主盟吾道功力庶幾相當而揆厥所自文成一
代才人先生尤三秦豪傑起家亦畧相彷昔孟

氏以空言存什一于千百昌黎氏謂其功不在
禹下夫禹與孟氏王臣異地然惟其功不惟其
地也則夫文成之與先生正先後相望而並為
明儒宗條列纚纚尤萬世而下薄海内外誦法
孔氏者之指南也詎區區訓一池陽士而已哉
是為序
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春二月三原縣儒學署
教諭門人城固韓梅頊首譔

池陽語録卷上

河北西寺講語

萬曆辛亥孟冬廿一日先生至池陽謁王端毅
公王康僖公馬谿田先生張玉坡先生温一
齋先生祠墓門人數十人從之是日天氣晴
明冬日可愛兩兩三三煦有春風舞雩之意
詠歌歸來門人韓學慱及諸生百有餘人俟
講于寺先生曰吾關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楊
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

足稱國朝關中四絶然事功節義係于所遇
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
理學耳吾輩惟從事于理學則事功節義文
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
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毅節義如斛山真為國朝第
一然學端毅者不當學事功學斛山者不當
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毅當日上疏後即觸怒
逮獄遭譴被揣如斛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

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當日上疏後蒙温旨嘉納陟華躋膴則斛山又當以事功名不得以節義名矣可見吾輩只當就二公同道二公易地皆然處學不當在事功節義上學但不知二公同道處何在易地皆然處何在願共思之毋草草看過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于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妨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奈何先生曰理學亦異端談玄說空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督責乎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勿事優游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靜養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絶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看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使一一可見諸行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絶奔競營為之念下忘食忘寢之功衆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其得篤也念縣官之寵遇何為而布素不改其階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為而株守彌堅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途一味奉公而不敢萌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談道而不敢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于今日之一念毋以今日舉業為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神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為賢而為聖不專專欲以為舉而為魁則豈惟自家舉

負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不惟父兄永錫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施矣倘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炙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倘萬一謙虛者化而為驕傲謹守者變而為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

為今之計莫若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着養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兩得之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玄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也不知諸君以為何如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于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霸不知性體至善故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絶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故有舜顏武周反覆發揮君子中庸一句尚綱常是大結首章自天說到人以本體為功夫順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

言之也故曰易逆數也知易則知中庸矣畫前元有易刪後豈無詩知畫前之易則知天命之性

先生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贊聖人多少心竟殚授受大事也止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人看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加一庸字若曰中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太淺近又贊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真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

先生曰大學至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是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講學而專講事功此所以併事功亦不及古人可惜可惜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生曰中行者資學兼到者也狂狷者具美質而可進于中行者也狂狷一加學問便是中行矣正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思君子思善人又思有恒語意同思有恒正所以思聖人思狂狷正所以思中行也豈專為狂狷有恒而已哉奈何夫子思狂而天下遂有偽狂夫子思狷而天下遂有偽狷夫子思中行而天下遂有偽中行如古之狂也肆肆是真狂今之狂也蕩蕩便是偽狂古之矜也廉廉是真矜而見之矣之聖人是真中行若鄉原便是偽中行此夫子所以致慨于三疾而深惡乎鄉原也

問理障之說先生曰不然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或者以此為理障不知此正察理不精之障也豈理之障哉如人目中理屑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

者而强容之此正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
障哉或者又曰今有人于此病中縱欲固是
欲障病中讀書亦是理障先生曰且問病中
理上該讀書否曰理上不該讀先生曰既是
理上不該讀却要讀此亦悖理不通之障也
豈理之障哉以悖理之障而反坠于理則寃
理甚矣或者為之快然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大意先生曰聖人胸
中如太虛然一無所有而亦無所不有鄙夫
未問之前安得無故起念此正所謂未發之

中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及鄙夫一問
于我則因彼之問遂發動起我之知安得不
竭兩端既竭矣聖心尚有知乎哉依舊
是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
無知正聖人之所以有知也若人未問則自
誇其知既欲已之勝乎人及人既問則自秘
其知又恐人之同乎已使驕且吝胸中不知
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

無知也

先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未問知從何
起兩端既竭知從何留如諸生考試當題未
出時安得無故下筆故曰無知及題既出因
他題目才發動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
完尚還有一句一意不盡發于文內否故曰
竭及交卷後胸中依舊是題未下時光景故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先生曰吾儒之無知無知而有兩端佛氏之無
知知無而兩端亦無洪鍾無聲由叩乃有聲
雖由叩乃有聲不知當未叩時雖無聲而實
有聲聲之理惟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所以
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若無聲而併無聲
聲之理是廢鍾也未叩時若與洪鍾同既叩
後便與洪鍾異雖既叩後與洪鍾異其實原

知佛氏之言性與吾儒之言性佛氏之無知
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為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之理一切摠歸于空也所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此正以理為障則無障矣

何嘗有障哉若不以理為障則無障矣

先生曰聖人憫人之無知如見孺子將入于井故一當鄙夫之問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便不容不竭兩端非納交于鄙夫非要譽于鄙夫非惡其有隱之聲于鄙夫也

先生曰上智聖人與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了些知識所以過于下愚者在此所以不及上智者亦在此何也當無感時無論上智下愚中人都是一樣無知只是一有所感人一問及下愚則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何嘗不竭兩端何嘗添自家一些知識在內上智亦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亦何嘗不竭兩端亦何嘗添一些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不然或以知為不知或以不知為知或問一答二或問二答一便不肯竭兩端便自家添許多知識在內世道人心之壞全壞于此等人此聖人所以自任以無知也為中人者能親師取友講明正學刊落機知復還本真造到與下愚一般境界便是到上智聖人境界

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則箇箇人心有良知惟聖人能致良知所以鄙夫一問便竭兩端不然則茫然無以置對又不然則記誦之學易窮何以能竭兩端哉無知而能竭兩端此正聖人之所以致良知聖人之所以為無知也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柰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真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毋之存一徇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洒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

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不能可見遷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問先天後天之說先生曰人須要認得天字明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假如以起念為天則未起念時為先天既起念後便屬後天如不睹不聞是先天至慎獨便是後天繼此而發為事業則慎獨又是先天事業又屬後天矣摠之天字指當下言凡事有天凡

事有先天後天最當活看如以伏羲之畫為天則未畫為先天既畫即為後天如以文王之卦詞為天則伏羲之畫為先天而文王既演之後即為後天如以周公之爻為天則伏羲文王皆為先天而周公作爻之後即為後天先後字不可執一看

問和同之辨先生曰和同外面一樣若虞廷都俞喜起之盛無一毫乖戾異議恰似同不知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取官爵耳此同也非和也和同外面一樣只是君子小人心上不同講和而不同處不可用吁咈敵替字若用此則外面顯然不同矣又何消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先生至弘道書院謁三先生祠畢一客曰端叔公父子當日極一時之盛今後人可謂否乎之極先生曰以端叔公父子如此勛業今否之極正泰之漸也如禹稷契同時奏功宜同早享國却只四百年契之後若湯雖遲四百餘年始有天下而享國則六百年稷之後若武王直遲千有餘年中間去邠遷岐為狄人所苦及文王羑里之戹一身一家且不可保自當日觀之似天不可問不知享國却八百年天地間乘除加減道理原來如此

先生祠內先生問其後人曰聞康僖公七歲

到枕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先生曰康僖公生長世家少年登第自簉仕至宦成通無坎坷中間止因得罪劉瑾罰粟三百石輸邊受許多苦楚至今尚論者以此為康僖公第一美事可見學者不當以戹困為不幸

問諸生中多有貧困不得讀書者奈何先生曰顏子在陋巷中能博文約禮斟酌四代禮樂貧困曷嘗悞了顏子讀書余亦嘗屢空因讀

陋巷章作二絶以自寬云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净做箇義皇以上人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戸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人若知難逃徒惹四字不惟高明者能自守即庸愚者亦見無益而自止矣

先生曰貧如夷齊千古稱聖貧如顏淵千古稱賢貧曷嘗負人我只恐人負貧耳

先生曰人負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憐之周之則不可

先生曰貧誼上書痛哭流涕欲感動人主使天下太平孔子講學亦是痛哭流涕欲提醒人心使萬世太平聖人用心之苦如此

問徐行後長先生曰皐夔稷契之揖讓只是箇徐行後長操莽温懿之爭篡只是箇疾行先長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要看一道字天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又非渺冥實

不外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人之善不善一念處此天地間自然實理實事惟至誠能先知之他人實自昧之耳至誠前知是人自異于

至誠非至誠與于人也

問儒一也何有真儒醇儒大儒名儒之別先生曰儒一也若立心制行一毫不假雖卓然以聖學自命而中間不無襍于二氏之學此可以言真而不可以言醇如純然吾儒不襍

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硜硜自守尚隘與二

人為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
閻然潛修而一腔四海退然如不勝衣而一
念萬年如舜之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諸
人以為善如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之謂大儒
而真醇不待言矣此三者摠謂之名儒吾輩
學為儒者也請擇于斯三者

池陽門人張有德　樊由聖　楊我藴
張其賢　房會極　房建極錄

三孝祖

殷曰序　劉應鰲　楊素藴
龐淳化　李道光　王一麟
張騰霄　李昌胤　周綿祚
孔聲振　王念祖　師上德
劉昇　泰所式　姜三接
王家梧　馬攀龍　張冲奎
魚賜錦　泰之俊　杜為儀
李含真　王一鳳　來謙

慶善寺講語

先生謁諸公祠墓之明日歸長安門人百有餘
人祖于城南慶善寺因設講席如昨先生坐
已諸生請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不一願先
生提綱挈領使諸生有所持循先生曰自昔
大儒講學宗旨雖多端摠之以心性為本體
以學問為功夫而學問功夫又摠之歸于一

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間敬者衆善
之根肆者衆惡之門敬者衆福之根肆者衆
禍之門敬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肆則父子無親君臣無
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人人敬則
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舜只是箇敬禁
紂只是箇肆可不畏哉可不辨哉故曰敬者
聖學之要

問敬為聖學之要而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

始而成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為主多知收斂及至既學之後多自以為有所得便寬一步自謂悟後全無礙不知悟處就是誤處卒之放縱決裂壞人不小是徒知敬以成始而不知敬以成終也不知以文王之聖且緝熙敬止曰緝熙者無已時也故曰純亦不已以孔子之聖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心不敢少已若少已便踰矩矣成始成終二字尤當玩味

先生曰敬者心之本體如見大賓承大祭此心不覺收斂豈納交要譽惡聲哉一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耳可見敬者心之本體原如是主敬云者不過以功夫合本體耳非硬將一物强置之胸中曰敬曰敬也

問見大賓能敬承大祭能敬是性體否先生曰是情也非性也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見大賓承祭能敬必有所以能敬者在此天命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因見賓承祭而後形非因見賓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賓而吾心先已有主未承大祭而吾心先已有神此之謂性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惟吾心先已有神所以一見大賓便能敬此之謂率性此之謂中節之和能敬者情所以能敬者性知其所以能敬而主敬者君子盡性至命之學

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先生曰耳只問禽獸見大賓承大祭能敬否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正指此一點能敬之性體耳不然人之目能視禽獸之目亦能視人之耳能聽禽獸之耳亦能聽人之口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于禽獸之口亦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于禽獸哉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余亦曰無恭敬之心非人也昔人有欲打破敬字者有謂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更說甚存誠持敬者蓋未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只在敬肆之間耳

問晉人以放達為高近世高明者多倣之不知
敬處安在先生曰晉人倣出放達氣象若與
世相忘與人無競不知如王戎鑽核王衍三
窟郗超入幕不知果相忘無競否可見他放
縱恣肆處正是機械變詐處故作無心處正
是詭秘有心處

先生曰莊子言自得自適是言堯舜以天下樂
心以天下為桎梏不過要得人之得適人之
適便別人得所而非自得自適也自得自適
與吾儒之說不同只是要自家討便益討

用不管別人死活此莊子之逍遥所以壞心
術而得罪于名教也

先生曰今人以敬為偽以肆為真即有好修者
見道不明欲故恐人說偽欲肆于心又不安
此所以耽閣一生良為可惜不知恐人說偽
只當在敬中求真不當在肆中求真敬中求
真是真君子肆中求真是真小人真之一字
亦不可不辨也且于心不安處就是真心
為真君子者正當于此處識取

問曾點莫春之樂過此亦能有是樂否曰遇莫
春能樂遇秋冬不能樂點與三子何異只有
了這箇樂無時無處無不是此物矣譬之善
畫者寫出春景固好寫出秋景冬景亦好即
如此時天氣雖寒然少長咸集欣然有得就
是春風舞雩氣象何必遠求

先生曰學者必有戒慎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
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

風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
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
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乖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此
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此
先生曰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有私已之學以出位為經世以私已為閒修
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

便是闇修而非以不講為闇修有闇修之學
而無私已之學便是經世而非謂講經世之
學者盡皆出位好名之人
問好名乃學者大病先生曰然然又有不可不
辨者君子曰不好名恐難為善之心小人亦
曰不好名恐好名為惡之路又曰君子為善不
純只有好名二字小人阻君子為善亦只有
好名二字
先生曰好名之心有顯而易見者有隱而難知

者務外之人無論矣至于私已之士躲避是
非絕口不敢言自以為我不好名人亦以不
好名歸之不知此正是好名之深處何也是
與非對譽與毀對喜是喜譽之心固是好名
避非之心即喜是之心避毀之心即喜譽之
心避毀避非之心獨非好名乎可見喜是喜
譽其為好名也易見避毀避非其為好名之
難知故學者必拔去好名之根而後可以言
學
問為惡無近刑為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
為也而曰為惡無近刑只是教人為惡不要
已甚耳不戒其為惡而戒其無近刑何也不
知其為惡之日即其近刑之日而曰為惡無
近刑令人犯不赦之刑而悔之無及者必斯
言也是誤天下之小人也善原當為也又何
論有名不有名君子為善原不為名而實大
聲宏名必隨之是為善之日即近名之日也
而曰為善無近名令人避好名之嫌而不敢
為善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君子也范忠
宣曰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為善之路可謂笙
生頂門之針

先生曰君子曰不好名小人曰君子好名若不
好名何以名都歸于君子君子無辭以應不
得已只得併實亦不敢務恐務實而一時名
至無以避好名之嫌耳不知避好名之嫌是
亦好名也惟不避好名之嫌而後謂之真不
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
好名的事就都是該做的事若不是該
做的事一做便壞了名如何說得好名可見
好名之譏正周行之示也豈直不當避而已
我知此則君子有所恃以矜實小人無所恃
以肆譏矣
問近有以不撚不舍之間有妙存焉解撚舍存
亡何如先生曰此特為不撚者居間耳猶居
官者曰不清不濁之間有妙存焉有是理乎

為此言者必貪墨自恣者也莊生謂盜蹠死
利于東陵伯夷死名于首陽蓋曰貪固好利
清亦好名臧穀亡羊其失一耳不知使居官
者號于人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此其人清
耶貪耶不問可知矣此莊生所以誤人不淺
也
先生曰易曰藏密詩曰潛伏子思曰闇然此正
聖學真脉吾儒講學正是講學問要潛要闇
要密而鄉原反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奇甚
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議評時事便是
潛便是闇便是密非以不講為潛為闇為密
先生曰楊氏無君墨氏無父當日豈料至此只
是起于一念學術之差所以俾自家亦不知
耳可見術不可不慎孟子曰矣人豈不仁于
禽人惟恐傷人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嗚呼君親大倫仁
人孝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楊墨豈不仁于

吾儒哉亦學術誤之耳世之非學者曰只在
行不在講竊恐所行一差關係豈小譬之岐
路之中又岐路焉雖欲不問不可得也彼謂
不必講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學耳
先生曰學者須要脚根踏得定徹頭徹尾才得
有成不然如登九級浮圖一脚蹉錯直跌到
底為山九仞未成一簣豈止不能成山恐平
地亦不可得也可畏可畏
問君子貧而已矣章大意先生曰棘子成意思

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賤得以凌貴卑得以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別于賤尊無以別于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界矣如周制樹屏反坫舞佾歌雍正所以別上下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而遂併其佾與雍而去之則大夫固不得以僭乎天子天子又將何以別于大夫哉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鞟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也文質彬彬先生曰彬彬最要體認蓋文質不是對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木質也斲而為器則文矣器質也加以彩飾則文矣文質豈二物哉第雕斲彩飾不可太過使文勝質耳是知無方之愛敬皆從孩提知愛一念生來知此可以論文質矣

問道可道非常道何如先生曰吾儒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云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為常道矣有是理乎

可言者是常言可行者是常行今曰道可道非常道則是言可言非常言行可行非常行而以言不可言者為常言以行不可行者為常行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桓榮之誇稽古不知

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朱即在孔門亦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敢為此言是佗胄江陵之餘唾不可不察也雖然亦非真尊漢儒也特因漢儒不講學故借以非宋儒耳使漢儒而亦講學也恐亦不免以非宋儒者非之矣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

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庶
當重其人
問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曰行義達道不是行義
時能建勞大功業便謂之達道便謂之有用
實學便謂之真儒不能建勞大功業便謂之
不能達道便謂之處士純盜虛聲便謂之偽
儒如此將道字却看做事功了人安得不詭
遇以圖功業如此是行義以達其功非行義
以達其道也且如詭遇而能獲禽則功業雖

建而人品已失如詭遇而又不能獲禽則人
品先失而功業又不能建豈不惜哉行義達
道只是要不枉其道不專在功業大小間論
也三代而後此道不明久矣夫子安得不有
聞語未見人之嘆
問求志者求何志達道者達何道先生曰求志
者求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達此天
地萬物一體之道若不求此志即倖成一匡
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
于一體之心有礙乎先生曰不然有此一體
之心時乎大行雖披纓而于此心無所加時
乎窮居雖閉戶而于此心無所損非謂一聚
披纓而後謂之一體也雖閉戶之時而披纓
之心未嘗不在只是責任不在我不得不閉
戶耳非謂一閉戶而遂于一體之心有礙也
禹稷顏回同道正同此一體之心同此猶已
之心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

任說不得由已惟猶已之心同所以能易地
皆然猶已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在心上論
不在責任上論責任所在無論山林不得侵
廟堂之權即廟堂之上錢穀亦不得侵甲兵
之權一體之心雖同而所居之位不一素位
而行不願乎其外此之謂君子而時中此之
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

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
都是有分的却說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人一膜之
外便分彼此即父母兄弟間尚且不能一體
又何論天地萬物哉程子天地萬物一體之
說蓋謂乎有餘悲也

或有疑程子一體之說為馳騖者先生曰子請
勿疑學者須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恐不能

以父母兄弟為一體若疑其馳騖而不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則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痿
痺不仁之病殆有不可言者矣程子一體之
說乃對症之良藥彼馳騖之疑是亦痿痺不
仁之病將發而不自覺者也請速以程子之
良藥藥之

先生曰張子西銘正是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一句開口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

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
痛癢不相關不可得也

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感
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

先生因出所刻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
行狀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
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

先生瀕行諸門人餞于郊洗觴酌先生先生曰
因此酒觸起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聖聖相承道同心一那有
不合有德曰或時勢不同先生曰只頭一句
禹惡旨酒先不合禹曰惡旨酒周公曰我有
旨酒周公豈不知惡當時也費了多少思量
如禹之絕亦不難只是燕賓奉祭又不可少
斟酌再三才悟得這箇道理原是活的所以
三百篇中一則曰旨酒再則曰旨酒而俱繫
以燕樂嘉賓可見除了賓祭都是當惡而絕
之的雖然燕賓固不可少又恐賓主借此沉

馬一元　王宇　石垂箴
王　柱　劉禹龍　王麟徵
王右文　石閎壬　梁文明校

湎而不知悔所以賓筵章又極言其醉後而深戒之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可見這箇肯酒雖賓燕不可少亦不可縱此又周公善用其惡而深合大禹之心者也只此一事不知費了多少思量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況四事扶柱曰禹惡旨酒實未嘗絕先生曰絕尚不能制不絕必至濫觴賓筵之詩吾輩不可不書一通以銘之座右

池陽門人趙之璞　王家柱　郝鍾秀

劉汝理　孫元標　究還醇錄
任紹祖　秦世英　李永沛
馬見龍　王延陛　馬如龍
張恢　樊吉徵　胡封
杜鶴齡　楊汝棟　李生泰
李三汲　馬化龍　傳鳳翼
李允懋　張企程　張天嘉
党朝相　党蘭　吳邦憲
党芳　奈垂鑑　楊日升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中節辭受取與要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惇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右書九幅堂屏

聖賢之學總只在此心故虞廷人心道心之說乃千古聖學之原而解者多謂道心非人不麗而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稟于道即云道矣余向來亦為此說所誤不知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執兩端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中節便是道心不能合禮便是人心今曰舉吾之人心一稟于道即云道是舉吾之喜怒哀樂一稟于節舉吾之視聽言動一稟于禮即云道是明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為人心是明白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人心屏而去之猶恐不盡而以必不可去者當之何惟乎人心日熾道心日微令人猖狂而無忌也哉若以視聽言動為人心則亦可以綱常倫理辭受取與仕止久速為人心矣可乎類而推之如好問好察是道心不好問好察便是人心道心不容並揚善是道心不隱惡揚善便是人心執兩端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是以問察

吾儒曰不爾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說不好一邊聲色說非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之聲色也而或者宗異端不即不離之旨倡爲不離聲色不溺聲色不絶貨利不染貨利之說夫不離不絶人所易見自已諱不去所以不得已只得說箇不溺不染不知既不離絶矣又烏知其溺不溺染不染哉且如理所不當離的惟恐其不即理所當離的只不離便不是又何論不即不離明白爲

當離而不離者諱而人多不及察何也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道心有何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于辨別難于分析所以異說得易于誤人所以學者多易爲異說所誤這等去處關繫不小此精一執中堯舜所以開萬世道學之原也

盡道不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容不講講的明白痛快心上默默有透悟處默默有自得處然後能一一盡道一一當可盡道當可非可以襲取而卒辦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者學此者也習者習此者也說者說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我能盡道我能當可我心自說何論人之知不知又何慍此君子之學非孔子吾誰與歸有朋自遠方來不是樂其人知若因其人知而樂便因其人不知而不樂矣安得不慍其何以爲說其何以爲君子朋來而視聽言動大家常倫理大家俱能盡道樂其斯文之有托非俱能合禮樂吾道之得人樂斯文之有托非專爲人知我而樂著在自家一人身上論也道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左袒人心者又倡爲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如周程張朱說他不好不得心欲退之而無其詞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如何能盡道不能當可失盡道能當可得處在何處不

欲進之而無其詞曰此無善主意愈奇
立論愈玅關繫愈不小此人心道心辨之不
容不嚴也

人心道心本自判然而或又借孟子仁人心也
之說以證人心之即道此其說愈精而其左
袒人心愈甚不知虞廷之所謂人心人字對
道字言是不好字眼如公私天人理欲之類
孟子之所謂人心人字不對道字言是渾淪
字眼猶云仁即我之心云耳虞廷之所謂道

心道字對人字言是好字眼孟子之所謂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字不對人字言是渾
淪字眼猶云世間只有此兩條路云耳聖賢
論學下字眼各有不同安得借孟子仁人心
也之說而證人心之即道也

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分別人心道心極明白故
程子謂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體貼出來天理人欲四字乃程子破天荒語
眞得洙泗正脉唐虞眞傳而或者一則曰天
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
分論是否

心之分論是否

而縱人欲關繫豈小

程子天理人欲分論既不是不知虞廷人心道
言亦自不是又曰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
人不同矣果如此說是混天人理欲人心道
心而一之也豈有此理人心道心其謬雖去
千里其差止在毫釐儘去精一尚恐混淆而
今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令人滅天理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
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
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
惟微固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
無形無體非微乎云云夫以人心爲人欲以
道心爲天理說得極是而以爲不是何也既
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
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嘗云心一也自人欲
而言則曰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

惟微何等明妥而必于闢天理人欲之說何也惟危惟微都就本體說惟精惟一才就功夫說夫說今以閑念作狂克念作聖解惟危何也異學誤人雖賢者不免如此又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人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耶說如此余以爲若是則便是

天理若不是則便是人欲如何以分論爲有病彼以是不是闢天理人欲之論余即以是不是破天理人欲之闢

心之精神是謂聖出孔叢子而不載于論語此後人假借之言非孔子思語此句却有病不知心之精神是謂聖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誠是聖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是謂狂豈得槩言聖哉蓋精神二字在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二氏亦說得豈可不辨孟子曰心之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以理義言心才是道心不以理義言心便是人心必曰心之理義是謂聖方爲無弊耳如佐之又佐衆妙之門都是混帳兩可模稜話在人心道心上都說得必如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始無弊

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

去者乃意爾何也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蓋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箇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

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辨人心
道心即下精一之功耳惟精者精察人與道
之分不使之支離而去也惟一者心本一而
一之乎道不至于支離而去也上蔡與大學
之言正是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註解解得
何等痛快

問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張子云大其心以
體天下之物程子又謂心有主則實無主則

虛何也曰不當在大小虛實上論只當分別
人心道心如是道心則小也是太也是有主
也是無主也是如是人心則小也不是大也
不是有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詩與程張之
言皆是在道心一邊說所以無所不可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人心一知便
是道心一知則日用的便是故曰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只是一箇飲食人心
道心之分只在知味耳綱常倫理視聽言動盡道合禮不合禮便分人心道心便分聖人衆人矣天下豈有兩樣綱常倫理兩樣視聽言動耶或稱爲聖或流爲狂只在一念操舍存亡飲食知味立躋虞唐勉旃同志慎此毫芒

世之點檢于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者固多點檢于形跡而不知求之于此心求心者又多求之于虛無寂滅而不知求之于綱

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此心學所以愈晦若反觀內照以心爲主直從念頭初起處提醒此心精之一之綱常倫理一一要盡道喜怒哀樂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一一要合禮時時察識時時體認造到心體澄澈本原得力處則隨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綱常倫理自然盡道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

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
不惟志不踰矩即志此從心所欲不踰矩第
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能徑造故孜孜一生惟
知有此志此學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
位而志學一念猶然十五之心一息尚存此
志不容少懈此孔子之心學所以上接虞廷
之傳也若心之不存而望視聽言動之檢固
無是理若視聽言動之不檢而曰我能存心
亦豈有是理哉言心而不言矩言成功而不

言用功此心學所以愈晦而成功所以終不
可幾也

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學者只當在維其有之
上用功不當在是以似之上用功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本
原處一透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
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為自是停當不然縱事
事點檢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
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
節可以任意不必點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見學不到
自得終是支離終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
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又無是理世之
學者喜談左右逢原自得之妙而厭深造以

道博學詳說之功是未嘗有之而欲其似之
也恐終無似之之日矣
學問功夫全要曉得頭腦主意深造以道主意
全為自得博學詳說主意全為反約博學詳
說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約正是解自得以自
得為主意以深造以道為功夫以左右逢原
為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學問大得力處
學問曉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
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

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曉得主意則功夫亦
徒用矣此空虛之學與支離之學皆聖道所
不載也
問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若只在喜怒
哀樂上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上一一要合
禮不幾于舍本而務末乎曰不然先立乎其
大不是懸空去先立乎其大懸空在心上求
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

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盡化討
得此中湛然虛明如雲之定如水之止如鏡
之空如衡之平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喜怒
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目耳口
體小者自不能奪也若丟過此心不去精一
而徒欲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此眞
舍本而務末若不于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
精之一之而別求先立乎其大此又異端懸
空之學恐大者終不能立而小者終不能不
奪也
吾儒論心正在綱常倫理日用常行間精之
之未感寂然既感豁然無事廓然有事沛然
此心之所以爲妙若丟過綱常倫理日用常
行而懸空求心未感無事之時似覺寂然似
覺俗心已化而一有所感便覺茫然便覺俗
態復生觀于既感之茫然而知未感之寂然
非眞寂然也觀于既感之俗態復生而知未
感之俗心已化原非已化也不過懸空想像
暫暇片時而已欲根未拔而欲欲之不縱理

根未培而欲理之不消其可得乎此所以今
日悟道明日放恣小者任其所奪而猶曰我
能先立乎其大也悲夫可爲心學陽九一慨
同先正有云道心者率性之謂未雜于人心
則雜于人而危矣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率性
之道也從而內交于父母要譽于鄉黨焉
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
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
一者一之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

而或二之于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何如曰說得極是只是盖異端之所謂性正指饑食渴飲之類指欲而言所以告子有三品之疑吾儒之所謂性專指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類指理而言所以孟子斷然有性善之說今以內交要譽極滋味恣口腹說人心極是只是說道心率性兼理欲兩項言不是耳如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良知也極

是若曰饑之知食渴之知飲亦良知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今把良知朦朧說此所以君子以循理為致良知而小人亦以縱欲為致良知而以遏欲為良知而以欲為致則功夫又不合本體矣本體源頭處一不清楚此所以後來流弊無窮曰如何得清楚曰只消下一轉語曰食之知味飲之知味此良知也便不差矣且知味豈是知滋味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便是致良知率性良知都是就理一邊說盖異端以甘食悅色欲字為率性為良知為自然而然而以吾儒愛親敬長理字為矯揉為造作為勉然而然所以吾儒不得已直指本體曰吾儒這個理字是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是自然而然之良知非矯揉造作非勉然而然也今以理欲混言率性混言良知又何怪縱欲無忌者之借口也

問致良知與精一之說同否曰綱常倫理盡道不盡道喜怒哀樂中節不中節視聽言動合禮不合禮執為道心執為人心別人還看不透自家良知却一毫瞞昧不得于此精之一之便是致良知故曰慎獨又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問虞廷言心而孔孟又言性何也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如丟過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道
心矣孟子所謂性善蓋直指虞廷之道心言
也此理甚微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
希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覺能運動的這箇言性
性而不以所以能中節能合禮的這箇言性
是言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義理之性
也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氣質嗜欲一
邊說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
謂性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是就生生之理

言而非直以生死之生爲性是就食色之理
言而非直以食色爲性也若丟過理而專以
生爲性專以食色爲性則人又何以異于禽
獸說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提此一點道
心爲千古辨幾希之一脉也關繫豈小
孔子言性相近至戰國時又有三品之說有性
惡之說孟子獨言性善何也蓋以天地觀之
天本大生然天不能無旱潦地本廣生然地
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潦肥磽說孟
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
之言則是因天有旱潦而疑天之不能大生
因地有肥磽而疑地之不能廣生也誤之甚
矣
存心養性辭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
性存如擇種下地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
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別能存則人心去而道
心現矣養也者即勿忘勿助養此道心之謂
也夭壽不貳即知之盡即知性也修身以俟

只是存養無間立命合知天事天言之即易
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至此則
天人合一而造化在我矣
問唐虞之際洪水鄣食天下正是多事而虞廷
獨揭人心道心更不及事功一語恰似迂濶
而堯舜事功獨卓越千古何也曰心者政事
之源而精一執中正修政立事之根也源潔
流清根深末茂此堯舜之事功所以獨卓越
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而君

臣上下爭馳驚于事功又何怔乎事功之反不及古人也心學不明關繫千百年國家治亂不小故不容不講

問心體本空空洞洞本一物不容而今綱常倫理又要盡道天地萬物又要一體仕止久速又要當可喜怒哀樂又要中節辭受取與又要不苟視聽言動又要合禮其功夫不幾于支離繁難與一物不容之本體相左乎曰不然子徒知心體本空空洞洞一物不容而不知心體雖空空洞洞實萬物咸備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必如此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才謂之反身而誠才得樂若反身不誠不惟理勢上過不去即心上也過不去自不容不強恕而行反身不誠原是有物焉以間隔之原是有物焉以疑貳之以一物不容之本體而雜之以物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也但以一物不容之體而間之以物貳之以物所以不能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恕而行不過法其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一當下便一一能盡道一一能中節一一能合禮當下便合本體不苟視聽言動合禮否而第曰心體本來無物以此為易簡直截可乎且心體如何見得萬物皆備曰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便是綱常倫理本體原來一體處如喜怒哀樂能中節心下便覺快樂不能中節則心下便覺愧悔此便是喜怒哀樂本體原來中節處推之仕止久速辭受取與視聽言動莫不皆然可見心之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辨別人心道心

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物
豈于本體上有所增加此正是功夫要合本
體處安得謂之支離繁難也哉世之學者止
知本體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體之萬物皆
備此所以多墮于虛無之病而無實地之可
據令人猖狂而自恣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
萬象森然復沖漠無朕此精一執中之學所
以得統于天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皆除

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因顧諸生謂之曰
皆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
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
是無無穢併無花樹而一切俱無也世俗之
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無穢而無所不有
也下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門人朱誼余輯録

馮少墟續集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續集目録

一卷

語録

聞斯録

首善書院頒學祠記

川上會記

蘭臺法警題辭

西城義倉約題辭

維風約題辭

雟台李公會語題辭

孝子祝公傳

四川樂至縣知縣西塘趙先生傳

太和軒語録序

移愚録序

存古約言序

梅雪軒稿序

仰節堂集序

首善書院誌序

闡幽傳序

二卷

祭伯兄文

祭內子趙淑人文

先兄斗墟馮長公墓誌銘

誥字銘

敬字銘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和王惺所大參首尾吟二首乙丑

惺所原吟附

寄懷關中書院允執堂諸同志

讀齋人章 論管仲

依韻和楊晉菴學會自警

七十自壽

正俗俗言

西臺講議跋

讀史六則 讀張居正傳

答令問 策問

答客問道

與史義伯光禄

與張心虞武部
與鍾龍源尚書
答姬　台封君
答余廿原家宰
答曹貞宇總憲
答吳繼踈司馬
與朱以功布衣
答鄒南皐先生
又
答袁節寰中丞
與顏同蘭常博
與劉文石道長
與錢麟武宗伯
答倪吉旋道長
答張蓬軒中丞
與劉澄源司訓

三卷

彙草
方輔臣議
辨講學疏
請告第一疏
請告第二疏
請告第三疏
請告第四疏
請告第五疏
辭南掌院疏
辭工部尚書疏

四卷

贈一品誥命
恩卹錄
賜誥疏
祠堂雜記
行實

都門稿

語録

世之病講學者有二曰僞曰迂此二者誠有之然僞者對真而言天下事無獨必有對有陽必有陰有善必有惡有君子必有小人有真則必不能無僞凡事皆然何獨講學若迂之為言則自古聖帝明王制禮作樂經緯天下何事不迂

於迂今之科舉以時秩取士其迂尤甚而世不能廢也何獨于講學而迂之而欲禁絶之夫僞學口克行跖不必論矣彼真迂者不過腐爛而不適于用惟談空説幻引佛老之近似以寓入于吾儒此非迂也乃僞之尤耳又其甚者反駕二氏于孔孟之上顯然叛此而即彼此乃賊耳何止于僞吾觀少墟馮先生之講學言言辯義利正綱常力闢邪説使人反躬實踐惟心身日用人倫物理之為兢兢縣其説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背其説則害于其身凶于其家貽禍于國與天下何如近裏何如切實而先生生平立身行已居鄉居官又無一毫謬于聖賢之教可謂極真而不迂矣以先生而講學何不可耶當南宋時學禁甚嚴豈不以為迂而知此名一立則必以學為諱以學為諱則必以正心誠意之説不可聞于人主夫使人主不聞正心誠意之説天下豈得不亂不亡此皆理勢之必然者故余以為今日講學正當講其不

僞不迂者以力救迂僞之習使天下曉然知學之有補于世道而不當禁此固馮先生意也

明興真儒不乏而儒效未章其弊在于不講聖賢之學而講自已之學又在于借聖賢之學以文飾自已之學夫學至于孔孟已至明至盡無可復加學聖賢者只當就其意以發明不必別開門戸而近儒必自出一意見自立一題目偶有所窺遂自謂不傳之秘以歸召天下而天下亦遂宗之曰其氏之學故愈講愈支僞儒益窘

借以目匿今馮先生所講皆聖賢之學而未嘗自標為馮氏之學其所最闢者尤在于佛氏之心性與近儒之無善無惡而一皆取證于聖賢不以一毫私見與角是非如此講學可以萬世而無弊矣誰得而病之先生到處有語録門弟子記之分為數種彙刻於都門余得而寓目焉因記舊感有以講學攻先生與鄒南皐先生者余深折其非然二先生竟以此去夫二先生皆今世之儒宗也余不能為世留二先生意甚愧

之故於茲剡敢效一言使世之君子取而讀之其必不以講學為偽且迂也則其所裨於世道亦不淺矣

天啓癸亥冬孟友人福唐葉向高序

馮少墟續集 卷二

叢焉夫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至孟子闢楊墨明先王之道以救世識者謂功不在禹下方今外禍當事者議安攘莅無借箸廼先生獨以講學為第一義咎亦孟子所謂脩孝悌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也當人心崩潰之餘先生僅以緒説淜論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衝則先生學之所及於是乎遠且大矣顧先生學足以行遠方而不能化同氣之

衆人道足以過寇氛而不能息一時之邪說抑
邪說之害果甚於外患而益知講學之不容已
矣先生豈欺我哉今弟令先生之道明于日星
彼邪說者終不能肆毘火以憑人則首善之地
當與
清廟明堂永垂不朽聞先生之風者雖百世下
猶將觀感興起而況親炙之者乎謂先生今日
之功不在孟子下可也維時狎主齊盟者為吉
水鄒先生道同心同而出處同其教言相發明

者堇父亦別有刻余感慨姑綴數語於簡端以
散出處之故多係余辱二先生教最深一時聚
告同志非敢謂智足以言先生之道也
天啓癸亥冬十月東越劉宗周起東甫序
京師舊有講學會月凡三舉自余壬辰請告歸
而會遂輟不講者三十年矣歲辛酉秋余起官
京師而南皐鄒公晉菴楊公瀘水鄒公景逸高
公少原余公真予曹公亦先後至其他同志雲
集相得甚歡曰約會講學於城隍廟之道院逢
三為期俱薦紳先生又增一會逢八為期凡舉
監生儒布衣皆與焉中午而集酉初而散我存
李公所謂人人可來多多益善是日也不設酒
醴不用柬邀不談朝政不談私事不談仙佛千
言萬語摠之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及

高皇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
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言嗚呼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京師首善之地乃四方之所則倣者
也今各省俱有學會而京師獨無其何以為四
方倡況今值國家多事之時正當講學以修文
德使首善之地有唐虞三代之風其於世道人
心豈曰小補之哉凡我良朋毋負嘉會長安馮
從吾識

都門語錄

南皐先生曰學問全要有規矩準繩離了規矩
準繩便不成學問
以心性為本體以誠敬為功夫以天地萬物一

體為度量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極則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曾子言自慊子思言自得此正是學問實受用
處學者討不得此趣味縱十分修持終是外
面功夫
昨余赴京時有同志祖之郊外問曰子此行仍
講學否余云講學如穿衣喫飯然難道在家
穿衣做官不穿衣在家喫飯做官不喫飯開
者大咲曰相與浮白引滿而別

講學原為躬行而非學者多借躬行為口實曰
只消行何消講此言誤人不小世衰教微儘
去講尚且不能行況不講而望其能行乎斷
無此理縱能行亦不過冥行妄行耳不知冥
行妄行可言躬行否

講學原是自家講學何預他人事
開天闢地在此講學旋乾轉坤在此講學致君
澤民在此講學撥亂返治在此講學用正變
有粹然之養有卓然之識有曠然之守有特然
之節此之謂真人品
無馳於功利無墮於玄虛無溺於囂囂無奪於
毀譽此之謂真學問

祇節礪行之人多忿世嫉俗平心易氣之人多
同流合污只因不知學問的惜員此美質
問講學者雖是悔悔但聽講者未必皆真紊何
曰學問只要反躬實踐自家不厭不倦做去
才是古之學者為已才是躬行君子若終日
只較量別人真不真功夫只在別人身上做
便是今之學者為人便不是躬行君子
學而不厭固是古之學者為已誨人不倦亦是
古之學者為已

講學原是自家講學何預他人事
開天闢地在此講學旋乾轉坤在此講學致君
澤民在此講學撥亂返治在此講學用正變
說者曰講學而不躬行不如不講此激人躬行

之言而後世不講學者遂借為口實則僉
僉遠斯言如云務農而不力耕不如
書而不下帷不如不讀養親而不愛敬不如
不養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之說耳
若因人之不力耕而我遂不務農因人之不
下帷而我遂不讀書因人之不愛敬而我遂
不顧父母之養因人有聚斂之臣而我遂用
盜臣也可乎不可乎此事之最易見最可駭
而最不可解者也

講學而不躬行不如不講學的說是因不如不講之
得在不講學的人說不得在講學的人說是
因不如不講之言而發憤要躬行也學者不
無此志在不講學的說是因不如不講學的人說
言而果然去不講也則可咲甚矣

誘誘字是不好字眼若用之於正則循循善
用之於正則臚就賢豪方是舍己從人

紳云渠欲借吾輩成彼名吾輩何必往衆處
不赴而其督學名亦竟成余聞而喟然曰無
論渠乃與人為善之意無所為而為即以借
此成名論使我一往而不足以成彼之名則
不往可也使我一往而即可以成彼之名則
我亦何憚而不往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不能不為之三歎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可見君子滿腔都
是生意小人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可見小
人滿腔都是殺機

都是生意便是義皇唐虞世界人人
都是殺機便是六朝五代世界

教交託中外震動或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
令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
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
今日要緊第一着也或曰父子君臣之義恐
人人沒有的真不該講如斯磨磚求明磨玄何
紳問某省有一紳士督學約二三鄉紳講學一鄉

益如原是人人有的只被功名勢利埋沒了
豈可不講講之者正講明其所本有提醒其
所本有者也如磨鏡求明磨何可無昔吾友
陶石簣赴京一客勸曰在仕途且勿講學石
簣唉應曰仕途更急緊要學使用其容大為
解頤余於今日亦云
問利瑪竇天主之說何如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吾儒之學何嘗不以天為主然又未嘗專言
天而不祖述堯舜顓學孔子也祖述堯舜顓
學孔子正是尊天處彼置堯舜孔孟而專言
天主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乃吾道中之操莽
也世間有此不軌之徒即誅其人火其書猶
恐滋蔓況從而羽翼之乎知天事天畏天吾
儒何嘗不以天為主而汩汩求異為也張子
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余亦曰吾道自精何
事旁求
問小人或曰當容或曰當遠未知孰是曰論度
量當親君子而容小人論交與當敬君子而
遠小人論立朝當進君子而退小人論學術
當成君子而化小人
君子容忍乎小人恰似小人能待君子小人
害乎君子恰似君子不能待小人
方說正直偏排擊的是君子方說忠庇偏庇護
的是小人方說人不可輕信便輕疑乎君子
方說人不可輕疑偏輕信乎小人
君子遠小人是擇交之明也而或者必欲尋箇
小人是處與君子作勍敵小人毀君子是不
根之謗也而或者必欲尋箇君子不是處與
小人作口實
問君子洞察小人情弊往往曲盡可見君子腹
中亦有此一副小人心腸不然何以能形容
至此曰不然君子胸中如明鏡然照照妍照媸
毫髮自是不爽豈鏡中亦有此一副媸顏色
哉見君子而後歛然斂其不善而著其善人
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豈君子亦有此小人
之肺肝耶嗚呼君子不知小人則病君子之

目君子能知小人則又病君子之心然則忍
如何而後可乎世之左袒小人而吹求君子
類如此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譖愬的是何人曰譖愬
的是君子若譖愬的是小人使得行焉借此
去一小人是遠佞也是錯枉也豈不是明若
不行焉是護短也是庇奸也安得為明惟譖
愬的是君子而我不行則君子得以安其位
而行其志小人不得肆其毒以遂其奸所以

不惟為明而且為明之遠耳
浸潤之譖多乘人之多疑而譖之膚受之愬多
乘人之易怒而愬之故浸潤之譖易行於多
疑之主我若不多疑則浸潤之譖自不敢至
即至亦自不行矣膚受之愬易行於易怒之
主我若不易怒則膚受之愬自不敢施即施
亦自不行矣若不擴已之識而不使之多疑
平已之情而不使之易怒只在譖愬間求其
不行豈可得哉況有心疑人之言為浸潤有
心怒人之愬為膚受則即此不行處便又開
天下譖愬之端便就是行處其不明愈甚豈
不愈失而愈遠
譖愬之行其受病處在多疑與易怒四字而其
所以受病處尤在忌之一字譖愬全是譖愬
君子若我平日有忌君子之心無扶持正人
保安善類之心則一聞譖愬便信其為真又
奚暇察之而不行哉忠臣飲恨孝子含冤病
正坐此余以為譖愬之行不在察人之

情偽而在正已之心術
問良知曰良知聖凡無異而聖凡之分只在致
不致之間良知是本體致字是功夫諸凡如
先儒所云無欲主靜居敬窮理復性體認天
理等語皆是致字裏面功夫非謂居敬窮理
與致良知並舉而對言之也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中和性體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故曰致中和能盡
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故曰萬物育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故曰天地位焉

問舜舉益禹稷契分治而孟子不曰舜以不得益禹稷契為已憂而曰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突然添出皐陶何也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安得獨遺皐陶且刑非治天下之可廢而非治天下之所重以其非所重也故不與禹稷並列以其不可廢也故於此處不可不添出耳況明刑乃所以弼教刑與教豈可並論添出在後隱然有先教化後刑罰之意孟子又恐人輕看了皐陶故叙道統又以禹皐陶為見知若曰必有皐陶之九德而後可明刑若無九德而輕言五刑是後世刑名家之說非古聖人制刑之意矣刑罰豈可輕言皐陶聖人豈可輕議

問佛氏談心性而黜聞見是舉本而遺末也其失也為支離是否曰似矣而未詳也佛氏之失正在言心性處與吾儒異而不專在黜聞見俗學之失正在言聞見處與吾儒異而不專在舍心性何也心同此理人性皆善此吾儒之言心性也以理為障以善為無此佛氏之言心性也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安得獨遺皐陶且刑非治天下之可廢而非治天下之所重也故不與禹稷並列以其非所重也故不與之言聞見也誇多鬪靡出口入耳此俗學之言聞見也而槩以言聞見者為俗學則又非矣惟精惟一恃文約禮此吾儒

問文章性道曰譬之一株樹有根本有枝葉文章乃性道之枝葉性道乃文章之根本枝葉可見而根本不可見故文章可聞而性道不可聞性道原是不可聞的若是可聞便是文章便不是性道矣

問性道既是不可聞的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何以曰不可聞曰性道原是可言的故曰

言原是不可聞的故曰不可聞譬之一株樹
可指而言之曰此根也若因其言根遂剖其
根而視之可乎不可乎根可言而不可見性
道可言而不可聞然工夫須在根上培植灌
溉然後枝葉才得暢茂條達

問性道如何不可聞曰申夭夭可聞而其所
以能申申夭夭的這箇不可聞閻閻侃侃可
聞而其所以能閻閻侃侃的這箇不可聞故
曰天命之性不覩不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惟知其文章可聞而性道不可聞才可謂真
能聞性道者矣

南皐先生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晨門可
謂深知夫子者余以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者上也知其可為而為知其不可為而不為
者中也知其可為而為則下矣知其可為
而不為而又以為不可為以阻人之為抑又
下矣且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何心腸真
是聖人天地之心真是忠臣孝子之心知其
可為而不為而又以為不可為以阻人之為
是何心腸真是亂臣賊
學莫先於儒佛之辯白蓮佼古清淨無為名雖
不同捻之皆佛法皆邪教也今邪教猖獗至
此禍至烈矣或曰異端之盛吾道之衰余曰
惟吾道之衰所以異端之盛此時既已猖獗
朝廷只得用法若平日主盟吾道有人修其
本以勝之豈得至此今吾儒動稱只消行不

消講即有講者又多逡巡不大擔當譬之元
氣既虛邪氣安得不侵今齊魯縉薛之間聞
有數十大會每會不下千人吾儒縱不能如
此之多但得數會猶可撐持正道潛消邪謀
今渺無一會為之曲突徙薪直至焦頭爛額
不亦晚乎且彼之猖獗特起於二三雄黠之
徒而無知小民惑於極樂世界之說為其所
誘者亦不少又或有一念向善之士自已原
未嘗學問而又苦於指點正路之無人徬徨

躊躇無所適從於是誤入其中者亦多矣
一旦玉石俱焚可恨亦為可惜若倡明正學
提醒人心激發忠義指示迷途使吾道如日
中天而異端不攻自破此正司風紀者之責
也顧共勉之毋諉
問伊尹聖之任曰此題發任字多在幡然以後
不知幡然以後有了責任擔子到自家身上
勢不得不任任還容易若曩然以前一耕莘
之農夫沒有責任擔子不曾在自家身上誰

肯把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統自任這處時的
任較出後的任更難況出後多少功業都從
處時樂堯舜之道來可見必有曩然以前之
任才做得出幡然以後之任任此道統才能
任此治統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問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何以見得他是真
是似曰就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處見得且只
問流俗有真忠信否污世有真廉潔否

味尚友二字則知千古以上聖賢皆我師友味
私淑艾三字則知萬世而下聖賢皆我同志
非禮勿視恐其污吾目也非禮勿聽恐其污吾耳也非禮勿言勿動恐其污吾口污吾身也
如此便是無精無粗功夫當下便是清淨瀟
灑世界
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自是宇宙奇觀
自是令人欣賞但不可以此自足以此驕人便是理學又非

外此而別有所謂理學也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何等易簡直截而
又云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何也曰人人
每失此赤子之心正是少此博學審問愼思
明辨篤行功夫
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無爲其所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而人多不
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不知不肯無爲其所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何也曰正是少主敬立

本窮理致知反躬踐實工夫
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此自大聖人事學
聖人者須在止與速一邊得力然後敢言無
可無不可不然學不到磨不磷涅不淄處而
輕談磨涅解不磷且淄矣
重學以自然爲宗彼規矩繩戒愼恐懼得
無與自然之旨戾乎或曰久之則自然矣余
曰不然如規之圓矩之方準之平繩之直自
然不自然否如臨風濤而恐屨羊腸而愼閨
雷霆而驚見虎狼而懼自然不自然否談笑
然者以戒愼爲強制談戒愼者以自然爲從
虛皆非也
何莫由斯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亘古亘
今只有此一條大路由之則得離之則失由
之則榮離之則辱由之則吉離之則凶由之
則生離之則死曰何莫令人駭然曰不可令
人悚然
亘古亘今只有此一條大路離此便是邪徑自

古如伊傅周召顏曾思孟韓范富歐周程張
朱岳武穆文天祥諸人皆是從此大路行者
中間雖有吉有凶然凶亦爲吉宛亦猶生而
況於吉況於生乎如操莽溫懿馬道張邦昌
童惇蔡京秦檜韓侂胄諸人皆是從彼邪徑
行者中間雖亦有凶有吉然吉亦爲凶生不
如宛而況於凶況於宛乎路徑一錯關係不
小講學原是辨此路徑豈是空談
閒居官講學得無妨職業否曰講學正所以修

職業也精言之必講學提醒其忠君愛國之本心然後肯修粗言之必講學考究其宏綱細目之所在然後能修不然縱終日奔忙不過了故事以俟遷擢而已故居官職業之不修正坐不講學之過而反曰妨職業乎哉

問方今兵餉不足不講兵餉而講學何也曰試看疆圉之亡果兵餉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餉徒藉寇兵而齎盜糧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欲要提醒此忠義之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第一着

有兵而後可禦敵有忠義之心而後兵為我用才謂之有兵有餉而後可用兵有忠義之心而後兵有餉而後可謂之有餉

孟子與陳相兄弟說許多話恰似莫緊要去講學卒之妝曲突徙薪之功免焦頭爛額之禍可見嶧山揮麈數語勝全滕甲兵百萬

問兵食是最要緊的聖人猶說要去信恰似莫要緊的聖人到底不肯說去何也曰兵食還是要足的豈止不可去去兵去食不是兩權其可去只是甚言其信之不可去若曰縱如何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耳說到去食恰似於理難通

且不惟悅而且大悅不惟棄其學而且盡棄其學何況無知小民豈有不為蠱惑鼓動之理如此手段以數十人招結數百人招結數千人有何難孟子看見不是好消息所以不得已費許多唇舌去提醒轉移他贊許多精神去潛消默化他卒之數十人解散而滕亦不至如今日之禍孟子之功偉矣人知孟子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不知孟子闢許行其

以聖人不得已以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解之不知說到一死更有何說則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却是天地間自然不可那移的大道理

齊景公問政章是去食章註解說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則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益明白痛快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四句描寫無信上官否明白使貪而又棻其貪明白使詐而又禁其詐豈可得乎此貪詐之所以日熾而事到十分棻奈何處寧去食必不可去信若曰寧可死必不可逃縱使封疆不失亦當只一箇去了信望風而逃縱使封疆不失亦當服上刑況又失封疆乎一去了信便當死雖有食吾得而食諸故去食亦時勢之不得不去而不去信亦時勢之必不可議去者也去食必不去信不專是論道理當如此亦是論時勢不得不如此亦是論人情不容不如此

去食不是我要去去食豈是我要去的只是事到十分棻奈何處寧去食必不可去信若曰寧可死必不可逃耳

遏事之所以日非也

天下甚事不曰貪詐二字壞了士君子不能砥其流已矣反為助其瀾乎

使貪使詐便是要去信的註解

問使貪使詐蓋亦有說曾見清而無為忠實而無用者之多僨事又見貪詐者一時或能成功是以使之非得已也曰清而無為忠實而無用是彼生來無才或所過也貪詐而或亦成功是彼生來有才或所

遇之幸非貪詐之效也然天下之清者豈盡無為而貪者豈盡有為忠實者豈盡無用而詐者豈盡有用也哉使貪使詐四字真是誤國不小

問貪詐既不可使清而忠實者又多無為柰何曰天下大矣天下武弁亦多矣豈無清而又有為忠實而又有用者乎馬之蹄齧者善走者乎胡不此之抑豈無又不蹄齧而又善走者乎胡不此之擇而獨彼之使也良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盡自古歎之矣

書經之言多矣獨傳使貪使詐四字許魯齋之言亦多矣獨傳為學以治生為先一句邵二泉之言亦多矣獨傳寧為真士夫毋為假道學二句何也學者不可不深思其故

凡寧為其毋為其文法須是上句是更不好的才說得凡與其寧其文法須是兩句都是不好的才說得真士夫是極好的如何說得

寧為二泉真儒豈無所見或一時有感而不暇點檢耳

問甚公人品政事俱不可及只是多了講學余曰昔年曾同一客出郭見一農家桔槔灌田茂甚容咲曰田是絕好的田只是多了箇桔槔

問講學有教無類將誨裔來聽講亦容之乎曰蠻貊有來聽講更妙

順義久款邊陲容悅亦中國講學之效或者未遠余曰異類叛寇乞降以中國夫婦有別之故使中國無聖人不講學夫婦安得有別中國夫婦無別彼安肯來降可見講學功効甚隱甚大豈是尋常莫要緊事

焚香烹茶挂画自是清福但不知當此時所對何客所談何事於此能開眼方為知福人

問夫子十五志學不知所志何學曰當下便志於不踰矩不惟志於不踰矩且便志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當下便不能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學至三十止得立學至四十止得

得不惑學至五十六十止得知天命與耳順
必學至七十才得從心所欲不踰矩耳才滿
得當日志學初心非限定三十要立四十要
不惑云云也如從關中往京師當起念時已
至京師矣但行有遲速故至有遠近非漫無
志向行至函谷而始議孟津行至孟津而始
議金臺也今人動曰只消行不消講不知要
那裡行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矩是必不可踰的非曰可以踰可以不踰姑徐

徐云爾不踰才只是本等才落得平常無事
一踰便有無窮之禍便有莫大之憂
問矩是何物曰矩是心之本體非心之外另有
矩也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明是目之矩聰
是耳之矩恭是手之矩重是足之矩慈是父
之矩孝是子之矩仁是君之矩敬是臣之矩
信是與人交之矩故曰有物必有則矩雖有
聰明恭重仁孝敬慈諸名色其實只是一箇
心之理特在視曰明在聽曰聰在父曰慈在

子曰孝耳且只問臣可以踰敬之矩否子曰
以踰孝之矩否
或曰不踰則為忠臣孝子踰則為亂臣賊子矣
其嚴乎
從心所欲不踰矩勿看得太高勿讓與聖人從
心所欲不踰矩才止落得箇不踰矩何也以
安排而不踰者安排之所不及則踰矣以點
檢而不踰者點檢之所不到則踰矣必從心
所欲不待安排點檢而自然不踰者才得無

往不踰矩故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
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豈是容易到得的吾輩初
學何以用功曰只是要志於學
昔人謂志學章是夫子自著年譜極是不曰某
年為委吏乘田某年為魯司寇某年攝行
事而曰某年立某年知命某年從心時欲不
踰矩可見聖人一生惟知有學問不知有

夫子說某年立某年知命某年從心不過見
生惟知有學問耳自當活看若着跡看而曰
果某年要立某年要知命某年要從心則又
失聖人意矣故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聖人一生不
惟不知有官爵抑且不知有年歲
夫聖人豈真不知老之將至哉只是甚言其一
生惟知有學問耳故曰不如丘之好學也
問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可以無大過矣可

見聖人亦未嘗不欲年曰聖人曷嘗不欲年
聖人豈遠於人情哉但世人之欲年為自家
多受用學世味聖人之欲年為得以遷善改
過為世間多幹學好事
忘學不是草草的矩之一字在視曰明而其所
以能明的這箇視又不可得而見在聽曰聰
而其所以能聰的這箇聽又不可得而聞在
父曰慈在子曰孝而其所以能慈能孝的這
箇父又不可得而傳諸子子又不可得而

諸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於此參究到源頭處參之又參究之又究
直至一旦豁然貫通才能從心所欲不踰矩

問耳順曰古人云忠言逆耳利於行夫言既忠
矣又何耳逆惟其人不知學耳使其人知學
志乎學乎豈容草草
豈有不耳順者哉況聖人學到知命以後者
乎其耳順又當何如又無論言之忠否矣舜
聞欝陶思君之言且不逆耳且誠信而喜之

何況其他知舜則知孔子矣
問講學多偽者柰何或曰不知其中亦有真者
否曰有曰何不舉其真者其人色赧
問講學中多偽者何不禁講學或曰今做官中
亦有貪酷者否曰有曰何不禁做官其人大
咲而悟
問近日各郡邑尚有不知講學二字者柰何曰
天下之事知而不行者有之矣未有不知而
能行者也大江以北理學真儒固不乏人不

過寒參如晨星耳無論窮鄉下邑即名邦
郡自舉業取高科做大官外更不知世間有
講學一事說起講學且駭問所講何話講學
意思何為嗚呼知且不知安望其行世道人
心至此真可痛哭流涕吾輩今日講於京師
正要風聲遠播使窮鄉下邑都知道取高科
做大官之外還有此向上要緊一着
古人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可
見讀五車書的意思只是為取富貴併三冬

足萬卷餘都不雅觀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何
況其他至程子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
是豪雄才雲開日霽水落石出矣
問吾子素不好名今講學京師乃要風聲遠播
何也曰雖不要人知我却欲要人知學
講學不專是教人寔是自家請教於人若曰專
是教人是講教非講學也教只是學中事
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者惟有此學中國之所
以異於外國者惟有此學人類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惟有此學故曰人之
者幾希又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禽獸與人同故孟子
不言性而言命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
也禮之於賓王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人便與禽獸異故孟子不言命而言
性孟子道性善蓋直從人之一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處論耳
聖人言性欲人盡性以存本然之理而世人反
借性之一字以縱欲聖人言命欲人安命以
過無涯之欲而世人反借命之一字以諉理
故不得已直以欲歸之命而不謂之性直以
理歸之性而不謂之命無縱欲滅理者不得
借口且更無躲閃處此孟子之言性命大有
功于天下後世也
問前後二性字二命字同否曰性只是一箇性
命只是一箇命安有兩箇前節有命不謂之

性後節有性不謂之命揔只是以欲歸之命使人安命而不敢縱欲以理歸之性使人盡性而不敢棄理此正是孟子剖晰性命二字至明白至精微處

性也命也二句就世人口氣說原說的不是故曰君子不謂性君子不謂命孟子說話何等直截痛快

聖人教人不要縱欲滅理不專是教人做聖賢欲不惟不可縱原是縱不得的故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不然誰不顛口厭珍羞而世更多併日而食者何也孟子曰有命真是火坑中一服清涼飲子理不惟不可滅原是滅不得的故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然亂臣賊子何以人人得而誅之也孟子曰有性真是沉痾中一粒起死金丹

問夏禮吾能言之節皆云夫子因周末文勝欲復二代之禮而發不知是否曰不然夫子周人也如何敢輕復二代之禮當周之時自是當修夏殷史今文獻不足徵于周而生今及古也有一名公時文破云聖人欲復二代之禮而深惜其無徵焉余為之駭然因改復為志云

問為下不倍章大意曰賢知之士多恃才妄作忿世不平往往借口孔子吾說夏禮之言詆毀當代自用自專生今反古又何惟請隧問鬼紛紛接踵邪子思憂之故為是言而前後俱引孔子之言為証嗚呼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聖人維周之意深遠矣孟子曰有命真是火坑春秋作余亦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非曰不然味善繼善述四字可見文王居武王之時亦必征誅武王居文王之時亦必終守臣節蘇子謂武王非聖人豈不聞善繼善述之說耶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之時又不止於二矣武王以服事殷比文王尤難故孔子不

曰文之德其可謂至矣也已矣而曰周之德
可見周之一字併武王亦在其中只是武王
後来征誅便說不得平素以服事殷孔子不
曰文而曰周有多少含蓄多少感慨
舜有臣五人章前二節是叙事孔子曰才難以
後是議論此古今傳體之祖也孟子禹稷當
平世章曾子居武城章皆倣此體或以前二
節作記者之詞誤
前說舜後補出堯前說武後補出文却又不明
言堯而曰唐又不明言文而曰周此真聖人
之言也

問以約失之者鮮不曰無而曰鮮何也曰侈肆
之人無忌憚異常若直與他說約者無失他
必吹求約者一二無心之小失以為口實他
必不服聖人曰約雖未必無失較之放肆的
人畢竟少弊如此才服得他才少轉得他無
忌憚的念頭幾分嗚呼循循善誘豈獨於顏
氏之子哉聖人天地之心固如此

貢受病處在一求字則大失子貢意矣
齊人東郭之行再三不敢令妻妾知可見羞惡
之心是非之心尚在只是錯把仕途看壞了
恰似要做官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只合老於
山林如何做得官所以不得已隱忍為之寔
非其心也若是早知富貴利達得之有命何
必求即求之亦自有道又何待妻妾之
泣哉余向讀齊人章悲之因口占四絶附錄

於此孔孟山林樂眺水皐晨炊朝市列簪裾功名自有周行在何必播問乞餘孔孟鯤然樂蔬水齊卿司寇亦簪裾功名信得周行在誰肯播問乞餘東郭乞遜事可羞齊人亦謂不當求只因舍此無別路無柰曲從邪徑遊東郭乞播事可羞齊人何苦日貪求只因正路無人講誤得賢豪邪徑遊

問求之何如有道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是也古人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問從字要字何以別曰彼來隨我謂之從我去迎彼謂之要一般得了人爵何苦不為古人問沈同以其私問章大意曰嘉靖已亥直隸新城知縣吳瑗因唐鉞被父剛訟不孝不申上官竟命屠倫逮處兇按院金清以開廷議欲抵償後從輕逮問廷杖一百遣永戍余初讀此章書甚不解後開吳瑗事始知鉞有可殺之罪瑗無可殺鉞之權猶燕有可伐之罪

齊無可伐燕之權此等議論引伸觸類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之意可謂慮深憂遠燕有可伐之罪齊無伐燕之權所以明有君也父有攘羊之罪子無證父之理所以明有親也聖賢開開議諭恰似莫緊要其實關繫世道不小

問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夫仕以行道隱以明道今不得志而曰行道何也且曰行便說不得獨曰獨便說不得行曰行道謂

在山林獨力擔當與人講學是亦行其道也不專是仕途才行得道

行其道是講學獨不是離過人獨做只是不靠君相之命不靠師友之倡各人獨自箇要做故曰獨耳若離過人獨做於行字便說不去

孔子講學於春秋孟子講學於戰國當時還有非之者依靠得誰故曰獨行其道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問往役往見何以分義不義曰士與庶人只是
一箇人以道而言則為士以分而言則為庶
人往役是分所當然故曰義往見非道所宜
然故曰非義往役不往見民則為順民士則
為高士往見不往役士則為賤士民則為亂
民
問知者何以行所無事曰無事不是泛說論學
不雜於二氏論治不雜於五覇才是行所無
事若專以無機心機事說未嘗不是却是影

響
問諫行言聽何以便謂之厚臣曰諫行言聽膏
澤下于民才是厚臣可見古之人臣不以爵
祿名譽望于君惟欲行已澤民之志古之人
君亦不以爵祿名譽縻乎臣惟欲遂臣澤民
之心故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才是君臣手
足腹心之誼後世君不厚臣臣不報君者無
論即君有手足之視臣有腹心之報者各人
只在自家官爵恩典上論全然不為百姓在

問徒子莫執中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子莫聞孟子之言亦是慨然要距楊墨
欣然以聖人之徒自認者只是不該在楊墨
之間求中耳得孟子此一辨則執中之中字
始明不然子莫之執中與堯舜之執中無異
矣可見能言距楊墨亦不是容易說得的
問用一緩二曰戰國之時為蘇秦張儀之說者

要三者並用為許行白圭之說若又欲三者
並緩所以欲足國便不能裕民欲裕民又不
能足國孟子說既不可並用亦不必並緩不
過一部前儥後問民自無殍父子自不相離
而國用又未嘗不足此法豈不甚善無論仁
主即暴君汚吏亦必灑然易慮矣此孟子之
經濟所以直接堯舜也今之論治者多以講
學為迂豈其未覩此乎

問任人食色之說曰告子任人是老莊一派學

問主意要翻堯舜周孔以來相傳之案非毀
道學左袒世俗安得不惑人告子說得深而
巧非孟子不能辨任人見告子之說不得行
所以撒潑為此無忌憚之言又見屋廬子為
孟門高弟故用此言離間之向非孟子之辨
幾不免為其所揺奪矣嗚呼危哉

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如舜封象於有
庫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
稅焉豈得暴彼民哉此之謂親親而仁民驅
蛇龍而放之菹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不惟人
得免吞噬之禍而物亦得遂走壙之性此之
謂仁民而愛物大聖人作用都是一舉兩得
不是判然三件事

合則非所以為孔子矣

問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而曾子又云逆諸
四　不與同中國毋乃已甚乎曰不然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處小人處而
或者誤以調停當之故曾子不得已又有逆
諸四　之說逆諸四　正所以善處小人而
使之不為亂也知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使物
既不能害人則人亦不肯害物此正所以愛

虎豹犀象也今人動以調停為善處誤矣

能瞥千里之辨

問今遼事未平蜀禍又作即終日講兵講餉猶
不給何暇講學曰不然譬之窩寮一時被盜
因而峻墻垣固扃鑰倘方矢商斡僕以防盜
誠不可緩若為父者日講墻垣而曰何暇講
慈為子者日講扃鑰而曰何暇講孝為兄弟
者日講刀矢斡僕而曰何暇講友恭不知可
否果爾竊恐其父子從此相疑兄弟從此相
尤而家道且從此大敗也又何言盜不盜哉

兄父子同心兄弟同心才好禦盜不然自家
家稟先做了一夥寇敵即固扃鑰倘方矢何
益可見講學正所以講禦敵之上策也

講兵講餉亦是講學學無所不入
自古禦敵無上策說者謂周得中策余敢以講
學二字為禦逆之上策或曰何也曰不必廣
引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如人和此孔孟之講學非孔孟之論兵也

不知古今論兵法之精者能過此二語否

策

問仁以為已任為真以仁為已任為偽然否曰
不然仁以為已任與以仁為已任原無兩樣
今以以仁為已任為偽抑將以義制心以
禮制事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為偽乎不在義
理大勢上體認只在字句小巧上挑剔所以
聖學不明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襲字是解集
字見得是由涵養積累而生非偶合于一事

而取之也故象山云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
崇成泰華岑傴合于一事是真不是偽只不
是集耳象山乃以集義為真義襲為偽鑿矣
學問全要立志若無志便與他講不得話不然
六經四書誰曉不得何曾體貼一句到自家
身上來

近有謂堯稱大哉者為其能容四兇也若辟去
四兇止稱君哉便不如堯之大矣人喜傳其
說是否曰為此言者是隱隱以四兇自待也如此病根

喜此言者是隱隱以四兇待人也
如何拔得去

或曰去了小人將誰奔走後使曰奔走後使之
小人以分位言也妨賢病國之小人以人品
言也如何混得以此立言其巧愈甚其禍世
愈不可言

項甌東私錄云同年王給事崇在陝西主考出
題四罪而天下咸服及考察注鋐以其指記
與羅峰也為羅峰誦之欲去崇羅峰曰爾頇
一箇騃子彼自出題耳爾非四兇安得即
招認竟不去崇嗚呼彼為君哉之說奔走之
說者抑何故為之招認也亦騃甚矣
問中行狂狷曰聖人原思中行中行不得不得
已而思其次耳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皆
是可進于中行者故夫子思之非與其以狂
狷終也近日謂懲中行之偽而思狂狷之真
夫中行豈盡偽者哉誤矣
問狂狷中亦有偽者乎曰有鄉原是偽中行古

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蕩是偽狂古之矜也
廉今之矜也忿戾忿戾是偽狷中行中雖有
偽者而未必皆偽狂狷中雖有真者而亦未
必皆真夫子所思中行與狂狷皆指真者言
偽者弟當辨之或置而不論可也
問寧為真狂狷毋為偽中行若曰寧為有瑕玉
毋為無瑕石曰然曷不為無瑕玉
天命之性亦是同的如何分中國外國或曰
中國與外國天之所覆同也地之所載同也料

在富國強兵曰今外國國不可謂不富兵不
可謂不強如何還叫他成外國然則中國之所
以異於外國者何在請細思之

中國外國開闢以來都是一樣只是中國有聖
人教他知道理便謂之中國外國無聖人教
他知道理便謂之外國然則如何能知道理
曰請細思之

學之當講猶飢之當食寒之當衣此何待講以
不待講者而講之蓋因天下有一種人飢不

知食而甚且非人之食寒不知衣而甚且非
人之衣載胥凍餒以死者可憐也惟其憐之
故不得不講耳嗚呼以飢之當食寒之當衣
而猶待講也真多言哉真多言哉

必達此處或者無要讓子貢如今人說講學
者不會做官之說也子貢窺見子禽之疑在
此故以得邦家說如此然後可以破子禽之
疑撤世俗之障此正子貢深信夫子處

國朝以講學為令甲吾輩今日講學雖以發明
道理寔以維持國運我明億萬載靈長之慶
端在於此豈是閑談頠言珍重

門人錄語附

先生曰此會切不可談及朝廷利害言官長賢否

等事或曰然但問經濟學問畢竟是一是二
先生曰何嘗是二有經濟者必是有學問人
有學問者方能辦經濟事子豈以談朝廷利
害言官長賢否為經濟邪誤矣

一日寒甚坐中誤二火爐稍偏先生命正之因
曰天下事自有個正當恰好處如此爐固要自
少偏說是堯舜置的誰肯服置之不偏說是
僕隸置的誰不服但置此爐固要自家用心
尤要大家着眼故學問亦復如是

一日暑甚先生命諸生舉扇因曰夏月天暑舉扇則暑氣減冬月天寒圍爐則寒氣消是人且能變化天地之氣顧不能變化自身之氣質何也然功夫惟在學問蓋學問亦猶夏之扇冬之爐耳

會自重多新科觀政者先生曰諸君觀政候堂時與同年講談何事余嚮觀政時同年有相好講天命之謂性蓋謂登第後不消講性命耳不知前邊何曾講得明白

此時不明白終無明白時矣昔有人問堯夫曰人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便糊塗了堯夫曰只怕自天命之謂性就糊塗了孟子曰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先生曰觀政諸君大明律不可不讀律雖是刑書然刑期無刑正理學之見諸行事者也昔許魯齋同數人適野見樹梨人爭取食之魯齋獨否人曰世亂梨無主魯齋曰梨無主吾心不細不弋宿此心饑溺由已此心如傷內溝此心泣罪解綑此心如此則好生之德洽於上下無往而非放生矣

先生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某亦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明孔孟之學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一生問居家寧儉毋豐居身寧方毋圓何如先生曰此確論也然亦有辨如從學問中來豐也是儉也是方也是圓也是即寧儉毋豐寧方毋圓尤是如只從世俗上論豐也不是儉也不是方也不是圓也不是即寧儉毋豐寧

問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天字如何解先王曰天字就是個理字以此理原是自然的故曰天不必說向高遠了凡人不知人只是個理上不明此理一明隨人到前自有定鑒不爽毛髮

先生曰人未有不艷慕舉人進士之名者不知當顧名思義要知人與士其品在我舉與進其權在人故人只要着實立志做人做士到仰不愧俯不怍地位則縱不得舉何愧於人縱不得進何負於士

或問不即不離先生曰天地間可即者必其不可離者也其可離者必其不可即者也蓋可即者惟恐其離可離者惟恐其即又何有不即不離之說哉

先生曰今日赴會諸君多四方之士或為坐監或為應試或為選官無非事者向時家居不過交一鄉之善士至一國亦難之況于天下

今借此應試選官正好友天下之善士而來京亦可也之即答以為友天下之善士人問如此答聞者必為之絶倒必曰如此將不應試選官乎曰豈有不應試選官之理但主意為友天下之善士庶不負此萬里跋涉冒暑衝寒之苦而應試選官自在其中耳不然以堂堂七尺之軀而止曰功名兩字萬里跋涉冒暑衝寒豈不小看此七尺之軀乎哉言畢諸君中多有淚下者

壬戌孟夏廣陵諸生修候南皐鄒師九成附姜興伯先生舟北上師曰君老年果踐此遠涉之約喜甚都中有講學會馮少墟楊晉菴馬景逸三先生宜往謁之至期詣講所鄒師馮師及諸老悉至序坐久之歌詩歌勝日尋芳歌伐木之章馮師曰學者先要變化氣質從容不迫毋自滿假自有受用且不害事又曰真正為已之學只要收斂身心向内尋求一

箇真頭腦自然有得又曰學道原要適用惟能立則當門定脚天下一切事境不為屈撓此心方把握得定苟未能權則一切應用猶有偏執此適道與立皆可以教入可以意致惟權則居易以俟命矣與時而偕行矣妙羣龍於無首矣夫子曰未可與者吾以為深於與者也惟學者大著志顛硬着肩頭深心默識則學道之初志始不虛耳諸君共勉之

右廣陵門人蕭九成録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山中稿

存古約言序癸亥

夫世道自醇而漓人情自朴而華辟之江河愈趋愈下不以禮教隄防之不止也故寧儉之說孔子斷斷不置其憂深寧固之說從先進之說孔子斷斷不置其憂遠矣老氏不達不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率天下蔑禮

而為亂也其禍世豈小今天下禮教敝也久矣薦紳習為奢靡青衿習為狂肆齊民習為僭越釋今不圖長此安窮新安豫石呂公憂之乃纂存古約言一編首家範次加冠次婚姻次居喪次祭儀次處世次服式次宴會次交際次揖讓而以東劉終焉大略以朱文公家禮為主而採擇諸名家言酌古準今刪煩就簡不泥不狥易知易行至宴會不用歌妓尤為表正風化儆戒末俗第一義邇狂瀾而障百川其功豈淺尠哉

伊洛為二程先生之鄉其風氣雅稱朴茂而公邑故有孟雲浦先生潛心理學力追古道與余莫逆情其年僅踰艾未究其用公今約同志弘農王惺所大參馮池張抱初明府雒陽邢舜佐大行修復講會崇正闢邪而又為此約以興起禮教為已任則伊洛之間行且復覩二程之化壯道人心有不歛華就實返薄還醇者吾不信也嗚呼倡約在公遵約在人凡我同志尚相與詮誠致行之庶不負公惓惓存古雅意不然公

約之而吾悖之豈惟負公抑且自負平日所學謂何余不肖頹與諸同志共懋勉焉

太和軒語錄序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禪宗也彼蓋以所以能視聽言動者爲性而不以所以能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爲性則必以故與吾儒異耳何也人能視聽言動禽獸亦能視聽言動則不能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在此今不言幾希而專言生之謂性是混人與禽獸而無別也豈不令人縱欲而滅性也哉少

原先生之言曰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則以生之理之謂性告子單言氣質孟子專言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聖學之失其傳坐人誤認性字以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口欲味四肢欲安逸爲性而不知就中有當然之節乃是性嗚呼先生於生之下補一理字可謂道大矣余讀先生太和軒錄欣然會心因書此發幾希之微而徹人與禽獸之所由千里者矣學只講日用常行可矣何必講性曰不講藥性何以施藥不講人物之性何以別人物之分若止以所以能視聽言動者爲性則不以所以能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爲性則必以所以能任視任聽任言任動爲率性爲自然爲無心爲高爲眞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爲拂性爲勉然爲有心爲矯爲僞不幾率人類而爲禽獸乎哉此孟子所以惓惓與告子辨也若逆知後世之有禪學而預爲之防也孟子辨人與禽獸之所由分而以請正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閨幽傳序

子思謂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而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然可與知能者何物可以爲者何事余觀古今烈女烈婦視死如歸此豈有所爲而爲正所謂可與知能而可以爲堯舜者也往余待罪棘寺覽爰書每見節烈事其兇人雖已正法而其烈竟泯不傳心竊悵之方欲摘錄以備表揚而以量移不果頃廷評黃君屢索以閨幽傳見貽余讀之快然曰此余之所欲爲而未遂者也而君先爲之諸烈婦千載不死矣

鄉所稱可與知能而人皆可爲堯舜顧不信哉且言夫而又曰婦言人而又曰皆意正爲此獨往遂左之亡身爲大臣者爭相逬走覩顏偷生

首善書院誌序

首善書院成或曰是不可以無誌曰命門人王董父爲之誌且成或曰是不可以無序余曰僭爲之宋儒有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今京師四方冠裳輻輳鱗集是功名之場也倘得道德一脉以隄防之則功名爲道德之羽翼不然則功名爲富貴之嚆矢矣人而志於富貴則亦何所不至哉此京師書院之不可不建也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絃歌非民間之淫辭乃道學之弾琴歌詩也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人而愛人易使則天下太平矣乃以學道得之學道又以絃歌見之此夫子所以喜也今郡縣千里非武城一邑比

冲主神聖衆正盈朝又非一邑之君子比今而後絃歌其有興乎假令夫子而在其莞爾之喜不知當何如大道而大用之又何有割雞牛刀之戲哉余嘗謂周家以農事開國我國朝以理

學開國卜世卜年當必遠過周曆茲又以書院
卜之矣嗚呼天下之事樂成易慮始難非常之
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凡我同志
覽誌中諸疏慨人情之多端思創造之匪易感
發興起努力搶當使斯道如日中天則唐虞三
代之盛寧不於人日復見之哉此又余之所惓
惓於同志者也誰父名應逵史館中書浙之山
陰人

移愚錄序

余與同志講學嘗衆少不得箕不得六字相印
正或曰何也曰人生如居處衣食子女婚嫁此
少不得箕不得固矣即如讀書取科第可少乎
若箕得則凡高科膴仕者皆聖賢矣即題詩作
文可少乎若箕得則凡操觚染翰者皆聖賢矣
可爲不然也曰然則其所箕得者何在若不於
此處一着力無論與草木同腐朽且并少不得
者反皆爲吾損而不爲吾益東昌張蓬懸先生

二十五爲司理則爲名司理三十四爲吏部則
爲名吏部四十六爲中丞則爲名中丞此何以
故公蓋於箕得處着力早耳然則先生之所箕
得處何在曰讀先生移愚錄可知也嗚呼世人
皇忙一生精神多在火不得處用爲可理則爲
司理之不暇矣爲吏部則爲吏部之不暇矣爲
中丞則爲中丞之不暇矣又何暇潛心理窟爲
是錄哉孔子曰夫我則不暇夫孔子亦皇忙一
生精神全在箕得處用所以併少不得者亦錫

之光此孔子所以千古稱至聖也不然千古而不過稱爲魯司寇而已矣稱其攝行相事而已矣其何以爲孔子哉先生固願學孔子者余故曰讀先生移愚錄可知也若移愚之旨是先生自道非人之所以道先生者余得無言

梅雪軒稿序 甲子

朱進父宗尉梅雪軒詩膾炙詞林久矣進父之詩蓋從學以余爲不知詩而強余爲序進父博雅中得之修辭鍊句鑄古鎔今有根據有法度非沾沾騁才華任意見以爲奇者所稱範我馳驅舍矢如破者非耶諸體俱臻妙境而飲酒雜詩尤感時憂世有工部風余每讀之不覺嘗食噴飯爲世道　快嗚呼進父恨格於例不獲爲世用耳假令彈冠立朝其建豈可勝道哉進父寓言飲酒其詞雖慷慨既激烈而其人則坦易謙冲粥粥若無能者且嚮往理學樂與賢士大夫遊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游余嘗與進父論詩以爲詩之爲道談何容易必其人正大而後其詩莊嚴必其人恬淡而後其詩冲雅必其人脫灑不凡而後其詩超然不落於塵俗不然即刻意效顰終非本色徒博識者一噱進父以爲此仲好之論詩乃仲好之所以論學也余謝不敏余不知學安知詩第讀進父詩有先於詩

者故不辭不知而漫為之序進父匪直也詩臨池緒餘亦深得聖教序遺意吾里中先輩善書鳴者有許少華申孟襄太乙都督董陽谷布衣朱玉華宗尉楊積卷都閫乃今又得吾進父吁亦盛矣余暇日欲輯關中名人書法以為游藝之一助又未知果能如顏否因序進父詩併及之

昔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余以為作文亦然非是要文好即此是學作文甚敬行必顧言吾得之真子曹先生云先生全集粹成余讀之喜甚鄒魯嫡傳濂洛正脉其在斯乎言言有理言言不苟而又言言有作意它不具論即如題南皐先生教言數語雜之秦漢古文辭中亦不多得寸山起霧勺水興波賞心哉觀止矣茂以加矣先生以千古絕學自任固非沾沾以文章家名者而作文又甚敬乃爾即世所稱操觚自豪之士寧不退避三舍退哉

先生雖諄諄講學而非其人不輕發一語即得其人亦不輕發一語易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先生以之故其著作雖間有應酬而譽必有試獨為余文似又輕譽余大聖神夫美大聖神而可易言乎哉其期望不得不如此子惟勉之可耳焉用愧猶記前歲

廟堂誤推余而借重先生陪先生特膺
簡在余方為銓衡得人喜而先生再三力辭竟
不稅冕行夫銓衡重任也少宰美秩也他人爭
之若鶩而先生棄之若浼此其高風峻節尤古
之人寧數數見哉先生之學以躬行二字為宗
而辭少宰一節尤為躬行之大者讀先生集當
凶言而求於言之外不然而徒豔羨其文辭浮
慕其理致出口入耳忘厥躬行即先生所謂沒

齒務學終屬半塗終日矍矍猶漫道者也豈惟
負先生亦且自負或曰薛文清公與先生皆晉
產也文清終身學問只是一敬字先生學問淵
源蓋有所自余曰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出
於水而寒於水自古讀之矣

時事不忍言亦不敢言柰何昔程朱講學不知
遭多少風波文公至託圖為不軌尤為危其由
今觀之適成就得一箇程朱耳時陰則道從而
陰時晦則道從而晦然時有陰晦道却無陰晦
死晦又所以為陰乎不是一番寒徹骨安得梅
花噴鼻香忠難憂戚人所難堪處尤不可輕易
放過隴州有一貢士劉波散門人也有學有行
今為蓋屋司訓日與諸生講不輟或有勸非其

時者曰吾以盡吾訓導之職耳他何計焉由是
諸生益信從之台丈亦不可不知其人也

與劉澄源司訓 乙丑

聖賢論學說朋來之樂便說人不知而不慍說
君子依乎中庸便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說人
知之嘗嘗便說人不知亦嘗嘗今日之事正遯
世人不知之時也豈敢怨天尤人惟有點檢自
家慍不慍悔不悔嘗嘗不嘗嘗耳吾契以為何
如

向請教吾輩丁時多艱正好証驗學問任他風浪滔天不改中流砥柱終自有風恬浪靜時耳雖然猶有所待也世路自風浪滔天吾心自風恬浪靜何快如之此則又無所待矣雖然止不為世轉也終是風浪滔天益當同心共濟又何快如之此則又能轉世矣然此一念雖人有疑信而我無作輟雖時有語默而心無斷續故時當可言則與千百同志大闡一堂之上是

吾道之幸斯世斯民之福也而於此一念無所增時不可言則與一二知己密證一室之內是吾道之厄斯世斯文之不幸也而於此一念無所減譬之春夏發生秋冬收斂而造化生意未嘗斷絶此天理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昔人謂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文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今人謂講學世所厭聞不肖亦曰平生所學惟此二字不知明公以為何如

頃劉公祖寄台翰併鴻製風土志俱領謝今當五年請謚之期貴鄉王秋澄兄第一當謚往秋澄在銓部為政府私人胡汝寧所齮齕弟不勝憤憤抗疏論胡彼時疏什九留中而小疏獨得旨吏部都察院看了來說時冢宰為陸五臺總憲為李漸菴二公賢者故不恤政府秉公覆疏胡調外任公論稱快此翁丈所知也今後進時賢多不知當日事即有知者亦不甚詳頓令秋

澄兄立朝偉節湮沒不傳亦足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微顯闡幽寔吾二三朋友之責也翁丈一言九鼎乞為此兄一表章之幸甚疏刻四冊奉覽此疏今刻萬曆疏鈔中翁丈冊取觀之何如茲因楊範老公祖人便草草佈悃併候不

殭土之失迎死偷生者接踵今令郎伏節死難凜凜如生　朝廷予贈予祭而門下榮膺封典又蔭令孫而恤二僕慰幽魂於既往激忠義於方來彼迎死偷生為人臣而慷二心者聞此當媿死無地矣頃厚手書至謂門墻忝李學問淵源遜庭訓而歸師傳不佞竊自恧甚憶昔俯山椒山俱出韓恭簡公之門至今稱為韓門二楊而恭簡公載錫之光不佞又竊自快甚馮少墟續集　卷五　書　四

為椒山不佞又竊自快甚

答幸復元茂木祭亥

李州判至辱手書感感謝謝昨不佞講學都門士集興起者衆足稱一時之盛然物忌太盛自是宜歸仕止久速無往非道亦無往非學非專以仕以久為學也耕雲釣月頗有餘適近伊洛之間學會復興王惺所講於陝州呂豫石講於新安張抱初講於汚池不佞昨過其地俱赴會大講二程之風再振殊可喜也

答余少原冢宰　祭亥

從吾林居廿六年絕意春明之夢昨胃昧小草無裨清時然得借以領大教亦可謂虛往實歸矣恭喜榮擢簡在　帝心老公祖可以不辭而決意求歸其自處誠高矣如世道何從吾多病之軀方幸脫籠真老之點從吾不惟得自遂其私而且喜銓衡得人尤為世道殫冠山中無事益理舊業遠承輸教如獲指南元儒考略猥辱佳弁重付殺青諸儒可以不朽嘗羨貴郡為文　馮少墟續集　卷五　書　五

公之鄉昔年承召亟欲赴會而不果今讀吳君後序何新安理學之盛至此芝蘭蓬麻恨不能卜居於此而日與諸同志相切磨也厚貺遠頒敬用登嘉庸此佈謝外具土物聊以侑緘伏祈莞存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張布衣至厚手書大慰離索翁臺請告亦准自為計則遂矣其如世道何吾輩山中無事益得肆力於學昔禹抑洪水周公兼驅猛獸然猶有責任也至孔孟則不過鄒魯一布衣既無弊之命又非成王之相即不作春秋不闢楊墨人孰得而議之而乃特地自任即罪我好辨亦所不恤何也蓋聖賢一段憂道之心自有所不容已耳何論朝市山林哉翁臺以為何如鄒南

老猶覺衰王憲老尚健甚而相繼彫謝何天之不慭遺一老至是也可慟可慟力疾此復併候

時義二篇特呉

或曰子之為正俗俗言也似也然胡不即曰正俗正言余曰俗之漸民久矣一旦以正言正之庶幾其有入乎此余不得已作正俗俗言之意也嗚呼吾言本易知本易行而人多不肯知不肯行余言滋俗余心滋戚矣少墟識

高年人齒落更生此上壽之徵而人家吉祥之善事也秦俗以此為不祥謂之喫兒喫女嗚

呼為此言者是詛呪父祖者也罪豈容誅余祖母田太宜人年八十時齒落更生後膺封典享壽九十又一子女俱榮壽諸孫濟濟稱盛雖謂之多兒多女可也豈得謂之喫兒喫女哉

疾病人所時有夭壽原無定數秦俗凡老年人偶有病大家即以為老病即孝子慈孫亦不復延醫調治惟一味治後事以待盡如此不可知果天數否邪余祖贈公七十以後屢罢

重疾先君晝夜修藥餌美飲食屢病屢愈壽
直至八十五余有二兄一諱江一諱淮兩
凡六十以後亦時常有疾每疾余迎之家為
醫藥飲食之俟其愈而歸後江壽七十五淮
亦壽八十五使當時若委之老疾不治豈得
復享上壽哉
喪葬稱家之有無而厚薄又無定例有費數緡
而即為厚者有費數十緡而猶為薄者亦顧
其子之家事何如耳秦俗原為惜費而借口

厚葬之非大家爭喜談之不知若為父者而
對其子議人厚稱人薄是教子異日棄我於
溝壑也若為子者而對其父稱人薄議人厚
是使為父者傷心淚下曰異日吾子必棄吾
於蝿蚋也豈不悲哉大抵不論家事何如只
是薄之一字士君子必不可出諸口
嫡庶既分限制亦異故孟子有一日俞已之說
至國朝於所生子嘉靖為斬衰三年至嫡子
與衆子直定為齊衰杖期則其所重可知秦

俗庶所生子多諱言其母即墓志登科録亦
曲為之諱此何以解也至生母或為嫡所逐
或父沒改適而其子成立多不肯認或不得
已密一省視私相對泣而已生不為養死不
為奠縗不丁憂亦當終喪三年況又有齊衰
杖期之制在而竟不為一日之服何也習俗
移人賢者不免朱壽昌之行豈不聞乎為人
子者凡遇此等事即當垂涕迎養其日仍當
廣集賓客盛張鼓樂結綵設席躬率子弟跪

請登輿盛服前導上壽稱觴豈非庭闈之榮
遇而人世之全福哉人亦何憚而不為之也
余特為之論著若此使仁子孝子知興起焉
凡士夫子孫於先世所遺坊牌牌扁軸帳試録
文集誌文等項俱要十分珍重每見南方世
家於坊牌牌扁則重新之於軸帳則修補裝
潢懸掛之於試録文集則什襲珍藏之誌文
除大石納壙外另為小石或集古人法帖或
求名公另書藏之祠堂揭以貼客使過其卷

者曰此其先生之里也登其堂者曰此其先生之宅也覽其諸刻者曰此其先生之行履也其子孫豈不令人敬重而其於先世豈不永錫之光哉近渭上諸邑亦有此風獨省會則不然視坊牌為奇貨可居惟恐彎弓之不急售矣於錦帳或裂為女衣於紙軸或裹為火樹至試録文集誌文等項或視為故紙化為烏有矣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豈子孫亦惡其先世之害已也而去其籍乎

嗚呼仁人孝子當必有味乎余言

傳曰君子修已以敬又曰小人而無忌憚是敬為君子肆為小人不待辨矣秦俗尤甚不知人生天地間自當明明白白做箇真男子若徒躲避人言豈不鴕閣自已故必不怕一鄉責備而後可言一鄉之善士不怕一國責備而後可言一國之善士不怕千古責備而後可言千古之善士而後不負此百年見在之身

人行一好事大家必稱贊之羽翼之務底於成秦俗則爭譏咲之詆毀之務底於敗如此則師友受其益而弟子多受其損何也師見其譏咲詆毀則益有所警戒弟子見其譏咲詆毀曰我何若無故自投於風波是非中也半塗而廢者多有之矣故楊龜山呂與叔皆程門之高弟也龜山門人幾徧東南而與叔則否王陽明呂涇野皆我明之真儒也陽明門人幾半海內而涇野則否雖於二公無損

却於關輔無光

怕人責備人情皆然而秦俗尤甚不知人生天地間自當明明白白做箇真男子若徒躲避人言豈不鴕閣自已故必不怕一鄉責備而後可言一鄉之善士不怕一國責備而後可言一國之善士不怕千古責備而後可言千古之善士而後不負此百年見在之身

華亭唐汝詢字仲言五歲而瞽六七歲喜聽父兄讀書聞之輒不忘父兄愛之曰為講授文

世間家有功德事莫大於成人之美南人每見其何心也

義即能解悟且出人意表父兄曰盡取古今
書讀之使聽而仲言胸中不翅五車二酋矣
久之能文能詩所著有編蓬姑蔑等集及唐
詩註解李翼軒先生序而傳之而郡守許繩
齋先生延為上賓有徐孺下陳榻之風焉今
蔚然稱一代文人蓋父兄成就之以也吾鄉
多而瞽者有一劉奇卜聽人聲音終身記其
姓名此尤為難而鄉紳襲節推公子亦聽人

讀書終身不忘其天資俱不在仲言下使當
時有人成就其造詣當又不在空同槐野下
而竟以賣卜終豈不惜哉況如劉襲之資者
不知凡幾其汨沒飢餓而死者又不知凡幾
豈不尤可悲哉吾輩凡遇多而瞽者令父兄
教之聽書俟其不能而後學卜未晚也何必
汲汲哉此亦吾輩願學相師之道云

師冕見一章謝上蔡謂一部論語只佗凡地看是
語其精者余語其粗者每見余鄉諸英俊每
遇瞽者首端戲詰及階及階曰及席及席曰

斯今瞽者手足無所措而應對非其人以取
大家一咲而大家亦恬然不知其非如此戲
詰不知可稱相師之道否頗共戒之
曾植齋先生朝節與其兄朝符未第時其父銳
為延一舉業師又延一講學師程天津先生
未幾兄弟俱得雋而植齋中探花官大宗伯
為世名儒夫世之鍾愛子者不過教子務舉
業延名師庠館穀嚴課業而已未有舉業師

之外又延一講學師如曾封翁者也封翁為
衡州郡椽又非素知學問者而一時能為其
子延二師其識見豈易及哉事載封翁志文
中而植齋又親與余述之今東南猶有此風
而吾鄉則絕不聞有此事矣豈愛子不若曾
翁哉不知耳天津諱弘忠字汝一徽歙布衣
新建恒麓萬公久欲為其師童斗津先生刻圖
書編而力不給斗津殁公深以不及早刻為
恨比官郡武二守曰置一篋專貯郡武一任

俸於內即有他窘亦未移濟既內轉啓篋得
若干金俱付梓人而編始告成復付版書肆
令廣其傳夫世之刻書者多矣不知有以閒
曹盡捐一任俸至千餘金而刻書至十餘套
者否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恒麓高誼薄秋旻
矣南昌涂鏡源鳳翔張心虞聞而助之亦義
舉也心虞貽余一部余讀之有感焉吾鄉有
一士夫垂老以千金畀其子以刻集而其子
竟未之刻且併其集化為烏有矣余甚悲之

国書此使賢者知所興起焉恒麓諱尚烈字
恩文以鄉科官至憲副天固酬之矣

余同年伭石李公景元撫晉時迎養太公而翼
軒李先生時為憲長為文以壽太公者四俱
奇絶而其一更大有關於風化余讀之有感
曰録其略與秦人士共覽焉略曰中丞李公
撫晉踰年會國有大慶詔以其爵貤太公踰
年太公如晉公親迎諸所治陽曲境五十里
而遠太公趣之還臺兒以我紲體固當如勤

諸執事何翼日晉官吏士民各以其班迎於
遠郊太公使使數輩来為我多謝問諸君諸
君為老夫地乎矣老夫不能以筋骨為禮敢
固辭公復具中丞威儀迎於近郊長揖道左
太公輿過之徐起而從入晉無少長男女傾
國来觀灑然變色易容也中丞賜節鉞專制
一方誅賞惟所願指負弩矢先驅操拔箑侍
門庭青衣趨府首下尻高者孰非天子之命
吏也今為太公挹損視官吏士民之事中丞

容有過焉嗟乎為人父為人子當如是矣不
依作而歎曰善哉禮乎新民耳目而轉移之
何其捷也又曰太公拜天子命費秩物服采
章令甲得與子同第一朝用之以無隱君賜
以申子尊親之敬辭吏民郊迎不儼然當貴
人父之勢不起中丞以明父之尊可受則受
可辭則辭不廢上下相臨之體不溺世俗姑
息之愛父慈而子孝節文斯斯之謂禮矣過
此以往晉人明於人倫閑於古禮公父子表

卽漸摩之功寧淺鮮哉先生此文出而長安紳價頓為騰踴此其大略也若其詳則有先生全文在

山中稿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讀史六則 丙寅

紂至不仁也武王伐之猶有牧野之戰扣馬之人以秦之威力漢兵入關宜勝則不知有多少忠臣義士以死節而竟無一人應敵不勝則不知有多少忠何也秦王子嬰知威力不勝與民守之効死勿去人猶憐之而奉皇帝璽符迎於灞上何也譬之婦人夫病革尚未死而先盛粧以奔喪也寧不令後夫一咲或曰應敵死節之臣亦有只是被始皇坑耳雖係謔語實為至論

秦始皇是千古第一箇有才能的人却是千古第一箇沒道理的人以千古第一箇有才能的人一沒道理便不免二世而已況才能不及始皇而又沒道理其狼狽決裂又當何如張良於圮上老人尚未知胸中何如而三番蚤得朱序反間之力安知偉難毋徼運米救秦安之與謀觀望人多不知何也

驪山下西南五里有坑儒谷唐太宗立旌儒廟賈至為記其文古雅可誦而字亦有風骨余

錄其文刻古文輯選中余嘗云坑儒有谷秦之所以巳也旌儒有廟唐之所以興也昔高帝過魯一祀宣尼稱漢家四百載精神命脉在此余以為太宗旌儒一祀唐家三百載精神命脉亦在此今廟廢而碑移在臨潼儒學尚完美無恙若重修廟宇仍移置此碑於中亦一時義舉千古盛事

明皇幸沉香亭時牧丹盛開乘月夜召太真妃選梨園子弟將歌明皇曰賞名花對妃子焉可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

用舊詞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援筆立就倘極媚態諫龜年以詞進上令梨園子弟調撫絲竹太真妃持玻瓈琖酌蒲萄酒咲領歌意盡歡而罷嗚呼太真何人翰林何官作詞曲以付梨園且欣承詔旨可羞甚矣視章懋莊杲黃仲昭不奉詔作鰲山燈火詩上疏極諫甘心斥謫其為人之賢不肖何如也

答客問道有引　丙寅

晦翁云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不然禁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晦翁此說極是而或者乃曰此正學問一大關鍵處也夫世有一種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當則晦翁之言不可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嗚呼一則曰而已再則曰而已又曰不知其他不知他字何所指必於借赤子以抹撥聰明恭重道理何也不知聰明恭重道理是天生来自赤子時已完完全全的只是尚渾含未露如何便抹撥得他如此立論是又為恣情任欲者開一自便之門也聖學迷宗誤人不小曰客問而為四絶以正之

手足持行原是道只曰恭重少人知若知恭
天然在手足持行更莫疑
飲食尋常原是道只曰正味少人知若知正味
天然在飲食尋常更莫疑
赤子安知恭與重不知恭重已完全畫前有畫
君知否手足持行佐又佐
赤子安能知正味不知正味已完全璞中有玉
君知否飲食尋常佐又佐

贊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薛文清公

昭代理學公獨開先宗標復性崇正闢禪功嚴
主敬寢氷臨淵讀書一録鄒魯嫡傳

陳文恭公

聖學迷宗人心馳騖靜中端倪誰能解悟公也
倡之如寐斯寤勿助勿忘頴言趨步

胡文敬公

聖衷遠言湮異端蜂起惟公之學中立不倚録名
居業近稟着已足繇文清躬行君子

王文成公

辭章口耳聖道支離公排羣議獨揭良知致之
一字工夫靡遺虞淵取日人心仲尼

寄懷關中書院允執堂諸同志
生學原來在此中廣廷允執是叅同危微本體
須明辨精一工夫要渾融悟後盈眸皆妙理醒
來舉躅盡眞功自從別我同心後誰爲區區一
啓蒙

讀齊人章

孔孟山林樂蔬水皐夔朝市列簪裾功名自有
周行在何事墻間乞餘餘
孔孟雖然樂蔬水齊卿司寇亦簪裾功名信得
東鄰乞墻事可羞齊人亦謂不當求只因舍此
無別路無柰曲從邪徑遊
東鄰乞墻事可羞齊人何若曰含負求只因正路
無人講誤得賢豪邪徑遊

依韻和楊晉庵學會自警

斯道中天本大明祇因情識誤平生從今勘破
源頭淨再月吟風策杖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何為佞學講無生從今掃却
人間世雨霽雲開自在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何為佛學講無生從今掃却
菩提障庸德庸言努力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何為佞學講長生從今謝絶
金丹訣古往今来素位行

和王恍所大叅首尾吟二首
莫負男兒過一生無端寵辱豈能驚旂常鍾鼎
君須任猿鶴菊松我自盟學問徹時百感徹本
源清處萬緣清顧言努力加鞭策莫負男兒過
一生

莫負男兒過一生蕭蕭白髮使人驚詔光已往
皆成夢洛社于今喜結盟華嶽千尋根柢厚洪
濤萬里本源清相將努力加鞭策莫負男兒過
一生

惺所原吟附

莫負男兒過一生得之何喜失何驚皇王事
業今無分童冠春風舊有盟魚躍鳶飛原自
得秋陽江漢本來清尋常之外別無事莫負
男兒過一生

誠字銘

出處隱顯厥惟一誠可對天地可質神明其
無妄恬澹寂營物我同體寵辱不驚如玉之
如金之聲聖學眞傳展也大成

敬字銘

出處隱顯厥惟一敬可質三王可俟後聖曰齊
曰莊惟中惟正與天合德與物無競其平如衡
其明如鏡聖學眞傳歸根復命

鄒南皐先生手書眞字銘示余余倣其意作
誠敬二銘效顰之誚弗恤也

蘭臺法鑒錄之刻彰往詔來其意甚盛其體甚
嚴中有載可法可鑒一二語乃後人公議爲之
非自已與曾同事者可得而私書也後有遷擢
止書官曾不得私增一字若自已書可法便不
可爲法若曾同事者書可鑒恐亦未必爲可鑒
矣愼之哉

七十自壽 丙寅

年來憶往昔竊爲此心危雖幸知學垂邯鄲見道遲人生不見道如瞽悵無之知學在人力見道係天資天資難勉強人力可驅馳余資苦愚鈍余志喜堅持奈何身多病荏苒此歲時今年倏七十老態儘難支復偪憂欽臼我心增傷悲所以懸弧日開門聊自怡開宴競稱觴一切謝不爲非敢慕名高自病私自家醫萬事縱灰冷一念畏陵夷大華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歲

寒人肯爲時移黜檢生平事一步未敢虧兄今已老矣胡不益孳孳誰哉我之師人心有仲尼考亭嚴主敬姚江致良知惺惺惺葆此念勿復惑多岐願收桑榆效百歲以爲期

又

時時危病時時憂徼倖今年七十秋自恨生平多罪過不知何以答神休

髫年不幸失椿萱風木蕭蕭扁舄言自恨生平多罪過不知何以荅親恩

長楊曾賦對歸軒八座歸來恥素飡自恨生平多罪過不知何以荅君恩

眞傳千古最難窮幸藉同心爲發蒙自恨生平多罪過不知何以荅諸公

喜晴

尼山花木正菲菲一夕狂風落葉稀多少襟懷都寂寞挑燈獨坐掩柴扉

挑燈獨坐掩柴扉忽報東方日已暉依舊尼山花爛熳大家相賞莫相違

先君文集傳世已久自癸亥以迄丙寅類成六卷因付梓人名曰續集

方輔臣議
謹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原任大學士李
從哲一疏大有關係議何容易
先帝賓天雖不專係李可灼之藥然鴻臚非保
御之官大內無用九之事即用之而效亦
當厲賚於之禁況用之而不效乎准養病
之票擬將何以自解乎除李可灼亟當重
處外仍當申飭左右無論藥之效不效大
抵非太醫院官不得擅進此今日之所當
堅

皇祖處分其當無容再議第王之寀蒙張差之
釁一事當日司寇執法甚
奸有功
國本不小而徐紹吉韓浚竟以枵遺處之此
其心何心乎說者謂格遺之寀之人即附
和張差之人職不敢信但二臣不幸有其
迹矣有其迹而曰無其心其孰諒之況陸
大受馬德澧李倬梅等又相繼處之
長君逸君又其後者耳不處二臣不足
結張差之局也善乎左都御史
言曰誰秉
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誰秉
國成而使張差闖宮誰秉
國成而使射狼當路嗚呼從哲又將何說之
辭哉職風紀執法官也其論法不得不嚴
若大臣予奪行法寬嚴出自

朝廷職又何容心焉謹議

辭講學疏時任都察院協理
奏爲書院當建臣罪當斥退乞
聖明罷臣以謝人言事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
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憑臣議開講學之壇
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
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
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
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
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
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

馮恭定全書
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
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誉爲厲禁今爲
令甲是周家以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邊事輒倚

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稱快然
臣子望其
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令臣等叛建書院於此
豈爲名豈爲利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
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
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外患未定邪教
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
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
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
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
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
爲之眞爲可喜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

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駭無怪乎童蒙
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
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脩精神如何惜
耳童蒙可謂愛臣孚敬臣多矣臣方感之
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辯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粪鑿深山亦有
餘適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馮恭定全書 卷 疏 五 下

天啓二年九月初六日奏初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馮從吾德望素孚何必以人言
引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請告第一疏

奏爲風病陡發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准回籍以便調理事臣以菲劣誤蒙
皇祖作養中秘校置西臺多言獲罪削籍家居
二十六年甘心田畝無復他覬不意
先帝登極首叨環召病體侵尋跨年始出
皇上又不罪臣稽慢歷擢今官臣即揭龜竭蹶
猶不能仰答
聖恩萬一素福遇災生於本年十月初二日自

馮恭定全書 卷 疏 六

吏部考選回中途冒寒終夜呻吟次早遂
不能趨
朝伏念臣自幼多病今老且衰矣西以一觸
風寒便臥床褥臣心有餘臣力不足則可
柰何伏望
皇上憐賜憐憫准臣回籍倘仗延殘喘即伏枕
深山皆
聖恩也臣無任悚懼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初四日奏初七日准
聖旨馮從吾端品眞才憲臺任重又
豈得相率求去着卽出供職不得再辭該
部知道欽此
請告第二疏
奏爲再懇
天恩慈賜休致以延殘喘事臣於本月初四日
因感冒風寒具疏
請告尋奉
馮恭定全書 疏 十
聖旨馮從吾端品眞才憲臺重任又察典在通
豈得相率求去着卽出供職不得再辭該
部知道欽此臣開
命自
天揩躬無地臣匪木石寧不知感而再忍
言去但臣初上疏時不過一時外感而今
且五內俱傷矣不過終夜呻吟而今且終
日不能飲食矣延醫診視以爲非閉門調
養不能生全夫而臺非閉戶之所見任非
調養之時輾轉反側狼狽彌甚惓祈
聖明憐臣病苦准臣休致儻不遽
賜
天啓二年十月初八日奏十一日奉
聖旨昨方有旨諭留何又連疏請告大臣
體國豈在潔身還遵旨卽出供職故部知
道
請告第三疏
奏爲臣病愈深三懇
馮恭定全書 疏 八
天恩俯容休致併布赤衷以祈
聖鑒事頃臣因病再疏懇請以爲
皇上憐臣病必放臣歸矣不虞
皇上諭以大臣誼當體
國豈在潔身着遵
旨卽出臣卽不肖何敢違
命但臣病入膏肓有虛偏望而却走者卽此
且不敢保又何言潔又將以何者而體
國此臣之所以懼違

君命而再三冒死以請也且臣去矣臣之一點
赤衷有不敢不盡不敢不爲
皇上盡言者臣幼承庭訓即知有講學一事比
壯歲登
朝而與一時同志如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
諸臣立會講學三四年閒寒冒風雨未嘗

一日廢而
婦而
京師學會遂廢不講者三十年昨昨秋入京
見人心世道不及曩昔邊臣不知忠義而
爭先逃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中
外貪肆成風縉紳奔競成俗諸如此類正
坐道學不講之過臣因與左都御史鄒元
標立會講學元標名世眞儒臣事之如師
九同講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義相勸勉
使人人皆知正道皆知
君親之大倫或可以少挽江河狂瀾於萬一此
正臣與元標風紀大臣之責任也臣衙門

廳道諸臣以爲寺廟不便久借因循公務
建一書院此諸臣之義舉誠臣之所不敢
嘗而臣私心又不專爲自己講學若專爲
自己則何地不可講而必於書院原爲臣
久有去志恐臣今一去則此學與之俱去
如壬辰以後光景因建此以存吾道之羊
以待後之學者使京師首善之地永永有
尊
君親上之風先臣許孚遠有云斯道若明如晝
日世風何慮不陶唐如此臣即死有餘快
況山林乎然營建方新而人言再至人之
識見原有不同臣不復與之辨但以臣與
皇上憫臣病革即賜罷歸使臣得隨元標後
出都門臣即旦夕填溝壑亦無遺憾

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奏十七日奉
聖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倘
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請告第四疏
奏爲四懇
天恩放歸田里事頃臣以講學招尤患病請告
皇上不厭煩聒復蒙
溫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倘
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爲恭定全書 疏 十一
欽此臣拜首捧讀感激零涕臣即至愚極
陋何忍孤負
[illegible]任臣之去有萬萬不可留者憲臣鄒元標
於臣爲前輩臣與元標同一志向同一學
術書問切劘非止一日今幸追隨西臺共
脩職業數月以來臺綱方有整頓之漸世
道方有轉移之機而不意人言至矣講學
脩書院臣與元標同而今元標行矣臣後
何待且臣自則病以來日甚一日飲食減藥石罔功倘臣旦夕不起是進不能
元標報
國以盡
君臣之義退又不能偕元標去
國以盡朋友之情平日所學之謂何豈不辱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懇乞
皇上俯賜
憫允俾急病臣得與元標同去臣死且不
但恐世之士大夫因二臣以講學脩書院
去則因噎廢食見刖棄履相率以講學爲
諱以修書院爲戒使
聖明之世無端有禁學之風則關係世道良非
淺尠此臣所以身雖去而心猶不安者也
望
皇上明示諸臣以學之當講書院之當修無以
二臣爲口實又望
皇上益勵初心緝熙聖學

經筵日講無因此而小輟將
聖德與堯舜爭流而世道與唐虞並盛矣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馮從吾品望足任何得托詞引
避且使朝廷有禁學之迹言官攻擊之
嫌獨潔身名罔顧國體豈是臣子分誼還
着遵屢旨即出供職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馮恭定全書卷之十三

請告第五疏

奏爲臣病危篤五懇
天恩垂賜生還事臣病臥榻已近一月再四乞
歸未蒙
命允且
天語褒嘉不一而足至謂風紀重地馮從吾品
望足任夫臣髫年學道垂老無聞何品何
任風紀欽誦
綸音惶愧汗下使臣病不能支持豈敢堅意求
去爲
皇上以自負所學但臣病旬月以來始則因
用藥以求速效後反因藥蒙之以致危殆
是臣之不學無術而自干天罰也夫復何
尤懇望
皇上憐臣病苦亟允罷歸俾幸而生當歌詠
帝力即不幸而死死亦矢効啣結臣無任哀懇
籲

天之至
聖旨馮從吾佐憲著望簡任方殷理章陳懇准
暫回籍以需起用該部知道

辭南掌院疏 甲子

原任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臣馮

從吾謹

奏為

君恩太重臣病未痊懇乞

聖明憐察仍准在籍調理事臣抱病家居不聞

外事今於本年二月十七日接得吏部咨

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馮從吾到陛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

欽遵倫容到臣臣聞

命震驚莫知所措隨即設香案令家僮扶掖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念臣藥石餘生甘心樵漁乃蒙

皇上不棄敝帷擢起臣留憲臣即至愚寧不知感

簡書可畏即當不俟駕行但人臣委身事

主必藉才力臣賦性多迂是才不及也而學又

不能以擴其才生平多病是力不及也而

學又不能以充其力向副北院已自多愆

今總南臺豈能勝任此臣所以自知自審

必不敢冒昧而復出也伏望

皇上俯鑒愚悃仍准在籍調理別選名賢以充

是任臣當擊壤鼓腹以祝

聖壽於無疆臣愚幸甚世道幸甚臣無任懇切

祈望之至

天啓四年三月十七日奉

聖旨鄉清標碩抱品望素孚留臺重任特茲簡

畀着遵新命赴任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工部尚書疏甲子
原任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臣馮
從吾謹
奏為辭免重任以安愚分事臣於本年十一
月初六日接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
奉
聖旨馮從吾改工部尚書欽此臣聞
命自驚俯躬增愧竊念臣西僻鹽儒久甘林壑
今春叨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具疏
馮恭定全書 疏 三十
請告未蒙
俞允更叨
溫旨勉留呻吟牀褥方欲再申前
請不意復有茲
命臣仰荷
聖慈知遇非常寧不感激畢志以報
鴻恩於萬一第尚書六曹之長而工部古司空
之秩居四民時地利責任匪輕兼之年來
督藏罄懸工役經始即巧婦猶難拮据矧
病臣豈能勝任且臣近又值炎曰之感雖
臣之身不曰臣妻而病寔曰臣
妻而增此臣所以憂蚊負而抱氷兢不得
已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憐臣病苦仍准臣在籍調理別簡名賢以
掌邦土臣儻不即填溝壑則舒此巖居川
觀歌天保而效華祝是亦銜
恩圖報之地也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馮恭定全書 四十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奏十五日奉
聖旨卿清望素著特簡司空方切倚任覽奏情
詞懇切准照新銜致仕以成高尚該部知道

都門稿

彙草

猶記都門從諸老於古隍落日空庭積雪下也視少墟先生凝然冲然正色而却寒威玲語以破囂氛一時漢官威儀忧然復睹鄒魯遺風周虞盛際猗與盛歟時雖同志相與爲賀而有識還復慮危無何一番風雨鴻鴈差池暗昔坐風

立雪之場惟見凍雲護宇京月照扉亦可畏矣賢諸老後先登進提撕其間如醒醉眼如沃垢亦可懷矣顧此道關乎氣數實繇道命先生以三十年來缺事復之一朝莫能卒歲以今視昔或亦天之所以玉老成也而宣又記一日與先生靜坐先生深譚少不得筭不得六言最痛快窮嘗以此仰窺先生學筭功夫全在筭得處做而不肖則謂即此少不得處便自有箇筭得者在因念我輩行世不徒仕進一路固見少不得筭不得即講學亦然如今之論學者說躬行說

交求說默識說退藏於密其視講習討論不甚如糠粃匆狗了不相涉顧細思之親師取友原屬學問得力而審問明辨猶爲力行入路此處但少却斐斐便不合筭若論盡頭一着并躬行交求默識退藏於密都筭不得到筭不得時即堯舜事業亦不過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有於他然則天下更有何事足以人筭者都門紅塵滿道眼目稍不清多被風沙瞞過賴先生與鄒南師曹眞師及余婺源鍾益都喬孟津高撫

錫陳宜興鄭建德及敝鄉蕭廬陵鄒安成毓進賢諸老後先登進提撕其間如醒醉眼如沃垢亦可懷矣顧此道關乎氣數實繇道命先生以三十年來缺事復之一朝莫能卒歲以今視昔或亦天之所以玉老成也而宣又記一日與先生靜坐先生深譚少不得筭不得六言最痛快窮嘗以此仰窺先生學筭功夫全在筭得處做而不肖則謂即此少不得處便自有箇筭得者在因念我輩行世不徒仕進一路固見少不得筭不得即講學亦然如今之論學者說躬行說

交求說默識說退藏於密其視講習討論不甚如糠粃匆狗了不相涉顧細思之親師取友原屬學問得力而審問明辨猶爲力行入路此處但少却斐斐便不合筭若論盡頭一着并躬行交求默識退藏於密都筭不得到筭不得時即堯舜事業亦不過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有於他然則天下更有何事足以人筭者都門紅塵滿道眼目稍不清多被風沙瞞過賴先生與

天啟甲子孟春元日一通家晚生吉水李日宣拜

凡書院必祠先師明所宗也禮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境內山川大夫祀五世之祖此毫不容僭者今孔子不稱王而稱先師則人人得而師之故人人得而祀之也首善書院祠先師而扁曰願學蓋取孟子意耳夫學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既學爲聖人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古聖人也何爲獨願學孔子他日自辨

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三子不能兼孔子而孔子可以兼三子此孟子所以獨願學孔子也可曰皆古聖人也而泛泛然學之哉且自古未有以清任和三字閉足而言者孟子特地拈出眞是撐持天地三大柱若少一柱便天地覆矣若多一柱反不穩妥矣試看古今當大任者減一字不可能成功否此外可再增添一字否何也士立身當先以操守品格爲主不清則本實先撥人品先壞矣既不能信其心又何以信天下此第一當以清爲主也使清矣而不任則悶懶觀望規避推諉大下國家之事付之何人縱一介不苟亦清而無用者耳故清矣而又不可不任也使任矣而不和則甲可乙否筆戰舌爭暴戾剛愎觸處成礙而天下國家之事去矣縱浮慕擔當亦容氣用事耳豈能成功故任矣而又不可不和也清而不任不可清而不和又不可任而不清不可不和而不可任而不和又

各造其極寔各得其偏孔子兼三子而時出之所以撐持天地萬古不朽嗚呼清任和之內一字不可減清任和之外一字不可增時乎時乎其不增不減之間乎方今臣民鼠竄邪教鴟張正坐不知願學孔子之過因題此以明宗併以戒世之偷生攻異而叛孔氏之門墻者或曰如子之言眞足羽翼聖眞轉移世道昌書之以爲記遂書之

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余以爲只從心所欲便不踰矩若從耳目所欲便踰矩矣然則孔子七十以前從耳目乎不知孔子自五十志學時已學此從心特至七十始滿其志耳若過七十猶然十五志學之心也故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孟子耳目之官弗思心與耳目縱之一體也心之官則思若不思而不能先立乎其大則小者奪而心從耳目安可爲孔子註疏雖馮恭定全書卷二 策問 五

得不踰矩若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而耳目從心又何踰矩之有如此雖謂之卽耳目卽心卽視聽卽心亦可也不然古之明目達聰視以天下聽以天下者豈從耳目也與哉然孔子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何也曰規圓而矩方學聖人者必寧方毋圓然後能能方能圓此孔門微旨也南皐先生學透心體不落聞見故發揮先立乎其大又可爲孟子註疏余何容滿贅聊跋此以請益云

策問

問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講學尚矣而非學者所謂宋室禍敗繇於講學夫宋室禍敗固繇於講學矣五代禍敗繇於講學者誰與潘鎮竊據京師屢陷唐之禍敗尤甚於宋而講學者又誰與六朝竟裂三國鼎沸秦隋不二世而亡其禍敗尤遠甚於宋而講學者又誰與諸生亦可歷指其人與宋時用事諸臣如韋惇蔡京秦檜韓侂胄輩未嘗講學也而無救於宋之禍敗馮恭定全書 卷二 策問 六

何與五代之馮道唐之盧杞李林甫漢之曹操王莽秦之李斯趙高莫未嘗講學也而無救於漢唐秦隋之禍敗又何與諸生亦可細陳其故與國朝表章宋儒經筵日講載在令甲今天子學尊向學娩美堯舜無容過慮倘萬一聞其說曰宋室禍敗果繇於講學也遂罷經筵日講於不御其關係豈小不知非學者將何以自解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全在此講學二字今若此是與非與諸生有慨於中久矣尚詳著於篇以觀其志之所存

歲壬戌余待罪西臺客有筮仕為令者就余問政余曰為令無奇法士夫居間雖不可聽而禮遇不可不厚審編毋多更張毋擅民自稱便收納不加火耗不能逃柰何不察而反墮其計令彼退而竊笑上一察之而其漁獵否當自不能掩又即就民間口碑一察之而其謗從諸生士夫起否亦自上又毋偏上毋陵下又毋狗下潔已奉公節用愛人此又不待緩頰者也乃近之為令者則不然有一種好奇之士百姓與諸生訟不論是非而非諸生諸生與士夫訟不論曲直而曲士夫若曰吾厚吾百姓云爾不知諸生士夫獨非吾之百姓與士夫且薄矣何有于諸生諸生且薄矣又何有於小民彼原為漁獵百姓地故反憎百姓以尋討出路耳及至百姓受其漁獵萬不能堪怨聲載道彼不曰百姓之怨我而曰我果為百姓取謗于諸生士夫也上官亦不以為百姓之怨彼而亦曰彼果為百姓取謗于諸生士夫也諸生士夫當其虛名而百姓受其實禍鳴

呼計亦奇矣為此計者無論而當事者多陸其計中何也當事者不必過為物色即就百姓身上一察之而其漁獵否當自不能掩又即就民間口碑一察之而其謗從諸生士夫起否亦自不能逃柰何不察而反墮其計令彼退而竊笑也嗚呼為百姓者亦難矣哉雖然諸生士夫可借口也而百姓可終欺乎上官可以計愚也而鬼神亦可以計愚乎縱使得意于目前難必徼倖於他日倘一時天寒霜降水落石出身名俱

敗悔之何及是始之欺人者乃其所以自欺始之愚人者乃其所以自愚也嗟夫今而後知平易近民行乎無事者之計行而斯人之失也令問其言喜甚請余書圖貼之

讀張居正傳

普人論管仲功大而器小又以爲功之首而罪之魁居正爲相功不及管仲而罪過之父死不奔喪罪一初喪衣緋入朝罪二方葬衣衰閱操罪三三十二人之薨越分僭秉罪四鄒元標趙用賢吳中行傳應禎沈思孝艾穆等廷杖遠謫罪五劉臺吳仕期洪朝選等以私忿而置死地罪六三子倩人作文聯翩而取甲罪七冒邊功蔭子爲金吾罪八決囚千百而無恤渭水之

兵罪九閹宦知保望塵雅拜罪十吏兵用人惟其所私罪十一王篆王宗載胡樸陳世寶陳紳于庭昌陳三謨魯士楚朱璉勞堪龍宗武輩貪緣結黨而殺人以媚人罪十二負此十二罪譬之失節之婦即有他美何足贖哉嗚呼居正未嘗無才而才浮于德未嘗無功而罪浮于功又安得與管仲並論哉敢以此兩言斷居正千古之案

論管仲

管仲之功雖大而夫子小其器猶謂塞門反坫可以爲有知禮乎以取禍也余嘗有二絕云一匡九合功誠大都以效此仲雖禁止亦坫塞門事更奇假使人都無辭一匡九合功誠大反坫塞門事更奇假使無功而罪浮于功又安得與管仲並論哉嗚呼仲亦危矣桓公誅僭逆仲雖百口亦何辭孔子斥其不知禮也夫子雖小其器猶大其功至孟子併功烈亦以爲卑何也蓋自古帝臣王佐其功烈非不高然皆從光明正大戰戰兢兢中來是戰兢光大何嘗不可建功立業也自管仲出而以此爲迂若曰如此迂濶安能成功欲成大功須用機權將自古帝臣王佐正經建功立業一派學問被仲埋沒豈不可恨況後之學仲者未必有一匡九合之功先學做塞門反坫之事恐功未成而先受其禍也豈不可危自甲之一字出而管氏之案定矣或曰如王守仁之功似亦多用機權何也曰此守仁之經濟非守仁之機權也誼才一也用於

正則爲經濟用于不正則爲機權第後人誤認小人之機權信其爲經濟以君子之經濟疑其爲機權耳守仁當投荒萬里之時險阻備嘗而猶云自信孤忠懸日月何等從容至宸濠既擒之後謗書盈篋而猶云一戰功成未足奇又何等謙讓自古帝臣王佐正經建功立業一派學問自守仁始明又安得疑經濟爲機權哉嗚呼此古今王霸之辨也

論仲尾

都門稿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閒斯録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夫子嘉與子賤必歸於魯之君子故曰就有道而正焉余不肖築室桐溪紹明先君子之志壹惟闇然是務不欲求知於世而四方之士或有取其一節者余未敢自信師心獨學之就正也宇内開社若吉水

閣中虞城婺源無錫嶧縣並負當世之望意俗患其退所以紀聞者激於進疾於行也恍然此天啓任戍諸賢既已次第集京師而余亦謬領京畿之

命但以太夫人老壽躋維谷太夫人語之曰主上新御宇旌貴於四海而疇昔鄉徃諸賢無弗應者而柰何尚淹不以此時捧檄一就正其所學更復何待乎余唯唯遂行至中山再領大命先是鄒先生　馮先生　鍾先生立會琳宮既數月矣仲秋三日余始厠講席之末月僅三會會僅晡時數剡然片晌可以當千秋一語可以慰生平機緣所值故自不淺乃未及兩月先生各別去矣曰筆其所聞於會中者題曰聞斯録蓋夫子教冉求曰聞斯行之豈獨為求也進歟不逮則耻不習則省學者剡厲工夫固宜如是否則雖有聞亦何益余小子質非恵人每課匪同浪遊矣是為引

桐川寧澹居士方大鎮

聞斯録

鄒先生曰學問只要一真

馮先生曰吾儕學宗孔子孔子一生學脉只在不踰矩矩是何物

鎮曰矩者吾性本體
馮先生曰此矩範圍天地合併萬物綿亘古今
不仁不敬即君臣踰矩矣不慈不孝即父子
踰矩矣至於國人為士為農為工商莫不有
矩未有踰矩而可以為學者未有踰矩而可
以為世教者
鎮曰夫子志學大學也大學首言止於至善
末言絜矩者至善也至善者吾性本體也
在已為本然不可踰在人為同然故可絜以
馮恭定全書 卷三 三
其不踰者絜之故治國平天下以其絜者不
踰故正心誠意修身總一矩而已矣
鄒先生曰初講學貴有着力處既講學貴有得
力處
馮先生曰着力者在矩中着力得力者在不踰
矩中得力鄒先生常提規矩為訓竊有味乎
斯言
鎮曰規矩二字以言乎法一也而聖人命語
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似有微意矩以言
其方規以言其圓人性本體至圓也至方也
而學者每易為圓難為方故下立脚亦從方上起手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馮先生曰近世談從心所欲不談不踰矩且將
從字讀作縱字夫縱也安所問矩哉聖人從
以為圓彼縱以為圓則無忌憚而已矣立方
之義所宜亟講
鎮曰係辭有云易之為道屢遷而繼之曰其
出入以度度者即夫子之矩也任其變動周
馮恭定全書 卷三 四
流而不可離於度任其當貴貧賤患難夷險
而不可離於矩其至變而不一者其有常而
至一者也此實體也
馮先生曰三千三百之顯即無聲無臭之密無
聲無臭之密即三千三百之顯矩者正合顯
密而言之也
又曰夫子志於學志此不踰矩也夫子不踰矩
不踰此志學也故志於學一言直貫於前

鎮曰以夫子至聖之質猶且十五志學至七十不倦今吾儕自省於聖人之質何如而幼則役志於舉業壯則疲精神於世味已去其半百光陰始以其末路希聖人之學即日以為歲猶不暇給而柰何不責志不守矩也

鎮曰孟子曰不學而能良能也不慮而知良知也此四句說性體已自完全然下文必提出愛敬仁義豈贅語哉蓋知食知色知愛知敬皆請良知能食能色能愛能敬皆謂良能

但致其食色之良必至為狂為跖致其愛敬仁義之良始可為聖為賢故孟子立教必提出此指使天下萬世知吾所謂良知者是仁義之知別於食色之能所謂良能者是仁義之能別於食色之能也以食色論性必有隔碍不能通之處以仁義論性則通之天下絶無隔碍之處故曰達道也然仁必出於良斯為真仁不為假仁義必出於良斯為真義不為假義敬以請教

馮先生曰食色是欲仁義是理提此理字為能之良孟子正教也

鄒先生曰說个理字便是理障

馮先生曰理安得有障

鎮曰理障之說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是好的未可輕看但是大人弗為耳

馮先生曰非禮非義愚不肖之所為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賢智之所為也惟大人一身渾

是禮義

鎮曰必信必果近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夫子以為硜硜小人非如斗筲之小人也只以較於大人體段渾成不免有拘攣之病若於世人中固錚錚猶介之品也丁丑會試俱從取節立說最確

楊先生曰赤子之心現現成成只要人識得真耳識得即不失不識得即是失

鎮曰識字提得肯綮

馮先生曰赤子純然無知大人經綸萬變但純然無知大人經綸萬變不從純然處得來者即是失赤子之心此經綸萬變都從純然處出來者即不失赤子之心矣

鎮曰經綸萬變之體赤子本來已具但赤子未有工夫擴充而大人則加擴充工夫所以經綸萬變卒不失其本來也

黃州蕭生問二程夫子並見周子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乃後來大程夫子云某不及

鄒先生曰吟風弄月乃明道之語所謂吾與點也之意正是萬物一體之懷明道先生見到此地獨得其大蓋乾道也伊川則坤道矣

馮先生曰白沙云今人恒處古人間愚下一轉語云今人間處古人恒

軒輊但明道氣象如顏子伊川氣象如曾子

鄒先生曰今學者樂放肆憚檢束往往以明道為簡易脫洒翕然宗之以伊川為規矩準繩不了究竟一鄉人而已以視古人

微有不同然又一說焉今學者樂放肆憚檢束往往以明道為簡易脫洒翕然宗之以伊川為規矩準繩頗見貶焉其流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愚謂捄弊於今日更宜表章伊

何嘗霄壤曰歌云茫茫四海人無數那箇是
兒是丈夫
鎮曰丈夫安能獨逃此俗別求此情但眼中
常要光明胸次必須擺脫即俗而不俗情得
其情矣
馮先生曰古人忙處原無奇事只子臣弟友庸
言庸德之間此間能盡其道是謂盡心今日
吾儕羣居於此自檃無不誠敬無不盡心者
便是春風沂水氣象故曰要識唐虞垂拱意

春風原在仲尼居此之謂也
蕭生問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
子合心性言之厥義云何
鄒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是心無極是性性
者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至於心則可得而
名言之矣
馮先生曰太極二字見於易無極二字則周子
創言之蓋謂太極之理無聲無臭云爾豈太
極之前另有無極判然兩物哉愚謂性者心
所具之理也未有心而無理者故大學言誠
而性即在是未有理而不具於心者故中庸
言性而心即在是曾子子思單言之非遺也

余年兄曰只是至虛耳
馮恭定全書 卷三
鎮曰書中已明言之蓋學者之患在自私而
用智自私矣安得公用智矣安得順吾儕反
觀此中不自私則公不用智則順
馮先生曰心本公也而人故私之心本順也而
人故逆之皆起於有我而已無我則公無我
則順
又曰顏子之學只在克己而克己之功乃在不
遷怒不貳過夫怒者過也怒不遷則過不貳
矣定性篇末亦提怒字為戒所云忘其怒瘉

觀理之是非理之一字乃學者用功最得
處
聞斯録録會中諸公語甚多余小子但擇
家君語刻續集中其他不敢槩入非敢有
所菽麥也
不肖男嘉年識

途次稿

川上會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先是海內以學為諱無復言講學者余謂所惡於講學者為其僞也乃併其真者而訾之乎豈因噎而廢食耶只不有其名可也馮以墟先生之言曰講學正要立箇名色使天下後世人人知學成就方多若怕世人譏咲刪去名目只成馮恭定全書　卷四　十一

就我一箇人恐道脈自我而任便自我而絶人只是恐人譏咲故耻其名不知不以不學為耻而以學為耻則可異矣且講而不行可耻孰甚此其見大而言之親切有味余不及也乙卯之役余會先生於關中書院院所語如是余聞而身之矣至是先生被召為御史大夫果以講學逐天下於是咲先生之不逢世而以學為諱尤甚於昔乃有志之士則望先生若鳳凰芝草幾幸一見焉是日方夜簾燈欲雪

新安呂維祺撰

先生曰或問孔子是生知安行聖人何故十五志學吾答以十五志學所以為聖人我輩四五十尚不知學孔子十五便志於學所以是生知安行聖人

又曰十五志學便志到不踰矩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總是志學若不志到不踰矩田地三十四十只是走不到須一步一步走將去

又曰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固知勉行總是要學只是學有難易如京師報馬到此只走三日便到豈是不曾經過涿州良鄉孟津雒陽特比他時走為捷耳便是顧脚徒步亦只如此經過即飛亦須從此經過

又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每如此便了惟聖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是離却從心所欲便用檢點便有不到處便有踰時余曰我每亦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欠純耳若不從心即是

余問何不言規而言矩是方的人只從圓處做所以多錯可見學問宜從方處做

皮膚上不踰便假了先生曰然

又曰人只看矩可以踰可以不踰孔子是聖人故不踰矩我不做聖人踰娄也罪不知人之於矩猶魚之於水原自踰他不得且不踰則得踰之則失不踰則生踰之則死至為得失吉凶甚且不踰曰可以踰可以不踰乎余曰此言最儆省先生問曾與王惺所那弄佐講何語余曰王言須先知耻如立志那言知耻然余以為立志須先知耻知不耻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便不知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便是知耻先生曰然耻獨為君子乃是太耻余曰獨為君子自初學時無人夾持恐便有躲閃時候自成德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正是已之分量未曾圓滿此

先生曰德之不脩一節只是為脩德而發講學只講其如何脩德也下面徒義改過是實地脩德處又曰文公於德之不脩註解曰四者何干不知四日新之要初疑日新字於四者不日新則亦不成其為德矣如今日徒義而明日不徙照舊是不徙今日改過而明日不改照舊是不改日新二字文公極費苦心又曰學如梳洗穿衣吃飯昨日梳洗今日梳洗當不得明日梳洗穿衣

飯亦然余曰若昨梳洗穿衣吃飯今日不
梳洗不穿衣吃飯便蓬首垢面或寒而病飢
而死者矣況終年不梳不洗不穿不吃者乎
其生也幸耳然可深畏
又曰善有在今日為善明日即非善者過有在
今日為過明日却非過者此處最精微所以
學全要日日講才得不差
又曰孔子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講何憂之
有只不講便不脩德不徙善不改過此中便
不曉得今之為理學真是容易何人之輕放

馮恭定全書 卷四 五

作無窮之非僻生無窮之隱禍不講不足憂
也禍猶不足憂耶
又曰只為躬行故不得不講余曰若既講矣何
故不躬行
又曰人不講便差了差亦不知所以要講
又曰學問在做官時越發該講事上接下案牘
紛紜孰非講學使無學問便差了如中庸九
經說到既稟稱事省則諸事皆可試不如此則精神
不周到便是學問有不盡徹處

吉孺問性相近習相遠章先生曰人性皆善而
氣質有清濁純駁故曰相近只就善中相近
又曰舉業理學原非二事以理學為真理學且前朝
真舉業以舉業証出道理學發出文字為
多以詞賦雜流取士惟國朝以四書五經取
士雖曰為科第階倒是驅人於理學路上如
今若講佛經道經倒難曉只講四書五經誰
不曉得今之為理學真是容易何人之輕放

又曰今日與諸賢坐一時覺一時之天地位萬
物育了余曰是但如此說人未必醒只言此
中如有一夥匪人在此飲酒嚷鬧賭錢爭毆
其光景便不位不育則此一時之為位育可
反而觀矣

昔柳下惠為士師夫子不稱官而稱逸民今祝公嘗以明經仕南康別駕矣又以仲子貴而後始為有父之子矣傍觀者為之感動淚下

松祝公嘗以明經仕南康別駕矣又以仲子貴累封南計部郎中至貴侔矣今不稱官而稱孝子知公所重在此不在彼云公諱世喬字子遷別號華松世為江西金谿人公生六月而其父神谷公以醫為四方之遊不復言歸十一歲母故又四年王父亦故公伶仃孤苦仰天長號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吾母不可起矣天下豈

有無父之子哉遂溯泣訪曰不得吾父誓不歸矣而或有言神谷公往秦楚者公陟方城浮漢水抵均州而始得神谷公音耗聞已先數月入關中之皐蘭矣公且喜且泣遂之關中而先是楚有揚其者素以瘵疾賴神谷公而愈每思報之不得及見公遂欲以女妻焉公泣辭曰此地遼濶時值嚴冬氷雪凜冽公鼈瘃裂體無完膚自以為無復生理矣久之乃遇神谷公于

葦昌西和道中父子抱首而泣且泣且語相與觀者為之感動淚下而後始為有父之子矣傍觀者為之感動淚下爭為館穀葢奇其事云神谷公幼時以火傷其腮故形容易認識而公一段精誠所感格故遇合若此之奇是時父子尚無定寓公雖跋涉重趼風餐露宿而讀書未輟乃懇請於神谷公曰

高陵為涇野先生之里夫子不云里仁為美乎神谷公喜曰兒言是也遂卜居焉會督學月溪殷公歲試高陵公就試首選為諸生邑有劉長者遂以女妻之神谷公為之色喜曰吾老矣即溘先朝露夫復何恨居無何而神谷公捐館舍公遂卜兆高陵故關中學士大夫無不嘖嘖稱祝孝子祝孝子云萬曆辛巳公與余同貢入成均余傾葢喜曰茲其為朱壽昌乎遂結契金蘭相與講學公故金谿人金谿之學始於象山公學有淵源余得公而益可知也壬辰公謁選南康郡倅郡有白鹿洞公時與諸生講於洞中學道愛人循嚴大噪屢騰薦剡而竟坐忌者罷語

歸歸而復因余卜居省城余非涇野而得公以
長安為高陵竊自喜又自愧矣時余與諸同志
講學關中書院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又造仲
子舊齡從余學且捐金助修先師閣尤人所難
壬子公仲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官南戶部郎
以考績封公如其官出守廣平以板輿迎養
公官邸公時年八十又二矣天啓壬戌仲冬余
謝病歸道出洺關因迂道至廣平候公公聞余
至喜甚夜半即披衣整巾起候之余見而握手

道故驩動眉宇時公弱甚余不忍別別不數日
而公訃至矣嗚呼痛哉詎知握手之日即永訣
之日也郭公少年臥榻新嘗膽備極辛苦而晚歲
蘭桂發祥諸福駢臻語云天道無親嘗與善人
豈虛也哉馮從吾曰孔子首言學而有子即繼
之曰孝弟可見聖門講學宗旨矣公為人絅趨
尺步卓有先輩典刑居鄉以厚德稱居官以循
良稱表表在人耳目不具書書其萬里訪親竟
相遇合為孝之大用以俟異日修國史者採焉

公二子長萬春次即萬齡俱以孝聞

維風約題辭癸亥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秦中風俗稱近古乃今則奢極矣流波靡涕後將何極撫臺拱陽孫公憂之乃為維風約意在崇儉其有砥柱迴瀾之思乎夫奢費而儉省奢勞而儉逸喜省而惡費喜逸而惡勞人之常情乃竟由儉入奢何也彼蓋誤以奢為厚而以儉為薄以奢為敬而以儉為慢耳然喜儉入奢而無所底止也不知人之相與貴真不貴偽貴久不貴暫儉則真而可久其厚其敬孰大乎是彼奢則以套數相高以溪巧相競可暫而不可久是奢乃所以為薄為慢也而人柰何反以為厚為敬慢不在此則由奢入儉自不待辭之畢矣思深哉公之為此約也

城西義倉約題辭癸亥

語云積貯國家之大命今民間空虛極矣一遇凶荒便束手無策良為可憫今顛與吾黨約大家不拘貧富各出靜不拘多寡借其本以生其息異日其本額收回者聽弟如原數不加其息賤糴貴糶行之三年不止餘一年之食行之九年不止餘三年之食倘遇凶荒亦可恃以無恐此最易知最易行而最有利于民間者也雖然尤有進于是者匪直糴賤糶貴權子母而爭尺

寸之利也且如每秋夏收成之後其麥米必賤而農家窮迫人勢不得不賤糶以供征甚至數斛而羞徙逼人勢不得不賤糶以供征甚至數斛傅不得一二緡而農家窮及春夏之交兩黃不接之時其麥米必貴而家無蓋藏勢不得不貴糴以糊口甚至數緡傅不得一二斛而農家又窮今若積穀若干糴於穀賤之日則糴者多而貴者必賤者必貴糴于穀貴之日則糴者多而貴者必賤不過一出一入間其利于農家蓋不知其幾幾矣因民之利不費之惠豈曰小補此又今日

立義倉意也若權子毋而廣積貯特其後耳
此舉聞十官府而不屬于官府公私尤為兩便
于是衆共欣然曰有是哉良法一至此乎顧相
與亟行之作城西義倉約

嶲臺李公會語題辭 甲子

世人以講學為立異曰饑食渴飲亦立異乎又
以講學為好名曰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亦好名
乎今嶲臺緝敬李公按部所至必聚友講學秦
晉伊洛士風丕變自人視之以為公繼千古之
絶學而自公視之不過以為饑食渴飲之常自
人視之以為公醒一世之羣蒙而自公視之不
過以為怵惕惻隱之不容已嗚呼今以講學為
立異為好名皆是餓而待斃死而恝然于孺子之

入井者也亦尤惜矣公與余講學關中書院余
受益殊多頃以會語見示余為題此蓋亦饑食
渴飲之常怵惕惻隱之不容已者也

四川樂至縣知縣西塘趙先生傳 甲子

先生諱三省字汝誠初號黃山後更號西塘先世河南鹿邑人高祖燧受成祖徵辟歷官福建布政司左參政曾祖斌隸戎陝西西安前衛人祖昇不仕父錦以齒德受高年爵壽母王氏生先生兄弟二人兄三益與先生共學俱以才子稱而兄不偶於時先生髫年即頴異嘉靖初督學漁石唐公選文長安學宮弟子員每試必冠儕輩文名蔚起

辛卯

詔廷臣典各省試先生舉於鄉壬辰試禮闈不第鼓篋成均友天下善士其製作宗秦漢而薄時藝為已奇然操瑟徒工抱璞不售矣曰喟然曰學以行道濟時吾寧為雕蟲困乎不愧四境與不愧四海一也丁未上謁銓部授樂至知縣樂至蜀小邑先生曰其俗治之政無苛剌民得休息既又懇荒田法窩訪恤貧士正文體部使者成有嘉獎太都謂無欲而剛以仁為政更畏

其威民安其業一時政聲藉甚銓部將擬優擢而無端貝錦作矣先生遂解組歸歸而囊橐蕭然徒四壁立就陋巷數椽居之置墝田數十畝藉以自老先生體厚多鬚望之儼然為人質直儉朴有先進風性不嗜酒初猶好奕後併奕亦不好晴開戶靜坐不徵逐宴會不與里人豪奢者爭勝其先世所遺產業盡推讓與兄仍以兄子胤明為已子先是高年公病先生迎醫嘗藥至廢寢食既歿毀瘠幾滅性喪祭壹遵文公家禮

不作佛事至今里中稱孝友者必取先生屈一指焉萬曆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無疾而卒距生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壽七十有八子四胤明胤秀胤才胤中女七而余妻乃其第五女也詳載公門人應天府尹薇田王公譔誌中焉從吾曰薇田王公譔先生誌稱先生長於知人奇同年槐野王公之才結為文會余童時以姻戚往來其家先生悞以為不愚納為門人既焉從薇君從吾之作偉其才以子妻之今王公

文擅海內余亦濫厠縉紳馮君日殿暇不
矣嗚呼彼時余尚困蓬藋而王公云暇暇不
量竊自悼甚今徼天幸戍不負先生之知而先
生不及見也豈不悲哉近夢炊臼悼亡不堪
以悲先生曰為傳以識不忘云

先兄斗墟馮長公墓志銘　癸亥

長公余同胞兄也諱敬晉字伯恭斗墟其別號
云先大夫通議府君吾母劉淑人於嘉靖戊申
十二月十三日生兄保定宦邸是時先大夫年
已四十有二尚無子先王母田淑人在堂年已
八十有五兄生而先父母喜可知也兄幼聰慧
異常五歲即知讀書八歲讀書即解大義十歲
能文十三督學仰山尚公選入邑庠累試輒冠
諸生兄博極羣書不斤斤於舉子業尤為督學
馮恭定全書　卷五　墓誌銘　八
李翼軒許敬菴二先生所重柰數奇弗售於棘
闈年六旬始以積廩貢于廷久之選期已踰而
不樂于仕天啓改元方奉
恩詔冠帶而即捐館舍矣兄素壯無恙且健飯
豪飲即百歲可期而忽一疾不起嗚呼痛哉是
為天啓辛酉三月初一日享壽七十有四云憶
昔先君棄養時兄十八歲余方九歲嘗慨士大
夫歿後子孫或孱弱不能守家道不無中替而
兄少年理家井井有條且充拓先業倍于曩昔

又不止能守而已嗚呼善繼善述豈專在功名
間論哉兄初娶楊氏繼楊氏再繼宋氏又宋氏
楊俱大城尹虞泉公女宋俱青神簿龍山公女
晚繼胡氏鴻臚少卿濛溪公孫女俱先兄卒子
二長元哲先楊氏出次自畢胡氏出俱庠生哲
娶桑氏山東僉憲昆池公孫女畢娶王氏四川
憲副熙宇公女女二一適黃國璋河南內鄉令
橘峰公孫一適子自起丁酉舉人射斗子孫男
三啓楨娶王氏延綏參將興業女兆楨引楨俱
馮恭定全書 卷五 墓誌銘 九
分孫女三一適郭伊一適劉仕明邑廩生一適
商翼俱裕出曾孫女一尚幼啓楨出嗚呼高才
博學如兄視一第不啻拾芥而竟不售乃子孫
蕃衍又能世其家學則挹彼注此天之所報施
凡者蓋又駸駸未艾也孰謂天不可問哉今哲
等卜以卒之又明年癸亥十二月廿四日葬兄
祖塋之次先期泣請余銘余至不肖叨有今日
曾兄教誨之力也遂灑淚而為之銘銘曰世有
奇寶斂于明堂乃竟韞匱而藏吁嗟乎孰

馮恭定全書 卷五 墓誌銘 十

祭內子趙淑人文甲子

維天啓四年歲次甲子十月壬午朔越十二日癸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袁夫馮從吾率男嘉年孫湛若恂若澄若溥若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於

誥封淑人亡妻趙氏之靈曰嗚呼夫婦偕老人所深願汝少余三歲余方望汝送余之死而汝何先余而逝耶以余不德禍延及汝嗚呼痛哉汝自昨冬因余病汝數日不食致傷脾胃侵尋

至秋而病益甚延醫診脉即云難愈余聞之驚慌失措晝夜療治者兩月餘而竟不起嗚呼痛哉汝自萬曆乙亥十六歲歸余至今天啓甲子整五十年余素無妾媵而汝與余琴瑟靜好者亦五十年今若此嗚呼痛哉余之家事累汝功名累汝養德累汝養身累汝教子育孫累汝千累萬累千苦萬苦余尚不能酬汝於萬一而今若此嗚呼痛哉禮毀不滅性先王於為人子者尚防其過則為人夫者可知余明知之而情不能堪柰何至於生妻死而歌又為千古罪人矣

或謂達生死何也不知達生死者謂不以已之生死動心非不以人之生死動心也一物拘係且不忍而況於人一孺子入井且不忍而況於妻以鼓盆為達生死是後世薄行之夫借莊生以自解者耳余上不敢違先王之禮而下亦不敢為莊生之行惟有痛哭流涕修身以俟之異日與汝千秋萬禩琴瑟靜好於九原之下而已嗚呼痛哉茲值二七聊陳薄奠灑淚陳詞肝腸俱裂汝其鑒之嗚呼痛哉尚饗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大杜國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福清葉向高撰文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華亭董其昌書丹并篆額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掫南皐鄒先生少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為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子為我記余曰記講學者必其素嘗學問之人高不知學何以為辭二先生固強之余乃言曰古之所為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其時里黨之所習閭師儒之所脩明舍三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鄒魯興斷於洙泗鳧繹之區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時庠序學校廢而賢人君子之志於學者始欲得聖賢教人明白顯易不為奧說渺論又如此夫為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上下之相為補救如此漢唐以來以雜途詞章取士置德行倫常於不講至宋而濂洛閩閩諸儒乃復緒鄒魯之微言轉相授受鹿洞鷺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古壇之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令載在卧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堂其大指與三代同而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於漢唐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復脩濂洛閩閩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邑大都在所皆有書院而京師獨闕欲講學者率寄跡於琳宮梵宇黃冠緇流之所居而無一敢業樂群之地蓋二百餘年於茲矣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歸於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其重邦畿如此要其所止又不外乎君臣父子之倫蓋聖人之教人明白顯易不為奧說渺論又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成其為邦畿可為民止故曰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會此歸極歸此此之謂
首善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
生之惓惓於此意念深矣吾所為鄒先生
之學深泰默證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
為用其境地所詣似若併禪機玄旨而包
括於胷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
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超又若
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
準繩倫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

之高談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經庭則二
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故凡謁
鄒先生盎然如太和元氣之薰蒸疑遊化
晉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泰山喬嶽生
仰止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
值
天子道化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
源鍾先生輩相與於喁唱和共明君臣父
子之倫闡皇極以示會歸使凡有志於

學者毋以至善為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
可復還於今日則其所補於世道豈淺鮮
哉徃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朝紳或借以
為市江陵矯之至盡毀天下之書院使世
以學為諱余愧不能為文貞奉二先生於
皐比而共與之同朝時聆其聲欬又讀其
論學之書目覩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
有執鞭之願安得無執江陵之見以悄余
乎余亦幸之矣書院在大時雍坊十舖貿

自民間為金一百八十兩皆三廳十三道
之所輸經記其事則司務吕君克孝御史
周君宗建以天啓二年冬月日開講是為
記吳郡温如玉南唐張應召同摹勒上石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灼究化原深惟國紀緊有氷凝山
立之士表著直聲風其臣節尤藉居令稽
古之儒推明正學功在人心用雖莫究乎
當年道或可師諸没世進退死生天適奇
其數哀榮恤贈國用伸其常爾原任工部
尚書贈太子太保馮從吾淵源遂學骯髒
英標讀中秘書不欲辭章溺睇聖之志為
人厥亦眷求碩德百賢儀何維若蕭條於
代九京可作徒惆望乎千秋貴爾羽儀寔
茲册命是用贈爾階光禄大夫錫之特誥
於戲學山永譽蔚為儒行之光少海崇衝
式彰善積之報悠封馬鬣永貢龍章

制誥
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三日
之寶

光考殷求舊之思
皇兄眷維新之輔月卿既普冬扈隨蹕慷慨訟
言已破盈庭之疑察從容聚講方開首善
之信心豈期穢起群陰幾見清流釀禍鷙
鷻孰云道命麟踣空抱惆悲肆朕光嗣前
理直溯韻龍門

題疏

大學士韓爌等謹題臣等竊惟易名一節所以風勵群工應諡諸臣業奉

明旨自宜蚤竣盛典先是臣等奏過以後諸臣諡號禮部手本移閣務從實開寫政績行歷以便擬諡該部遵行臣等謹據部開先擬得十一人各於生平詳加品騭名下註以數語畧具梗概縣佐擬各肖其人進呈

欽定四庫全書

諡號

欽定四庫全書

諭祭文

鵲卿閒扉餗飴以勵庶僚風清京邸肆
神皇之靜攝期聖政之廿禪攄鯁直言共仰潮
陽之鳳批鱗無隱尋乘按部之驄竣事閱
邊予告歸里趨家而巡方瀛海裕國而綜
覈虧司剔蠹妊凜澄清於察吏循行敷
教鮮薪蕘以作人斥佞忤時慈流勇退怡
情墳典前賢式頼表章尚友詩書後學咸
遵矩矱林樓逾於廿載斗望重於一時薦
剡交騰璽卿即拜施蹲冏正載陟棘卿屬
馮恭定全書 諭祭文 六
粵部之鴈張值邊臣之鼠竄法銓易決梦
讖仍囂乃持畫一之刑書用振宥三之頹
紀為名大理進左中丞思人心漸以茅靡
縣臣節無所策警約同心而講學期立懦
以廉頑詎連茹未征致群蜚交刺更辨盈
廷之訟案大違狡窟之私營突爾乞休歸
與莫挽際元兇之燄虐奉矯旨以株連衆
論共寃訃音俄至迫正類有得輿之慶遣
哲人興易簀之嗟追念高徽良深悼惻
稽褒典特霈壅章既晉秩以易名特加
而營兆尚同淑配歆此渥恩
七七文
維
崇禎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皇帝遣陝西布政司分守關內道左布政使翟
師雍
諭祭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馮從
吾并妻淑人趙氏曰惟卿學術淵閎操持
馮恭定全書 諭祭文 七
介潔先覺任天民之重獨行得聖人之清
未吃竟施遽聞委化七辰倏盡貳篇載頌
靈爽如存歆茲茂渥
下塋予
維
崇禎三年正月初二日
皇帝遣陝西布政司分守關內道左布政使翟
師雍
諭祭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馮從

吾并妻淑人趙氏曰惟卿四朝耆碩久歷
崇階潛修克質神明願望丕孚朝野徵給
欲賁易簀倏聞茲音同藏爰頒並祭祇奉
綸章之渥式增封樹之光

週年文

維

崇禎三年正月初四日

皇帝遣陝西布政司分守關內道左布政使翟
師雍

諭祭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馮從
吾并妻淑人趙氏曰惟卿經世眞才匡時
正學朝禋人欽品望鄉閭士仰型纂直道
不容未究施於攝棟典刑尚在將垂訓於
遺編言念乘箕遽逾改歲載頒諭祭廢並
歆承

諭祭品 二

計開每一壇

豬一口重三百觔羊一口腔連一百觔
饅頭五分每觔分五粉湯五
果子五色每色五觔按酒五盤每盤五觔
鳳雞一隻重八觔蝶骨一塊重十觔
蝶魚一尾重十觔酥餅四箇每箇五觔
酥錠四箇每箇五觔雞湯一分
魚湯一分 降眞香一炷高三尺徑
燭一對重三觔 酒二瓶
焚祝綿一百張

恩卹録

原任工部尚書已故馮從吾男監生臣馮
嘉年謹奏爲先臣以正學忤奸含冤就木
公道既明況抑循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事竊惟臣父從吾縣
萬曆己丑進士選授庶常尋改西臺因請
朝講建言削籍
光廟即位起陞尚寶司卿歷任廷尉晉秩司空
通籍雖四十載林棲殆三十年屈指立朝
僅數載耳一生惟知講明正學以忠孝

義砥礪人品提醒人心功名富貴漠然在
入其裏妻子身家從来耻掛於口孜孜
學一念終身有如一日海內識與不識咸
知卿元標馮從吾為時麟鳳亟謂自周程
張朱而後學道立言法令傳後未有若臣
父從吾者此孰非
二祖
列聖及我
皇上培植作養之所成也痛念臣父取法聖賢

不過於已樹品即倡明道學原自與人無
爭而豈意邪正不能兩立羣奸遂爾側目
逆瑞主之於內諸奸奉承於外朱童蒙郭
允厚驅逐臣父歸里矣喬應甲巡撫入秦
承望舊家臣王紹徽風旨百方傾陷嗾御
史張訥誣奏汚衊逆瑞遂矯
旨削奪拆毀關中書院矣猶且憤怒不息欲追
之死時時恐陽臣父曰不日緹騎來逮矣
臣父素講理學守正不阿一官得失原若

廟堂自有公論
皇上自有斧鉞臣不敢膺稷狀以瀆宸
臣父生平苦學每思致君堯舜向使不遭
諸奸之毒手稍待數年得遇
皇上之聖明以效
皇上之驅策則一腔道義畢世孤忠或可稍盡
萬一乃臣父何罪竟使賫志而歿乎此臣
所以泣血腐心而不能已於哀鳴也又臣
母趙氏結髮從臣父五十年来艱苦備嘗
亦以憂懼傷心相繼見背兩親骸骨暴露
窮簷風雨不蔽水火可虞臣亦人子能無

痛心幸值我
皇上仁明天縱業已鑒廷臣之公議察先臣之

若節一則曰亟當表揚再則曰准與他謹
煌煌明旨炳若日星臣父九原有知亦瞑
泥首拜恩可以瞑目矣惟是奸黨慘害一
陞奇冤猶未獲仰徹
天聽且臣父與劉元標志同道合並為世重生
前名位與遺際陽九抑又無異今元標已
蒙恩卹而臣父猶未霑被恐非
聖朝崇重理學一視名儒之義也謹昧死伏
闕瀝血叩陳伏乞
勅下該部照劉元標例將臣父應得祭葬贈廕
誥卹諸典速與題覆仍將臣母一例准贈
給與應得誥命庶屬泰之明綸不虛而先
臣之孤忠得雪臣子子孫頂戴
皇恩世世不朽矣臣不勝激切籲
天惶恐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崇禎貳年閏肆月拾叁日奉

聖旨馮從吾應得卹典着照例給與該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崇禎元年
十一月內該恊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
等官李邦華等奏稱原任太子少保都察
院左都御史劉元標病故給贈廕等因該
本部覆題奉
聖旨劉元標准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欽此隨
該本部補牘題請除本官贈官外錄廕一
子入監讀書等因奉

聖旨馮元標准照例於一子入監讀書欽此欽遵
遵令該前因通查等呈到部看得世道之
所以不靡者有綱常名教之主持而名理
之所以常新者則羽翼六經鼓吹五逆之
力居多也國家二百餘年來風俗漸弛人
心漸溺非得真理學真節義以維持之其
何能淑惟馮從吾道宗賢聖學闢詖淫析
理則微入鉥芒持身則操嚴水蘗立朝正
色既已北斗泰山勵世廉頑爭仰鄉雲景
曜為垓埏之砥賴斯文主盟立簪笏之巖
瞻群倫赤幟既有功於世教應首重其綸
褒所據贈廕既經伊男具奏前來查與劒
元標事理相同相應照例題請但恩典出
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先臣以正學忤奸含寃就木公道既
明沉抑猶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工部尚書已故
聖旨馮從吾應得卹典著照例給與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
遵令該前因通查等呈到部看得世道之
所以不靡者有綱常名教之主持而名理
之所以常新者則羽翼六經鼓吹五逆之
力居多也國家二百餘年來風俗漸弛人
心漸溺非得真理學真節義以維持之其
何能淑惟馮從吾道宗賢聖學闢詖淫析
理則微入鉥芒持身則操嚴水蘗立朝正
色既已北斗泰山勵世廉頑爭仰鄉雲景
曜為垓埏之砥賴斯文主盟立簪笏之巖
瞻群倫赤幟既有功於世教應首重其綸
褒所據贈廕既經伊男具奏前來查與劒
元標事理相同相應照例題請但恩典出
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先臣以正學忤奸含寃就木公道既
明沉抑猶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工部尚書已故
聖旨馮從吾應得卹典著照例給與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
本月貳拾陸日奉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驗封
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男馮嘉年奏乞推
以身後贈卹緣因該本部覆奉
聖旨馮從吾准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欽此欽遵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尚書都御史病
故者祭二壇其加
有
東宮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祭四壇又
一款品官曾經
欽賜
馮恭定全書 奏疏 十九 撰
賜藝者妻故俱許祔藝又查得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太保卹元標該本部覆與祭四
壇照品造塋令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
得原任工部尚書令贈太子太保馮從吾
卹典并妻趙氏祔藝一節為照本官曠世
名儒兩間正氣以館閣之學才簡界言路
海內知為真御史矣
朝講一請深有裨於
聖學聖政而一鴻轀斥繫東山之望數千年

左侍
右侍
祠祭
本月拾貳日奉
聖旨馮從吾准照例與祭四壇造墳安葬伊妻
趙氏並祭祔葬
工部題覆
馮恭定全書 卷 奏疏 廿一
工部尚書臣張鳳翔等謹題為先臣以正
學忤奸含寃就木公道既明沉抑猶故懇
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
聖治事屯田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禮科抄出
原任工部尚書已故馮從吾男馮嘉年奏
乞伊父卹典緣因
奉
聖旨馮從吾准照例與祭四壇造墳安葬伊妻
趙氏並祭祔葬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
正德六年六月內該本部為審時省禮以
寬民力事議得大臣病故照依令定後開
價值轉行有司措給喪家自行造葬中間
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題贈太子太保
一子入監讀書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尚書都御史病
故者祭二壇其加有
東宮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祭四壇又
一款品官曾經
賜葬者妻故俱許祔葬又查得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太子太保卿元標覆與祭四壇照品
造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
馮恭定全書 卷 奏疏 廿二
工部尚書今贈太子太保馮從吾卹典并
妻趙氏祔葬一節相應照例與祭四壇造
墳安葬伊妻淑人趙氏竝祭祔葬等因題
奉

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曾歷邊務建立奇功
經帷繁修効勞年久者照例差官造葬俱聽
本部臨時酌奉
請定奪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都准擬行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在卷今該前
因查呈到部看得原任工部尚書令贈太子太保馮從吾照例差官造葬為照本官

生平所學惟欺自欺實踐砂悟卓有深詣誠不忍見人心世隨之日趨於江河慨然以興起挽回為已任與子言孝與父言慈與臣言忠相勸相規使人人皆知正道以自援於禽獸蓋進而簪紱退而林皋矻矻孜孜惟日不足豈不瀟洛嫡派鄒魯正傳哉為名庶常為名御史為名總憲為名司空皆此講學修德日新富有而彼其之子陀其位鋪其身毀其講習討論之地胥天下雲霧之以自便其行險而人心乃迷世道乃蕪逆節萌生幾窮
國家負之去矣幸賴
天地
祖宗佑我
神聖遜志時敏道積厥躬詵羣姦數求善類
予祭　予葬　予謚　予贈廕煌煌
典與鄒元標高攀龍鼎足相埒天下於是
馮恭定全書 卷 奏疏 十四
始曉然於正學之終不湮正人之終不朽而道明晝日世躋陶唐本官一身関氣運繫治亂豈渺小哉及查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不敷委用行據太常寺手本開送
博士張鳳翮前来堪以差委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咨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陝西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官吏將
合用造墳工料銀兩照依後開擬定數目

行屬派辦徵給造報該司仿委堂上官
員會同本部差官前去墳所依式覆理造
葬完日備將給過銀兩數目造冊
奏繳仍具數報部查考緣係先臣以正學忤
奸含寃就木公道既明沉抑猶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
聖治事理臣等未敢擅便
題請
開坐謹

馮恭定全書 卷 奏疏 廿五

已故原任工部尚書令贈太子太保馮
從吾係一品文官該造墳工料銀叁百
兩夫匠貳百名每名出銀壹兩通共該
銀伍百兩棺木壹副
崇禎貳年陸月貳拾柒日工部尚書臣張鳳翔
左侍郎臣畢懋良
右侍郎臣劉可法
屯田清吏司郎中臣周長應
柒月初肆日奉
聖旨是

公移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劉 爲表章先儒以正風
教事竊維世道之所不壞者賴有綱常名
教之維持而名誼之所常新者端藉倡明
正學羽翼六經之力也惟

恭定公火墟馮先生
四朝元老曠世眞儒易名既荷
朝而專祀崇容緩乎卿查關中書
旨修復本院業已會同巡按御
官將書院更爲馮恭定公專祠永
恭嘗之所爲此仰縣官吏即遵
字編用本院贖銀製辦神龕一座
位上書明理學太子太保工部尚書
定公馮先生神位木編一面粉
先生祠四大字前書年月日後書在省

官職銜皷樂迎送書院交付馮處管理以
存永案完日仍候本院親謁以彰崇儒重
道之公義庶于往例有合風教有賴矣該
縣即具遵行繳須至牌者
崇禎二年歲次巳巳十二月吉日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 劉廣生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吳 焯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王順行
分守道左布政使 翟師雍
督糧道按察使兼參議洪承疇
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都 任
清軍道右布政兼副使石維屏
提學道參政兼僉事 賈鴻洙
分巡 道 僉事許 都
西安 府 知 府楊鳳翔

同 知 吳 巷
通 判 董其銓
推 官 史可法
長安縣知縣 孫三傑
咸寧縣知縣 陳時教
西安府學教授韓 桂
訓導武連元

咸寧縣學教諭劉 垓
訓導前三省
長安縣學教諭田汝韻
訓導孫愈昌
張文燭

公移

欽差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吳　爲優崇先賢事照得關中

恭定公馮先生倡明正學儀型當世本院

巡方此地每動仰止之思易名專祠已經

前院建立近因霪雨傾圮心甚惻然仰縣

官吏即動本院贖銀置買物料委廉幹官

一員督理重加修葺務要煥然改觀該縣

仍不時親詣查考將後開扁式對聯擇善

書人繕寫迎送祠堂焰依次序張掛完日

仍取本院譯吉親謁以伸秘淑之意以彰

優理之典其動過銀兩另行造冊申報以

憑查銷須至牌者

計開

大門扁一面以下俱綠底金書馮恭定公

二門扁橫渠之後一人

對聯

問先生山水之風春露秋霜於十二諸

侯府

激來哲雲霞之氣朝弦夕誦者三千弟

子行

水亭扁茂對亭

對聯

座秉春風得吾與點也之意

源頭活水會有本如是之心

堂前扁理學儒宗

對聯

木鐸醒群生之慶至今風韻猶存欲覲

芳模洗耳聽金聲玉振

心燈開萬世之迷當日藜光倍朗思親

道範披襟看魚躍鳶飛

堂內偏允執堂

對聯

列法象於一堂總前聖精微之奧皆文
章皆性道

環行生於四座樹後學法守之模亦名
世亦眞儒

神龍對聯

補天忠作石
濟世道爲舟

先師閣偏大道中天

崇禎五年六月十三日
察院押

碑文

馮恭定公祠碑

監察昭陽吳公往登澄清天下之車涖中
土補牘其前兩使張丘氏請錄邵夫子遂
博士議胎發自文子閂門張跋創其手迨
之十年外再采襄語咸受如王谷之瀆其
於學直枸之於四竅之中央縱言今昔士
習之雅澔感槩綱馮學窳代鑲虎皮之易
罷社祭之先生與尊經如臭且戒士如處
女大體既嚴山小德不蹉趾其踰三丙之
序而世鶚天之子矜日園禮圃書其卦爻
之川岡厥焉恃蓋吳公以天遣撫關中之
彰至則實延州十九圖之殣輔軒出沙所
絕塞逾無定河拼服耦千八百郵之倮郊
收橋陵以還上谷之吏遂顓簡書按西河
之雍風觀之所暨寸地尺天堵鴈敫比

再飛羽敔馬甄馳豹寨狐川之立節以勁
騎而不宿荒老之城頭賒秦月入漢關其
守令紳衿父老長跽惡踵使院至不惨裝者
幾一甲子餘威肅西鄰之震回中蕭閣之
迹數千脊堂遂淦劇驂空同之右夏又還
泣臺先徼長安令問馮恭定公祠舉圯狀
蓋武事定乃皇文備張令希夏對曰祠即
以其書院恭定自御史曩幷退講寶慶寺
其銅根石柯之老栢士至圖而讚之以爲
習禮之樹鑿陰望講壇之杏久之群公目
相告梵宇詎橫經之座使瑞撤其所創窒
宏軫輞之寓以宮士嚴師便遂眉樹之爲
閣中書院矜式中國之室者至逾一章之
閩天元既改先生召副院南皐先生召長
臺請都城隍廟鄒公頗捐崖示易馮公獨
峻德容弗借離和淅三圓語馮學特布鼎

爲鵜湖之角脣首善書院成而從之游者
至太學其貳兩給事不大體諳弦擊天下
之弟一流徇門戶之驅使郭擊鄒力朱兼
詵鄒馮而鄒子力請去馮子義不獨留言
者量出監司蓋是時甲乙之冢尚臺蕭恭
定詩再召以少宰南臺長大司空皆不至
而逆瑞俄柄甚兩給事立朕仕以斥鄒馮

得好官不須願而其鄉人某之曩弗能者
俄八翼排天門使其黨撫關中則先罷關
中書院遷其閣之表吾道中天者城闕隔
云以峄象瑞之宮所偶以肖先聖者亦遷
置爲挑逢之所狎子佩青不至瞻氓慘沮
故館幾墟莽杞棘之感士爲陴側爾緹綺
四逮大臣日破產鄒瑕之喬大訶震程涪
恭道彼亦一時公扃謝交孫言深杜如溱

璧者之不嚴其穜玆懼其正弊於華簪之
易至歸以士禮而天之終不可奪以夜行
晝伏之腐螢
今聖初潛而五飛追計坐側之憤易名之侖
大行玆貞論祭葬禮陋如公孤士始知論
學者累無罪驪梧奧文子說都御史胡請
還閣明年文師賈子還閣其書院尋綴之
以小學五儲童而冠開學再倡文子剔消

螭之載勤王師命之暇前臺姑蘇吳遂即
其書院崇爲祠然圮毀之未全完祀典于
豆之不備須再命吳公曰都馮祠之於詼
教敦用以諮逸生之脞子惡姑備惡姑完
惡姑楠楹其丹惡姑左右序惡姑南榮背
綏祠以束矢之入楯鳩以庶攻之摩肩爻
爻列颿澤亞繚垣峯落而棼之以禮樂冢
冠雲裁切從吏節罪都撓步戊者驗步戊者

膚弟子門童有踰其趨已而授之几帀詣
易書老庖在舌孔爻可嘷百祫比而莚叩
而鞋一規一矩再仰汾洙於儀式刑襄馮
今吳文翔鳳曰善吳子善吳子馮學之乍
澄茲義璧再昳中也禮有運不其亶乎神
明之信其人焉存矣夫天尚右地尚左唫
陽尚不能求同歸於元氣元形之載行而
又惡以責天君子人小人之平不陂邪君

子不宗不麋折恃天不爲刖不宗不鸞鍛
恃天不爲殆天之授吾道以時也以論定
西極六天之老編遞弗知弗悔而文師熊
賈氏聊一章之其絕筆天莫之違人奚以
爲天之可顓于我奚唁嘉遞無悶焉天之
悶天之未喪焉以愀悵東賓而西匿有恆
日奇歐逐之不問其力終嘆於河渴擒角
而枕首有恆斗怪豕貔之不量其醜厥聾

于何有厥友廓逆祠徧天圾請㮨領划
家訊地至弗膝者逮雍祀亦倡自武夫之
虓矣大吏至噤不可應厥士不和也人以
歸君子之澤然伊川徃而程門尚有半化
夷狄之歎恭定五六年耳士之稟師說專
專不化如何夫觀之六省方觀民設教之
易也其初以童觀童蓋儲士進之爲女觀
之貞蓋以目士士弗女則渝以爲風始觀

國之賓茲焉具其大繫以盥薦之顒孚歸
神道設教吳之薦焉觀也獲風行之職與
張令曩吾士茲士師來言碑爰次之劉系
以詩拼其士歌以從事於祠
日甲月子台閱厥教故始星祭辰亥佳台煦
界陽月旻陰訇岦才章夙行癸王完匡素
極御易兩索書四衛禮優效詩志之天笠
迓遘飛聖介峻我歸啟笏側侯圭士襟矯

胇與司空之所苅有宇天胇宓司徒之所
庙左耦滋潼右耦澧潦上耦渭涇下耦沈
滴皆曰天造河典其儆詰誕其圖中彖爲
儼敔舠冠岳而凡頒黜其頌肩隨郙伯踵
次正公卽之悚襟閘以興風贊口如蘭圖
繪囑功易名之詔天以電笑厥祠之貌神
道焉敷趾其戶庭如奉絰纓其人太虛其
書前檟恭定諸生德清得明恭定泰明抗

簡揚清恭定端門道氣虛靈恭定之緝熙
嬖丹青恭定之氣不隨生恭定生渭輸胃
涇輸經恭定生先生後生恭定之祠待
以前哲爲宗印緜來久矣三秦邠明性學
吳觀成馮吳之教士大服膺鼎首之管亦
表率人倫莫有過於
以亘長庚
崇禎五年壬申六月六日
前進士南光祿卿士山右視學使者西極
後學文翔鳳撰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廣陵吳甡重修
文林郎長安令姚堣張希夏鐫石

公移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姜
童先賢事照得政治以教化爲首功後進
以前哲爲宗印緜來久矣三秦邠明性學
表率人倫莫有過於
少墟馮先生者先生徃矣書院在也本院
局促簿書匏繫蒲東未能跨河涉渭登陵
華峯而拜先生於關中書院爲生平兩大

憾事然依皈景慕固不以遠近隔不以存
亡易也查書院有先生像雖從祀侯請於
朝而易名私祀宜行於邑仰縣官吏即動本
院鹽法贖銀肆拾兩發書院門人收貯置
租以爲春秋二祭之費每年至丁祭次日
門人請縣公請該縣量備香燭親至書院
主祭或值公出委教諭代瞻以示尊崇道
德砥礪學脩其于世道人心關係不小以

崇禎十年秋爲始該縣先具邊徵及存來
案繳須至牌者
右牌仰長安縣准此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一日書吏王國贊承
察院押

祝文常年春秋次干刑
維
年 月 朔越 日
西安府長安縣知縣 謹以香帛
庶饈之儀致奠於
明翰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謚恭
定公理學馮先生之靈曰惟
公鍾光嶽之間氣衍鄒魯之眞傳文章組

霧耕雲薰珠香而摘宋艷丰采離塵絕俗
岳貫蠻而短劉墻一闔八荒自任以天下
之重寸心千古不讀非聖人之書廣庭來
多士之景從絳帳環四輩而督趨講道論
德者奚啻五千名言問字執經者瞻有三
千學士有獲謀野闢是非邪正之關不杜
立
朝黜南北東西之路斯文在茲

謚典有光禮宜宗夫報德報功薦侯同旅
釋奠釋采饗否白世禋祀萬年尚
饗

年 月 朔越 日
門生某某等謹以牲醴香帛之儀致祭
于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恭定公馮
夫子之靈曰吾道如日中天危微精一之
旨即此不倚不偏者是政吾 心學之淵源
也孔孟往而漢宋以來諸大儒繼之其在

吾關西則橫渠魯齋涇野相與闡敷此旨
宗往聖以開來賢涇野之後又逾百年矣
吾馮夫子始崛起而獨得其傳蓋躬行六
要且於及門士諄諄陶甄之所謂待人而
行至德凝道不其然乎夫子之生也扶輿
純粹之氣含毓其大全九德三綱體認于
篤伏淵蜎窮理盡性資深居安枕籍經書
嚼茹墳典探賾抽微皆自得于 心而不落

言銓此寧獨涉猟于竹素搜括于筆編
也言法行則執經聯駢質疑問難啓迪無
邊開曲局之茅塞解隱怪之徽纏海内之
士如寐斯覺如往斯還擇中用中知有吾
道而已矣紆青拖紫廣厦細旃又何心焉
然而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乃
宅中秘乃啓乃沃乃冠惠文張膽披肝平
桁楊于九棘振風紀于三端若保宏父平
邦國以經百官此又沉潜經學之實際而
西唐北海所不得方駕而比肩者也夫天
下之生久矣中無定執隨時斯在已發未
發用行舍藏皆適乎世之所閟而符乎心
之所安達固可以兼善天下退亦可以私
淑人寥然則聖賢之道自諸大儒後明正
學以距異端俾來茲曉然不迷于嚮往去
子其千百世不刊者耶某等以天子之道

如見夫子載誄載熹罔濟跼蹐古縞篇豆靡
粢醍載虔豪躅阮迹必嚴格有殿尚
饗

年侄翟爾進拜

公移

欽差陝西兼管監軍監察御史金　爲表
章先賢事炤得
故大司空恭定馮先生一代真儒
四朝碩德倡明理學繼往開來功在名教甚
鉅近者
總憲劉　議建道揆請復　首善書院于
京師即奉先生爲贊宗率士大夫講議其中

用以正人心維風俗社學舊制擇老成之
請天下府州縣盡復之相與觀感漸摩以
儒裒子弟俊秀而教之選足見
備他日賢良方正之
先生人品學術久而彌光本院東髮受書
嚮往布素茲承乏關中奔走靡定每遇春
秋未能躬祭誠爲缺事爲此牌仰長安縣
即動本院銀貳拾兩轉發書院門人收
察院押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書吏韓孔憲承

崇禎十六年歲次癸未八月壬戌朔越七
日戊辰巡按陝西兼管監軍監察御史後
學金毓峒謹以剛鬣柔毛香帛庶饈之儀
致祭于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謚恭定公
馮先生之靈曰於維先生德鍾川嶽之純
氣學祖鄒魯之嫡傳立朝則期致
君于堯舜居鄉則思範世以聖賢先生之道
如江河行地先生之教如日月中天行藏
一致不岐顯晦智愚畢見無待言詮先生
生殁九閒中縉紳先生莫不讀其書而感
慕過其廬而式瞻至于四方之士被服遺
澤者又若百川之赴海相與聞風興起恍
然如親炙其當年方今

重立馮恭定公木主公移
西安府為表彰先賢以廣洪恩以勵世風
事蒙
欽差提督學政陝西按察司僉事呂 憲牌奉
巡撫陝西兵部尚書加二級賈 批據長
安縣儒學生員馮澄若馮溥若呈稱閣中
書院係澄等祖恭定劉建講明理學之地
也時值政革貯放火藥幾毀其跡幸蒙太
宗師力培道脈砥柱斯文遷火藥而捐俸
重加修葺煥然一新誠士風丕振世道甫
新之會曩昔中天閣下按院吳重修鹽院姜
先恭完木主祀于中按院吳立

恭定崙祀立木主于中天閣下鹽台姜公
思睿設春秋二祭按台吳公牲捐俸重修
光禄文公翔鳳譔文知縣張希夏立碑鑒
鑒可據可否應立卑職不敢擅專伏候
上裁定奪申府轉道康熙七年三月 日蒙巡
撫陝西兵部尚書加二級賈 批云閣中
書院中天閣下既有馮恭定先生神主該
道即行置木主仍立閣下以彰崇儒重道
之典依議速行繳

大司空諡恭定少墟馮先生行實

計開

一先生諱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父諱友官保定府同知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

先生幼病癖九歲始小愈贈公手書陽明人心仲尼詩命習字且學其爲人即犁然有當也先生之知學自此始

一九歲時贈公殁不二年母亦見背居兩衰

哀毀如禮

一卒業成均督學許敬菴取入書院同王秦關講理學頗爲敬菴先生器重

一連極兩闈即書自警語于壁謂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做秀才時氣味觀政即與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入朝者多仕中貴家先生獨携茶餅徃所到必以理學書二二冊自隨選庶常以端靜寡營得之然不規規

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勗同志者種做人說二篇及政西臺日與同臺參毓源講學莫逆

一巡城日中貴以牛刺通者郤必峻若輩聳息都中饑官爲設廉無捄道礙特自取殺之經克有濟壬辰大計司偵邏包匭肅清相知賜答書卷而已人目爲秀才御史

一司城者結首揆紀綱爲厲疏斥之都科胡汝寧權門客也屢弹不去以先生一疏逐神廟中年朝講浸廢或獻酬鼙左右給使先生齋心草疏有囷麴藥而驢飲長夜殆窮窕而宴眠終日等語神宗怒傳旨杖林會長秋節以閣臣趙志皐揭免一時直聲振天下

一請告閉戶三年日與故友蕭茂才講學著有疑思錄六卷召還督長蘆鹺政每挨部

德教爲先必進諸士而誨之者有訓士篇
又遴其鄉之堪表率者崇奬之至吏而戚
虎賁而碩鼠無寔法焉有倚相君子求庇
竟從白簡坐是與婁人左遂以它言官株
累削籍抵里授徒講學寶慶寺著有學會
約善利圖說人爭抄錄焉乙巳秋張心虞
過訪談學因著辨學錄傳世

一先生風有火症長歲增以怔忡快乃靜攝斗

室足不踰閾即親知罕見其面生平學問
于茲彌邃歷九年始出仍講于寶慶人日
益廣當路創閣中書院增置學田四方來
者棄集遂建中天閣塑先師像祀焉林居
凡二十六年一字不干公府絕口不談時
事薦章百十上世推南郛北焉光廟改元
累用符卿固卿延尉召冏兄喪未行

一憲宗改元始應 詔未幾轉左少卿值遼
左失陷經撫俱逃先生上疏糾參
法凡國有大獄每獨任主持人謂有于張
之風焉頃侍經筵賜宴陛左僉都尋陞左
副都御史時同官鄒南皐鍾龍源諸公皆
理學名家每公務之暇即率同志講學于
城隍廟之道院紳士環聽日衆非道院所
能容諸台官爲建首善書院首相瑩山葉
先生爲記司成玄辛董先生尋書內祠先

師題曰願學先生自爲記工方竣而人言
至即上疏請告屢蒙温旨慰留曰德望素
孚曰端品眞才曰風裁實學曰品望足任
綸音煌煌不一而足凡五請始允歸里時
倣撰文震孟御史劉廷宣俱上疏保留而
鍾龍源高景逸亦上疏願與同去
一歸里之明年推少宰不報又明年起總留
臺未赴即拜工部尚書尋陪推吏部是時

逆瑞猶以人望覊先生者乃正氣怒張
亦磨牙向人因以疾疏辭遂淮致仕有清
望素著倚任方切温語先生月杜門著書
不廢講學次年爲權瑞用事忽中肯削奪
閭者駭愕先生絕不介意壽七十門下士
謀爲賀先生曰國家多事豈臣子懽娛稱
壽之日亟力止之
一先生素清臞善病至老不離藥裹同鄉踞

均衡者選一往御撫閫中日夜窘辱先生
爲事已而咎見其清不忍加遣惟毀書院
曳先師像置城隅以洩其憤先生痛加切
膚刎血病榻寢食俱廢晝夜趺坐百餘日
竟以不起子若孫延醫請禱先生咲曰從
古有不死之人哉吾生平多病亦不意有
今日茲踰古稀足矣安用醫禱爲丁卯年
二月十二日易簀之際整衣端坐猶惓惓

以講學做人爲訓絕不及身後一事越
年崇禎改元追崇理學特復官爵加贈諡
賜祭葬千塍公論快之
一先生不營産業不蓄妓媵不赴宴會不博
奕飲酒自讀書講學外無別勿論無池臺亭榭
之娛即名琴古畫文器清供一切無所玩
好而書法鍾王文宗韓蘇詩追繫壞片楮
隻字人爭寶之然皆先生之緒餘不足爲
先生重也
一先生之學一禀孔孟以心性爲本體以誠
敬爲功夫以萬物一體爲度量以從心不
踰爲極則崇正闢邪秦俗丕變海内道學
一振從遊者几五千人世稱少墟先生
一先生著述甚富諸會語疑思録宋元諸儒
考畧明儒小傳關學編皆傳世而善利一
圖切惺學人辨學一録力閑聖道其書允

執堂屏曰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
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
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
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
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
盡性至命之實學宏朗精確眞足篤和紫
陽教條而爲千百世之丹青矣姚庶子銘
云道山爲崗理窟爲房信哉吳挹臺題其

龍云補天忠作石濟世道爲舟扁其祠云
橫渠之後一人文卿士脩祠碑云肖隨鄒
伯踵次正公俱稱允論

附品題要言

贈太子太保光祿大夫賜一品官誥

一部寺議謚云恭定不懈爲德曰恭守禮執
義曰定

吏部題覆云從吾道宗聖賢學闢談瀛祈
理則微入鉞芒持身則操嚴水蘗立朝正
色旣已北斗泰山厲世兼頑爭仰卿雲景
曜爲垓延之砥賴斯文之主盟立簪笏之
巖瞻群倫赤幟旣有功於世教應首重其
綸褒

禮部題覆云本官曠世名儒兩間正氣朝
講一請深禪聖學聖政而一鳴輒斥繫東
山之望數十年光皇起之卿貳歷任司空

誠人心所共快而世運之轉機也方幸絕
學復明群迷欲醒而孰迫之去訛襲之贓
孰使書院之蓁蕪孰致斯文之掩蝕彼時
忌之者以爲不若是無以掃除君子恣所
欲爲而不知眞儒大節乃欲晦而彌彰也
嫂旌一時鳳儀千載

工部題覆云本官生平所學惟毋自欺實
踐妙悟卓有深詣誠不忍人心世道之江

河慨然以興起挽回爲已任進而簪紱退而林皐矻矻孜孜惟日不足豈非濂洛諸
派鄒魯正傳哉彼其之子陋其位鋼其身毀其講習討論之地背天下雲霧之以自便其私人心乃迷世道乃蘇逆節萌生几窴國家負之去矣神聖敷求鄒典煌煌與鄒元標高攀龍剴足相映天下始曉然于正學之終不湮而道明晝日世躋陶唐本

宅一身闔氣運繫治亂豈淑小歟
一神道碑庶子姚公諱希孟撰云長安爲風
氣所滙大河瀠繞太華矗峙原隰沃演扶輿萃靈暹暹有杰人鉅公起而應之如漢
之第伍伯魚揚伯起唐之韓宜陽宋之呂正獻公皆其選也閎中徃詰史不勝書獨
臚舉四君子者第五倫作司空韓休作相

罷爲工部尚書呂晦叔平章軍國事亦以
司空幷千百年後有官閥同者焉先生世
伯魚在朝忠不隱諱直不避害韓休直方
不務進趨尤爲時主器憚晦叔自少講學
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勳業得之問學居多
而鶺雀鱣魚啣集講堂諸儒有閩西夫子
之稱者惟楊伯起千百年後進而娟忠同
退而窮理同合四君子而會爲一人者焉
先生也馮先生者大司空少墟也王文成
嘗作人心有仲尼之詩鄉塾傳誦擬于鞏
鍔俊兒郎厭其腐弗習也先生之父手書

西道御史視中城中貴以半刺通者卻必
峻若輩聲息都中饑官爲設糜無救道殣
時自取毀之廼克有濟壬辰大計以先生
司偵邏包匭廂清生平與相知贈答書卷
而已人目爲秀才御史司城者結首揆紀
綱爲厲疏斥之省中胡汝寧權門客也屢
彈不去以先生一疏逐
神廟中年朝講浸廢或飲酣斃左右給使齋

心草疏有因趨蘗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
宴眠終日等語
神宗怒欲賜杖闕下會長秋節輔臣救免遂
請告歸三年還故官督長蘆鹺政每按部
德教爲先進諸生而誨之遴其鄉之尷表
率者而崇奬之至吏而饑虎賈而碩鼠無
逭法焉有倚相君子求庇竟從白簡坐是
與要人左遂以它言寘株累削籍林居二

光廟改元累用符卿冏卿廷尉召因兄喪未
行
盡廟初與鄒忠介先後出山遠有遼左之警
群心惶惶爭遣其孥先生獨盡室以從示
不返顧亡何廣寧失守經撫撓拂手入閩先
生謂不逮治何以撫守兩將吏寧同官具
疏朝論韙之後以中丞莅西臺而忠介爲

御史大夫善類倚爲先生爲重兩先生方
尋山中講學之盟以與起忠愛其衛世良
苦又因延譽進藥事謂可灼以　王尊嘗
試而詘共引疾去當國何心至廷擊之獄
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必奸也議甚正群小
爲之齒擊矣于是刺講學者踵接而先生
與忠介後先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
赴即家拜工部尚書是時逆瑞猶以人望

羈先生乃正氣怒張瑞亦磨牙向人囚囚
酸予致仕次年穉共官有同鄉踈均衙者
選一狂猘撫閩中日夜窘辱先生爲事已
而咎其肅不恐加遣惟毀書院曳先師像
擲城閩民洩共憤先生痛如切膚吁嗟病
榻晝夜跌坐二百日夜不就寢竟以此長
逝矣希孟諸生時從奉常姜公士昌御史
大夫高公拔龍遊而知先生比辛酉壬戌

間相逢京邸甚驩每爲余娓娓談林居事
方其以御史奪職歸棲扉堀處九年不出
門六年不踰戶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大人
司啓觸親朋罕以刺通有問學者一稟子
肅而入坐久碾來韭剪菜韭爲供輒軒客
及內外臺使者至沽斗酒烹一伏雌油油
而退去後杳不相聞君公庭及單車應
召即號同志無掌大赫號相貽也始病怔忡

以靜存調之靜極而通深造逢源得之病
中居多有侍先生數十年未嘗見有撑拄
撑行流露從橫居然性體擬之大儒宋以
上勿論其在昭代則河東餘干之間乎
憶辛酉冬中州某公一日集十餘客先生
與希孟供頊焉頗商及學問事酒三行鄒
先生振音歌人心仲尼之詩以侑之余固
疑其講社也浹旬而焉先生折簡相招集

城西道院至者幾三十人多一時名卿先
生耆舊合符停語窮其合
二逆難者迄無了義余歸從枕上尋繹復
念世人側目群賢久矣羣發下復闢講壇
謹詠之固也市明而鄒先生叩門來謂此
會毋往余踧然曰余因欲止諸先生鄒先
生曰馮子以學爲行其道者也毀譽奚疏
老夫願之又數日而先生來余諷曰國家

多事士大夫宜講求者非一端講學宜少
雷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加
死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奐起親上死長
之心講學何可置也余黽然不敢對壬戌
八月余乞假還先生召余暨魏給諫大中
盤桓抵暮而別別後人言蜂起先生歸泰
又二年瑞禍作余從鋒林劒樹中留此身
以事

聖明然骨脆力蹇迄未窺學問之藩而先生
不作矣旁歸生平豈獨詰人之痛茲其子
嘉年以麗牲之石見委纂括其梗概而繫
之銘先生諱從吾字仲好學者稱爲少墟
先生世爲長安人官爵存殁卒葬婚嫁詳
載誌狀中銘曰

高土深民風茂美
軨輔世覺民視聖
詘生平所學以厲　天子遇則霖施違則
霞舉徃復平陂卜公出處一樹經年兀坐
不起竹經雲封荆扉雪塾庸儒生摳衣
納屨春滿河汾風清瀟泔以翼天常以繼
人紀菲曰聚壇好召徒侶含珠布襦信信
未已維絕有矢維蠆有尾糾聯貂監毒流
海宇廡下考終得殁所矣道山爲岡理窟、
爲房櫝韇蒼蒼馮公之藏

一入鄉賢祠傳光祿文公諱輔翔鳳撰云先生
諱從吾字仲好曰某先生後陽明子卒二
十九年以嘉靖丁巳十一月二十三日生
九齡聞箇箇人心有仲尼之句遂知王氏學
蓋其所自入异稟權慧美質砍靈根十三象
璜游二十鼇又五年而選士郎小脩詞之
妝歛曜而問膚作之禽從文師敬卷許公
言公亟以爲終産代我也成進士年三十

三矣觀政容部與共郎徐匡嶽氏言選庶
吉士又與其年友焦澹園言改監察御史
視中城糾政府幕人胡給事罷之疏朝講
泰切直幾廷杖閣學以揭免與共同輩忝
鋐源氏言移疾去杜客三年與其友諸生
肖耀氏言著擬思錄起按鹽長蘆視學輒
前諸生言著訂士編張新建相輒取內肯
逐言官至按籍一筆勾公與焉以驟與還

會寶慶寺集嘗數百人致良知之指幽玅
被座端矣箸善利圖說浹日輒會者三年
又以病九年杜門足不偕丞也而其學庶
大獲與其友孝廉張舜典氏言著辨學錄
出關仍會寶慶寺又三年院司爲建閣中
輩長不就已又拜大司空辭遂予告乙丑
矯詔削籍明年公疾作丁卯二月遂坊箕

報直指余少原氏畢東郊氏以其說行世
光廟起璽卿二問寺再二棘寺兄喪不赴
熹宗踐祚始拜命轉棘左攝篆太平友三
又遴西潰失微於閒之鎮經撫臣駢奔公
以諸卿士疏請建竟論法侍經筵賜宴晉
協僉院改副與台長鄒南皐氏僉院鍾龍
源氏僉台綱以方漢三君遂與言學都城
隍廟集嘗數十伯人台官爲建首善書院
蓋公志而相葉福唐爲之記董玄宰宗伯
勒之石葉記蓋于鄒馮之學有微辨謂馮
學顓程朱云給事朱童蒙誹之五疏去即
郭給事允厚大誹鄒于馮學無譏焉起南
輩長不就已又拜大司空辭遂予告乙丑
矯詔削籍明年公疾作丁卯二月遂坊箕
午七十有一也去陽明蓋百年矣其學雖
自王氏入終亦微救無善無惡之病而孝

弟白其孺子若性失二人以非咸大瘵殮
佐兄禮其父事之者畢世十九趙淑人歸
窀之卽言學其閨比貴尚舍其光子三椽
之舊牓湫隘閇牖御晏集慱叟之娛所謂
以致實良知者耶其自表以心性其體誠
敬其功天地萬物一體其度從心不踰矩
其極從游殆五千人王子後諸學士仝其
魁梧禁跱者也正如叔子嚴類鄖縣叟蕪

流所嚴事晚遭榻禁卽阨同伐木而諸君
子之譽述益堅迹其所聞風之緬卽名世
者無有遠矣

一入正學祀大祭祝公諱萬齡撰云先生諱
從吾字仲好號少墟世長安人萬曆戊子
舉于鄉已丑成進士累官工部尚書以理
學名世授徒講學在京建首善書院在家
建關中書院以孔孟爲宗以心性爲體以
誠敬爲功以闢邪距異爲要及門之士過
五千餘著少墟全集若干卷續集若干卷
傳世嘗自贊曰佛老是距鄒魯吾師正學
宗傳舍先生吾誰于歸先生之節操歷寢
不少槩見此特述其約畧云

一墓內總憲安邑曹公諱于汴眞予先生誌
銘

一楊復亨尚友錄云南鄒北馮厥聲赫矣而
先生之學尤爲精純追張娩呂卓然聖學
之鵠汙豈阿焉

恭定先師之事功德業亦旣彪炳宇內膾炙
人口矣茲特畧搜其實蹟堪指數者微載
一二獨從祀

大典尚未標舉昔掌科杜公諱三測者曾具
題家占云事久論定行仝事已久論已定

講學設也先生正學大節詳誌傳中與鄒南皐
真予馮慕崗諸公稱理學名臣表表一時而
書院與白鷺弘運並著堂構歸然號舍布列前
開泮沼後起中天閣肖 至聖像于其上歲時
祀之從先生遊者至五千餘人關中書院之盛
近古未有也天啓朝璫黨柄政奪先生官又以
其黨鄒瓊之喬撫關中毀書院移閻城隅曳先
師像為佛逢所狎文子云吾遺中天者城關一
隅而已時有地震之警璫逆誅書院隨復閻還
舊址益大之都御史劉公廣生直指吳公煥吳
公甡暨布按諸公即以先生木主龕于其堂與
先師並祀春秋壬午孫督軍假寓弗安築還之
皇初肇門暫貯火藥嗣有欲拆其閣者以像故
弗敢動也梁桶半頹雨風不蔽聖體暴露與向
之曳押城闕等人心其安之日於地委諸草莽
崇儒廣厲學宮而以禮樂俎豆之 天子重道者

則又當道者過也余不揣越俎以紳士之議請
諸　院臺恢復前業以祀先賢以啓後學僉曰
善且祈各輸捐以佐厥工也噫嘻佛老之宮淫
邪之祠偏天下優爽優爽之徒爭以金錢事之
而其弟子又不惜燒指跣足持鉢延乞以莊嚴
其珠宮琳館之脫臂千手眼者圓蒲功果也吾
輩師祖何人名教何地荼蓼蕪蕪付諸秦灰抑
亦佛弟子弗若矣振絕學而起之其功果又何
如乎弘運書院曹先生之教余受呂見齊諸君

子世守之矣詹歲老吉陽登白鷺洲堂閣坊舍
南皐遺蹟煥然聿新也關中為自古名都先師
之靈少墟先生之祀獨可聽其弃置而弗為之
所乎復則　實願與諸同志共成其事是覩文教
之大振也是為序

巡撫陝西兵部尚書加二級賈
待關中書院原以繼道統廣教育也創建于馮
恭定公其來已久所係最重向因兵燹之後為
修貯火藥之場本院蓋任伊始即援紳裕公呈
不憚勞怨費盡心力移火藥于別室方得還為
馮氏故物因是捐俸修葺煥然一新前後堂室
可以講學課藝東西園廨可為鄉紳停驂事屬
兩利法期永久地方官不得借為公館一切遊
客不得擅自居停衙役市棍不得擅入搔擾作
踐房室如不遵前約者執此赴

三尺凜凜決不輕貸須至鐫石為禁約事照
康熙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立

壬子春月馮仲好直指赴新開太華書院講
座余病未偕詩以送之

新闢榛荒向白雲指迷不厭此重勤振衣千仞
應無古倡道三峰始自君源濬玉泉回聖脉印
提仙掌領人群却羞盈鯽緣追隨意未及閉門
字聞

長安劉養性

青柯坪聽講

西蜀胡如楠

講堂初起集鴻儒幸有賢哉二大夫谷口清風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雜語 三十一
山際月分明引我出迷塗